

战地莺花录

李涵秋 著



(上)

中国古典名著
齐鲁书局电子书系列

战地莺花录

李涵秋●著

上

严 序

涵秋之执笔为《快活林》小说也久矣。予与涵秋初未谋面，然邮筒往还，间日必至，文字商量，神交綦切，又无异于共晨夕而通髻欵也。犹忆前年之冬，涵秋著《侠凤奇缘》既毕，即以书抵予，谓将更作一小说，杂取战地遗闻、情场小史，足以阐扬爱国之旨者，笔之于书，揭其名曰《战地莺花录》。盖亦鉴于欧战既作，其间多有儿女英雄见诸纪载，播诸报章，世之人手披而口诵之，且啧啧称道焉。

予初闻其言而疑之，以为国内战争，殊未可拟以欧战。欧战之起，激于同仇敌忾之心，以故各国将士，身列戎行者，莫不杀敌致果，誓死为雄；即至绿窗少女、白发老姬，受世界潮流之鼓荡，亦且忠义奋发，各抒其爱国之忱，尽其卫国之责。稗史流传，乃多佳话。

至若我国，阅墙之斗，徒为私利，宗旨既差，貽祸斯烈，频年兵燹，所可纪者，无非骄将悍卒，毒焰滔天；血雨腥风，流亡遍地，话到劫灰，徒增酸痛。战地之录，以言惨史则有之，更安所得爱国轶闻，供小说家之描写哉？涵秋之说，殆近于夸。顾未几而《战地莺花录》之原稿至，穷日之力浏览一过，觉其纪事，且幻且奇，亦情亦侠。借儿女之情，寄风

云之气。虽语多翻空，非必战地之实录，而言皆有物，真成爱国之文章。吾同胞苦战祸久矣，得是一编，乃若愁云惨雾之地，别有洞天；金戈铁马之场，独留韵事。以今日溷浊纷乱之时世，而睹书中激昂慷慨之人物，其为虚构，亦自慰情胜无；其为实事，益足破涕为笑。于是叹涵秋之笔妙，而涵秋之心苦矣。

周子剑云，与海内同志创新民图书馆于沪渎，开幕伊始，即商诸予，首梓行是书以应世。予维近今小说，每多贼害青年之作，若斯编者，庶不背新民之旨欤。评校既竟，辄抒所见如此。

己未孟夏，严独鹤序于海上槟芳馆。

周 序

文章之道，变化无端，运用之妙，存于腕底。文固文，诗亦文；散文固文，骈文亦文；经史固文，小说亦文；文言固文，白话亦文。笔妙文无不妙，一难而无不难。汉魏六朝以降，作者精研一体，已足千秋，固无取于贪多务博也。

或谓小说体卑，通人所不道，白话肤浅，大雅所不为。予则以为普及之广，舍小说莫属；感人至深，非白话不能。若以文体之尊卑，定文章之高下，则扬子云《剧秦美新》之篇，胡可及施耐庵梁山草寇之作？白话小说之难，一在定名：须不空泛，不晦涩，有笼罩全局之力，无人尽可用之病；二在回目：须生动而不呆滞，集成语为联，巧合天然，不露斧凿痕迹；三在切题：须能放能收，不黏不脱，千言落楮，一语归宗，不可辄出题外。余则有伏笔也，有衬笔也，有明写也，有暗逗也。写景如披图画也，写人各有面目也，刻划地方风俗如身历其境也，形容诸等社会如亲见其人也。呜呼！只凭三寸管，一锭墨，乃能千态万形，跃然纸上。使人嗅之而芬，味之而隽，抚之而华，刹那之顷，不自觉其神经感触，随著者之文善善而恶恶。其学问为何如，其能力为何如，谓非具江郎之才，生花之笔乃能如是耶。小说之难，于此可见。

前乎此者，有我佛山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南亭

亭长之《官场现形记》，东亚病夫之《孽海花》，推一时杰作。近年以来，坊间出版诸品，多如汗牛充栋，求其可观，百不得一。以吾所见，惟东江叶小凤探《水浒》之精，江都李涵秋得《红楼》之髓。涵秋此作，以战地轶闻，成民国信史，言皆有物，语无不详，良足与《广陵潮》、《侠凤奇缘》并称三大名著矣。

民国八年五月九日，周剑云序于剑气凌云楼。

范 序

予弱冠卒業，浪迹春申，风雨旅窗，弄翰闲暇，辄手小说两三册，沈沈焉聊资送日。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行文之难，龙门犹然。况乎小说，结构陆离则失之诞，涉想渊邃则失之晦；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有非可以率尔操觚者。乃今之作者，每轻心掉之，甚至鹜利之一念盘固于中，不惜变本加厉，诲盗导淫，以取偿于一时，遂使五千年文明先进之国，谬种流传，天阴鬼哭。其陆沈之痛，更甚于洪水猛兽，岂不哀哉！

今读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战地莺花录》说部作，而叹曰：文字浩劫，否极泰来，其在斯乎！涵秋文笔斐然，思想高尚，左萦右拂，挥洒自如。仿佛平淡春山，风流酝藉，自足引人入胜，更安有“诞”与“晦”二者交讥？其说部之有声于世也固宜。

此编言爱情则不流于匪僻，而少年勇迈之气油然而生；言军事则不涉于粗暴，而爱国保种之精神沛然莫御。且能熔须眉巾帼于一炉，并作美谈，牢不可破。愈奇肆，愈隽永。予盖叹观止矣。杜工部有云：“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以古衡今，殆有大谬不然者欤？呜呼，天下苦兵革久矣！受盟城下，操戈域中，惊怖环生，目不忍睹。予愿持是书以赠之，

庶争投“鸡林之金”，踊贵“洛阳之纸”，相与销兵气，光日月，亦云乐已。

岁次己未暮春之月，吴县范汜君博甫谨序于海上吟风嘲月楼南窗之下。

目 录

第 一 回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	1
第 二 回	进谗言劣儿废读 明大义烈女全贞	18
第 三 回	公子芙蓉消遣法 美人桃李艳阳时	42
第 四 回	旧知县频遭月旦 新议员重出风头	65
第 五 回	借赀财气死孟宗魁 求子息乐杀王无咎	101
第 六 回	易女装娇儿入世 惊国变老父归天	130
第 七 回	真相思男儿惊绝艳 乔入学女校结新欢	148
第 八 回	孤舟遇险夜渡重洋 两小无猜春生锦被	179
第 九 回	伤时局狂歌当哭 感家难发愤从戎	215

第 十 回	避兵祸挈眷走羊城 奋战功只身入虎穴	263
第十一回	结新知志士论交 泄春光佗夫骂座	318
第十二回	谒岳丈林耀华拒婚 请救兵赵璧如就道	344
第十三回	吃花酒貽误兵机 失军心巧来说客	366

第一回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

国事螭蟠矣。近年来、燕云万变，楚歌四起。锋镝余腥无避地，况值疮痍未已。问谁是中流柱砥？大好男儿身命贱，照青萍、剩得头颅几？兴祖国、在此举。

著书惭悔翻情史。说甚么、滴粉搓酥，鸳俦鸂侣。愿拨铜琶惊噩梦，怕有血痕满纸。一字字、金戈铁甲，一声声哀箏怨笛，定有人、肠断秋风里。编实录，重开始。

这一首小词，是作者自悔近十余年来，碌碌与笔墨为缘，本无南董之才，不讳东施之丑。世人不谅，偏生要加他一个“小说家”的虚衔。作者自从拜领这虚衔以后，兀自暗暗好笑，没事时候，少不得便将从前所著作的文字，重行翻阅一过，仿佛小学生温理旧书一般。及至细细看去，实在没有甚么有益社会的地方。不是为那些痴男怨女撰一篇列传，便是为那些蛇神牛鬼编一部世家。不到几十年光阴，怕我这个虚衔不独不能“世袭罔替”，简直要加我一个“辜恩溺职”的罪名，褫夺勋章，永不叙用了。况从镜子里面再看看自家年貌，萧疏白发，已非张绪当年；寂寞红颜，讵冀玉箫再世。闲情都谢，绮语齐删，这是一层。再者，“道不高而毁来，名未修而谤至”。闲情逸致，我原无造衅之心；风听胪言，人多作含沙之想。疑指桑而骂槐，遂僵桃而代李。因此悟人间之苦趣，尝

世上之酸咸。落叶打包，清流洗脚，人畜无非平等，尔我俱是冤亲。暂戢刺刺之喉，永卷哓哓之舌。

作者正在那里懊恼一番，又将适才那些话颠倒价叙述一番。正自说得高兴，猛不防侧首里走过一个平时最熟识、又长于口才的朋友，笑吟吟的驳着说道：“照先生这样讲起来，似乎从今以后，既不替人家撰列传、编世家，便该削笔成锥，焚纸成灰，捣墨成泥，裂砚成瓦。何以今日还一般的在此东涂西抹，岂非言不由衷么？”这几句话，说得很是促狭，转将作者引得笑起来，笑了一会，复又正色说道：“足下的话差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在下岂但要改过，且想补过。茶温饭饱，灯灿酒阑，偶一兴到，想起这世界上也还有几个磊磊落落的丈夫，做出几件烈烈轰轰的大事，断不能因为我懒于执笔，便将他白白埋没了。桃花曲扇，柳敬亭别有伤心；槐叶深宫，王摩诘正多感触。只要读我书的，见豪杰知道崇拜，遇宵小知道劝惩；增男儿爱国之心，翻昔代从军之苦，只也算是文人天职，醒世婆心。若照先生适才劝我的那一篇议论，岂非又近于厌世过深，绝人太甚么！”

于是在下便慨然说道：“这一部小说，却不记得出于何代、何时、何年、何月。只记得我有一天，刚刚在上海做那个寂无聊赖的寓公，因为翻译着一部外国侦探稿子，业已告竣，是日又是春雨绵绵，道途泞滑，不便向马路上闲逛，一个人独自睡在一张汽皮椅子上面，兀自朦朦的思量，去同睡魔结个良伴。便在这个当儿，栈房里一个侍者，匆匆的从外间拿着一封信送进来。那个睡魔看见侍者影子，他已经逃遁，我也就将那信接到手里。拆开来一看，原来是报馆里一个朋友寄

给我的。信上说的：他因为本馆有件要事，要向福建省去勾当一番，知道我闲居上海，也没有事做，想邀我做个同伴，一路上好破破岑寂。并说如若承我允许，今晚航海的轮船准于十一句钟开行，便在这轮船上接洽。信尾上并附一行小字，说是：“君如不往，请赶在午后用电话见覆。”我仔细一想，我如果肯往，自然便不消覆他电话了。心里十分高兴。与其蛰居在这旅馆里，何妨航海一作壮游。立时将信搁在皮包里，便忙着去料理一切什物。忙了好半晌，眼见得诸事妥帖，只单单剩有床上的被褥尚不曾打叠。侍者见我这光景，知道我要出门，遂上前问我动身的时候。我随即将适才信上的话一一告诉他，并托他结束帐目，打听几时可以开船，回寓告我，不可误事。侍者一一答应。果然当晚约莫有夜饭光景，侍者回来替我将被褥一古拢儿结束严密，所有行篋及什物等件，雇了一个人挑往船上。我一经抵了轮船，那船已在江岸边呜呜放起那催客汽笛。旅人来往如蚂蚁一般。我跟着那个侍者，押着行李径向官舱里走进去，早看见那位朋友高踞在中间炕上，见了我欢喜得甚么似的，仓卒之中也不及闲话，一直等到铁轮鼓动，船上人声方才宁静。一霎时出了外海，回头再看看那一座上海地方，已剩得电灯万点，眨眨眼又不见了。

经了三昼夜，船已入口。那个朋友遂同我一齐进省，拣了一座高大旅馆安置下来。休息了一日，第二天，那个朋友便出门勾当他的公事。我倒又独坐旅馆，同坐在上海那个旅馆的寂寞一般无二，我暗暗好笑。旅馆的侍者瞧出我的心事，笑着说道：“先生闷坐在这里，毫无兴趣，何妨破点工夫向街上逛逛？我们这里不久便要出赛夏老爷会了，连日那些会中

的执事，忙着操演，大家都在那里兴高采烈。我们城里有几句俗语说得好：‘要得河水干，夏老爷安如山；要得河不旱，会中朋友忙出汗。’不瞒你先生说，我们这地落有条城河，每逢旱年，河道上可以走得行人，说是只要夏老爷出来赛会，会里的人忙得满头满身的汗，一把一把的向河里洒去，立刻便成了一条大水。你先生仔细就这俗语想想，可知道这会热闹不热闹。”那个侍者正指手划脚的说得高兴，忽的隔壁一个房间里喊人泡茶，那个侍者连连答应着就跑了。我听他说话很觉得好笑，再要详细去问问他已是来不及了。好在平素常听见人说，福建这夏老爷会真个名震一时，难得我来的时候又巧，碰着这机会，倒不可不前去领略领略。主意已定，遂锁好了房间，径自踱出了旅馆大门，信着脚步走去。

所喜这建设旅馆的地方是个通衢大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很是不少，竟有好几处街道业已搭设彩棚，铺张扬厉。夹道旁边一家一家的香铺都是临时设置的。走了好半日，却也不曾遇见一班操演的会。正自没兴，又转了一条街，忽的从眼面前涌现出一座高大门闾，一例水磨砖砌成的门楼。大门底下，深深悬挂着一条碧绿珠帘。正自奇怪，暗想这个人家如何会将帘子挂在外边来，这是甚么缘故哩？猛一转念，方才恍然失笑道：不错不错，我们家乡每逢地方上有迎神赛会的事，那些仕宦人家，有些少奶奶、小姐，又不便抛头露面出来看会，失了官僚体统，不是都用着这劳什子悬挂门首。他们在里边看得见人，人在外边看不见他们的意思。目下这里正闹着赛会，这个人家自然也少不得如此办法了。但是这人家毕竟是谁呢？再一抬头，原来墙外边还高高贴着一道大红

官衙条儿，是“省议员林第”五个极大的大字，心中很是觉得稀罕。刚在徘徊，一街上的人忽然哗噪起来说：“会来了！”“会来了！”便从这哗噪声音里远远听得“呜呜呜”“喳喳喳”，仿佛奏着军乐模样。顷刻之间，沿街的店铺都挤挤的拥着许多人伸直了头向东首瞧看。便是走路的也都停着脚步，拣人家屋檐底下立着等待。那个对面一家大门里早听见一阵笑语之声，跑出许多少妇娇女，宝光珠气，鬓影衣香，隐隐约约，十分好看。这时候，那军乐声音越走越近了，两旁看的人蓦又大笑起来，说道：“呸，我们还只当是出夏老爷会，哪里知道并不是出会，是本城陆军学校里学生在城外试操回校经过此地。这有甚么趣味呢！”说着大家脚底下便都有些活动，想要走开去，不似先前静肃。

这个当儿，便听见对门飞过一种娇滴滴的喉咙，喊着：“既说不是赛会，你们把这帘子打起来罢！”立刻就走过几名家人，笑道：“弟兄们听见么？赛姑分付打起帘子呢！”帘子刚刚打起，却好学生前队已到。第一个走的身段很高，挺胸凸肚，手里高高擎着一面红缘白地湖绉绣旗，随着风卷得瑟瑟的，旗上绣的字样便看不清楚。旗子后面一班军乐，其余便都身着陆军服，肩上一例的背着明晃晃五子钢的新式快枪，滴嗒滴嗒，按着步法，真个走得一丝不乱。说也奇怪，分明不曾听见教师喊着口令，谁知大家走到林第门首，不约而同的一齐都“向右看”起来，比较平时听见口令还来得齐整。前走的刚刚过去，后面一队一队的都是如此。末了押队的是个少年体操教师，结束得十分华丽，腰间拖着一柄指挥刀，金索红绦，鲜艳夺目。也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走到此处，忽

的拿出一个银哨子，滴溜溜的吹得价响，于是全队都立定了。毕竟是个教师身分不似学生们举动，公然直“向右看”，不过将一对眼睛深深的沉下来，将两个黑眼珠儿向右边直斜过去，左角上全剩了些些白膜，形状十分难看。停了一晌，方才有气无力的喊了声“开步……走！”随又听见“滴嗒”“滴嗒”迤迤向西而去。

原来这林家门首自从将那珠帘高高卷起，少不得里面的内眷一个个都将全身色相显露出来。内中尤以一位十四五龄女郎，名字唤做赛姑的更为艳绝。只见他高高站在一张金漆椅子上面，顾盼飞扬，嬉笑无度。身上穿着一件芙蓉罗的夹衫，外罩玄色蝉翼半臂，胸口一顺排着光莹夺目水钻钮扣，额上齐齐覆着碧清的头发，两旁便一直压到耳朵底下，越衬出修眉妙目，粉鼻朱唇。至于足下双钩，却被别人身子拦着，不能容人细细赏鉴。（此等处读者要宜留意）这个时候，学生队业已过去，夏老爷赛会却又未来，一霎时间，街上行人纷纷走散。林家门首那扇帘子依然重行放下，拦得一个文风不动，只剩得我这呆子还只管痴痴的立在对过一家檐下，在那里凝神贯想呢。

诸君，诸君，我在先不是说过的，我已近中年，久销绮思，难不成今日忽的看见这个小小赛姑，会为他勾起甚么邪念不成？诸君如果这般猜测我，那就将我冤枉死了！我在此时不过触着一个念头，觉得这“议员”两字，看去却似个荣耀头衔，然而论他这责任很是重要：下佐国民，上监政府，是都人士将他选举出来的，并不是官中封赠出来的，与“钦加”“钦命”那些字样却迥乎不同。何以这一位林老先生不尴

不尬，竟从大门外边将这几个字高高张贴起来，夸耀别人耳目？我怕他这官癖很浅呢。正在沉吟之间，猛的觉得身边有个人将我肩上使劲一拍，吓了我大大一跳，忙抬起头来一看，原来那个拍我的人就是同我一齐到福建的那位至友。他轻轻向我笑着说道：“老哥在这里出甚么神呢？”他说话时候，也就将个头掉转去，向林家门首望得一望，重又说道：“哦，我知道你又少见多怪了！难道这福建省里著名的‘黑虎林家’你还不晓得？”我当时骤然听见这四个字，很是新颖，不禁也笑起来，便说道：“小弟是初到闽省，不比先生在这地侨居过的，所以各事都还一一明白。譬如这‘黑虎林家’，小弟不但目中所不曾见过，便耳朵里也不曾听人讲过。这字样已经新颖不过，可想内中历史必定很有趣味，先生何妨就此见教呢？”那个朋友听我这话，兀的将舌头一伸，重新笑着说道：“这段历史却是人家祖上一种笑话儿，说出来也不甚雅驯，就是你要听，也须等到寓里细细告诉你，如何可以当着人家门首高谈阔论的讲起这话。给人家听见，怕不要给我们耳光子吃！你看这时候天气骤热，东南角上漫着云气，雨意沉沉的，此处也不宜流连了，还是快些回寓罢。”我随即将天色望了一望，果不其然，那雨势好像顷刻就要到了。赶忙拎着长衫，匆匆的偕着我那朋友向寓里飞跑。只见街道上的青石滑得像油一般。及至赶到寓所，已是走得气喘嘘嘘。彼此进了房间，早有侍者替我们将长衫接得去挂在壁上。其时玻璃窗棂因为气候太热，却好全行开放。刚坐得下来，呷了小半杯茶，蓦觉得一阵东风吹得那窗上幔子瑟瑟价响，很是爽快。这时候，侍者早又忙着进房替我们将窗子又一扇一扇的关闭起来。我笑着说道：

“这风吹得煞是有趣，很不用你殷勤忙着关格子做甚么？难道想将我们闷死在这屋里不成。”那个侍者笑道：“先生还不知外面已经落雨了，这一回又是顺着东风，疏疏斜斜的都向这里飘洒，若不关上窗子，怕这案头的什物都要透湿了。”我听他这话，才留心向窗外望去，原来那雨并不很大，急切间却听不见雨声；再看那案上书籍，果然都薄薄润泽了一层。也只得一笑，听他去料理。休息了一会，电灯业已通明，窗外雨声比较先前来得凶猛，疏檐余溜，滴沥不已，料想今晚并不能出寓到酒馆里去用膳，便分付侍者在栈里预备晚饭，同我那个朋友在房间里吃了。

入夜，彼此都闲着无聊，正是我好追问林家那段故事的机会了。我那朋友也猜到我这意思，好在两人的卧榻相去都不甚远，大家披了寝衣坐在床上闲话，倒很是有趣。那个朋友便向我笑说道：“这福建省城，老哥是不轻易到的，这也难怪这里风俗人情老哥都不甚明白。至于我呢，虽是祖籍浙江，却自幼儿随着父母侨居此地，所以像姓林的这份人家目前的局面，以及先世的盛衰，倒常常听见此地父老讲说过的。但是第一件，我却先要请问老哥，今天在他家门首可曾看见些奇异的人物？你先告诉我，我就从这一个人身上先行讲起，才有眉目呢。”我随即想了一想，说道：“今天虽然在这林家门首看见好些内眷，因为出来瞧会的，一时间也辨认不能清楚。至于奇异的人物，却没有甚么奇异的。只一个女郎名字叫做赛姑，生得很是不俗，在他们内眷之中倒要算得一个‘翘楚’。一个女孩儿家长得眉目艳丽些，也是有的，却算不得甚么奇异。”我说到这里，又将那些陆军学生当时的神情一一演

说出来，以博我那朋友一笑。

我那朋友听到此处，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不错不错，我的意思，就是指的此人而言。你老哥真当他是个女郎么？你却称不起一个‘老眼无花’了。他分明是个男孩子呢！”我惊诧道：“哎呀，这赛姑原来是个男孩子，怎么他那神气之间便活脱是一个绝妙女郎！目下外边时行风气，女孩子男装的也多，却不曾见过这赛姑，好好男孩子不去做，要装出这模样做甚？这就无怪你说他是个奇异的人物了。但是这林家也有些胡闹，好端端的易雄为雌，毕竟是何用意呢？”那个朋友又笑道：“说起来这话很长，赛姑的祖老太爷本不姓林，又不是福建原籍，这‘黑虎’的笑话儿就是这位祖老太爷的在先一段故事。老哥你是知道的，自来谈中国形势者，莫不强西北而弱东南。以为要求刚健之夫，必趋燕赵；若启文明之渐，又在粤闽。这种议论，我们却也不敢拿话去驳他。却好赛姑这个人的种族流传却兼这两种美质。我为甚么说这话呢？原来他这位祖老太爷，本是山东济南府的人氏，他本来复姓东方，单单讳一个杰字，自幼儿从风沙决潏之乡炼就成一副铜筋铁骨。他起先家世后人记不甚明白，只因为那时候红巾创乱，接着徐海一带又被捻匪蹂躏得不成模样，他祖遗的几座田地房产，当这兵燹之际，荡毁无存，只剩得他孑然一身，穷苦万状。后来虽大局渐渐平定，他平时既不事生业，到此地步，便几几乎要与乞丐为伍。既无伯叔，又鲜兄弟，再想想自家年纪已是三十岁开外，还不曾娶过妻子。说也好笑，这一年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想着老远在北边一带苦混，断然没有出头日子。东南诸省素称富庶，虽当大兵以后，元气一时未能

平复，然而比较起我这故乡，总有天渊之隔。我不若筹划几个本钱，向沿海一带去做些买卖，或者可以有发迹的日子。主意已定，于是便嘻皮癩脸苦苦向那些亲友们乞贷得一二千文，就拿这一二千文在济南县里买了许多雨伞，高高的堆满了一小车。心想，久闻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如先往杭州去碰碰机会。

“谁知一路风尘辛苦，到得杭州恰值天时大旱，雨滴俱无，那里还用得着雨伞。眼见得东方杰的生意是无人过问的了，可怜东方杰真急得没法。后来又听见别人传说，江浙一带虽然大旱，福建省里数月以来却是连绵不断的大雨，若是将这辆车子的雨伞推到那里发卖，包管是利市三倍。东方杰听着，心里一动，便连夜的又从杭州转向福建进发。倒运的人说来真是发笑，及至这东方杰巴巴的到了福建，那个福建早已云消雾散，烈日当空。当这夏末秋初，所有道涂上有些泥泞俱已晒得干干净净。

东方杰看这光景，不禁暗暗到抽了一口冷气，没精打采，也不想进城去了，只在城外乡间奔走，打量寻觅些主顾。可怜这一晚腹中又饥，走得又没甚劲儿，眼花缭乱，东磕西撞，只顾向前行去。其时约莫有初更时分，荒田草露不辨行踪。先前他本是顺着大道而行，不知后来怎生信着脚步忽的走向斜刺里去了。平芜软浅，沙土轻松，简直那个车轮子一点声息都没有。他走得顺溜，黑魆魆的向前驰去。走了有一箭多路，那个车子猛的推不前进，他一时兴起，也不仔细瞧瞧看，使出他浑身蛮力便将车头直撞过来。耳边只听见‘哗喇’一声，好似天崩地塌，他那身上早已砖石交下，泥土飞扬，原来将

人家一座短墙从转角处竟自被他撞倒了有一丈多远。他方才知道自己闯下这天大的祸，料想逃避也来不及，吓得浑身发冷，又是饿了半日的人，那里禁受得起，一口气堵塞喉咙，竟自推金山倒玉柱景厥在车子旁边。”

我听到此处，不由笑得打跌，嘴里骂道：“浑蛋，浑蛋，怎么这般糊涂！这不是自讨苦吃么！幸亏他是推车子，仅仅拉倒了人家一座短墙，若是叫他骑马，还不要将人家楼屋拆散了么！大约这一顿臭打是不能免的了。”

那个朋友笑着摇头道：“老哥且缓奚落他，他这一生奇遇便从此发轫，少不得听我慢慢表来。东方杰晕厥之后，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悠悠醒转。他明明记得是睡在人家墙侧的，及至展眼一看，真把他糊涂死了，此时却睡在室里一张竹榻上面，灯火通明，许多仆从围绕在自己身边，像个殷勤伺候的光景。再偷眼向上边炕座上一瞧，分明一位苍颜皓发的老翁在那里沉吟不语。屏风之后，隐隐约约还有好些妇女躲在一旁窃窃私议。东方杰真个摸不着头脑。可怜他心里一总还记挂着他宝贝似的雨伞车子，微微开口向身边一个仆人问了一句，又听见炕上那位老者提着铜钟喉咙笑道：‘你们大家听听，他这元神不是入舍了么！且不用尽灌他姜汤，你们好生的将我吃的那个参术膏调一盏来接一接他的胃气。’这时候便听见屏风后面嚶哼答应了一声，不多一会就有一个仆人用磁勺一口一口的喂着自己。也不知道里面是甚么，只觉得甜津津的很有味儿，好在自己已饿得久了，便老实都吃入肚里。那位老者方才轻轻走下炕来，一面望着他吃那参术膏，一面捻着自己短须，堆着满面笑容，只顾向东方杰脸上瞧看。觉得他

脸上一副紫膛色面皮，虽然被那日色晒得黑巍巍的，却是光彩内蕴，宝气外涵，越衬出粗目浓眉，五官端正。老者越看越爱，口中不住的低低念着道：‘果然端的是一位黑虎临凡，我家媚儿今夜所见，决非无故。’说过这两句话，重新命仆役将这人先行扶入外间一座书房里安置，等待他将息好了，明天再询问他名姓不迟。”

我听到此际，方才恍然大悟，觉得这“黑虎林家”的典故，原来就出在此处，不免重又追问了一句，说：“我不相信这东方杰闯下这样大祸，那老者还如此厚待他，其中定有蹊跷！”那个朋友又笑道：“甚么蹊跷不蹊跷呢，这总是当初一般老先生迷信太深才造化了这山东侉子。我先将那位老者家世告诉你，你可就明白这其中原委。你道那位老者是谁？他便是今天你所见的那个林议员家里的嫡派祖宗了。这福建省里本要算姓林的是个大族，这老者名字便叫做林春熏，在道光朝点了翰林，后来做了一任淮安府知府。那个缺分虽不甚腴美，他本本分分的倒也蓄积了有十多万银子。因为书生习气太重，不善逢迎上司，到了五十多岁，遂告了一个因病休养，在本省里娱乐晚年。夫人姓刘，也曾生过几个儿子，只是活到三五岁便死了。其时膝下只有一个爱女，名字叫做媚珠，那年已长成十九岁了。春熏有时候也想娶一房姬妾，无如他那刘氏夫人阉威利害，不容他作此妄想，此论也就作罢。发匪乱时，省城一夕数惊，春熏夫妇早已挈着女儿避居在乡间。同治初年，国事大定，依刘氏夫人意思，尽想入城居住。不料春熏老先生因爱着乡村风景，又因为在这别墅里住了好几年，一时转不肯舍此他去。好在他那住室，外边虽是黄土

短墙，内里却一例的疏帘画栋，没事时候，除得赏玩赏玩山水，便亲自教儿女习字读书。那媚珠小姐虽及不得今日那个赛姑美丽，毕竟是个大家闺女，品貌故自不见。因为父母择婿甚苛，虽年已及笄，尚在闺中待字。（以祖母而与其孙比较颜色，固是奇绝之笔。然从此处看去，却又一时叫人猜测不出。）

“有一晚正是七月天气，残暑未净，夜凉乍生，媚珠小姐趁着父母业已入寝，他便悄悄的偕着两个侍婢向院子后面一座草亭上纳凉。亭子面前挂着几盏纱灯，媚珠便斜在一张湘妃竹榻子上面。身后立着一个婢女，拿着纨扇替她轻轻搨着。鱼更初跃，媚珠小姐兀自睡眠惺忪，那个婢女便催着他进房安歇，媚珠小姐方才懒洋洋的立起娇躯想下亭子。耳边忽听见一片山崩地裂的声音，吓得芳魂出窍。凝睛向外看去，陡然惊叫起来，说：‘短墙外边分明扑进一只黑虎，那黑虎眼中光芒四射，因为势力用得太过猛，顿时将那短墙扯倒，再看那黑虎已不知去向了。’（写得似是而非，便全是女孩儿家思想。）再经那两个侍婢十分装点，更说得活灵活现，霎时之间，将家中上下人等全行惊起。春熏老夫妇在梦中也闻此声息，问着媚珠小姐，媚珠小姐同侍婢又一口咬定是如此如此。老人心下大凝，便提起他当初阅看旧小说的心理，觉得世间往往真有此事。这短墙倒的缘故，虽然不见得真为甚么黑虎，或者外间竟是贵人下降也未可知。（在此老方以为自家见解高着女儿许多，写来真堪发一大噱。）

“那老先生自从心里存了这种思想，至于一片短墙扯倒了，倒略不介意，一心转想出来寻觅贵人。（真是奇绝之笔。）

立刻传齐了仆役，大家点起灯笼火把，复行开了大门，兜转到后园外面，哪里有甚么黑虎影子。早看见一辆雨伞小车歪在灰土里，车子旁边睡着一个大汉，鼾呼不醒。仆役们无不哈哈大笑，有的便嚷着快将这汉子打醒了，叫他赔我们这墙。正纷纷闹着，那位老先生不慌不忙，提起一柄灯笼向那汉子脸上照得一照，顿时正颜厉色的吆喝着仆役们：‘不许啰唆！你们快替我将这汉子好好抬入我们屋里，等他元神入舍，让我好生问他。你们这些蠢材，哪里知道甚么高低！你们以为看不见那个黑虎，就这样大惊小怪起来？哼哼，等待我告诉你们明白，你们才知道这种道理呢。大凡一个有根器的人，都有一座本命星宿，像古时候那些真命帝主呢，他的星宿便是个龙；次一等便是王侯将相了，王侯将相的星宿便是个虎。（武断得异常可笑）小姐分明看见一座黑虎冲墙而入，此时黑虎已经没有了，只剩得这一个汉子，那黑虎不是这汉子的星宿是甚么呢？’那些仆役们听了，大家将信将疑，只得依着老主人说话，一面将这东方杰抬入室中，一面将那雨伞车子便由墙缺处也推向园内。好在其时已值承平，夜间却没有甚么盗贼，这座破墙只好等待天明再行补葺。”

我又笑道：“这事真是奇闻，我不相信这位老先生顽固迷信到这步田地。若在目前文明开通的时候，断然没有人肯说这话。”那个朋友也笑道：“谁还不是这样说呢！只是在这个当儿，他先生既发出这种议论，谁也不敢拿话去驳他。其实那位媚珠小姐，当时又何曾真个看见甚么虎影子。因为在那夜色朦胧之中，那辆雨伞车子黑巍巍的又高又大，她又说虎眼睛里射出光芒来，后来经人揣测，这光芒便全是雨伞顶上

那些铜帽子映着亭子上的灯光，远远看去不甚明白，自然疑惑它是虎眼睛里的光芒了。（疏解明确，可释群疑。）总是东方杰这厮的造化，既然有那媚珠小姐误认黑虎推墙，又有那位老先生断定星君转世。到了次日，林春熏果然殷殷勤勤的询问他名氏族里，东方杰少不得一一说了。春熏成竹在胸，立时向后室里同他那位刘氏夫人商议，意欲将他膝前那位爱女便行招赘东方杰为婿。刘氏夫人起先决意不肯，说是我家这媚珠，经许多宦族求他为媳，我们总是拣长拣短，不肯轻易将他嫁给人家。如今忽然招赘着这一个无家无室精穷的匹夫，被别人听见了岂不要将牙齿笑掉！这时候少不得要累春熏先生引经据典，拿着许多故事比喻给刘氏听了。后来又渐渐说到这东方杰将来定是不见，封侯拜相，一定是稳稳的事情。若是错过这种姻缘，怕将来提着灯笼还没处寻觅这样好女婿呢！好容易说了许多话才将刘氏夫人的心说活动了。好在那时候儿女婚事全是父母作主，只要父母允许了，也没有去同女儿斟酌的道理。那媚珠小姐听见这个消息，心里虽不甚愿意，也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儿家，羞人答答的，不能说出别样话来。到三个月的工夫，问名行聘，纳采迎娶，全是林家一手经理，东方杰落得现现成成的做了五马黄堂太守家的娇婿。你想这东方杰其时心里欢喜到甚么分儿呢！”

我越听越是好笑，只顾扑手打掌，喊着“奇闻”，“奇闻”！说：“若不是你原原本本说得有凭有据，告诉谁也不肯相信。便是我兄弟在上海编小说也不能编出这些话来叫人驳我。便依你说，这东方杰不过做了林家的女婿，并不曾给林家做儿子，如何你又说是赛姑的祖太爷呢，这不是老大破绽？”

那个朋友又笑道：“你且听我再往下说罢。东方杰既已娶了媚珠小姐，料想他那辆雨伞车子已经置之高阁，不再出门去卖那雨伞了。其时在乡间又住了半年，他便同他岳翁发出议论，要想在社会做些事业，不能老困守在这荒僻所在。林春熏暗想这话也甚有理，他们少年男子不比我这老朽，理应享这田园之乐，若是要想他们成家立业，还须搬向城里去居住。好在城里本来置有许多高大房屋，从第二年春间，依然搬回自家住宅，便是老哥今天看见那所高大阔阔了。进城之后，春熏老先生又发出许多私蓄给东方杰开设庄号。偏生东方杰时运发达，凡有贸易，无不利市三倍，历年很聚积了些财产。媚珠小姐先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却好这一年刘氏夫人身故，族中还有好些子侄，无不觊觎他家当厚，争着要继给春熏为后。开了一篇应继名单，倒好有二十余人之多，你不让我，我不容你，闹得一塌糊涂。将林春熏气极了，便发誓一个不许承继，情愿将自家女儿所生的外孙为后。说也奇怪，那些子侄，自家人只不肯输这一口气给自家人，听见他老人家要立外孙为后，倒反心悦诚服，不敢前去争执。所以东方杰那两个儿子转安安稳稳都姓林了。”（嗟乎！同室操戈，反使外族坐享其利，我察社会现状，我为寒心。）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原评】此一回文字，所谓书中楔子是也，尚非本书正文。是以从作者与其朋友口中说出赛姑远代，远代而必叙东方杰者，重在赛姑以一人而兼有刚健婀娜性质故也。东方杰既为西北之英，媚珠小姐又属东南之秀，遗传至赛姑，然后双美具焉。

黑虎林家事甚怪诞，然说来却有情理，与旧小说谈神说鬼者故自不同。

【独鹤评】起首一词及开场数语，寄慨至深。削笔毁砚诸语，尤足见著者一肚皮牢骚不平之气，然又句句笼罩全书，绝非无谓而发。是好文字，是好笔力。

赛姑为书中主人，如此登场，扑朔迷离，用笔奇诡，尤妙在“顾盼飞扬，嬉笑无度”八字，已活画出一个风狂样子来，令人一见便知赛姑为何等人物。

黑虎一段，写来令人失笑。然在旧社会中确有此等情景。至同姓争产，甘让外族，尤为中国人一种特性。此一部外交史，所以每让“渔翁得利”也。即小见大，家国同慨，作者眼光，固不仅在针砭末俗已。

第二回 进谗言劣儿废读 明大义烈女全贞

且说东方杰自从将第一个儿子林焕华承继给林家为子之后，（此下便入本书正传，不再入作者口气，与上回截然各不相同，读者须能理会。）不上几年，春熏又已身故。东方杰一个转念，老实也不再姓东方了，公然便自称为林杰。世易时移，好在更没有人追问他的根底，安然同他夫人坐享林先生家这份家业。

林焕华生得美秀而文，性喜读书，自幼儿便颖悟异常，一时有“神童”之誉，十六岁上便在本县入了邑庠。林杰夫妇自不消说得是十分钟爱。那时候县学老师是江苏人氏，姓孟，双名宗魁。因为焕华游泮，少不得来拜谒老师。相见之下，知道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央出当地缙绅向林杰说合，情愿将膝前一个爱女，名字叫做书云的配给焕华为妇。林杰一口便应承了，当时便送了聘礼过去，准备第二年秋闱以后择吉完娶。焕华在暗中也曾打听这孟书云小姐，家传旧学，精通翰墨。只是一层，这孟小姐的才华却不在诗词歌赋上用心，因为这些月露风云的轻薄文字不是闺中女孩儿家可以研究得的。平时议论起来，都觉得道蕴咏絮之才，易安伤春之语，虽复名传后世，总不免玷了闺娃身分。（扫去寻常小说家一班才女结习，论人固迥超流俗；论文亦摆脱恒蹊。）自己只把那些天崇

国初的帖括之学潜心讨论。每值银缸结焰，静夜沉沉，花阴里常送出孟小姐咿唔之声，真是清脆可听。不上几年，居然成了一个“八股名家”，批点丹黄，又全出自他老父手笔。

这位孟老先生年逾半百，尚无子媳，你想他焉有不将他那副全身本领，拿出来造就这不桀进士的道理呢！后来孟小姐已知道受了林家的聘礼，夫婿又是个年少秀才，芳心暗暗欢喜。自家在背地里打算，若是那人秋闱获隽，自不消说得；万一乡试报罢，暴腮而还，我嫁过去之后倒要加意督责，尽我所有的学问，把来成就他的功名，庶不负我数年萤窗攻苦。（奇情奇事，可谓从儿女婚姻上别开生面。）

林焕华既然知道他这位浑家是个“扫眉才子”、“八股名家”，他那里还敢怠慢，真个日夜手不释卷，把所有外间的名人闾墨，竭力揣摩，便是睡梦里都咿咿唔唔，吟哦不绝。谁知用心过度，那个顽固时代，读书士子只知道伏案功深，于卫生上毫不讲究，从是年冬间，林焕华便得了一个咯血症候。他又深恐给他父母晓得了，替我担忧还是小事，万一再拦着我不许用功，那才要把人急煞了呢！（此种见解，骤观之却是一个贤子。然而可譬处毕竟甚多，不足为法。）于是决意隐瞒着不肯告诉别人知道。大凡一个人讳疾忌医，定然要养痍遗患。林焕华便因为存了这个主见，不上两个多月已是骨瘦如柴，形容憔悴。后来被林杰夫妇瞧出他的神态，逼着问他，他才约略说了几句，吓得老夫妇惊魂无措，一面延医调治，一面分付他好生静养。自是以后，不许再捧那牢什书本子。林焕华也觉得性命要紧，方才依着父母的话，暂且将那些闾墨束之高阁，一直延至次年春间，始觉渐有转机。

林杰家中本来请着一位西席先生教他两个儿子读书。（不表明此句，几乎将那位议员老爷忘却，借此轻轻一点，顿时觉得另有一顽劣儿童跃然纸上。）那位西席先生却是闽中耆宿，道德学问卓然表表。因为与我这书中没有甚么关系，老先生的名讳我也不再去替他表明，转淆读者耳目。当初那些做人家西席的却与近来时髦不同，决不是一味敷衍东翁，哄骗学生，只图一年混他几百元修金；至于这学生将来成材与否，他却概不过问。（调侃不少。）这位老先生却是尽心教育，爱着这林焕华刻苦用功，他也一毫不肯松放。

自从焕华得疾之后，林杰倒也没有甚么别的意思，转是林氏夫人啧有烦言，说：“好好一个体气健旺的孩子，硬生生的被他先生督责太严，以至逼出他的病来。若是我这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叫这老货偿我儿子的命，我定然不活在世上。”林氏夫人虽然有这些不讲情理的话，也不过是在闺房以内说着出出闷气罢了。偏是他那位第二贤郎，名字叫做林耀华的，（随手补点出来。）积伶不过，听见他母亲说着这话，他其时也不过才十五岁，便趁这个当儿，指手划脚向他母亲冷笑道：“可是的，（三字神来。）我在先告诉过妈的是些甚么话，妈总是骂我，说我扯谎。（可想扯谎已非一次。）妈如今也明白过来了。那老猪狗简直也不是教书先生，翻起两个白眼珠儿，与活强盗一般无二。哥哥起初没有病的时候，他逼他念书也罢了，或者是他的好意；至于哥哥已经病得不成猴子头了，妈也曾分付爹去告诉老猪狗，说停几时再叫哥哥念书罢，单教耀儿读读《三字经》也好。那里晓得那个老猪狗毒得像蛇一般，（又是猪狗，又是强盗，又是蛇，先生头衔越加得多，

越显得耀华待先生之“忠”且“敬”。一笑。)除得拚死拚活同我做对，一般的还逼着哥哥在夜里躲在他那牢床上，点一盏油灯瞒着别人念书。可怜哥哥那时候念得上气不接下气，只管一口一口鲜红的血，吐在那老猪狗白帐子上。那老猪狗却也不嫌腌臢，还望着哥哥发笑。我也猜不出那老猪狗是安着甚么心儿！我虽然坐在书桌旁边，我就很有些不大愿意。”耀华一面说，一面拿眼去偷瞧他母亲脸上气色，觉得他母亲颇以自己的说话为然，并没有嗔责的意思，(溺爱太深，纵子为恶。此家庭教育所以不可不讲。)益发快意。又嬉皮癩脸的简直坐向他母亲膝上去，用一只小手摸他母亲下颏，笑问道：“妈呀，你这地方为何没长着胡子？我看妈凡事都同我的爹争强，爹有的物件妈都有，我笑妈这胡子却输给爹了。妈几时索性再同爹大闹一场，逼着爹分些出来，安在妈这地方也好。”(此等处看似戏笔，已将林杰平时之惧内，林氏夫人之泼辣，从无字句之间一齐和盘托出。世间不乏有依裙带而富者，读此能毋寒心！)

这几句话，早引得满堂的婢仆都失声大笑起来。林氏夫人又是生气，又是好笑，轻轻用手掌将耀华那手击得一下，骂道：“糊涂畜生，越说越不成话了，还不替我快滚下去，我这身上禁得起你这般揉搓！”耀华便趁势向地上一跳，见人笑他，他也呆呆的望着人笑，又用两只手圈起两个指圈儿套在眼睛上面装鬼脸子。林氏夫人笑道：“刚才说的话，倒还像个明白道理的。”耀华猛然听见他母亲加着他这奖语，心花怒放，便不再装鬼脸子了，重又正色说道：“妈呀，像哥哥这病，妈还想他好呢，还是想他不好？”林氏夫人笑道：“这孩子又来

胡闹了！你哥子自从得了这病，我成日夜的焦烦到甚么田地？巴不得他立刻硬朗起来我才欢喜，怎么会不望他好呢！”耀华拍手笑道：“妈何不早说，若是真个望哥哥病好，我倒有个绝妙药方子，只须吃一剂，包哥哥硬朗起来，更不消用第二剂。”林氏夫人一时转被他这话朦住了，又看他这般正言厉色，料想不是顽话，忙立起身来问道：“好儿子，你有甚么药方子可以吃得哥哥病好？你为何不早说？好在如今还不甚迟，你可记得明白是那几味药，快说出来，我叫人到药铺子里赶紧配去。”耀华忍着笑，说道：“这味药，铺子里却没有，却好出在我们家里，只须妈去分付一声，叫我们书房里那个老猪狗赶快回去。老猪狗回去之后，哥哥病如不好，你们只管骂我。”（哥子病已不好，骂你更有何益？而出自小儿口中，便全是不知轻重语。）耀华一面说，一面嘻天哈地的大笑。猛不防他父亲林杰靴声秃秃的已打从外面走入来，耳边也隐约听见一两句，还不很十分明白，便含笑向身旁一个仆妇问：“二少爷在这里同太太讲甚么这样高兴？”那个仆妇便含笑将耀华要赶逐师爷的话约略说了些。林杰也忍不住好笑，忙沉下脸吆喝道：“小孩子不许乱讲，这是一味甚么药，还说医得你哥子病好？”林杰说着，便又望着林氏夫人，自信自家说的这话，更没有可以批驳去处。（暗暗补写林杰平时说话，其常被林氏夫人批驳可知。）

谁知林氏夫人却又不然。先前对着耀华，听一句，只管点一点头，及至后来看见林杰责备耀华不是，顿时愁眉泪眼，冷冷的说道：“儿子呢，横竖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养得出来的！（奇语。）焕儿这孩子是我的肉，也是你的肉，（奇语。）我不

提起他这病倒还罢了，一经提起他的病来，我浑身便觉得肉片片儿飞！（奇语。）耀儿说的看似孩子话，然而细想着，倒实在是至情至理。”耀华站在一旁，听见他母亲说到这句，早用一个大拇指直竖的藏在背后给婢仆他们看；又鼓着两片小腮颊儿，待笑不笑，装出正经样子。（画鬼之笔。）林氏夫人接着说道：“便是做师爷教人家儿子读书，也须有个分寸儿。也不曾见没早没夜，像逼命似的同人家孩子过不去。我也曾打听出来，（不言耀华告诉自己者，为耀华回护，且坐实师爷之不是也。）怎么焕儿已病到这个分际，他还硬叫他藏在卧床里念文章？世上可有这种不近情理的书呆子？哼哼！好在‘带来的儿子当兵——不心疼’，只是我们做父母的，难道便忍心望着焕儿将这条小命送在他手里不成？如今大儿子是被他弄到这步田地了，还有我这老二依然跟着他读书呢，万一……”林氏夫人说到此处，以下的话觉有些忌讳，不忍再望下说，转拿起手帕子揩擦眼泪。林杰忙道：“我知道你们母子两人的意思了，只是半途上便辞了他这馆，怕这话难以启齿罢。”林氏夫人倏的将手帕子向怀里一塞，额上两道蛾眉似乎蹙了蹙，冷笑道：“论理，这些事我辈女流本不宜干涉。（口里说不干涉，其实仍是干涉。妇人钳制其夫，往往用此口角。）你自己斟酌斟酌，还是师爷同你亲密些呢，还是儿子同你亲密些？你若是将自家儿子的性命看得没甚要紧，你就留着他在我们这里一世也好。”林杰经他夫人这一篇话，一句也不敢驳回，只低头笑了一笑。果然不到半月功夫，毕竟将那位西席老夫子辞得去了。那位先生倒是极有涵养的，毫无异议，慨然就道。还是林杰看不过去，暗中将全年束修捧出来送给他。

不知怎生又被林耀华打听清楚，咕噜咕噜告诉他母亲，因此林氏夫人还同林杰闹了一场。

看官看看，林耀华这点点孩子，究竟同他这位先生有甚么不共戴天之仇呢，处处同他反对？其实也不过是因为先生督责太严，自己又懒于上进，遂竭力怂恿自己的爹妈逼得先生走了，好让他无拘无束，享受他做少爷的安闲日子。说也好笑，他自从九岁上便随着哥子焕华在家塾里读书，读了六七个头了，入手读的《三字经》，到了今年，依然还是读的《三字经》，因为他第一年勉强将《三字经》读完，到了第二年，他那本《三字经》又全然忘掉了。林杰便同先生商议，添教新书，恐怕他不能领受，不如依然还读《三字经》罢。一本《三字经》读了两年以来，也算是“百读不厌”了。谁知到第二年上，《三字经》依然是《三字经》，林耀华依然是林耀华，两两没有交涉，林杰也是没法，所以一年一年递换下去，一直到十五岁上。“天不变，道亦不变”，林耀华仍然与那《三字经》结了一个不解之缘。

自从此次那位老先生去后，他益毫无忌惮，成日价便同家里使唤的那些小厮们，无论甚么淘气的顽意儿他都干得出来。有时候向松树上折一干松枝，插在帽檐上做花翎儿，大模大样装起老爷来，叫小厮们扮做衙役一般的呼么喝六，放告排衙，将东首一座小花厅简直做了他的官署，没事时就去排演。有一天却被林氏夫人看在眼里，却不肯去惊动他，暗暗在一旁点头，觉得这儿子这小小年纪便有如此举动，将来必成大器。想着当初“孟母三迁”，也不过是怕儿子跟别人学坏了。看起我家耀儿，虽在游戏之中，仍不失仕宦人家本色。

若是比较战国时那个孟子，似乎还胜得一二分呢。因此越发钟爱他，不忍呵斥，背地里还将这事告诉林杰。林杰笑道：“话虽如此，然一味的纵容他，放荡惯了也不成个事体。依我主见，过了午节，总须另行延聘一位西席，逼着他用心读书才是正理。”林氏夫人满意告诉林杰这话，林杰听了必是欢喜。不料他又说出这拂意的话来，顿时放下脸色，望着林杰说道：“你毕竟是个平民老百姓出身，只知道卖你的雨伞。我父亲也是瞎了眼睛，又说你是‘黑虎下凡’，将来必定要做到甚么大大位分儿，可以继续我家这仕宦之族。谁知你如今也捱到五十多岁了，几曾见有过一个翎顶儿飞到你头上来的，我怕你哪里是‘黑虎临凡’，简直是个黑狗转世！”（语语绝倒，然而黑虎还是夫人第一个亲眼见的，今日之下，先应自己打嘴。）

林杰一生一世，只恐人揭他这短儿。今日蓦地被她夫人提起这话，又不敢使性子拿话去堵塞他，又眼睁睁的看见一大堆仆婢立在旁边，只逼得他一副紫黑面皮，顿时透出一条一条的红光，异常难看。勉强笑说道：“这些旧话，你无缘无故的又提他则甚？管他虎也好，狗也好，你总算嫁给我了，几十年的夫妻，切不要在这些上面有伤和气。”林氏夫人冷笑道：“伤和气便怎么样？你有本领，你就将我们母子惯下来也罢！你还去推你小车子去！其实我也不是一定怪着你不去做官，不过我那死去的父亲，他总想出几个有志气的子孙，好让我们这份仕宦人家不至中途堕落。你今生今世，算是没有做官的指望了，难得耀儿在从小儿便有如此的志向，将来总可以博得一官半职，好叫我那父亲在九泉之下兀自欢喜。我巴巴的把来告诉你，你转没头没脑，又批驳我的不是，可想叫我气

不气呢？”

林杰此时真是无言可答，心里兀自难受，只得站起来背负着手，尽管在堂屋里踱来踱去。林氏夫人见他这样，还思量拿话去驳诘他。转是林焕华在对面房间里听见父母在外边口角，更忍不住，好在此时病势已渐痊可，忙趿了一双睡鞋，笑盈盈的走出来。林氏夫人方才打断话头，忙安慰着他道：“好儿子，你静养着罢了，又巴巴跑出来做甚？仔细扑了风，可不是当耍的。”焕华也笑道：“儿子近来已觉得身子很是硬朗了，出来吸取点新鲜空气，于卫生上倒还有点好处。”林氏夫人皱着眉头说道：“你又来说这些外国话了！甚么叫做‘空气’？甚么叫做‘卫生’？我一经听入耳朵里便是生气。我只知道一个有病的人总宜在房中静养，四围窗幙都要闭得完风不透，才可以免得外邪侵入。你只管说这些胡话，怕不是同你这条小命做对！咳，你们此时是人大心大，那里会相信我们这些老腐败的主张呢？”林氏夫人说着，便很有些闷闷不乐。林焕华却也再不敢说别的了，转含笑向他父亲说道：“爹适才说午节后要另聘教我们的读书先生，这件事倒还可以缓得一缓。因为秋间便是乡试的日期，儿子忙着入闱，也没有功夫再同先生研究学业。至于兄弟耀华呢，他左右不过读了一本《三字经》，至今还不曾读熟。我没事时候也还可以教着他温习温习，老实等到明年再议及聘请先生的话罢，也不定赶在一时忙着。”林杰点头说道：“你呢，我原放心得下，便是没有先生，你自然会按步就班的读书。只不过耀儿他是个没有笼头的马，不请一位先生督责着他，怕他只顾贪图顽笑。我适才不过说了这几句话，便引得你母亲生起气来，将辰年卯

年的话都翻出来同我生气。”耀华此时看见他父亲同他哥子在那里讲他的话，他早不耐烦再听，乘人一个不防备便溜得出去了。林氏夫人也不便再说甚么，只逼着焕华到房里去安歇，怕他因为讲话劳神。

光阴飞快，转眼已届初秋。焕华将息了半年，脸上虽然不十分丰腴，然而比较他初得病的时候却是好看了许多。他的性格本来异常聪敏，因为试期在迩，略略将当初所习的文艺重新整顿整顿，一到了下场日期，高高兴兴先在学台那里应了录遗的试，便已巍然高列。迨至三场已毕，所作的文字真个掷地有声，沉酣饱满。那些同试的朋友见了，莫不啧啧称美。焕华也自得意，少不得又将稿子恭楷誉写出来，送给他岳丈孟公阅看。孟公越看越爱，又命焕华将稿子存在自家这里，且缓取去。焕华答应了，告辞而退。

但说孟公留存他这稿子的用心，料想没有人猜不到，他定然是留给他那个“闺中文豪”赏鉴。果不其然，孟公等焕华走后，他早已笑嘻嘻的袖着那几篇锦绣文章，亲自到他女儿面前，轻轻放在女儿书案上面，嘴里并不曾说出甚么。好笑那个书云小姐，也不诘问这是谁人手笔，父女两人仿佛彼此打了个哑谜一般，相对无言。书云小姐早已一篇一篇的悉心浏览，孟公只从旁察看她女儿神态，觉得他吟哦之际，颇露着眉飞色舞的神气。老人家心里已猜到他爱女是十分欣赏的了，一直等他阅毕之后方才含笑问了一声，说：“你看这种文字，是否可以入那些主司法眼么？”书云也只笑了一笑。孟公见他女儿不肯下着断语，知道他女儿还有害羞的意思，不便再行诘问，依然笑着将那几篇稿子袖出去了。

时值九月，天高气清。凡有应试的秀才，无不伸头垫脚的盼望发榜的佳音。再讲到那个林焕华，转因为在棘闱里面过于劳神，旧症复作，回家没有多日，依然口吐猩红，身体潮热，一时咳嗽起来，甚至成夜的不能合眼安眠，把一个少年美好的郎君顿又弄得骨瘦形销，卧床不起。林氏夫人见这光景，吓得茫然无措，除得叠请名医疗治，加着日夜求神问卜，仙方符水，没头没脑的直望焕华肚腹里灌，总然没有一毫效验。林杰在外边也是急得搓手顿足，有时候同林氏夫人研究焕华的病源，林氏夫人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恨起来只有提着那位西席老夫子痛骂，似乎他这爱子的病都是他硬生生逼出来的一般。及至到了将近放榜那几天，焕华渐渐有好几次昏晕过去，不省人事。是省城里有些名气的医生都请遍了，镇日价穿梳也似的，全是医士进出。耀华看这光景很是热闹，格外高兴，益发奔走跳跃，没有一个人敢去管束他。（提出此句，不冷落耀华一边。）林氏夫人一搭鼻涕、一搭眼泪，赶着各庙宇去焚香祈祷，不知允许了多少愿心。又不肯将这消息给孟府上知道，怕孟家父女替他担忧。所以外面各士子虽然纷纷的盼望放榜，他家上下人等却一毫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怜这一天五更头里，那焕华已是一丝半气的躺在床上，将个头掉转向床里边，只顾喃喃私语，像个同人说话一般。别人虽然站在床前，一句也听不清楚。林杰知道光景不妙，同他夫人商议，要将焕华身后的事料理料理。林氏夫人那里肯答应，转泼口骂着林杰，说是咒着儿子。林杰转不敢开口，只得背地里分付几个家人预为布置一切。一直挨到黄昏时分，林焕华一口气回不转来，早已魂归罗刹，长辞人世去了。这时

候只把个林氏夫人哭得死去活来，哀恸无比。闽省风俗，凡遇着病人临危时间，必须将外面大门、内里屏门一齐开放，是个遥送死者出去意思。

可巧在这个当儿，忽的门外锣声震天，虎也似的扑进一大群人来，不由分说，拥至大厅上面，将手里那封泥金捷报高高替他悬起，口里尽嚷着讨索喜钱。原来林焕华已高高中了第十七名举人。耀华得了这个喜信，兀自高兴非常，连蹑带跳跑入他哥子死尸床前，喊道：“恭喜爹妈，哥子中了第十七名举人了，报喜的在厅上讨赏呢！”林杰耳中猛听见这话，又喜又恨，一眼看见耀华那种蠢然无知的样儿，不由伸出手来打了他一个耳光，打得耀华直跳起来，说：“我又不是说谎，爹如若不相信，出去看一看便知道了，为甚无缘无故的打我？”说着便放声大哭。其时林氏夫人只顾在床前哭泣，并不曾留心外边热闹，及至一眼看见他们父子俩在一旁吵闹，方才懒洋洋的忍泪向着林杰说道：“我的天呀，如今第一个儿子是死了，所剩的不过尽有这个孩子，你毕竟还要使出你的那个毒恶手段放他不过？左右儿子都是你的仇人，你爽性拿根绳子将这祸害勒死了，好让他弟兄们做一路去。”林氏夫人说到此处，又忍不住要哭，一把将耀华扯入怀里，用手摸着他头，问：“你老子打了你那里了？你这祸害，死不挣气！哥子现死在床上，你好好的又跑来撞甚魂呢？”耀华哭道：“我原是不肯进房的，我也怕哥子这形状难看，只因为哥子中了举人了，外面报喜的一大堆人进来讨赏，我巴巴跑来告诉爹，倒吃爹打我一下。”林氏夫人惊问道：“真个你哥子中了举人了？”才说了这一句，立刻放下耀华，走至床前，抱着焕华的尸身，一

声儿一声肉的哭得利害。林杰见此光景，也不由顿脚痛哭。便是房间里所有的仆俾无不各各垂泪。（煞是可痛，至今如闻其声。）

且说厅外面的报喜的人，经林家的仆役，将这情节告诉他们，真个将他们一番豪兴，仿佛提入冷水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发呆了一会，内中有几个人说道：“晦气，晦气！算我们白跑这一趟了。我们的弟兄们，还分了一半到孟公馆那一边报喜去呢，怕也不是要吃一鼻子灰！”（偏是此辈于此等处最打听得清楚，到孟公馆那一边报喜，不但极有情致，而且呼起下文。）

林家因为焕华病势垂危，固然不曾留心去探听放榜。至于孟宗魁孟老先生，他起先虽然知道焕华有病，也常常命着仆人过来探问。及至到了乡试那几天，他分明看见焕华精神丰彩与病中大不相同，而且出场以后，焕华又亲自送闹稿来看。孟老先生既喜这爱婿疾体复元，又爱他那几篇文字做得十分出色，一个举人是定然稳稳到手。（果然不出老先生所料，然而老先生尚有不及料者。茫茫前途，固安可预测哉？读书至此，为之怆然！）他那里会猜到林焕华旧病复发，竟至一瞑不起呢？（觉上文林杰夫妇不肯给消息给孟府知道，用笔最细。）是以将近放榜这天，孟老先生异常高兴，一面差遣身边两名敏健的斋夫前去向贡院门口打探消息，（此等处最易漏落，其不肯漏落者，用笔精细可知。否则因上文有向孟家报喜之言，孟宗魁遂因是而得知其爱婿获隼，有是理乎！）一面置备了好些酒肴，亲自命人安设在他女儿闺房里。上灯时分，便父女同酌起来，准拟一夜不睡，等候喜信。书云小姐也甚

感激他老父意思，便也陪着闲话。约莫等了有一个更次，还不曾见那两名斋夫回来；又听见街上报喜的锣声铿锵走过去好几遍。书云小姐虽然勉强捧着酒杯，那个芳心中不无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一会儿觉得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孟老先生重行斟了一杯酒，捻着那几根长须笑道：“孩子，你老实将心放下，他那几篇文字如若不中，我以后也不敢衡量天下士了！我往常翻阅那些旧本小说，最可笑的是形容那些听榜的士子，刻划入微。及至中的人已经报完了，并不曾有他的大名，别人没有话来安慰他，便又说道：‘你先生的名次决在五魁之内，发榜规矩，固然五魁后填。’然而落第的人也甚不少，人人都用这话来安慰，一张榜上哪里有这些‘五魁’呢？（说破真是发笑。）我同你是父女，固然用不着这些无谓周旋，然而就以他这文字而论，却是精湛有余，饱满不足。我却不敢恭维他，许他五魁，若讲到中的名次，却也不会出二十名以外。（真个“老眼无花”！当初这些老前辈确有如此学识。）你放心，包你不会将全榜名字报完了，我才拿那五魁的笑话来奚落你家夫婿。”书云小姐也是微微一笑。父女两人正在谈话，已听见外边一阵嘈乱，那两名斋夫喘吁吁的跑得转来。孟老先生知道这件事有九分了，倏的立起身子跑出房外，一头已撞着进来的人，只说了一句“恭喜老爷、小姐……”底下的话一时急切喘得说不出来。孟老先生将手一挥，说：“你们在外遍歇歇去罢，这事我已经知道了。”说过这话，一个转身，望着书云小姐笑道：“我的话如何？”立刻端起酒杯子吃了一杯酒，不觉哈哈大笑。那个书云小姐，顿时也就觉得眉横翠黛，脸晕羞霞，说不出那个芳心中无限得意。（偏生要如此细细写来，

作者刻毒。)约莫二更时分，外边报喜的人已闹进来。孟老先生高声喊着：“放赏放赏！”又将贴身小厮喊过来说道：“你们去打发他们，这是大喜的事，不用替我省钱，只要叫他们欢喜就是了！”小厮连连答应。这且不在话下。

孟老先生这时候已将酒饭用毕，旁边仆婢已经将什物收拾完好，另泡上一壶龙井酹茶。孟老先生喝了几杯，眼见自鸣钟上长针已指到丑初三刻。老人家深恐自家女儿不耐夜深久坐，便笑向书云小姐说道：“你停一会也料理料理，预备寢息罢，我也不能过于耽搁，明天还须起个清早到亲家那边去贺喜呢！”说着又回头笑向他女儿用的一个侍婢说道：“好孩子，你快去跑一趟到姨太太房里，嘱咐他将我的冠带袍褂检点齐整，省得早间又忙得手慌脚乱；并告诉他一句，我今夜就在书房里安息了，叫他好生睡罢，不用等我。”那个侍婢噉声答应而去。

原来孟老先生元配萧夫人业已于五年前辞世，适才所说的这位姨太太，本系当日萧夫人陪嫁过来的婢女，芳名叫做春莺。起先萧夫人携带来的婢女本有两名：一名春莺，一名秋燕，当时年纪不过只有十四五岁。秋燕为人，倒生得敦敦实实的，性格又极忠厚，便因为过于忠厚了，不甚得主人怜爱；至于那个春莺呢，真是舌比流簧，一面将萧夫人哄得天花乱坠，一面又暗中同孟老先生眉来眼去，卖弄风情。那个孟老先生在着当年，也算是个“风流张绪”，却不似近日龙鍾老朽，一般的遇见春莺也就情不自禁，不无有些在背地里沾花惹草。只是畏着萧夫人的阉威不能真个拥抱衾绸，许他在三五小星之列。萧夫人又不知道他们暧昧情事。可巧这一年，

书云小姐已长成六七龄了。一个小女孩子，他那里知道轻重？偏生有一天无意里碰着他父亲在一所套房中，正和春莺携手并肩。书云小姐笑着，便跑去告诉他母亲，又举起两只小手，比喻他们那时情状给母亲看。萧夫人顿时倾翻醋瓮，立唤着春莺进房，重重鞭挞了一次。又没头没脸的同孟老先生严行交涉，以后便时时刻刻防闲他们起来。孟老先生也无可如何，只得自行检举，向萧夫人面前赔着不是。惟有那个春莺恨这书云小姐，真是深入骨髓。那萧夫人毕竟妇人家心肠褊窄，便因为这件事，觉得夫婿的爱情原来同自家神离貌合。自是以后，便得了一个隔食重症，医治无效，迁延好几个年头遂一命呜呼，与孟老先生做了一个分飞之鸟。书云小姐后来渐知人事，懊悔万状，觉得他母亲之死全是为的自己搬弄是非而起；况且这些情事，我做了一个女孩儿家当时要去干涉他们做甚？越想越过不去，真个抱了终天之恨。

萧夫人既歿，孟老先生虽然也痛痛的哭了好几场，然而一个转念，觉得天从人愿，好像要成就他同春莺一段艳史，才逼着萧夫人下世的一般。于是赶着殡葬了萧夫人，无论甚么戚友忙着替他续弦，他是一概谢绝，遂轻轻的将春莺收了做着偏房。名分所关，他虽然不能拿出做母亲的身分来欺压书云小姐，然而心中终究记着前仇。平时同书云小姐总有些面和意不和的光景。前车可鉴，他自从嫁给孟老先生之后，他又防着孟老先生用着当初偷摸他的手段去偷摸秋燕，倒也是一件极悬心的事情。于是日夜在孟老先生面前絮聒，逼着他将秋燕速行遣嫁。其时孟老先生尚居原籍，并未曾就职闽中，却好近邻有一份打铁的店铺，这靠着打铁为主的主人名字叫

做郝龙，年纪已在三十以外。因为上有孀母，自己又生计维艰，是以到今日并不曾娶过妻子。春莺得着这个消息，便央人向这郝龙说合，情愿赔贴些妆奁，将秋燕嫁给他为妇。依郝龙主意，决计不肯答应，怕多了一个人进门，每日所得的钱财便不够供养他那老母。（孝子之孝，在无意中流露而出。）还是他那老母嚷着骂着，说：“你这个糊涂畜生，难道因为我这个老朽，便耽搁了姓郝的一个嗣续？平时你都拿话搪塞我，说是没有钱能娶妻子，这也罢了；怎么今日难得人家巴巴的还贴你妆奁，将一个现成的人自送给你，你这没有长进的奴才，还要把来推掉了？好好，你左右不过多着我，我立刻一头向墙角上碰死了，那个时候，你横竖不能再拿我这老朽推托！”郝龙的母亲，真个善于做作，居然弯着腰埋着脑袋要向墙角上碰去，把个郝龙吓得三魂出窍，一把将他母亲紧紧抱住，没口子的答应，说道：“我依妈！尽说尽好，只求妈不用生气。”他母亲听着这话，才不去寻死觅活。不到一月光景，竟将秋燕娶入门了。（接筭飞疾，须知不是写郝龙娶妇心急，正是写春莺遣嫁心急。）秋燕他本是个心地长厚的女郎，既然主人遣嫁，他却一毫没有计较贫富的心理。嫁过来之后，转一心一意侍奉孀姑，辅助夫主，做起一份好好的人家来。（读者于孟氏父女得着喜信之后，方拟急窥下文，偏生于此安插郝龙、秋燕一段小传，心细手闲，有横风断云之致。）

春莺当夜分明知道他们父女等候林焕华爱婿的喜信。后来接二连三的，又晓得林焕华真个中了举人了。他先前本独自坐在房里，此刻转气愤愤的解了衣服上床安睡，满肚皮不

快活。忽然又在这个当儿听见孟老先生打发人来，叫他尽今夜里预备冠带袍褂，明天一大早便去林亲家那里贺喜，心中益发不自在，勉强答应了一声。书云小姐那个侍婢刚待回身要走，春莺一个转念，觉得先前还可以装着不知道此事，不去理会；如今他们父女既然已将这话巴巴来告诉我，我依然不向书云小姐那里去周旋周旋，毕竟场面上不甚好看。话虽如此，若是再叫我此时重新下床跑去贺喜，心里又不甘服。他毕竟是个伶俐的人，忙将自己身边用的一个侍婢唤得近前，说：“你替我去到小姐房里走一趟，顺便告诉小姐，说我今晚身体不大爽快，有些怯寒，不能亲自过来替姑少爷小姐贺喜，叫小姐不用见怪。万一明天身子爽健起来，再到小姐这边来补贺罢。”那个侍婢也猜到这姨太太的意思，含笑答应了一声，却好便同书云小姐那个侍婢，一路嘻嘻的笑着到书云小姐房间里来。

书云小姐的侍婢上前回过孟老先生的话，春莺的侍婢也就走进一步，将适才姨太太吩咐的言语一一向书云小姐说了。孟老先生倒也毫不介意，转是书云小姐听了这一番不痛不痒的话，顿时触起自家无穷身世之感。暗想：一个女孩儿家没了生身之母，就再没有一个知疼着热的人了。这位姨太太，素来本是同我貌合神离，今日的事，怕他只有一分欢喜，倒有九分妒忌，我却也不去怪他。若是我母亲在堂，不要说听见这个消息，他定然笑得拢不起嘴来，便是适才放榜时间，他老人家也断不肯安然高卧，怕还不是同我父亲一般要坐在这里等候喜信。如今是音尘永隔，魂梦难亲，九泉之下，谁还能递一个信给他老人家，使他为我这可怜女儿赧然一笑呢！书

云小姐想到沉痛去处，不觉那泪痕如断线珍珠一般，滚滚的直堕襟袖。此时转将春莺遣来的那个侍婢吓噤住了，不知小姐因为何事，兀的听见我们姨太太的话引得痛哭起来。大家互相厮觑，默不一语。

至于孟老先生却在这时候闭目摇头，研究这举人风味。可怜孟老先生一生一世赴了有十几次乡闈，不但不曾有中举的指望，便是希冀个堂备荐卷，或者误中副车，都没有这个造化。还是侥幸在岁考里补了一名廪膳生员。又熬了十多个年头，循例遇着一次恩贡，好容易巴结到做了闽县教谕。所幸老眼无花，竟被他选中了一个女婿，固然年轻貌美，品学兼优，而且初次入闈公然竟夺锦标，名驰全省。老先生生平一副肮脏不平之气，也就算是借这爱婿身上洗刷罄净了。所以坐在那一张太师椅上颠头簸脑，得意洋洋，说不尽心中快乐。

不料在这个当儿，觉得先前满房都是欢笑声音，如何忽的变做音响沉沉的境况？（衰兆之来，征之人事，与迷信家意想不同。）老先生猛一睁眼，早已看见书云小姐坐在一旁垂泪。他正猜不出他这女儿是何用意，心中却老大不以为然，忙跳起身子，逼近女儿面前，仔细望得一望，失声吆喝道：“哎呀，云儿，你是为着甚么，好好的伤心起来？这个不可！这个断断乎不可！有忧而喜，固属反常；像你这有喜而忧，也非佳兆。云儿，云儿，不是老父同你闹着顽笑，你家夫婿如今已是中了举人了，你还如此伤心，像你这不肖的父亲，当初入一次乡闈遭一回落第，你那母亲岂不要同我拚命吗？”说毕便掀髯大笑。事有凑巧，谁知孟老先生不提起“母亲”两字倒还罢了，偏生无意中又将书云小姐的母亲两个字提出来，益

发触动小姐适才的悲感。先前书云小姐不过呜呜咽咽，掩面悲啼，到此竟不由的放声大哭，竭力要忍也忍不住，急得个孟老先生双足齐顿，嘴里只嚷着：“好不好！为甚好端端的如此伤心？莫非……”底下的话尚未说完，一霎时间，募听得前一进屋子里蹿进几个斋夫来，一路喊着：“老爷可在小姐这里么？林公馆那边差遣家丁过来，要见老爷，说是姑少爷去世了！”（我闻此语，心骨皆悲，一室斗大，朔风夜号，陡闻哀音，如何消受！）

书云小姐哭声未已，尚不曾听出甚么；孟老先生耳边已触着“姑少爷去世”几个字了，也不知道是酸是痛，是悲是恨，转呆呆立在房里，一动也动不得。一直等到自家斋夫将林府送来那张丧条呈上来，老先生也知道接在手里，将两个眼珠儿睁得比平时大了一倍。果见上面明明写着：“小儿焕华于九月二十一日亥时辞世，准于二十二日戌时入殓。”两行大字。老人家此时转丝毫不觉得悲痛，不由气轰轰的将这字帖掷在书云小姐面前，说道：“孩儿，我叫你不要哭，你不肯相信，如今真个哭出意外事来了，自是以后，好孩儿你有得哭呢！”（若是乎焕华之死全是书云小姐哭出来的一般。情急语急，真有如此情态，不得疑孟老全无心肝，此时尚同爱女负气。）孟老先生说到伤心之处，方才虎吼一般大哭起来。这才将书云小姐吓得一跳，毕竟还猜不出他父亲所哭何事，或者知道我想起母亲伤心，他老人家也想我的母亲，亦未可知。及至再听见他父亲且哭且叙，话里已夹杂他夫婿焕华的事，募向案上一瞧，见那张丧条已赫然在目。始则还疑惑是在梦中，不禁暗暗用指甲将手掌掐得一掐，分明华烛未残，鱼更三跃，

一时惊魂出窍，立刻双睛反插上去，平空栽倒在椅子上。所有旁边伺候的婢女，惊惶无措，赶着近前叫唤，兀自不曾醒转。孟老先生见此情状，只有捶胸跌足的分儿，更无方法。

春莺遣来的那个侍婢，早已疾转身躯，飞也似的向春莺那里去报告异事。刚走进房，见春莺尚恹恹的斜倚在绣枕旁边，像个说不出他心中懊恼。那个侍婢笑盈盈的（此何等事，而乃出之以笑，固知有是主必有是婢。）说了一声：“太太，你可知道林府那位姑少爷已经……”春莺正没好气，一眼见这侍婢含笑而来，知是他替书云小姐欢喜的意思，又怪着他劈口便提起林府姑少爷。春莺益发怒不可遏，重重的向那个侍婢脸上啐了一脸唾沫星儿，接着骂道：“看这小蹄子，这般浪样儿！谁不知道林府姑少爷已经……已经中了举人了，可是不是？人家中举不中举，与你这蹄子有甚相干，要你这般快乐？你再多讲一句，看我掌你这油嘴！”那个侍婢本来一团高兴，陡被春莺一顿怒骂，还不许他重行开口，只得倒退了几步，站在一旁咕嘴，喃喃的说道：“谁曾说林家姑少爷中举来，我说的是林家姑少爷已经死了，太太也不听个明白，便没头没脸的骂我。”春莺先前本懒懒倚在枕畔的，此时忽的一咕碌坐起身子，向前欠得一欠，指着那个侍婢问道：“你嘴里讲的甚么，是谁死了？”那个侍婢重又说道：“有谁死了呢，便是中举的那个林家姑少爷业已于昨天晚间去世。适才报丧条儿已交在我们老爷手里，如今小姐哭晕过去了。我怕太太不知道这件事，特地跑回来告诉的。”春莺听到此处，不由心花怒放，笑着说道：“我久已讲过的，（谁曾听来，小人事后论人长短如画。）像我们小姐那个清瘦脸儿，断不是个载福之器。

这件事也是意中的事，并没有甚么希奇。我一时也睡不沉着，丫头，你好好的伏侍我下床，我转要到小姐那边去瞧瞧热闹儿！”（看他先前不肯去，此时肯去，一片幸灾乐祸心肠，可为浩叹。）说着早已跳下床沿。好在九月天气还不十分寒冷，身上尽披了一件夹衣衫，命侍婢在前掌灯，自家便轻挪莲步，袅袅婷婷的走入书云小姐绣阁里来。

其时已有多人将书云小姐唤醒。书云小姐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众人也没有解劝法子，正自仓皇无措。孟老先生一眼看见他这姨太太到来，便拂拭老泪，哭说道：“你看你看，这事怎生是好，叫人哪里想得到？我此时方寸已乱，你替我斟酌罢，我们怎生办法？”春莺扭头一笑，又流转二目，似乎向孟老先生丢了一个眼色，说道：“这件事有甚么办法呢，老爷起先主见倒还不错，天色尚不曾明亮哩，便逼着我预备冠带袍褂向林亲家老爷那边去贺喜。如今贺喜是贺不成了，冠带袍褂预备却是还要预备的，只须将那天青颜色换过了，换一件玄色外褂，连夜里跑去吊丧确是不迟。”孟老先生连连点头说道：“你这话却也说得不错，只是此时倒也不一定计较这些仪节。只是从天外飞来这件大祸苦了我家云儿，叫我心里如何得好生过去？”说着重又大哭。春莺冷冷说道：“老爷尽哭也无济于事，自家还该保重些。你年纪六十以外的人了，心里如何搁得住这般哀痛？”一面说着，一面才缓缓走近书云小姐身旁，劝道：“死者不得复生，小姐你这样哭法，难道还能将林家姑少爷哭活了不成？大凡皇上家的功名，也要看这个人的福命，压得住呢是压不住。万一没有那个福命，倒是这份功名不飞到头上来，是他造化；若是无故

的得了这份功名，小则生灾，大则送命，这是一定不可移易的道理。林家姑少爷想是福命太薄，所以刚刚中了举，他就伸腿去了。阎王老爷没有错拿的人，我劝小姐还是看开些罢。只是我们老爷，他素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刚才听见姑少爷中举，他就欢喜得那个样子；如今听见姑少爷去世，他又哀恸的这个样子，这不是坑死人呢！我劝他他又不信。与其此刻像这样闹法，在先便是少欢喜些，倒还可以扯了个直。”说着又挤眉弄眼的向那些侍婢们示意，又将头掉转过去笑得一笑。幸喜他们父女已哭得死人一般，春莺这番冷嘲热讽的话一共还不曾听见。春莺轻轻将书云小姐袖子扯得一扯，重又说道：“我还有一句狠心的话呢，好在林府上同我们这边不过下了一个聘礼，我们家的小姐，一总还不曾出嫁过去，这也没有甚么关系。如今好端端的将这千金身体哭坏了真不值得。倒是林家姑少爷终七之后，我们老爷须速同那边亲家老爷将话讲明白了，那边所来聘礼，该还他多少，就还他多少。像我们家小姐这样人材，还怕没有人家抢着来聘小姐么！”书云小姐只顾哭泣，其先本不曾听见春莺所说的话，至于这几句不尴不尬的言语却被书云小姐听在耳朵里，猛一转念，觉得春莺措词虽近无理，然而难保别人不随着作这般思想。此时更不能顾羞耻，也不同春莺驳诘，转含着一胞眼泪，匆匆的走近他老父身旁，双膝跪下，一手扯着他父亲袍袖，侃然说出一番道理。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此篇之写孟书云小姐，非尽为书云小姐立传也，其实仍为赛姑学习翰墨地步。文章固有手写此端，目注彼端

之法。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吾于是文亦云。

刻画春莺之精明刻薄，几于妙到秋毫；然而书云小姐之种祸始基，实由于一言之不慎。彼身为娇女者，其发言固可不慎哉！

【独鹤评】林夫人一生受病，全在溺爱二字。有此时之溺爱耀华，便有后日之溺爱赛姑。卒至自貽伊戚，且更遭祸家庭，可为林门一大罪人。然其人除性情褊急外，初无他过，徒以未受教育，遂致昏昧至此。盖天下贤母良妻，皆须由良好教育陶铸而来。于此知女子教育之不容或缓也。

有耀华之顽，愈见焕华之贤。然而苦读致疾，卒陨其身，亦殊无以对父母。所谓过犹不及也。

写孟氏父女一段，捷音甫至，噩耗旋来，欢喜之极，愈增哀恸。楼台灰烬，顷刻变幻，世事无常。茫茫天壤间，固不独书云小姐一人抱无涯之痛也。

第三回 公子芙蓉消遣法 美人桃李艳阳时

孟老先生当时忽然看见书云小姐扯着他的衣袖要同他讲话，赶忙拂拭老泪，哽咽说道：“孩儿，你有甚可说，不妨同老父斟酌？你父亲没有不依你的道理！”书云小姐这才重立起身来，一手指着他的姨娘春莺说道：“父亲你适才不曾听见姨娘的言语么？他为孩子计较，孩儿不能驳回姨娘，说姨娘不是。只是人各有志，孩儿平素承父亲教训，虽然不能及得那古往今来义烈的女子，至于那‘从一而终’这句话倒还讲解得明白。林家夫婿不幸夭亡，论理，做女儿的该相从地下……”书云小姐刚说到此句，孟老先生益发肝肠寸断，忙哭着拦道：“哎呀，这个如何使得！好孩子，你难道只知有夫，不知有父了？你父亲行将就木，子嗣尚虚，不过眼前只有你一个女孩儿，慰情胜无，聊以承欢膝下；你万一竟存了这个念头，这不是立刻催着你父亲往死路上走吗？雀屏选婿，业已闹出这般惨局，那嫉忌我的，早应该讥诮我衰年命蹇。你如若再决计一死，我便偷息人世更无生趣。老实说，与其我望着你死，不如我先死了，落得一瞑不视，不见不闻。”孟老先生越说越苦，不由的竟放声大哭起来。春莺暗暗好笑，忙走过来假作劝慰说道：“老爷你再往下听去，小姐适才的话还不曾说完了呢，你不明白小姐口气，他并非真个要死，不过

这般说说罢了。一个做女人的，丈夫一死，自家都跟着去死，照这样说法，世界上早应该没有寡妇了！人家都笑我痴呆，照我们老爷这样锯倒树捉鸦的见解，真个比我还痴呆十倍。”

春莺这一番轻跌巧播的话，竟将房中的仆婢有说得笑起来。孟老先生果然才收着眼泪，只管凝睛向书云小姐瞧看。书云小姐也不理会春莺，重又垂泪说道：“父亲快不要为女儿伤心，女儿也知道父亲这意思，一时间如何肯舍着父亲去觅死路。只是有一句话要预先同父亲讲明白了，父亲不阻拦我，女儿自然知道感激父亲恩典；就是父亲阻拦我，女儿既已定了主见，所谓‘三军可夺，匹妇之志断不可移’，女儿也必孤行其是。父亲先前不是说的，明日清早向那边贺喜，如今噩耗传来，不料易贺为吊。（断肠语我不忍闻。）女儿此时索性禀明父亲：父亲去时，女儿决意随着父亲前往，抚尸一哭，便在那里守孝。生为林氏之人，死作林家之鬼，也可以省得背地里轻薄唇舌，或竟疑惑你女儿别有用心。须知道暮作孤鸾，朝歌飞雉，那些忘廉丧耻的举动，在稍有人心的尚不肯出此，何况女儿也曾略涉诗书，深明义理，安敢偶一不慎，貽近人之口实，落后世之骂名！（此等话分明针对春莺适才言语而发，小姐词锋，亦正可畏；然而其志弥坚，其心愈苦矣！可为浩叹。）只是自此以后，一别庭闱，尽节日长，承欢日短，按之方寸，悲痛万分。伏乞父亲谅我节孝不能两全，慨然俯允，则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百世为儿难酬恩谊。”书云小姐说着重行跪下地去，用手抱着孟老先生双膝，哀哀欲绝。书云小姐虽然说了这一番话，还深恐他父亲舐犊情深，未必毅然答应。谁知孟老先生在这个当儿转收了眼泪，仔细捧着书云小

姐的脸庞望了又望。望了好半晌功夫，忽然仰首向天，哈哈大笑，转将房里的人吓了一跳，便是春莺也觉得出自意外。大家互相厮觑，默不一语。孟老先生笑毕之后，一把将书云小姐扶得起来，正色说道：“好儿子，好儿子，你真个有如此见解，这是成圣成贤的道路。不料你这点点年纪，竟能造就到这个地步，你父亲年虽老迈，安敢阻拦你，不让你成就一个完名全节的女中圣贤！好儿子，你有这种学问，我转要伏地拜你，何能再容你跪我！这不是折杀老父了么？快快站起来，我们好商量此后进行方法。”书云小姐听见他父亲这番赞语，虽未免觉得有些过分，然而见他父亲已经允许，真是感入骨髓。想起鞠育深恩，又未免伤心落泪。只不过春莺同那些仆婢们却猜不出孟老先生何以竟狠心至此？一个女孩儿要向人家去守节，他老人家不哭而反大笑，觉得有些不近人情。（呜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此孟氏父女所以不可及也。）孟老先生一把将书云小姐推坐在椅上，自家也对面坐下，慨然叹道：“你虽然有此美意，还须得我停回前去向亲家夫妇那里说明白了，料想他家也是仕宦之族，听见这话，没有不乐从的道理。但是你既过去之后，一时不见得便能回来，所有钗钏首饰、衣服箱笼，总须收拾收拾。此时便随着我一径同去，未免过于仓猝。你依我说，我也不能再等到明早过去往吊，此刻便行前去，你尽管在家等着我。适才你的姨娘还说要预备玄色外褂，这殊可以不必，就命你的姨娘陪你一陪。此时也有三更以外将近四更时候了，大约天明我便回来接你。”说着便分付外边斋夫伺候。俄倾之间，点齐灯火，孟老先生带了兩名跟人一直径向林府而来。

这一夜，林杰家里灯烛辉煌，通宵达旦，上下人等异常忙碌。门丁见孟老先生已到，随即进去禀告林杰。林杰将孟老先生延入大厅，相见之下，彼此涕泪纵横，失声痛哭。孟老先生坚意要向焕华停尸之所一走，林杰也不能拦他，只得在前引导。内眷听见孟老先生到来，大家都暂避在灵床之后。孟老先生一见了焕华尸身，说不尽心中惨痛，这一哭也就竭情尽致。家人们等孟老先生哭毕，拧着手巾近前给孟老先生擦脸。孟老先生便坐在房里，将书云小姐要来吊孝守节的主意一一告诉林杰。林杰骤然听见，兀自半晌不能回答。谁知这一番话已被灵床后面林氏夫人听得明白，也顾不得同孟老先生不曾会过，不便相见，转嚎啕大哭，奔得出来。孟老先生同林杰都吃了一吓。林氏夫人悲悲咽咽同孟老先生行了初见的礼，哽咽说道：“适才亲家的言论，妾身已听得清楚，不料我这媳妇有如此的贤德，叫人异常感激！只可惜我家焕儿福薄，不能消受这样贤德妻子，他竟自溘然长逝，不但将我们夫妇抛下，还累着那边小姐这点点年纪便守了孤孀。在愚夫妇的意思，儿子既死，何忍再累那边小姐到我们这里替他守节？今承小姐不弃，竟愿光降寒舍，永矢冰心，倒不能拂贤小姐这番美意。好在愚夫妇这边虽然算不得世家大族，所幸尚有薄薄田产，小姐到这边来，或者不愁温饱，就请亲家回去转告小姐，明天愚夫妇这里使用花轿到尊处迎娶。等小姐过门后，再将焕华儿入殓，好让焕儿在九泉之下也自欢喜。”林氏夫人说完之后，重行走近焕华灵床，放声大哭，嘴里断断续续的还将这事告诉焕华，越说越恸，几次昏晕过去。所有内眷也就从床后都走出来劝慰。孟老先生见此光景，不能

久坐，也只得含泪同林杰作别，林杰送至门外。

其时天已大亮，晓日将升。孟老先生回去，少不得同书云小姐预备一切。果然将近午牌时分，林家的花轿鼓乐业已到门。孟老先生知道焕华在戌时大殓，不能耽搁。可怜书云小姐早已洗除脂粉，屏脱簪环，身上却穿着大红衫裙，登时上了彩舆，一路上哀哀欲绝。这时候全城都知道这事，无人不替书云失声叹惋。还有许多人赶到林府观看热闹。林杰这边既要替儿子料理丧仪，又要为媳妇置备吉礼，还喜得他家钱财富有，亲友众多，一夜之间，各事都还办得妥贴周到。书云小姐彩轿到门，已有许多仆妇簇拥着新人升堂。书云小姐哪里还忍得住，早就放声痛哭。除得林杰夫妇悲痛自不消说得，是凡在林府致吊的人，见这惨状，莫不泪随声下。那一片哭声，也就仿佛山摇地动。不说别的，众人眼看着书云小姐其时登毡谒见翁姑，上首便另有一个仆人捧着焕华灵牌，书云小姐便立在下首，双双行礼。这一层举动，就足使石人落泪，铁汉酸心。然后书云小姐重又对着灵床换了妇人妆饰，身着缟麻遍拜亲友。大家看见书云小姐生得端庄秀逸，莫不交口赞叹，一直等到焕华入殓之后，方才略事休息。孟老先生因为哀伤过甚，触动他痰喘旧疾，便不曾亲自送他小姐过来。书云小姐三朝已过，也曾回去过一次，问候老父。自是以后，书云小姐便做了林家一个青年守节未亡人了。

就中单表林杰那个第二儿子耀华。自从焕华去世，他益发觉得兴高采烈。那一天他哥子入殓，娶书云小姐过门，别人已是哀痛异常，他转以为是从来未有的热闹。（又是丧仪，又是婚事，自是热闹已极。）他这一天前进跑到后进，瞧瞧这

一处，看看那一处，几乎笑得拢不起嘴来。只怕被父母看见要训斥他，他早躲向门房里同那几位大爷们喜天哈地的谈笑。（耀华真是全无心肝！）门房里有个家人，名字叫做林福，跟随林杰已有多多年，是林杰素来最宠任的，家中凡有事故，林杰均交给他一人经理。你们想近来出了这一件大事，林杰夫妇已是方寸大乱，更不比平时银钱出入还有林氏夫人料理，此次便都归林福掌握。大权在手，明取巧偷，吞没的款项很是不少。林福本来烟癖甚深，加之此次，未免日夜操心，少不得更要藉重他振作精神。他睡的那张床榻上是永久设着烟具的。耀华进了门房，便同林福躺在一处。林福趁间笑向耀华说道：“二少爷，你如今总该要放尊重些了，大少爷既死，将来你便是撑持这份门户一个重要的人，老爷想该益发欢喜你，你此后哪里还肯同我们这些奴才们在一堆儿嬉戏呢？老实说，你二少爷许同别人拿二少爷身分，不该同我拿二少爷身分。你可记得老爷有好几次发狠捶你，都是我替你讨饶，你如若公然……”耀华听见林福说到此处，一扭身子用手握着林福的嘴骂道：“你敢说这些话？当初老爷捶我，是因有大少爷在世，如今大少爷倒跷了辫子了，他那里还肯捶我？你别的话不说，单拣这些讨厌的话乱嚼舌头，看我依你！”

林福笑道：“不说就不说罢了，你好生躺在那一边，让我抽一口烟再同你讲别的。这几天可怜我也辛苦够了，二少爷你是亲看见的，哪一件事情不要我过去理会？若是全靠着兄弟们这一班土牛木马，这件事出来还成个样子么？”说着重又抽了好几口烟，方才将那支烟枪缓缓放在一旁，叹了一口气道：“可惜大少奶奶好一个标致人品，偏生将一个大少爷死

掉了，叫他活活守寡，我只恨老天不曾生着眼睛。你二少爷也该是定亲的时候了，不知道我们将来那个二少奶奶可赶得上大少奶奶呢？我们瞧着太太意思，对于二姨太太那边舜小姐倒很有点关切的样子。却好舜小姐今年刚是十四岁，比起二少爷只小了一年，若是把来给二少爷做媳妇，倒是天生的一对儿。二少爷何不同太太商议商议，老实就放了聘罢，省得二少爷乌眼鸡似的，看见外面只要有个品貌好些的姑娘，就不转眼的向人家瞧着。”（英舜华小姐的事迹，便先轻轻从林福口中一点。）林福说毕，忍不住哈哈的好笑。旁边另有一个家人笑着说道：“这一会子等你提议这事呢！我瞧太太光景，想该早已同二姨太太谈过他们两家头的婚事了，不然我们家里这几天像这般热闹，如何二姨太太到来，单单不曾携着他家舜小姐呢？可想舜小姐是因为害羞，不肯随着他母亲向这里走动了。”

先前林福说话时候，耀华早听得呆了，只管扭着身子竖着耳朵动也不动。及至听见这个家人又这般说，他方才笑着跳起身子，拍手说道：“你们没的活见鬼了！世上没有影子的话，到了你们嘴里便说得活灵活现。谁告诉你们，舜小姐这几天不曾同着姨娘到我们这里来是因为害羞呢？我知道舜妹妹当初本在私塾里读书，去不去可以随意，所以我们姨娘出来他就跟着出来。自从去年姨娘将舜妹妹送入崇实女学校里，学校里的规矩，不遇着星期是不准放学的。哥子死的那几天，你们想想可是星期不是？舜妹妹自然不能到我们这里瞧看热闹了。亏你们扯七扯八，又扯到那些瞎话上去，仔细给舜小姐听见，没头没脑的骂你！”林福冷笑道：“二少爷讲的话忒

是稀奇。你们做亲不做亲，干我们屁事？不成说了这一句顽话，就该舜小姐骂我们！不是我林福斗胆说一句放肆的话，像老爷这样身分，他想骂我还离着远哩，倒不曾去领那舜小姐的威风！”又有一个家人笑道：“福二爷，你真个同二少爷计较这些？二少爷嘴里虽然这般说，其实我知道他那心里听见福二爷这一番话，他不知怎样欢喜呢！舜小姐那副俊俏庞儿，谁人瞧着不爱。把来配我们二少爷这副嘴脸，难道还辜负二少爷甚么不成？”

耀华此时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羞惭满面，一时又辩驳他们不过，无以解嘲，只得重行将身子躺向床上，提起烟签子，在那烟盒里蘸了许多乌烟，向灯头上尽烧。他又不会烧那牢什子，只烧得满屋焦香，早被林福一眼瞧见，急得双脚齐跳，喊道：“我的小祖宗，你在这里闹甚么把戏！你不知道糟蹋这烟比较糟蹋五谷还要利害十倍！你不怕雷公爷爷来凿你的脑袋？来来来，你想要吸几口倒不妨事，只不要白弄掉了，便算你惜福惜寿。”林福说着，真个也睡上床去，替他烧了一口烟，装在烟枪上，递向耀华嘴边让他吸。耀华本不曾尝过这种异味，接二连三的吸了几口，果然觉得浑身舒泰，只是头目有些发晕，忙笑着摇摇手说：“多谢多谢！我不能再吸了，吸多怕要呕吐，留着些明天再来叨扰你罢。”林福笑着点点头。自是以后，耀华每逢午后没有事做，便跑向门房里借乌烟消遣。林福略不吝惜，殷殷勤勤的烧给耀华吸，还自家掏出钱来买些水果茶点供应这位二少爷。一天一天照样过去，不到半月光景，耀华竟是非此不乐，简直同林福混在一处，形影不离。那个林福知道耀华虽不曾十分上瘾，觉得

已有九分九了，有时候故意躲避起来，不同耀华见面，急得耀华抓耳挠腮，苍皇失措，命人四下里去寻觅林福。林福暗暗知道大功业已告成。（奸奴欺主，穷形尽相。）除得林杰呼唤他，他还略略支应一两件事，其余便都派遣别人奔走，他只终日高卧，陪着二少爷吐雾吞云。

约莫又过了好几个月，这一天刚同耀华睡在床上吸烟，他便开口向耀华说道：“目下土价渐渐昂贵了，我实供应二少爷不起，二少爷倒是戒了这烟罢；如若二少爷一定高兴要吸，还须筹点现款交给我，好让我替二少爷预备着。若不是这样办法，万一一天两天弄不到嘴，二少爷又该骂我不会干事。”耀华此时正吸得高兴，猛听见林福这话，不由吃了一吓，说道：“哎呀，吸烟耍子，如何还要我给钱？就是要我给钱，派我给你多少呢？”林福将舌头伸得一伸，又把个头向腔子里一缩，烈烈的怪笑道：“我的二少爷，你真是生成吃熟饭的，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世间的物件，哪一样不要钱去买？你不要疑惑这鸦片烟，它名字虽叫做‘西土’‘广土’，他却不是真从土里挖出来的，一块滴大溜光的洋钱也买不到三两五钱。我林福在这几个月里，多也不敢说，足足报效了二少爷将近百番了。老爷给我们工食，一个月能有多少？都把来供应二少爷吸烟，也来不及呀！二少爷如果喜欢借这东西消遣，大约至少每天要一块洋钱。这里面我若是赚你一个鹅眼儿，叫我将来同大少爷一样，中了举人就死。”

耀华笑道：“自家好弟兄们在一处儿取乐，多用几块洋钱有甚么打紧？亏你还同我赌这血滴滴的毒咒，看被别人听见笑话！只是我目前的境况是你晓得的，家里白花花的银子虽

然不少，都被我那死鬼老头子霸占在手里，丝毫不许我浪用。他拿出防贼的手段防我儿子，他难道活到一百岁都不死？总有这一天，遇见我使起牛性子，叫他认识我这姓林的也不是好惹的！”林福笑道：“二少爷又来讲笑话了，二少爷姓林，老爷难道不是也姓林！”耀华四面望了望，见房里却没有别人，忽的低低附着林福耳朵说道：“老爷他配姓林？你是我的好哥哥，我不瞒你这件蹊跷的事。在先我的妈曾经背地里告诉过我的，爹本来是姓东方，因为我们小弟兄们承继给我们祖爷爷，我们姓林，他也就老着脸也姓林了。其实我们这份家私是祖爷爷的，并不是爹的，我们姓林的可以使用得，他却使用不得。如今转颠倒过来，叫他阻拦着我不许使用这银子，你看可有这道理没有这道理？目前却同他辩驳不到这一层。只是哥适才所说的这句话，我尽着去筹办，总不叫哥吃亏。哥还须看我们平日交情，不许使促狭藏躲起来，不给我烟吃。”林福笑着点点头，又叮嘱他说：“老爷姓林不姓林的那番话同外人不可提起。其实老爷当年那一段故事我们也有所闻，少爷也该替老爷隐瞒些，父子间不可伤了和气。”耀华笑道：“这且看他造化，他在银钱上面放宽松些，我又何须苦苦同他为难呢。”

果不其然，耀华打从今日便百般的设法掏摸家里银钱出来，交给林福替他熬鸦片烟。毕竟出纳之权不在他手里，一月之中，要想赚取二三十番却也不甚容易。渐渐的便假托说要购买书籍，要置备衣服，日夜的向他母亲罗唆。林氏夫人素来溺爱耀华，少不得徇着他的意思，瞒着林杰，背地里给钱给他。后来仍是不敷应用，耀华便不免在母亲房里实行他

盗窃手段。有一次竟将林氏夫人一副手镯偷出来交给林福，押了二百多块钱。谁知钱越来得快，烟越吸得多，不上两月光景早又告罄了。林氏夫人暗中也瞧出耀华不肯学好，房中累次损失物件都是他的作用，又不敢告诉林杰，怕林杰委曲了他。背地里又气又恨，又不知道耀华偷这些款项在甚么地方使用。几次也诘问他，他只支支吾吾不肯实说。林氏夫人恍然大悟，暗想：耀华今年已是十六岁的人了，孩子们知识开得早，人大心大，定然在外边有些沾花惹草，遇着不肖的朋友，难保不勾引他向那些不正经的地方去走动走动。花费银钱还是小事，万一将身子淘碌坏了，有个山高水长，将来我们夫妇还靠着谁养老送终呢？越想越怕，镇日价没精打彩的在房里淌眼泪。由是打点了一个主意：第一件，须得赶紧替他觅一房媳妇，早早娶进门来，拘束住他，或者他便不想在外边流荡。第二件，老放着他不去读书也非长策。自从去年为延请教读先生，同林杰口角之后，林杰真个绝口不提此事。此时又不便将我这意思同他父亲商议，背地里转将这话告诉他寡媳孟书云小姐。

书云小姐见他婆婆为耀华读书筹画，便慨然说道：“这句话母亲不是告诉过媳妇的，他哥子在日，说一时延聘不到西席，他哥子情愿担任教叔叔读书。如今不幸他哥子已经去世了，不能将这句话实行出来，想他哥子未尝不衔恨地下。媳妇不才，幼年颇曾研究过一番书史，好在叔叔读过的书也还不多，（想小姐定然也知道他熟读一本《三字经》。）媳妇又闲着没事，情愿每天同叔叔研究研究学业。一者媳妇可以借此消遣永日，二者也完了他哥子一桩心愿。”书云小姐说到此处，

已不禁泪痕满面。林氏夫人听毕十分欢喜，说：“难得你肯如此热心，是极好的事了。你叔叔将来有点出息，断然不敢忘你恩德。”说着又提起袖子向书云小姐福了两福，吓得书云小姐忙站起来，说：“自家骨肉，理所当然，婆婆如此客气，转使媳妇心里不安。”当下婆媳将这件事计议已妥。

第二天上，林氏夫人便将耀华唤得进房，先重重的训斥了几句，然后将嫂子要教他读书的话说出来。耀华听了，虽不甚愿意，然转念一想，觉得嫂子教我读书，总该比请的先生宽得多呢，不如答应下来，省得父亲又要替我另延西席，那时候倒反不好。于是欣然应允。林氏夫人见他这样，益发欢喜，便命耀华将书桌设在正屋中间，却好他们婆媳的住房都在对面，可以互相照应。

打从这一天起，耀华真个便从书云小姐读书，只是不得耐心坐着的分儿。每逢晌午时间，他就抛却书本子去跑向外边去顽耍。（其觅林福吸烟可知。）书云小姐倒还循循善诱，不上几日功夫，已将他那本《三字经》理得透熟，随即教他《四书》，而且逐字逐句讲给他听。其实论耀华资质并不十分拙钝，不过先前遇的那位老先生，对着他只一味的严声厉色，稍不受教便“夏楚”从事，逼得个学生畏之如鬼，自然日日思量逃学，那里还有心情去温习书籍。耀华这番既是感他这位嫂嫂和蔼可亲，又将书里的义理编着白话讲给他听，他焉有个不觉得津津有味？所以收效反比外边聘的西席又妥又快。虽然没得坐性，时常偷空向外面去走动，林氏夫人转暗中授意给他媳妇，叮嘱他不用过于拘束，怕这上了笼头的劣马使性子重又溜缰。书云小姐也因为耀华功课并不十分亏缺，也

就落得做点人情，不肯苦苦与他为难。

林杰近来也知道这件事，心中却不甚为然，迫于他夫人的主张，也只好推聋装哑，不大理会。由是耀华名目上虽是按日读书，其实暗中仍与林福打得一团火热。叵耐那个奸狡林福，除得同他拚命吸烟之外，偷着闲空又引诱着他时时向那娼寮赌局上去嬉戏。（渐渐来了，日与小人居，固末有不至于此极者。）林耀华本来是个纨绔子弟，胸中又毫无主宰，加着知识初开，既然领略到这许多地方的滋味，益发乐而忘返，赳赳有趋入下流之势。目前只苦银钱不济，不能任他尽情挥霍，又亏林福替他出了一个绝好主意，钻头觅缝，替他在外用三分五分的利息借钱。不上半年工夫，耀华身上已负有二三千银子债务，一半是自己花费，一半已填入林福的腰囊。

看官，论耀华这点点年纪，除他父母而外，又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不务正业，如何竟会凭着林福这一个家人，大家竟肯成千累百的借银子给他使用？岂非著书的人有些言过其实么？这其中却有大大的缘故，待在下表白出来，便不至惹诸君驳诘了。因为那些借钱给他的人却都是些老奸巨猾，他们久已知道姓林的这份人家富有财产，无奈林杰生性吝啬，要想他错用一文是再没有的事。今日难得他生出这一位佳儿，同他乃父的见解却是背道而驰。不趁这个当儿用重利去盘剥他，更待何时？他们又明晓得此时借钱给耀华，不但本钱无着，便是利息，他一时也无从出项。他们却也不怕，只从借据上注明几分利息，过个三月五月便将那利息积聚起来，算上本钱。借钱时候三面言明，只要他父亲在哪一天身故，这款项便在那一天偿还。这个办法是专为便利那一班不肖纨绔子弟起见，

是以美其名曰“罄响钱”。罄响者，人临死时必须敲罄，罄声既响，然后此款遂随罄响之音而入债权人之手也。（忽用文言，唱叹以出之，真调侃不少。）诸君不信，试从我们这个文明上海地方略一调查，当有许多买办少爷、封翁公子，比较我书中这位林耀华借的那种“罄响钱”还要多得十倍百倍的，且不计其数。（住上海的公子少爷听者。）单单去责备讥诮我这少不更事的林耀华，却未免少见多怪了。

闲话休絮。且表这福建去南城十里那一带地方，却是妓馆林立。凡是当妓女的，不同上海风气，或是称“先生”，或是称“姑娘”。他们另有一种名目：一例的都称做“白面”。耀华自从随着林福光降这地方以来，就中单结识了“清香堂”一个“白面”，名字叫做玉青。据玉青的鸨母夸说，这玉青年纪虽然与耀华同庚，却还是个冰清玉洁的清倌人，至今并不曾被人梳拢。林福又在背地里告诉那鸨母他这少爷家世，鸨母便一心一意的拉拢耀华，讲明了梳拢时一切用度约费五六百余。耀华便同玉青双双成了好事。最苦的这地方是在城外，家中又拘束得紧，只好从白日里偎香倚玉，却不能成夜的宿在玉青那里。我能发誓，耀华确是个初经风月的雏儿，比不得玉青，我却不敢替他下这断语。（语语轻薄，使我忍俊不禁。）这件事倒是不曾尝过滋味的好。耀华自与玉青订盟以后，又不能公然常常的同他双宿双飞。你们想他镇日的被他那位嫂嫂逼着读书，真个痛苦万分，无言可喻。别人虽然望着他坐在屋里，双手捧着书本子，其实可怜他行也是玉青，坐也是玉青，茶饭里也是玉青，睡梦里也是玉青。到了无可奈何时

候，他竟公然移着怜爱玉青的心，渐渐怜爱起他那位嫂嫂起来。（一笔直跌到此，奇绝幻绝，真是狗彘不食。）

这一日，刚是风和日丽，淑景暄妍，林氏夫人因为日长困倦，午后躺在他牙床上睡觉。耀华的读书桌子便设在靠窗子一边。刚刚读得几句，也就有些疏懒，蓦然打了一个呵欠，简直有要去梦见周公的意思。书云小姐坐在上面，一眼瞧见他这形状，又是好笑，又是生气，便提着他唠唠莺声喊了一句，将耀华从梦中惊醒，兀自揉了揉眼睛，掉转脸向书云小姐望得一望，也便吃了一吓，按着书本上东拉西扯不知胡乱念了些甚么。书云小姐便拿出他做先生的身分，重复将他喊近案侧，顺手在书本上翻了几页，却好翻到《宰予昼寝》那一段故事，放下脸色说道：“在先这一章书，我曾经讲过给你听的，此时且不要你背诵，你倒是替我望着这书本子，照样复讲一遍给我听听。”耀华此时本有些模模糊糊，陡然见书云小姐要他讲书，他早已心慌意乱，一时间哪里讲解得出？只管对着书卷发呆。好半晌，刚念出“宰予昼寝”四个字，以下便连字句都辨别不清楚了。书云小姐见他这惫懒模样，不由噗嗤一笑。谁知这一笑不打紧，耀华偷眼看见他这嫂子淡妆素服，雅洁无伦，暮春天气，书云小姐只着了一件葱白罗夹衫子，越显得弯眉入鬓，笑辅承颐。再四面望望，那些仆婢一个个都不在屋里，想是大家都偷懒躲向外边去打盹去了。耀华顿时觉得情不自禁，便也回眸向书云小姐一笑，说：“嫂嫂宽恕则个，这一段书委实一时记不清楚，让我好生想一夜，明天再讲给嫂嫂听罢。”嘴里说着这话，忽的将自家身子直挫下来，斜靠到书云小姐身上。书云小姐猛不防耀华会做出这

般轻薄状态，直吓得浑身抖战，舒开纤腕，使劲将他向外一推，大怒吆喝道：“畜生，敢如此无礼！”耀华心已荡漾，一点也不惧怯，心里也还疑惑他嫂子是故意倔强，论他这芳年守节，未必遂心坚如石。经这一推，他转趁势掉转来，依旧想用手去搂抱书云小姐。书云小姐又急又恨，一时避让不及，只得将自己面前那张书案“豁琅”一声推翻在地，三脚两步飞跑入自家绣房里，吁吁气喘。耀华的心还是不死，也就随着书云小姐脚步，意思想闯入闺闼。只恨那些不做美的奴婢听见屋里桌椅倾翻的声息，都匆匆跑入里面来看视。林氏夫人午梦初酣，也自惊醒，大声问着何事，耀华眼见风色不利，才一溜烟的含笑飞逃跳出去了。众人也猜不出其中缘故，只纷纷的将书案整顿好了，一地上纸墨书籍掬掇不及。这个当儿，林氏夫人已趿着睡鞋出了房门，问他们为甚么在此纷乱，耀儿呢，为何不坐着读书？如何还不曾到放学时候早又不见他影子了？（此老梦梦，使人失笑。）

奴婢们见夫人询问，你望着我，我瞧着你，大家都回答不出。林氏夫人益发焦怒，刚待向他们发作，耳边忽听见他媳妇“嚤嚤”在对面房里啜泣，（不肯大声出来辨诉，只“啜泣”二字，已写出书云小姐贞静贤淑。）心中也便瞧料六七分，只长长的叹了口气，慌忙走至书云小姐那边。已见书云小姐钗横鬓乱，气竭声嘶，便从无穷悲愤之中加着异常怜悯，款款的向书云小姐问了一句，说：“不肖畜生，想是又不服教训，以至累媳妇气苦。好孩子，你告诉我，看我叫他老子捶杀他。”书云小姐此时只有哭泣的分儿，一句话也说不出。又见林氏夫人追问他这缘故，先前还羞羞涩涩的不肯说明，后来被

逼不过，方才含羞敛恨，将适才情景一一的告诉林氏。只把个林氏夫人气得面色如土，一叠连声命人赶快出去将这畜生抓进来。仆婢们只得连声答应出了内室，传话给外边，教请少爷入内，夫人立等着问话。

不多一会，外边仆役已进来回报，说：“四下里寻觅少爷，不见少爷踪迹，不知跑向何处去了。”林氏夫人格外着急。却好林杰其时刚坐在西边一个小花厅里同几个厨役在那里结算连日伙食帐目，听见太太生气，着人出来寻觅耀华，他也猜不出为着甚事，不敢怠慢，立刻发遣了厨役，亲自踱进内室。林氏夫人因为在媳妇房间里不便同林杰讲话，遂含怒走入自家卧室，先将耀华调戏他嫂子的话略告诉了林杰一遍，随又长长的叹了口气，向林杰埋怨道：“我几次同你商量过的，说孩子近年来人大心大了，若不赶紧替他娶一房媳妇，怕后来还闹出别种笑话。你都是同我一味搪塞，说是在外边听见文明人议论过的，说中国男孩子此后不宜早婚，若是早婚了，便有许多障碍。放他娘的屁呢！我听了这些瞎话我就生气。据你告诉我，中国有四万万多人呢，我家一个耀华，便是早婚了，也没有甚么打紧，只要别人家不早婚，也不至便叫这中国受了早婚妨害了！（应代驳之曰：若是四万万人都像你这般思想奈何？惜乎！林杰不敢为斯言也。）你又拿你自家做比方给我听，说你也是到了三十岁以外才娶我的。你这话益发糊涂了，你当初是个精穷光蛋，若不是遇见我那父亲，你到今日一般的不曾娶亲亦未可知。你须知道耀儿他与你不同，他的命好，偏生的在我们这份人家，还是没有钱，还是没有势。你难道还望他同你当日一样，穷得连爹妈都养活不起，推着

小车子度日？”

林氏夫人还待望下再说，早被林杰笑拦着说道：“又来了，又来了，同你讲起话来，动不动都提起这些旧话，实在讨厌得紧。耀儿的婚事，你要替他怎样办便怎样办，我是没有违背的。只是一时间去向那里觅这一门亲事呢？依我的主张，如今世界上叔招嫂的事也算很多，你何妨先去探听探听大媳妇口气，他若是肯于答应，我们就简直将他这两口儿推向一处，省得另外又多出一番使用。”（丧心病狂之言，亏他老脸说得出口。可谓有是父乃有是子。）林氏夫人向他啐了一口，说道：“怪道耀儿敢如此妄作妄为呢，原来你早存着这主意了！一个堂堂知府人家，如何公然做出这样事来，敢要被人骂煞！况且我这媳妇年纪虽小，倒是一个规行矩步、不苟言笑的人，我不敢开口向他说这样话。你做公公的你有这本事，你何妨去同他商议商议。你休得将这难题目儿给我去做！”林杰哈哈大笑道：“这个如何使得，我有这老脸向媳妇讲这样话，岂非去讨没趣？罢了，你若是说用不得这主意倒也不妨，何必给这苦给我去吃？我也不上你这个当。”林氏夫人也笑道：“可又来了，你不肯上当，谁还肯去上当呢？（不从大义上着想，仅仅作如此计较，写林氏处恰在分际。）你也休想讨这种便宜！孩子们婚姻大事，多使用些银子也不算甚么，你快别生此妄想。耀儿的媳妇，我心眼里倒有一个人呢，说出来给你听，管许你也以为然。英家二妹妹，他的女儿舜华，我就欢喜他那一一种天生成的活泼性格儿，又长得最可人意，我久已想要他做媳妇。不过因为他们年纪还小，又加着近来我们家里接二连三的闹出这些岔枝儿的事，所以一时也就不曾提及背地里

窥探我那妹子的神情，提着耀儿都是眉花眼笑。只须我们向他去求亲，他没有不允的道理。在这个当儿，请出几位亲友来去向他们那里说一说，包管十有九成。”林杰笑道：“着着着，你这主意真个不差！莫要说别的，他万一不答应我们，我们只须将那每月津贴的款项一概停止，就可以立制他们死命。”说着又皱了皱眉头道：“这是一层，同他那里做亲，若是想他们多多的陪奁，怕就不能如愿了。”林氏夫人笑着骂道：“同你讲起话来，都全是这些小人心眼儿，真要把人呕死。他们那份贴款难道是掏你的腰包？人家不肯答应亲事，便该拿这些话去挟制人家？莫要给我那妹子听见，他难不成是卖女儿给你？至于陪奁这一层呢，多也罢，少也罢，只要女孩子福命好，也不在一时陪奁上计较。不过我近来听见我那妹子又将舜华送入女学校读书去了，这件事我很不满意，横竖等娶过门之后，他少不得要依着我们家规矩，这学校的风气却万万不可沾惹。这些后话且放着再议，倒是你过一两日就去赶着将这事办一办罢。”林杰连连点头，说：“使得使得。”停了半晌，重又向林氏说道：“耀儿这孩子近来很不长进，我暗中打听出点消息，据说他酷嗜洋烟，如今渐渐的上瘾了。虽然未知真假，你早晚将他唤到面前，替我审察审察，看他可真有这嗜好没有。若是果真有这嗜好，老实说，他也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敢做他的老子，立刻将这畜生赶出姓林的大门，让他同乞丐为伍。这是你知道的，当初有一次，我发胃脾气痛，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汗珠子比黄豆还大，许多亲友劝我吸一口洋烟，包管立时奏效，我是拿定主意，宁可疼死了，总舍不得拿着白花银子去买这害人东西来治病。他有

多大年纪，又不病，又不痛，转拚命的向这下流路上去走，你看我可能容着他放肆不去管束呢！”

林氏夫人听到此处，忽然笑容满面，（笑得大奇。）说道：“原来耀儿是吸上鸦片烟了，阿弥陀佛，我今才将这颗心放落下来。我正疑惑他前几次将我的首饰偷窃出去是在甚么地方使用呢，若是光使用在这上面，倒还算是我们林家造化。你这没见识的人懂得甚么？大凡一个做子弟的，仗着家中有些财产，第一件最怕的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被那些没脸面的婊子哄骗起来，成千成万的银子都肯拿出去花费。那个用法，可就没有底儿了；若讲到吃这鸦片烟，他纵是吃得利害，像我们这份人家，每年攒给他几百块钱也就够他慢慢的消遣了。而且拿这烟拘束住他的身子，倒还可以保得住他不别生妄想，这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亏你还要去同他拚命呢！他不过吃一两口烟，你便同他过不过去，你若听见他在外面浪赌浪嫖，你又待如何？（奇绝议论，真是别有肺肠。天下为母而溺爱其子者，大都如是。）你今年也有半百的人了，我虽然比你小得十几岁，你是知道，但是要想再养个一男半女，料是没有指望。亏你狠心辣手，说得出这样的话，叫我听着如何不兀的伤心？”林氏说着这话，那个眼眶儿一红，不由的扑簌簌的流下泪来。

说也奇怪，林杰本来挟着一团怒气，几乎要拿出他“义方之训”管教顽儿，谁知此刻经林氏夫人一番话，仿佛兜头淋了一杓冷水一般，立刻乾纲不振，愤意全消，转凄凄惶惶的陪着他夫人流着眼泪起来，（活画庸夫。）一声儿也不言语。坐了一会，慢慢的踱将出去。不曾过了几天，真个央出两位

亲友向英府那边去求婚。

且说林氏夫人的父亲林春熏，本来单生了这位千金，其余别无子女。这位英姨太太，据林氏夫人口气，口口声声称他做妹子，这壁帐究竟从哪里算起呢？原来林春熏老先生当初本有一个同祖的长兄，名字叫做林春涛。论起他们这林家，族众甚多，同在五服里的弟兄们，班次也很不少。惟有这林春熏同林春涛，自幼便在一处同学，及至成立以后，性情又极投契。当春熏服官淮北时期，春涛其时亦经捐了一个盐大使在两淮候补，弟兄们总不时的通通信札。无如春涛为人使酒负气，与那些一班同寅的人多所龃龉，以至听鼓多年，始终不曾得着一个差缺，弄得两袖清风，一贫如洗。老夫妇先后便殁谢在扬州地方，只有一个女儿，嫁在江西南昌府英姓，早年便已守寡，膝下只生得一男一女，夫家境况又极萧条。后来打听得他那叔父春熏在福建故乡很有声望，随即挈着子女二人来投靠春熏。适值春熏避居乡间，却好因为自家在省城里房屋甚多，便拨了一处给他们母子居住，所有一切用项，全系春熏这里替他预备。英氏儿子，却与耀华同庚。不幸那一年福建大闹鼠疫，阖家便都染了重症，英氏母女医治痊愈，偏生将他那个儿子死掉了，英氏异常悲痛。这时候春熏却已赘了女婿挈眷返省，见此惨状，十分怜悯，看待英氏母女格外周到。春熏临死之时，谆谆的将他女儿女婿唤至面前，分付他们：“我的长兄只有此两代弱息，我死之后，须照着我生前办理，依旧津贴他们，不可稍存歧视。”林杰夫妇唯唯答应。历年既久，他们抚视英氏已不如从前，然而每月津贴之款却还不敢怠慢。英氏对于林杰夫妇，因为仰仗他们照应，凡事

也都先意承志，好博他们夫妇的欢心。

论英氏心理，先前本极钟爱焕华，久已有心想焕华做他女婿。后来见焕华已经同孟老先生那边结婚，此事也就作罢。不料焕华命薄，中了举便已身故，英氏暗暗叫声惭愧，只有些可怜书云小姐。至于耀华的为人，他的父母虽然溺爱不明，然而英氏从旁边看出，知道这孩子将来没有甚么长进。偏生林杰此时又遣出人来想娶他女儿舜华为媳，英氏满心不愿，又迫于林杰夫妇看待自家母女很是不薄，若是一经拒绝，此后更无颜托人宇下。况且耀华此时年纪尚小，等待成人之后或者不至一味流荡。好在他家富有财产，任是耀华不肖，也不见得便误了我女儿终身。主意已定，便满口应承了。林杰夫妇自然异常欢悦，少不得按着结亲仪注，行茶下礼，便将英舜华小姐聘定了。

此时林氏夫人已查出耀华是躲在门房里同林福吸烟，特地将耀华唤至面前，重重申斥了几句。耀华竭力抵赖，坚不承认，后来经林氏夫人告诉他，吃烟原不要紧，只要你关着门在家里静坐，不出去交结匪人，你就明白地在家开了灯罢，你老子已经我同他讲明白了，他也不来管你。耀华方才欣慰，真个的同他母亲要了些银子，逼着林福替他在外边置办了精美烟具。起先倒还本本分分，镇日价在家消遣，无如静则生动，不上一两个月，又渐渐有些活泼起来。好在他此时已不从嫂子读书，更没有拘束他的事务。南城外面，玉青那里便常有耀华踪迹。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书云小姐一番热心，不谓结局乃遇伧奴戏谑。若

论情理，为父母者宜如何痛斥耀华？乃经此变剧以后，卒未闻林杰夫妇于此事有一语罪及耀华。林氏之溺爱不明，林杰之昏庸不振，皆于无文字中见之。可胜浩叹！

英氏依栖族党，不惜以爱女为酬赠之品。读书至此，鲜有不为舜华失声浩叹者！君子观于此，可悟我国家族制度害人不浅！

【独鹤评】孟书云以未嫁之身，矢志柏舟，愈觉难能可贵，然亦惟涵濡于旧道德中，始克有此。若令一般自由女豪，素持放荡主义者闻之，且掩耳却走矣。作者竭力写一书云，正所以愧当世。但恐奇谬之论一倡百和，与讲贞操，反受若辈笑骂耳。呜呼！

耀华戏嫂，原是禽兽行为，然而青年嫂叔相对授课，仆婢不前，形迹渐密，本失避嫌之道。苟非书云冰霜难犯，则中篝之羞，自兹而始矣。此男女之防，所以不可不严也。

林夫人于恶剧发生之后，惟知急急为耀华娶妇，丝毫未加责备，已属可怪。而林杰竟惜婚姻之费，即欲为叔嫂撮合，尤属乱伦蔑理之谈，有如是一对父母，安得不生此劣子！

第四回 旧知县频遭月旦 新议员重出风头

清政不纲，大局日促，亲贵固招权纳贿，汉员亦结党营私。鱼沕涸辙之中，燕巢危幕之上，加以外交失策，干戈固不足言战，玉帛并不足言和。列强耽耽，蹈瑕伺隙，即以赔款一事而论，每年损失之巨，已不可以数计。国币虽已空虚，而皇室挥霍之经费，在势不能稍加节省。赋税不足，继以厘金，厘金不足，继以捐纳。最妙不过的是拿那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为骗取百姓资财之策。偏生有那些不长进的官迷，家中薄薄有点财产，平时则一钱如命，孤寒的亲戚，贫困的朋友，开口向他告贷，他便挤眉弄眼，百般诉说他的艰窘，仿佛吃了早饭就没有晚饭一般；若再说到慷慨好施，做点慈善事业，更是没有指望了。至于讲到捐官这一层，有钱的固甘破悭囊，没钱的也东挪西借，若是乎这头上不安着一个翎儿顶儿，身上不披着一套袍儿褂儿，脚上不穿着一双靴儿袜儿，就辜负了这堂堂七尺之躯似的。一旦高车驷马，安富尊荣，问他怎么叫做国计？怎么叫做民生？他那一肚皮的草包，两腿胯的泥土，除得乞怜昏夜，白日骄人，吮痛舐痔，掇臀捧屁，再做不出一件叫人称颂的事体出来。乱离时代，天地便生出一班杀人不眨眼的魔君；承平时代，天地便生出这一种吃人不吐骨的官吏。这也叫做气数使然，非人力所可转移的。（一

字一泪，看似调侃，其实无限悲悯。）

在下为何说出这一番话呢？便因为我这书中那位林耀华先生，自幼便喜欢装模做样，学个大老爷派头顽耍顽耍，果然生有自来，与寻常人家儿女不同。不独林氏夫人背地里称赞这儿子根器非凡，便是林杰有时候看见他举止雍容，一口北京官话儿，又说得轻圆溜亮，也暗暗觉得“雏凤清于老凤”。却好在这前几年，已将英舜华娶得入门，夫妇之间颇相和睦，只是至今还不曾生得儿子。（此等事只须略略带过，不以烦言占正传地步。）

这一年清廷捐例大开，耀华便百般怂恿着母亲，叫他同林杰商议，替自己捐一个大八成知县。论林氏心里，见儿子要想出去做官，自然没有一个不赞成的道理。无如林杰总舍不得拿出几千银子去搏那将来不可知的利益，老是延挨着不肯去办。耀华兀自忍耐不得，简直向林杰面前百般要挟，说：“儿子今年也有二十多岁的人了，平时只恨着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老坐在家里享快活日子。如今世界上若讲到做买卖这一层，能有多大点利息？便是开着绸庄银号，一旦倒歇下来，更没有翻本的指望。儿子想来想去，只有这做官一事利息最厚。今日父亲拿出几千银子出来，将来几万几十万，都包在我的荷包口袋里，这是再合算不过，再稳当不过；况且这昭信股票，比较此项捐款省俭得许多，万一错了这机会，将来再想捐官可就烦难了。我只知人家做儿子的不肯上进，父亲须得去责罚他，不曾见着做儿子的要想做官替祖上争光，父亲反苦苦阻拦起来。老实说，父亲若是再坚决不允，我自今以后，也只得借点别的事情去寻寻乐儿。要想将我关在家里，

像做女孩子一般，那是干不到的。”耀华愈说愈气，狠狠的楞起两只眼珠子向他父亲使劲望了望，拨开大步，一口气早跑向外边去了。林杰一时又拿话驳他不出，不得已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径自踱向里边同他夫人斟酌去了。

林氏夫人拍手笑道：“香的不吃吃臭的，我说你这人真是别有肺肝。耀儿他说得出就做得出，万一真个在外边大闹起嫖赌来，他是有词可藉，说你做父亲的连做官都不许儿子去干，想必是留着他在家里流荡的了；况且还有一层，耀儿已不是做孩子的年纪，凡事也该放他出去阅历阅历，他一经做了正经人，又没有我们做父母的去帮护他，他也就不敢有所倚赖。做官做得好呢，自然让他一路荣升，开府封疆也是人做的。说句不顺遂的话，即使风色不顺，还可以将他呼唤回来，也不过花了几千银子，到底落着几对衔牌儿，搁在我们公馆门里也算一时的威风，也没有甚么折本的去处……”林杰此时只有点头的分儿，真是内逼悍妻，外迫娇子，那里还敢怠慢。好在林春熏此时虽已身故，他那些姻亲故旧，在北京里拥据要津的也还不少。林杰请人替他写了一封恳切的书函，将要替儿子捐官的话详细说明，一经就绪，立刻从银铺里将捐款汇奇。京里的人得了这个消息，果然照着办理。不到三五月功夫，林杰便将银子汇去。那边已将捐照寄来，却是分发广东，尽先补用知县。这其中经手办理的，少不得还吞没了七八百银子，林杰如何会得知道？但是替儿子已将这件事完全做成，自己也就安然做了“封翁”身分。不但林氏夫人同耀华欢喜到极处，便是林杰也十分畅快。耀华先赶制起簇新知县袍服，镇日的坐着呢轿在城里东奔西走，借着拜

谒亲友为名，希图卖弄。林杰又拣个好日子，替耀华开贺，真是悬灯结彩，大擂清吹，整整热闹了三日三夜。耀华的岳母英氏已经笑得拢不起嘴来，暗暗叫着惭愧：若是当初错了主意，不肯将女儿嫁给他，岂不是白白将一位现成知县太太让给别人！背地里怂恿女儿：“万一耀华往省候补，务必闹着同他一路前往。女婿年轻，得意的又早，你不在他身边监察着他，还要怕他三妻四妾的浑闹起来如何是好。至于讲到在家侍奉婆婆这一层，他横竖有他的大寡媳依随膝下，也不能不让你随着丈夫走。你第一这些主意务要打定，万不可博贤孝之名，贻误大事。”英舜华小姐听他母亲的话，也只笑了一笑。

谁知英氏在家里同女儿磋商，要他随夫赴任，那里想到在这个当儿，早已另有一人闹得更比英氏利害。这人是谁呢？便是南城白面玉青了。玉青平时拿出他狐媚手段，早已同耀华山盟海誓，口口声声说要嫁他。那时候却还是沉几观变时会，嘴里嚷嫁，心里还未必一定肯嫁。今日见他父亲已替耀华捐了知事，花样又足，到省不要多时就可以当差署缺，这是拿得稳的事情，不趁这个巧宗儿强他替我出一笔银子赎身，将来要再想遇着这寿头码子可就难了。况且我是嫁他之后，要是好呢，大家就在一处多混几时；若是不好，好在我年纪还轻，将来便是另打主意也还不迟。所以自从耀华告诉他想要捐官，他早就甜言蜜语，骗得个耀华死心塌地。今日见他功名业已到手，他劈口便先问此番到着粤省，可否携带你们太太同去。耀华正色答道：“这个想是不行罢，我的爹妈，他们又不随着我去享福，我终不能擅自带着妻子双双赴粤，怕被人家议论。我此后比不得当初的林耀华了，知县虽是个七府

小官，将来还要去整顿人民，维持风化。这些上面，倒要将脚步站稳了，万万被人指摘不得。大约我先带着几名家人前去看看光景再说。所好的本省与广东尚系毗连，随后挈眷不挈眷，也还容易。”

耀华刚自说到这里，忽见玉青猛立起来，将个身子直跌到耀华怀里，那滚滚泪痕便是断线珍珠也没有那样又圆又快。转把个耀华吓了一大跳，忙低下头去，拍着他背低问道：“哎呀，你这是甚么意思？有话尽管好说，怎样好端端又哭起来？我此番是前去做官，比不得别的事情，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亏得你肯如此糟蹋我，我和你将来是同福共命的人，我便有个山高水低，你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玉青正哭得高兴，转被耀华这几句话点醒过来，暗想他这话果是有理，我未免有些失于检点了。好在此时已哭了半晌，那把眼泪已有些接应不济，便不是耀华拿话拦他，他也要易哭泣为干嚎了。（冷隽语使人失笑。）却好趁这个当儿收了眼泪，免不得掏出一方香扑扑的手帕儿，向粉颊上略掩了一掩，冷笑说道：“你只怪我不该哭，恐防蹭蹭了你，我岂不明白这道理？但是你的作为，太没有一点怜恤我的分儿，你就不知道责备你自己了！你此番到省，不肯携带你的太太同走，这原见你的孝顺爹妈的心。你不能携带你太太，难道也不能携带着我？我适才故意探听你的口气，谁知你简直一句都不提起我的话，你叫我听着伤心不伤心呢！你们做男人的，铁打的心肝，铜浇的肺腑，我年纪小则小，然而在这些世故人情上面，我早已冷透了这颗心了。但是一层，宁可叫你们负心，我们做女人的却是既同这一个人要好，偏生死心塌地，时时刻刻便将这一个人当做自

己嫡亲丈夫看待。莫说你今日不过到广东去做知县，便是放了那里的督抚大员，我只听见这‘分离’两个字，老实便有一柄锋利的刀子将我这心肝平剌了去。所以在这几月前，有意无意的知你要捐官分发出省，我外面虽然不甚露着形迹，怕你替我伤心。你那里晓得我便从那一天起，我这一双金丝累凤镯儿，猛可的在手腕上便宽了一围。”玉青一面说，一面早掳起袖子，露出一双雪白也似的皓腕送到耀华脸上给他看。耀华虽然不曾真个去验他钏口大小，然而这时候便觉得有一股肉韵脂香冲入鼻观，已是荡得神魂欲醉，再加着看见玉青粉颊上早又盈盈挂下泪痕来，真个心痛欲死，嘴里只有感激的话儿，咿咿唔唔也不甚听得清楚。

玉青重又说道：“我也知道你此番出去，家人小厮，少不得要带一大堆去，还愁没有人伺候你？我只虑到那些人，他们只许在外边随机应变，一经到了夜晚，你步入卧室的时候，他们见你睡下，还不是一窠风的跑去偷懒了。我不是同你讲笑话，这孤零零的客枕，单薄薄的香衾，睡了大半夜，到有小半夜不得安适，那时候谁来体恤你！”玉青说毕，忍不住合合的笑，又用手指头在腮颊上羞着他，低说道：“我请问你，平时我觉得腻烦起来，常常使劲推开你，叫你离开着我，你还涎皮癞脸，像吃乳的孩子一般死也不去，我究竟问你这是甚么意思呢？”说着流波送盼，媚态横生，狠狠的向耀华瞅了一眼。耀华也无从分辨，只低着头含笑不语。玉青又说道：“你此时是一个豪兴，以为出去做官了，哼哼，你还不曾尝着旅客滋味呢！到了这个当儿可是懊悔迟了。”玉青说着，又用手拍得一拍，说：“你不要尽管向着我笑，我也猜出你的用意

了。你以为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全是白操了心？自今以后，你老实是个知县大老爷了，又有钱，又有势，花天酒地，还不是尽着你去胡闹？俗语说得好，‘三只脚的蛤蟆没处找，两只脚的婆娘要多少。’你太太又不在你面前，我又远在福建，珠江的姑娘，体面似我们的很多很多，你还不是拿出本事来去‘吊膀子’，‘结线头’？便多带几名来陪你，也不是希罕的事。哼哼，林耀华，林耀华，你放着你的玉青不死，你若果然抛掉了我又同别人去攀相好，我纵是这身子不能飞到广东去监察你，我半夜三更，魂儿梦里，我摇身一变，也须变个极毒极利害的猫头鹰儿，一翅飞向你住的那座房子屋上，成日成夜的向你怪叫。我不把你们那个合欢好梦，闹得你们丝毫不得安静，我也不在世上算个人！到末了还要撕下你片片肉来，跑向广东城门楼角上细细嚼吃，也要叫你好生消受！”

玉青真是咬牙切齿，说得十分利害。耀华毕竟是个初出山的雏儿，先前听玉青发的议论，还只管咧着嘴笑，此时转吓得呆了，连忙摇手向玉青哀告道：“快别要如此！你有甚么主意，尽管同我计较，我们好好的交情那里说到这些上面？你知道我素来胆小，何苦拿这些话来吓我？”玉青又抿着嘴一笑，说道：“我和你有甚计较呢，你的主意拿得稳稳的，是决计将我抛在此地了，我便勉强闹着要随你去，后来也没有甚么味道儿，老实你还是让我照这样办罢。”耀华道：“你这人委实难缠，你是我心爱的人，我何尝忍心将你抛下？不过你的身子还是你父兄的，你又不能自由，难道我白白的能帶了你走？你又是个红馆人，身价又高，我一时也难筹措这笔现款。这是我的老实话，你去替我想想看，可有一字欺你？”玉青听到

此处，不由略点了点头，重又向外间斜着身子望了望，笑说道：“今日时候已是不早，日色渐渐沉下山去了，你若是能在我这里耽搁一夜，我们停会子再细细同你打算主意，你看可好不好？”耀华答道：“使得使得。”说过这话，旋即命房里娘姨出去，“叫跟随我的人着一个进来，我有话分付。”娘姨立时含笑走了出去。不多一刻，果然走入一个小厮。耀华正色说道：“你留小林在此伺候我，你就赶快进城去罢。如老爷不问我则已，若是问我为甚么不回家歇宿，你就说程伯英程大老爷留着议论一齐到省的话，这时候还不曾开席，大约至早须得明天午前方赶得及回府。千万说妥贴了，不可大意露出马脚。要紧要紧！”小厮一一听着，连答应几个“是”，重又缩回几步，方才掉转身子向外面跑出去了。玉青看着耀华说道：“亏你这么大的人了，又不是三岁五岁的孩子，怎生你家太爷还不容你在外边住宿？我替你可惜，枉把个知县大老爷给你做了！要是我，好就好，不好就同他翻脸，怕他还敢下手打你？”耀华叹道：“一言难尽，这老头子一天不死，我须受一天活罪。他别的本领没有，同儿子吵嚷是他第一等拿手好戏，瞪眼竖鼻，叫人看着便要吃吓。我难道不想同他翻脸？只是别人议论起来，但有说我的不是，没有人说他的不是，你叫我奈何得他呢，所以纵容得他越闹越威武了。”（儿子纵容老子，真是千古奇谈。）玉青也只微笑一笑。

其时房里娘姨知道耀华今夜在此住宿，早已预备好了酒饭，立刻捧进房来，也不去请别客。彼此浅斟低酌，十分有趣。一直饮至二更时分，大家都有了些酒意，炉薰鸭脑，衾拂龙涎，双双解衣入寝。枕上喁喁细语。耀华便先问他：“身

价究竟要需多少，若是我能竭力筹措，我就将你的身子赎出来，老实先携你赴粤，也不必三心两意。”玉青笑道：“不能依我爹妈的主张，他们开口动不动都是一万二万。我知道你这人的心，便是在我身上花个几万银子，原不介意，只是你家里的银子还不能由你做主，便说到能由你做主，我也不忍心叫你无辜的花这许多昧心钱。我说句老实话，你的银子，就是我的银子，你舍得浪用，我还不肯容你浪用呢！你尽让他们漫天索价，我们须得酌地还钱。我给你一个底细儿，你在我的爹妈面前千万不可露出口风，说是我教给你的，那时我这条小命也不想活了。”耀华低低说道：“我又不呆，我忍心葬送你，难得你待我这般恩义，我感激你还感激不来呢！”耀华话还未毕，玉青早将一颗香口衔近耀华耳朵，低告道：“我这身子大约只要你出八千足色纹银也就可以集事。”耀华伸了伸舌头，刚待答话，玉青忙又说道：“你若一时凑不起这样数目，我还有个计较，你尽管去凑得多少便是多少，其余上下差个一千八百，说不得这话，我既一心要嫁给你，我身边还有点体己儿，我情愿拿出来贴在里面，你看如何。我这是真心为你才肯说出这话，若是外人想我这样待他，可就做梦了！你若再推三阻四，可想你就不是真心要想娶我，我们从今以后就一刀两断。”玉青说着，那泪痕已点点滴滴，倒有一半浸湿了耀华腮颊。（两人亲密情形可想而知。）

耀华低告道：“我那里是不肯娶你？我要娶你的心，比你要嫁我的心还急得十倍。只是这几千银子，虽然不算甚么巨款，毕竟总要去同人家挪借。你不知道我目下欠的‘罄响钱’着实已是不少。虽然承人家的情，不一时急急要我偿还，

然而遇着别人有些需用去处，少不得还要同我纠葛。我连年这耳根子也就很不干净，你想此时忽然又要去设这几千银子的法，可拿得稳拿不稳呢？我此时不恨别的，只恨我那老子依然精神抖擞，一点病痛也没有，指望他倒头可想难了。万一天老爷有眼睛，立刻下帖请他到阎王那里吃酒，我可就有了命了，莫说三千五千，便是三万五万，不是说句狂话，轻轻的捧出来却也不难。”玉青冷笑道：“照这样说来，你的家里是拿不出，外面又借不到，除得死法想活法，只有求你老人家早死这一着子以外，更无计较。来呀，我们不会就想一个法子，请你那爹早早升天呢！（丧心病狂，乃出是语。世有溺情嫖界者其鉴之哉！）

耀华笑道：“好极好极！你真有这个好法子，你便教导了我罢。若是能够如愿，不独我感激你，便是那些借钱给我的诸君也都感激你。”玉青笑道：“这是你我两人体己的事，做成功，彼此都有好处，很不用你感激我。你明天回去对你的爹依然和平日一样，你须索打听他几时睡觉，给他一个冷不防，悄悄的将他头发打开来，用一根极长极快的铁钉，轻轻向他脑袋上插进去，用着被头替他没头没脸的蒙起来，使他叫喊不得，不到一刻功夫，管教他一命呜呼，伏维尚飨，比较砒霜毒药还利害十倍，便是官来检验，一时间都瞧不出痕迹。这件事再稳当不过，你依着我去办，包管一些不错。”耀华想了想，重又说道：“话虽如此，只是我母亲却同他睡在一处呢，如何能够让我从从容容做这手脚。我做儿子的，虽然不爱惜老子，他做妻子的却要爱惜丈夫，万一叫喊起来，事尚未成，我早已耽着这偌大罪名，如何使得？”玉青笑道：

“这也虑得不错，但是你去做这件事，却要见机而作。你先要探听你那母亲睡熟不曾，等他睡熟了，你再下手也不为迟。还有一句老实话，若是你母亲果然护着你爹，不容你施展，你就一发将你那母亲也做翻了，好让他们夫妇双双的携着手，向枉死城里去走一走，而且办起丧仪来也还便当些，省得去做两番发送。”（不如轻重之谈，便全是无知小儿女口角，读者或以大义责之，谓其灭绝天理，则犹高视乎侪辈已。）玉青这一篇议论，真个将耀华说得顽石点头，心花怒放，没口子的称赞：“好计好计！”两人此时约莫谈了有大半夜功夫，十分困倦，一倒头便沉沉睡熟。次日清晨，玉青也不留他。耀华因为心中有事，亦急于要赶了进城。

进城之后，到了家里，一眼看见林杰夫妇同他妻子都聚拢在一处替他料理行装。他望了望，也不去理会，重又掉转身子走到门房里去寻觅林福。可巧林福正闲着没事，正躺在床上呼呼的抽那大烟。耀华不觉笑道：“好呀，你真快活！在这里取乐也不招呼我一声，你知道我恼你不恼你？”林福斜着眼，见耀华进房，也不起立，只努了努嘴，说：“少爷请那边躺躺罢！亏少爷还在这里怪我。少爷昨夜在玉姑娘那里快活，也不曾招呼我林福一声，你恼我，我还要恼你呢！”耀华笑道：“呸！谁见来！我是在程老爷那里住的，何曾看见玉姑娘影子。”耀华说着，早已躺下来笑道：“快烧一口烟给我过瘾，休得同我瞎三话四。”林福一面替他烧烟，一面笑道：“你真个不曾住在玉姑娘那里？住在玉姑娘那里的敢是一条癞狗！好少爷，你做的事休要瞒我，瞒了我，是再也干不好的！（暗逗下文。）你做宋江，我就是吴用；你做刘备，我就是孔明……”林福

还待望下说，耀华一口烟早已笑得喷出来，骂道：“这都是小林嘴快，看我明天揭他的皮！”林福笑道：“他不曾替你告诉老爷，就算是他好处，万一他不仔细，竟给老爷晓得了，你又待如何呢？”耀华猛然听见林福提起“老爷”两个字，他心里是有事的人，不由动了动心，顿时放了满面愁容，重重的叹了两口气，依旧拿起烟签子，就着烟灯烧烟。林福暗中已瞧科几分，只不便拿话去问他，左右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耀华更忍不住，一时将烟枪放在一边，劈口向林福问道：“大前年老爷同太太预备好的那两副寿材，我记得是停在北门城外龙光寺的，此时想还搁在那里呢？”林福笑道：“这个没要紧的事，少爷提他则甚？”耀华正色答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们看看老爷虽然是精神健旺，只要一口气不来，那时候就要这棺木用了。”说着又连连叹气不已。林福此时已十分明白，重又逼问一句道：“我怕老爷一时难得便死，阎王老爷不来请他，难道老爷还去寻觅阎王老爷不成？不能依我林福的心，我也望老爷早早死了，少爷做了一家之主，那时候我们便该快乐不尽了。”耀华忙道：“难道你也有这样心？既是如此，我也不瞒你了，做出来，还要你各事帮我料理呢！自家好弟兄们，我将来断不负你。”耀华于是将夜间同玉青计议的主张，详细说出来告诉林福，林福只管竖着两个耳朵听他说话，再也不去扰他。及至听他说完了，然后才一咕噜坐起身子，笑向耀华道：“我的好少爷，你真个依着玉姑娘的话去干不成？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头是不够砍的！少爷要做，还须斟酌斟酌才好。”耀华急道：“我也出于无奈，若不是要银子用，谁还肯去杀害亲老子。好在这件

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你不去替我告诉人，谁还知道这事便是我做的？”林福笑道：“这一层虽然不消虑得，但是你少爷不是捐了知县，要到省去候补么？候补的官，一经父亲身故，便须禀报‘丁忧’，这‘丁忧’两个字是官场最忌讳的，你将老爷害死了不打紧，因这上面却不能不丁忧回籍，这不是自家给苦给自家吃吗？玉姑娘他只顾说得高兴，他那里会想到这其中的原故呢？”（照此说来，林杰还亏给儿子捐官，才救了这条老命。一笑。）耀华听到此处，方才恍然大悟，急得将双手一拍说道：“哎呀，我就不曾想到这一层，幸亏你提醒了我，几乎错走了道儿，那时候才懊悔不及呢？这可难煞我了，又要钱使，又不能用这一条计策，玉青这身子不替他赎出来他又要恼我。好哥哥，你既做我的诸葛孔明，你有甚么两全妙计呢？”林福笑道：“莫忙莫忙，等我这诸葛孔明将烟瘾过足了，再来替你筹划。”说着便拿起烟枪吸了好几口烟，才望着耀华微笑道：“少爷你左右不过是要钱使用，我来替你想个变通方法，权且济过了燃眉之急，随后再设法弥补也不为迟。我们公馆里同本城益大钱铺共着往来，这是少爷知道的。每次支取银钱，不是老爷亲自去会他们管事先生，有时候也遣我去付过银子的。此番瞒着老爷，你就说赴省需款，在他们铺里先支八千银子应用，他们见了少爷，料想不会不答应的。便是老爷随后查察出来，少爷已经到了广东，难不成老爷还能奈何你？”耀华笑道：“不行不行，我也想到这种办法，只是支取银钱必须簿折为凭。我知道那个折子老爷收藏得非常严密，亲自交代在太太身边。你替我想想，我还敢同太太开口要这折子出来？便是和太太商酌，太太也决不肯轻易允许。

若是我能将折子取到手里，我早已随意去支付款子了，还待你今日替我筹划？我说你这‘诸葛先生’很不济事！”林福不待耀华再望下说，忙正色答道：“少爷又来了，我岂不知道这个道理。不得簿折，如何能支付银钱？我们此时第一须要设法将折子骗取到手，以下的事便可迎刃而解。少爷不等我的话说完，兀自先责备我的不是，我如何肯服。少爷在先不是说的要谋害老爷，必须乘夜深人静，悄悄入房。我的意思，此一层文字却用的不错，只须改换谋害的主张，易为偷盗的手段。我久已打听得老爷近来并不常在上房里宿歇，这件事更容易下手，但是婢仆们耳目众多，也不可不防。老实同他们打通一气，事成之后，允许他们好处，约定日子，还可以分付他们开门而待。这是千稳万妥，比较那些做出灭伦的大祸高着许多。少爷一经将银子取到手里，依然将这折子轻轻放归原处，神不知鬼不觉，还可以保得老爷查检不及。”耀华此时只顾凝神静听，及至林福将话说完了，重行立起身来，向林福深深作了几个揖，说：“妙计妙计！便依你这样法办，至于里面婢仆们，我不便向他们接洽，一切总费老哥的心，替我成全到底。”林福笑道：“那个自然，我替少爷干了这件功劳，我也不想别的好处，少爷赴省，千万向老爷说一声，携带我同去，便是少爷酬谢我的地步。”耀华笑道：“你这人可不嫌腻烦，这句话早经同你说定了，还要你叮咛甚么？难不成叫我画个花押给你不成？”说着彼此相顾大笑。

果然不多几日，林福真个买通里面上下人等，将林氏夫人存储簿折地方都打听得一一明白。耀华这一夜公然偷入他母亲房里，其余物件一概不动，只把个同益大往来支取银钱

的折子悄悄偷得出来。次日便去益大铺里支了八千纹银，少不得又拿出些交给林福酬谢里边的婢仆，随时又将那个折子交给他们，依然背着林氏夫人放还原处。林福又带要带借，也取了他百十两银子，耀华方才欢天喜地，将银票放在一个皮夹里面，带在身边，径向玉青处来替他赎身。这件事彼此当面又不好讲得，还是约同林福一路出城，到玉青那里叫他做个撮合保证。

且说玉青自从教导耀华杀父计策以后，便日夜盼望他父亲身故消息。谁知等了有好几日功夫，并不曾见林家有甚警报，那耀华的影儿又不见到来，心中异常焦急，深恐耀华负心。这一天刚在房间里闷坐，忽的外边报进来，说林少爷已经到了客厅。玉青不由吃了一惊，刚立起身，已见耀华笑吟吟的掀帘而前。玉青一眼瞧见他，依然是平时装束，猜道耀华并不曾依着自己计策行去，心中便老大不自在。（不近人情之人，写来异样好看。）只冷冷的问了一句，说：“少爷这几天很好。”耀华笑道：“多谢你问着，我还一般的顽健。”玉青又问道：“你们老太爷这几天想也很好？”耀华益发大笑起来，说：“我的爹同我一般都还好。”玉青到此更不言语，一屁股坐向绣墩上边，几乎要盈盈的落下泪来。耀华含笑挨着他坐在一处，低低说道：“并不是我违背你的言语，那件事委实做不得，不但我担当不起这杀父的罪名，而且爹死之后，我就须‘丁忧’，不能到省。我既不能到省，我又何能替你赎出身子，带你回广东去呢？你是聪明女孩子，须索替我想一想。”玉青一面听着，一面使劲将耀华推过一旁，含愁敛睇的说道：

“你也不用同我支支吾吾，我猜透了你这颗心，左右要抛弃我罢咧。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你还是老实去到广东做你的知县。我是个薄命的人，也不想跟着你去享福！我还以为你一辈子不到我这地方来呢，你今日又来显魂做甚？谁希罕你这样甜言蜜语的来骗我！”耀华见他这娇嗔满面，越显得楚楚可怜，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道：“痴丫头，你休得向门缝子里瞧人，将人都瞧扁了。我姓林的难道除得杀害老子才有钱使用，其余便想不出一个方法来赎你的身子？你也不问人一个青红皂白，便霹霹拍拍像放连珠炮似的责备我一大篇混话。我要不是打心坎里爱你，我便赌气跑了，看你同谁去使这性子！”玉青听见他这话里有因，兀的转过脸来也笑道：“你赌气还不是由你去赌气，我只恨你这人，既然想好了法子替我赎身，为甚不明白告诉我？转要你这般吞吞吐吐的拿着人开心。”说着又笑道：“我昨天新近得了一双好鞋样儿，你看这花朵绣得好不好？”耀华望了一望也笑道：“很好很好，我此时且没工夫同你研究这些，你将耳朵送过来，我告诉你的话。”于是耀华遂将昨日如何同家人林福设策、怎生在益大铺子里瞒着爹透支了一笔款项，今天专为这件事而来同你家妈讲话，你看可好不好？

耀华却不曾说出实数，只告诉玉青说是取了六千银子出来，却不知你的妈还答应不答应？玉青只管含笑点头，立刻便命人将他的妈请进房，将耀华要替他赎身的话一一说了。那个鸨母起初听到这里，放下脸色决意不肯，说是我一家子的希望都在玉儿身上，其余虽然有几房女儿，才色都不出众，将玉儿放走了，我家这份门户便立刻支撑不来，还是劝林少爷

休打这个主意。这番话将一个林耀华说得冷水浇背，五官百骸一毫热度都没有了，也不答鸨母说话，只呆呆的望着玉青发愣，几乎不垂下泪来。还是玉青莺簧一般的言语向他的妈央告，说是：“林少爷他是决不顾惜银钱的，他都能使你们心满意足，图个下半世的快活。”鸨母那里肯听，只把头仰得高高的，好似绝对没有转圜的地步。玉青益发着急，免不得淌眼抹泪同他的妈厮闹，说：“妈如若不放我嫁林少爷，我从今以后便立誓不接第二个客，借此报答林少爷平时待我的一番情义。我看你们能奈何我怎样？”鸨母被他闹得没法，才冷冷的说道：“好呀，女生外向，好儿子，你只知有林少爷，不识有你的妈了！你既然决意要跟林少爷走，料想我便拚命留你，留住你这人，也留不住你这颗心！我也只好割割肚肠，让你们称心满意！只是我辛辛苦苦养了你将近二十个年头，别的不算，就是我调理出来你这一般水葱儿似的人物，也不知费了几多心血。我倒要听听林少爷的分付，你这身价他给我多少呢？”玉青哽咽说道：“妈又来了，女儿是你的女儿，这身价自然听妈究竟索多少，不是我替林少爷说话，他怎么先开口给你多少身价呢？好妈妈，‘要得卖，头向外’，妈也不必给这难题目给我们做罢，还是请妈明白说一句，好让林少爷自家去斟酌。老实说，妈也要平心想一想，我自从解了知识以后，历年间替妈也挣了许多银子，妈今日千万不可路转山遥的索价，总要让林少爷能做得到，那就算妈是爱惜我了。”（一篇装模做样的文章，说来真令人感激，安得不使耀华入其玄中。）

那鸨母冷笑了一声，故意扭了一扭头，向玉青说道：“咦，

我倒瞧不出你这小蹄子同林少爷打得这样火热！怪不道有时候从夜间都听见你魂儿梦里喊着林少爷名字！”鸨母刚说到这里，把一房的人皆引得哈哈大笑起来，耀华尤其觉得眉飞色舞，玉青羞得脸上通红，轻轻向他妈啐了一口，也就笑了。鸨母又接着说道：“你既然这样说法，真个倒叫我不能同林少爷多索银子了。罢了罢了，好歹林少爷就给我一万银子罢！这真是天公地道，若是别人要娶我这玉儿，便加增我一倍我还不依呢！”玉青得了这口气，也不再同他妈讲话，便走近耀华身边低低说了两句，自家便佯佯的走过一旁去了。耀华方才向鸨母说道：“论理，你要的这数目也不为多，只是我近日忙着到省候补，凡事都拮据异常，一时间如何能得此大宗巨款？好在这件事也不是我同你两人当面可以谈得妥协的。我有个家人林福，是我今天将他带出来伺候我的，他此时想在你们那个门房里坐着，你可出去将他唤进来同他接洽，他凡事可以替我做得一二分主的。你同他计议好了，叫他到我跟前回我的话。”鸨母连连答应了几个是，呵着腰含着笑，径自走得出去。玉青见鸨母已走，从背后瞪了瞪眼，向房里那几个娘姨用手指着鸨母身后，喃喃的说道：“你们看这老婆子越老越糊涂了。开口一万，闭口一万，他也不知道这一万银子毕竟有多少？他这老脊背儿，可还搁得动搁不动，我不笑他别的，只笑他一个贪心太重。你们看我这话可是不是。”娘姨们也笑道：“姑娘的话一点不错，论姑娘的心，是我们素来知道的，巴不得白跟林少爷走，只是这位老太婆太难缠，姑娘也叫做无法。”玉青笑道：“可不是的呢！我只恨我这身子不能自主。”

大家刚在房里说了些闲话，早见林福掀着门帘伸头向房

里探了一探，似乎不敢擅自进来模样。耀华眼快，早已瞧见，忙喝道：“林福，你有话进来说不妨，不用这般鬼鬼祟祟的。”林福得着这话，方才走入房里，一眼看见玉青坐在耀华身旁，忙抢近了一步，向玉青弯了一只腿，口里说着：“林福替姨太太请安！”玉青委实不好意思，勉强抬了抬身子，笑道：“不敢当。”说毕忙掉转脸，用手帕子掩着香口，吃吃的笑个不住。耀华对着林福冲口问道：“适才玉姑娘的妈同你讲的话怎样了？你看他开的盘子很大，简直是有心不肯让玉姑娘嫁我。你毕竟怎生对付他的？不妨明白告诉我，横竖我也不恼他就是了。”林福垂着手，将身子站得挺直，朗朗的说道：“小的很知道少爷的意思，适才同他们着实磋商了好一会，玉姑娘的母亲初则不肯答应，经小的再三开导，说是少爷如若不娶玉姑娘，以后也再没有人敢占我们少爷的面子来和玉姑娘相好。”说到此处，林福又将一双眼睛向玉青飘得一飘，微微笑道：“况且小的久已探听得玉姑娘除得我们少爷，他也决不肯另行嫁人。你们白白的在里面作梗，反落得两边不很好看，你们都要在这价目上面让一让，这件事才可就绪呢。玉姑娘母亲听小的话说得十分恳切，方才命小的斟酌个办法。小的从五千银子上讲起，此时已讲到六千五百银子，至于做喜事时候，一切开支在外。小的看他们的口气业已活动，所以进来特地请少爷一个示，还是就照这样办呢？少爷如若嫌数目太巨，小的也可以去回覆他，小的不敢擅自专主。”

论耀华此时的心，深恐那个鸨母真个非一万银子不可，便是求他宽让些，大约总要八千身价才可集事。谁知听见林福这一番话，简直出自意外，心中已是欢喜不尽，面子上故意

迟疑了一会，又拿眼去望着玉青，似乎要待他发落。玉青也猜到他这心事，忙笑推着耀华说道：“我的少爷，你就答应了他们，在我身上多用个一千八百，我是知道感激你的，你若再迟疑，弄出别的岔枝儿来，你便对不住我。”说着又望林福笑道：“林二爷，我知道你是少爷体己的人，这点点主，你便不能替他做一做，还巴巴的来同少爷聒噪？我劝二爷快去同他们接洽定了罢！你放心，料想少爷不来怪你。”玉青刚在这里说着，旁边早走过一个凑趣的娘姨，使劲的将林福向房外一推，林福便趁这个当儿笑了一笑，真个跑向外边去同那个鸨母做事去了。辗转了片刻功夫，重又跑得进来，向耀华索取银票。耀华早从身边一个皮夹里拿出六千银子一张红票，另外一千的又是一张，当面交给林福，说其余的五百以及开销费用，改一天统共再交一千银子。林福将银票接在手里，检点清楚，答应了几个“是”，匆匆的又出去了。

其实林福同鸨母议定，玉青的身价整数七千，另外开销只有五百，其余五百银子老实便是林福享用，这是他们预行计议的，好在这款项都出自耀华身上，大家分润些也不为过。后来耀华感着林福替他出了这一番力，还另行送了他二百洋蚨以作酬劳之用，林福欢喜自不消说得。当晚兑价之后，鸨母少不得备了上等酒筵替耀华同玉青贺喜。耀华当夜便又宿在玉青这里。隔了几天，耀华在家里忙着起行的事件，玉青那里又拣选了吉日良时，实行纳宠的仪节。耀华便在这时候，又将那一千银子交给林福，有些同耀华密切的朋友都跑向玉青那里去纷纷祝贺，热闹情形，在下这支笔也不去替他们铺张扬厉，只瞒得林杰夫妇，以及耀华的妻子英氏实腾腾的。

等到耀华赴任之期，雇好官船，扯着“广东候补知县”红沿黑字的大旗儿随风招贴。耀华真个同他父亲求告，将林福携带赴任。林杰初犹不肯答应，还是他母亲说林福这人干练多能，耀华身边虽然带了好几个家人，总不若林福为人妥贴。到省之后，有林福在耀华面前照料一切，我们做父母也可放心，林杰这才首肯。林福第一件事，便是背地里将玉青用一乘小轿先行抬至船上。开船之后，耀华十分快慰，白日间便推窗四望，同玉青并肩坐着，指指点点，叫他看两岸风景。一到夜里，旅客凄凉，征人辛苦，他是一点没有这些感慨。转瞬之间抵了粤省，那些脚靴手版，庭谒衙参，少不得自有他们一番官场俗例，暂时权且不絮絮表他。我且将耀华在家里脱骗出去的那八千银子交代一个下落，才见得世界上有这种为富不仁的父亲，自然要生出这种善于挥霍的贤子。

林杰自从送耀华赴任之后，心里自是欢喜，一双垂老的夫妇，偕着两房媳妇在家庭度日，倒也安闲快乐。隔不了多日，其时适值冬至令节，朔风凛冽，天气沍寒。林杰这一天清早起来，督率着仆婢们在神座前烧着贡香，遍燃蜡烛，自家穿戴起礼冠礼服，恭恭敬敬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然后便有孟书云小姐同着英舜华小姐，两个人含羞带笑的出来替公婆贺节。林杰夫妇也笑着说了些升官发财吉利话儿。大家刚才坐下，其时家人们便热腾腾的送上几碗猪油白糖大汤团子上来，因为林杰平素酷嗜此物，加着冬至俗例，无论大家小户，必须用这汤团为冬至食品，大约取个团圆的意。林杰十分高兴，端过碗来，狼吞虎咽的一气吃了有五六个，他们婆媳们只不过随意吃了些就放下来。仆人收拾碗箸之后，递

上滚热手巾，林杰擦了两把，便告诉林氏说自家要出去向几家亲友那里走一走。林氏笑道：“怪冷天气，你既然要出去贺节，好叫他们赶快替你预备轿子。”林杰笑道：“不用不用，家里又没有轿夫，向外边雇人，当这节期，定然又要争多竞少，还是步行的好；况且适才我又多吃了几个汤团，倒是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免得停滞在胸腹里，不能消化，生出病来。”林氏也笑道：“不坐轿子就罢了，又说这些蹭蹬话做甚。大清早起，又是令节，你也不图个顺遂！”林杰也只笑了一笑，果然只带了一名仆人，携着自家名帖，一路上迎着朔风，迤迤前进。刚自顺道访了几家亲友。忽地满天又飘下几点碎雪来，道途又滑，身上觉得微微有些燥热，回头向仆人笑道：“早知便坐轿子出来也好，此时在那里觅一地方歇一歇脚，委实我有些动弹不得了。”仆人向街上两头望了望，猛然指着一处说道：“离此不远，我们共着往来的那家益大钱号便在这里，老爷最好在他铺子里坐一会，等雪住了再走不妨。”说着抢先行了两步，果然到那铺子里招呼一句，益大钱号便走出一位管事的，笑吟吟的迎得上前，说道：“天气这样寒冷，老先生还出门则甚？快请到小号里吃杯热茶。再回公馆。”林杰也拱手笑道：“久不到宝号来盘桓，今日特地到来贺节。”那管事的笑着道：“老先生言重，‘贺节’二字，实不敢当。”

两人说着话，早先后的走入中间一进门上，彼此分宾主坐下，已有号里仆役殷勤送上茶点。那个管事的少不得想着闲话同林杰攀谈。又讲到耀华赴任候补一事，着实的奉承了好些话。林杰十分得意，也便询问些“今年年底银根松紧如何？贵号素称殷实，想不至有所拮据，就以舍间存款而论，放

在别家号里总不及贵号倚靠得住。大约年间尚不至到贵号提现，只求将利息早早的发给弟使用，弟便感激不浅。”那个管事的听见林杰说到此处，凝了凝神，重又欠着身子问了一句，说：“老先生财产饶富，通省皆知，一时原不必急于提付现款。但是在令公郎赴任之先，曾在小号里拨过八千银子，想老先生应该知道的。”管事的这句话不打紧，然而传入林杰耳朵里，好像劈头打了一个焦雷一般，真个掩耳不及，顿时面色便死白起来，也没言语回答，两只眼珠渐渐要反插上去。幸而坐的是一张靠背椅子，不曾倾跌下来，把个管事的吓得真魂出窍，忙跳近林杰身旁喊道：“老先生怎样！老先生怎样！”接连的喊了几声，那种声气，将一店的人都惊坏了，大家一窝风似的都围拢过来瞧看热闹。林杰带出来的那个仆人刚站在店门口闲望，见这光景，知道里边出了岔事，忙跑近前仔细一望，向众人摇摇手，说：“不妨事，不妨事，我们老爷想是急怒攻心，以致一时转不过气来。莫非管事先生同他讲起银子的话，他才有这种神气，只是我们素来知道的。”管事的听那仆人很说得有理，方才匆匆的将适才的话说了一遍。那个仆人笑道：“可不是的，我们老爷的性命，将来定然要断送在这银子上面，你们若是不肯相信，再瞧着罢。”说毕便伸手向林杰唇齿中间使劲的掐了一下，林杰果然立时苏醒，悠悠的叹了一口气，睁开眼来，见许多人围绕着自己，又羞又恨，忙用话解释道：“诸位休慌，我是生平有这头眩的病，一时发作起来往往如此，停一歇便可痊愈了。”众人听了他这话方才陆续散去。

那个管事的殷勤慰问了一番，林杰叹道：“银子呢，原不

打紧，只是孩子们瞒着我做事，实在胆量太大！况且他此次到省的一切用度我已替他预备妥贴，不知道他又要这许多银子在何处使用？”说着又连连摇头不已。瞧这光景，几乎又要眩晕过去模样，那个管事的忙劝着说道：“老先生这也不要过于怨恨你们少爷。目前世界，非钱不行，尤以官场为甚。少爷此去不想差缺则已，如若想差缺到手，大约赤手空拳，万无希望。少爷难得生在老先生这份人家，若不下些本钱，将来的利益从何而得！哈哈！不怕老先生见罪，世界上利益最厚的莫如做官了。少爷有朝一日升官发财，那成大堆的，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翻翻滚滚的运到公馆里去，那时候老先生才知道这八千银子的好处呢。（此公亦颇洞见官场症结，而词令亦复可喜。）不比我们做生意的人，拿着钱出来开铺子，稍不谨慎，一般连本带利都亏歇了，捞摸不得，还没地方去叫冤呢！”管事的说着这话，又掉转头分付小官们快些送上热茶来，给林老先生润一润口吻。林杰细细听去，心头一般恶气，稍稍按捺了些，更不耐久坐，便要告辞而行。管事的也不敢久留，一直送至铺子门首。林杰刚待要走，猛又想起一事，又重行站下来向那管事的问道：“劣子不肖，固然不该瞒着我私付银钱，但是贵号既不曾给信给我，如何竟听信劣子一面之词私相授受？这件事似乎……”在林杰的意思，满心想借这话同益大办个交涉，思量同他们图赖这笔现银。（无赖之思，写来可怜可恼。）那个管事的精明不过，亦已洞见林杰的肝肺，不待他说完，忙笑着说道：“老先生言重，这私相授受的罪名我们何敢担受？只是少爷付银子时候，确有老先生簿折为凭，当时若没有这个簿折，莫说少爷要付八千银子，便

是八百八十，小号也不敢擅自给他。老先生是最明白事理的，倒是速回公馆，查问查问这簿折如何落在少爷手里的，这才是正办呢！这还幸而少爷是老先生爱子，取去银子使用，便同老先生亲自取去一般，万一竟被外人偷窃出来，径向小号支付款项，那时老先生更当着急呢。”管事的这番话，分明讥诮林杰不自谨慎，以至酿出此事，又句句堵塞住林杰适才的言语。林杰方才知知道耀华竟是盗取簿折，表里为奸。这一气更比先前利害，又加着那管事的当面冷嘲热讽，分明抢白自己。想要再同他争辨，又觉得自己适才所说的话，原是过于冒失，便争论起来也于事无济，只得重行将这一口闷气勉强吞咽下去，再不言语。径自同原来的那个仆人冒着微雪，一路上踉踉跄跄的赶得回去。

一进了大门，飞也似的跑入上房，坐下来举着双手揉搓胸腹。林氏夫人瞥眼瞧见林杰气色大变，气促声微，知有意外变故，忙走进前询问着说道：“好好的出门贺节，为何弄成这般狼狈样子回来？敢莫是在路上受了风寒么？”接连问了好几遍，只不见林杰答话。林氏夫人益发大惊，忙一叠连声的命女仆们：“将适才跟随老爷出门的那个爷们唤进来，待我问他这其中的缘故。”女仆们刚待要走，猛的听见林杰大吼一声，直跳起来，一把揪住林氏衣领，轻轻的按倒在一张睡榻上，所有衣服已撕成两半，揸开五指便去褪林氏小衣，几乎不将四体显露出来。也不知林杰那里来的这般勇力，口口声声只喊着：“我倒要剖开你这肚皮，问你当日在这地方如何会生出这孽种！你们快替我取一盆水来，让我替他洗一洗这肠子！”林杰越说越气，顿时眼睛通红，口流白沫，只把个林氏吓得怪

喊怪哭，拚命的撑扭。其时屋里也立着许多奴婢，大家见这光景，知道林杰已经疯狂，谁也不敢上前劝解。毕竟林氏尚有主见，虽然闹着，还大声吆喝着奴婢，说：“你们快快出去，多叫些爷们进来动手！”这一句话才将大家提醒。果然不到片刻功夫，外边陆续跑进许多仆役，连拖带拽，才将林杰扯得过去。林氏将自家衣服掩束完好，再瞧着林杰已在一边蹶上落下，寻人厮杀。林氏分付众人快用绳子将林杰手脚捆缚起来，不得容他施展。才一长一短问着先前那个家人。那个家人便一一的将在益大铺子里的情由告诉林氏，林氏重重的啐了那个家人一口，说：“谁叫你献殷勤叫老爷到那铺子里去呢？你看我，这事做梦也想不到，这原是少爷不好，也难怪老爷生气，如今弄成这个模样，这不是气数么！”说着已簌簌流下泪来。

这时候，两个媳妇都已站在一旁，只得先将林氏劝得进房，重行穿换衣服。林氏果然将那个益大钱号簿折检查出来，再一细看，不是明明白白注着日期，付过八千银子，一毫不错。不由长长叹了口气，顺手掷到英舜华小姐面前，意思叫他去看。舜华气得粉面雪白，也不伸手去接。还是孟书云小姐凑趣，依然替林氏将簿折包好，放入柜里，笑道：“娘还是将这簿折收拾好了罢，免得再被别的人盗了去，弄出岔枝儿来，那才是不了呢！”书云小姐原是一句取笑的话，谁知已直刺入舜华心坎里，疑惑是轻薄他的夫婿。从此遂记着书云仇恨，以至后来家庭酿出许多酸风惨雨。这且不在话下。

且说这两个媳妇刚将婆婆安慰好了，重出来看视林杰。只见林杰虽然被人捆着，兀自喃喃的乱嚷乱骂，也听不出他说

的是些甚么。一会儿气竭声嘶，便又口吐白沫，昏然不省人事。林氏夫人出来瞧这光景，惊惧交并，赶忙命人出去延请医士前来诊视。医士按切他的脉道，便一一告诉林氏，说：“老爷分明是急怒攻心，猝然疯狂，纵是吃下药去，怕一时难奏功效。”说毕遂开了一纸方剂，不过都是安神定魄的药。林杰勉强服了下去，略觉安静些。无如他今日早间吃的汤团太多，一共不曾消化，真个停滞在胃脘里。从此不思饮食，恹恹成了膈食重症，一时气愤起来，依然指着林氏骂詈，怪他不曾生着好儿子。林氏也不敢同他争辨，镇日价惟有暗自饮泣，形容也日就枯槁，背地里又命人将家中如此情形痛痛切切的写了一封长函寄给耀华。

谁知耀华自从到了广东，循例参见了几位上司，将近半年，也不曾得着一个差委。因为那时候，清政不纲，亲贵用事，外任的大员多半由苞苴而来，一切用人行政，谁也不是视贿赂之多寡，定差缺之肥瘠？那些候补人员，除得借重京内的请托，还可有委署缺分的指望，再不然，也须挈着重金，夤缘上下！你们想，那个林耀华，既无当道的攀援，至于银子一层，好容易窃取了些，已花费在玉青身上，所有林杰交给他的几百元，才够在省中饮食居处的支用，那里有余款可以贿通长吏？可怜他那条水晶板凳，坐得很有些不耐烦起来。好笑那个林杰，在家里骂着他；那里知道，他一般的也在外边骂着林杰，说：“我这父亲不达时务，既然替我捐官，又舍不得给我私通贿赂，不知等候到那一年，才有发迹日子！”闲着没事，住在寓里，日间便同林福抽着大烟消遣，夜里少

不得又要敷衍敷衍玉青。烟色两亏，年纪虽然不过三十岁左右的人，已是骨瘦形销，毫无生趣。赌气不寄家信去禀安父母，遇着用度不给，只打发一个家人回家取钱。粤中官僚，大家也都晓得耀华癖好甚深，嗜烟渔色。大凡一个人好好名誉，最不容易传播，至于此等劣迹，偏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立时将个林耀华指摘得无地可容。耀华有时也听入耳朵里，又羞又气，越发不肯出去同那些人周旋，孤立无援，益形狼狈。当初在家里借的那些债累，人都以为他既然到省候补，还不时的写信来催促他的借款，他格外心里焦急，常常的对着玉青唉声叹气。

这一天，一个人刚坐在书房里发闷，特地命着身边伺候的小厮去传唤林福进来替自己烧烟。不多一会，已见林福张皇失措的手里拿着一封书函跨进书房，向耀华说道：“奇怪！我们公馆里不知出了甚么事故了，刚才从邮局里送来一封快信，上面标着‘紧急’字样，我又不敢擅自开拆。少爷快快瞧一瞧看，告诉我们，好让我们放心！”说着便将那信递入耀华手里。耀华略将信面子随意看了看，又重攒过一旁，冷笑道：“有甚么事故呢，任是重要，不过老爷或是太太病故罢了！像我在这里活活受罪，倒不如回去‘丁忧’还爽快些，要你这样着急做甚？我的瘾已发得好久了，且将这‘牢什子’搁在那里，停会子去开拆不迟。你好好的替我上来烧几口烟倒是正经。”林福见他如此，心里暗暗好笑，又不敢同他违拗，只好向那张烟床上对面躺下，一递一口抽了好些烟。耀华吸得快活起来，已是闭起双眼，沉沉要睡着了。还是林福忍耐不过，用手将耀华推了几推，说：“好少爷，这封信不比寻常

家信，毕竟请少爷看里面说的是甚么。少爷若是果然懒得看，只要少爷分付一句，我便替少爷拆开来念给少爷听也好。”耀华闭着眼笑道：“没的活见鬼罢，我几曾有事瞒过你的，这封信你要拆就拆，何用如此绕着道儿和我讲话。好好，你便念给我听！”林福被他也说得笑起来，真个坐起身子，跳下床沿，将那封信一气拆开，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笑道：“原来是老爷疯了，目前又添了膈食症候，这信上说得十分危险，怕少爷适才说的那句‘丁忧’的话真要实行了也未可知。”耀华听毕，果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我的话如何？我相信我这料事如神是再也不会错的。我有句话要问你，在先常听人说，凡人得了这膈食重症是再不会痊愈的，但不知这病几时可以送命？须是越快越好。”林福道：“这话也难预料，虽然膈食症候异常难治，然而却保不住不迁延个一年半载。若果然遇着灵效方子，一样能进饮食，重新会好起来，这瞧着少爷的命运罢。”林福这几句话早又将耀华说得闷闷不乐，重又向床上一躺，只是叹气。林福笑道：“其实这灵效方子向那里去寻觅呢？怕老爷这病左右是个死局。”耀华忙一咕噜坐起身子，指着林福大笑道：“你这一句话讲得才明白呢！我就很欢喜，听得入耳朵里去。像你先前说的那些议论，我们就恼了交情都使得！”说完这话，他也再不俄延，立刻拿了那封信函，一直笑到内室里去了。

玉青近日以来，久不见耀华的笑容，今日猛的见他如此形状，心中也兀自欢喜，忙笑道：“少爷高兴得很，敢不是从藩台那里得着甚么署缺的消息了？”耀华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便是署缺，也不过出去寻觅银子使用。如今是外面的

银子虽然没有指望，家里的银子，不瞒你说，转可以稳稳到手了。”于是将今日接到家信的话详细说了一遍，又叹道：“我那死鬼老子，在这银子上面，真个一点儿也瞧不破，其实他单单剩了我这个儿子，偌大的家财，将来总许着是我承受，何苦措勒着毫不放松？我不过背地里私支了他八千银子，就气得连性命不要，在家里泼天泼地的骂我，我都等候着他，有这一天咽了气，看他还能带一个大钱到棺材里去么！我此时也没有别的希望，只在这里等他的凶信，那时候，我同你快快收拾赶回家去快活罢。这牢瘟候补知县也没有味道儿，况且我也曾听见外边消息甚是不好，怕这大清皇帝还坐得不稳呢！甚么‘革命党人’，背地里闹得烟舞涨气，一旦决裂起来，怕那些狗官不都是些刀头之鬼。好在我虽然在此候补，尚不曾领着大清的俸禄，也不犯着去替他出力。我也有我的主意，若是那些‘革命党人’果然成事，我便去俯首求降，少不得也会捞摸着他们的一半官职，不强如在这地方受这些官场的恶气！”玉青笑道：“你讲话也须得仔细些，怎么公然提起‘革命党’来？万一被人家传出去，你可吃不了还要兜着走呢！你说你们老爷病势沉重，在我看，倒不如借着这个名目，向上司那里请个终养的假，早早回公馆去等候着，把一家的权柄揽在手里，等候老爷归天，所有一切财产方才不至别有遗漏。虽然老爷是生着你一个儿子，你还该记得当初尚有已经死去的一个哥子呢！那个嫂子又长长住在家里，万一有那白嚼舌头的，说是要平分家产，你所得的数目毕竟就不能无所亏折了。你仔细去想想看，我这话可使得不使得？”耀华拍掌笑道：“你真个是玲珑剔透的心肝，你想出来的主意都比别人

高得许多，我就在这些上面爱你不过！”说着便拢近玉青身子，向他接了一个吻。玉青笑着用手一推，说：“看你这轻狂样儿，实在有些叫人肉麻，奴婢们大家都站在房里呢，派你这样来轻薄我。你既然真心爱我，你不会将你那夜叉老婆药杀了，扶我为正！”耀华猛然伸出一只手掌来，叫玉青击着，说道：“谁也没有这样心？我若有半字虚言，我就是你养出来的！”（隐隐约约，预伏后文。）两人又调笑了良久，耀华方才含笑出房，又去寻觅林福，将玉青适才一番议论同他去细细斟酌。林福也是极口赞成。耀华于是决意遄回故里。

水陆行程又迁延了半个多月，及至到了省城，先是觅了一处房屋，将玉青安置好了，然后回家谒见父母。那林氏见儿子回来，倒也十分欢喜，询问他在广东一向的境况，耀华略略说了。林氏笑道：“这也罢了，横竖像我们这样人家，也不一定靠着做官去发财。既然在省里没有甚至指望，倒是回家来学习学习操持门户，也是正办。但是，你老子在这几日前因为气你不过，得着症候，好容易延医调治，目下稍有转机；然而仍是不能多进饮食，每日除得吃点糕汤，同半碗薄粥，其余便一点不能下咽。他一个人睡在书房里不肯见人，见了人就要生气。你此番既然回来，做儿子的规矩又不能不让你去会他一会，只是你随机应变，不用再触恼他倒是要紧。”耀华点头笑道：“这个儿子理会得。”说着就想向书房里走，林氏忙命着一个女仆引着他。刚去书房不远，已听见林杰在里边喃喃说话，耀华忙停了脚步，疑惑是有客在此同林杰谈心。那个女仆笑道：“老爷哪里肯见客呢？他这几月以来，都是这个样儿，谁也听不出他讲的是些甚么？少爷进去不妨。”耀华

一笑，方才大着胆子走进书房，早一眼瞧见林杰拥被坐在床上，身边连一个小使都没有。耀华此际抢近两步，走至床侧低低的喊了一声“爹！”林杰初犹不辨为谁，及至凝睛一看，见是耀华，不由吼了一声，将身上所掩覆的衾被，平空卷过一边，举起双手拟向耀华猛扑。无如他是病久体弱的人，那里容得他施展，倏的又倒下去，已是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了。（如此父子，父子之道，于是乎苦矣！可为一叹。）耀华见此情状，觉得林杰同他全然没有一点父子之情，不但不为惊恐，而且怒气填膺，更不去理会林杰生死，掉转身子疾便向房外而走。还是同来的那个仆妇在门外看得清楚，深恐林杰酿出别的变故，赶将进来看视，见林杰已经双瞳反插，大大吃了一吓，更来不及招呼别人，忙用手在林杰身上乱掐乱扑。约莫有几分钟光景，林杰方才回转气来，犹自四面瞻望，似乎寻觅耀华的意思。那仆妇更不耽搁，忙回转上房，将这事告诉林氏，林氏惟有默自流泪，也说不出甚么。自此以后，林杰病势日益沉重，简直不省人事。（林耀华之罪，至是定案。）

林耀华自从撇下他父亲之后，因为匆匆回家，尚不曾与英舜华款洽，转笑嘻嘻的跑入自家房里，将住在广东一切情形大略说给他妻子知道，只将玉青的话一字不曾提起。舜华见着自己丈夫，自然异常欢悦。夜深就寝，耀华少不得又问起近来家中情事。舜华埋怨道：“都为你一个人不肯长进，已经将爹爹气坏了身子，但是这层还是小事。八千银子，你虽然瞒着爹爹取出去，毕竟你同爹爹是父子之亲，他终不能奈何你怎样。我单单气不过我们那位嫂子，这件事与他又有甚么相干？他人前背后都拿这些话来奚落我。那一天婆婆将那

益大簿折取出来给我看，他便明讥暗讽的，又说‘不要再给别的强盗偷出去，弄出岔枝儿来’。你想想我在这个当儿，有地缝总该钻得进去！照这样子看来，你所干的事，难保他不在公婆面前暗中调唆。你是个顾头不顾尾的蠢人，我不过白关照你，以后对于这嫂子，倒要留他点神呢！”耀华听见这话，暴躁如雷，兀的跳起来骂道：“好好，这贱人，他也来欺负我，我倒要前去问问他，爹的银子，毕竟是他的还是我的？要他抱这不平是何用意！”说着披起衣衫，便思量哄到书云小姐房间里去。舜华一把将他袖子扯着笑道：“你这威武样儿使给谁看？家里已经气杀一个了，你还要闹出第二场笑话来，再叫人议论你的不是？”耀华急道：“又是你告诉我，又拦着我不要同他闹个翻天覆地，你这不是安心要气杀我！”舜华笑道：“我告诉你，是叫你防备着他，不曾叫你真个同他去厮闹。我请问你，你便同他去嚷吵，你有你的理，他也有他的理，不过彼此乱吵一阵，又有何益？我们如今且放着他，好在他是个孤另另的寡妇，任他利害也跳不过我们掌握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慢慢的再去摆布他，也不为迟。你看今夜已是不早，还不快快替我上床去安歇，眨眨眼天就要发亮了。”说着回眸一笑，两颊红云不由的从腮颊上晕入鬓际，这才把耀华的一腔怒气平空按捺下去，喜孜孜的解衣入寝。（读者观于耀华夫妻之爱情，再一回思书云小姐冷落孤帏，觉世界悲欢迥乎不同，不禁使人增无穷之感。）

作者如今且将耀华家事权且按下缓表。且说清廷气运渐次告终，便在这几年间，汉人种族之思益发膨涨，都觉得满

廷执政，处处丧权辱国，大有不可一日与共之势。祸机四伏，只待乘时起事。不料那些亲贵尚不省得，还想用专制手腕扑灭党人。这一年便因为四川铁路风潮，弄得举国人心纷纷涣散，那些革命志士，却好便借这个题目思量大举。却好其时两湖总督正是满人瑞澂在位，防遏党人的计划无微不至。哪里料到在上的压力愈大，在下的抵制力亦与之俱涨。巧巧在八月十九这一夜，全营哗变，立时遂逐走瑞督，占据武昌，公举黎都督出来主持一切军政。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不到月光景，已逼着宣统退位。南边便举孙文为大总统。各省纷举代表，创立宪法。说也奇怪，好好一个数千年专制政体，猛然的一跃而为共和，后来孙文一个转念，又将总统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是个极深沉勇毅的奸雄，一朝大权在握，便按着民主国的章程，第一件重要的事，就令各省选举议员，参预国政。无如事属创举，固然不乏文明志士出来躬膺艰巨。但是其中难保没有许多人以为议员位分是个升官发财的捷径，竟有百般的贿通选民，按票价买，将一个庄严神圣不可侵犯的代议士，弄得鱼龙混杂，不辨贤奸，内灰豪杰之心，外腾列邦之笑，这也要算得我们中华民国的怪现状了！

诸君诸君，我何以说出这些颓丧的话，叫人听着不快活呢？我便因为我这部书中那位林耀华先生，他在前清时代做了一个知县，不曾得意。却好听见这“议员”二字，比知县高贵得许多，他转高高兴兴拿出他狡猾手段，全神便都灌注在上面。身边那个林福，又是他参赞帷幄的一个军师，狼狈为奸，不消几日功夫，公然竟将一位当选省议员运动到手。最

妙的是，他这时候却不比当初银钱拮据了。

林杰是一息仅存，恹然待毙，所有一切家政，以及用款上收入支出，全是他一手主持。只须挥霍些现银子，自然那“省议员”的头衔就不劳而获。耀华这一番快乐，真个竭情尽致。所以他的公馆门墙上面，使用上等朱红名笺，高高的标起“省议员”字样来，夸耀乡里。（回顾前文，一丝不走。）任是有人笑骂他，他也置若罔闻。每逢省里开会时期，他一例的参预末座，好在他也没有甚么政见表示，老实按月去支取他薪金。

谁知不上一年功夫，忽然打听得北京里面闹起帝制风潮，取消议院。耀华私心筹划，又觉得这“议员”名目不甚光彩，思量随声附和，同林福斟酌，不如竟将门墙上面“议员”字样洗刷干净，重新贴起他旧日知县官衔来。议尚未决，不料他家庭里又闹小小风波，不免将此事暂行延搁。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林杰之弊，弊在一“贪”字，卒至因此自殒其身，并无一人为之怜恤。戾气所召，乃生耀华，在家庭既为不肖之子孙，在社会亦是害民之蠹贼。虽无杀父之心，实攫杀父之罪。此回书中，笔笔谨严，已定耀华罪案。君子观于此，而叹家庭之无教育，其祸甚烈，又不独为耀华一人写照已也。

以耀华之为人，而膺议员之选，岂是民国之福？朱笺头衔，炫耀乡里，犹其小焉者也！一闻帝制发生，遂乃舍新谋故，彼议员诸公其亦有闻耀华之所为而泚然汗下者乎？或曰：“不有耀华之本领与其思想，又安能为议员？”吾闻之嗒然。

【独鹤评】前清以官弄钱，民国以议员弄钱。官与议员，名目虽异，同是一个宗旨，同此一般人物，不过乘时蝉蜕耳。《战地莺花录》中，只有一林耀华，中华民国内，正不知有若干林耀华也。

玉青劝耀华弑父，为的是要用钱；而林福力阻之，为的是怕“丁忧”。劝的理由奇，阻的理由更奇。然写妓女便活是一个妓女，写狡仆便活是一个狡仆，神情口吻无一不肖。若令作者以著书之才易为演剧，吾知一旦粉墨登场，生旦净丑当能各尽其妙也。

第五回 借货财气死孟宗魁 求子息乐杀王无咎

且说书云小姐的父亲孟宗魁在闽省当着清苦教官，自停止科举以来，他那所得的束修已渐渐有些入不敷出。谁知堂堂的一个清室，眨眼之间宗社为墟。政体既变，所有各省的广文先生自然淘汰得干干净净。孟公经此打击，格外灰心世事。本拟挈眷回乡，又因为囊橐空虚，川资不继，不得已便侨居福建，一时间不作“首邱”之想了。无如自家虽已赋闲，至于家中用度，依旧不能减省。他那位如夫人春莺，衣饰钗环，脂香粉盥，尚不时的同老先生絮聒。孟公不得已，初则将自家平时所聚蓄的那些名人墨迹，琴剑图书，一件一件取出来售卖，聊资糊口。无奈私囊有限，耗用无穷，不上一两年，已是四壁萧条，家无长物，加着春莺诟谇之声终日不绝，逼着孟老先生向林家去告贷。孟老先生那里肯折这身份，后来被逼不过，默自思索，除得此策竟无别法，少不得下气低声来同林杰启齿。

诸君知道，那林杰又是个一钱如命的，始则犹迫于亲戚分上，勉强借贷了些，后来见孟老先生渐渐来得腻烦了，竟自冷嘲热讽，不但一毛不拔，而且责备孟老先生不善持家，累及亲友起来。孟老先生这一气，也就非同小可，发誓再也不上林杰的大门。林杰不识孟老先生的为人，尚恐他将来纠缠

不清，公然在自家那座大厅上面两根廊柱上，用红笺写起一尺占方的大字，一边是“至亲好友，领骂不借”；一边是“前欠未清，免开尊口”。仿佛是一副对联一般。（既然有那贤郎在门墙上贴着议员官衔，自然有这贤父在大厅上贴此不伦联语，可称双绝。）孟书云小姐是个极精细极聪明的人，知道他这尊翁写此联语的用意，背地里也不知流了许多眼泪，遂不免借着归宁为名，将自家按月的月钱积蓄起来，悄悄带给他父亲使用。遇着不足的时候，又典质些首饰，借资贴补。孟老先生虽然感激他这爱女的用心，却顾虑到林家人口繁多，万一被他们知道了，不独将我看得一钱不值，还怕连累着女儿受气，有时反劝书云小姐不可如此。转是春莺以为林家富有资财，在书云小姐这一方面定然如取如携，不难源源接济。书云小姐虽将自家所处的境遇一一告诉他，他兀自不肯相信，都还疑惑书云小姐悭吝，故意装这委屈样子来欺他老父。书云小姐也就怀着满腔冤愤，无可表白。因为怕春莺纠缠，也就轻易不敢回家走动。他父亲却也不来怪他，惟有春莺在背地里百般怨诅。

忽的有一天，春莺瞒着孟老先生，自家坐了一乘小轿子径向林家而来。也不去谒见林氏婆媳，转鬼鬼祟祟的走入书云小姐房里。书云不免吃了一吓，却又不敢怠慢，少不得殷勤接待，暗中便探问他的来意。春莺扭头扭颈的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小姐你是最玲珑不过的，试猜猜我来访你何意？”书云小姐勉强笑道：“姨娘心里的事，我如何得知？还得请姨娘明白表示了罢。”春莺笑道：“你爹是古板的人，小姐是知道的。我便偶一思量出门去散散心儿，他都没命的拦

着，好像我一出去便溜跑了一般。好容易昨日有几位朋友约我出城去逛逛，难得你爹竟自应允了，我心里十分喜欢。但是一件，你爹近来的境况很是不济，这是小姐知道的，简直连一件漂亮衣服都穿不上身。还是我出了一个主意，将冬季里几件皮衣命仆人们挟出去质当，才另制了一身纺绸衫裤，式样倒还时新，我穿起来给你爹看了看，他兀自高兴，笑得两只老眼睛几乎要合了缝。难得他又替我想着，说衣服倒还不差，只是手腕上没有一副金镯，毕竟不能同那一班姊妹们争胜。我也晓得小姐你那副镯子在去年被我们当了，至今还不曾有款子赎出来还你，心里很是抱歉。如今也是情非得已，你爹叫我同你斟酌，请你同你那位弟媳妇借一副镯子出来给我撑撑面子，第二天上便仍是我亲自送过来，双手交还，包不误事，不知小姐还放心不放心呢？”

书云小姐刚听得这里，不由愕了一愕，尚不曾回答，春莺忙接着冷笑道：“小姐这又何必故作疑难呢？谁家亲戚不同亲戚通融？借点首饰，我们又不至连夜逃跑了！大不过一两百块钱物事。你爹同姨娘，虽一时拮据，不见得将来就没有发迹日子。说起来叫人感叹呢，当初你爹在任上的时候，甚么金狮子、银哈把你姨娘都有，只要有人说一句要借的话，我从来不曾打过一个哑声儿。不料得如今开口向人便这样烦难。”书云小姐笑道：“姨娘这话又冤屈我了，我岂敢有一毫藐视姨娘的心！只不过我那弟媳近数年来都是同我面和心不和的，我也不知道那一件事曾经得罪了他，闪得我在这家庭之间，浅也不是，深也不是。姨娘也不用生气，我便去他那里替姨娘借一副金镯，至于他答应不答应，这个却不敢预必。”

春莺冷笑道：“小姐这话说得冠冕呢！肯不肯的权柄虽在他，借不借的用心还在小姐，小姐若是果肯替我出力，料想你那弟妇断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只是怕小姐不愿意耽着干系，那可就难说了。”

春莺这几句话，分明刺入书云小姐心坎里，书云小姐真是委屈不过，也不再同他辩驳，随即站起身来，命房里侍婢们：“伺候着姨娘，我去就来。”说着径自三脚两步的走入前一进屋内。却好看见英舜华正独自坐在房里，面前放一本小说在那里瞧着。书云小姐便将春莺要借金镯的话匆匆说了一遍，猜着舜华未必肯轻易答应。却不料舜华的脾气又自与常人不同，平时虽然不满意书云小姐，此番见他来替他母家的人借贷首饰，转有意的要卖弄他首饰充足，忽地笑嘻嘻的请书云小姐坐在一旁，笑着问道：“难得嫂子的姨娘也知道向我借金镯，只是我的金镯有好几副呢，不知道他要那种式样儿，倒是请你们姨娘向这边来亲自拣选也好。”说着方噉声喊进一个侍婢，便将这话告诉了他。侍婢去不多时，果然春莺已盈盈的走来，含笑向舜华行礼。舜华哪里有正眼看他，兀自待理不理，转忙着将自家那个首饰匣子重沉沉的向桌上一搁，启开匣盖，一件一件的取出来，堆积满案，光华灿烂，耀得春莺眼睛几乎睁不开来，心头便觉得有些跳得不住，暗想世界上竟有如此慷慨好义的人，我不信我家这小姐，竟自将他这弟媳说得十分吝啬。你想他同我并不认识，一经听见我和他借镯子使用，他毫不留难。我想除得这镯子以外，便和他再多借几件料必也是肯的。

心里正在这般盘算，早见舜华递过一副累凤攒珠的镯子

在书云小姐手里。书云小姐忙接过来重又交给春莺。春莺一眼又瞧见那匣子里一支赤金耳挖，重又笑道：“这支耳挖子一发请二少奶奶借给我罢，明天一齐送还二少奶奶可使得？”舜华抬头将春莺望得一望，随即将那赤金耳挖拿出来，说：“这有甚么使不得，横竖是我们嫂子同我借的，我将来便和嫂子要，还怕靠不住么？（好利害。）至于这位姨娘呢，我们却是初会，只要我们嫂子做个保人，便是借去一百件也正不妨。嫂子你看我这话可是不是呢？”书云小姐只得点了点头。春莺非常得意，拿了首饰，向舜华谢了又谢，舜华早去收掳物件，也不理他。春莺见首饰到手，也再不向书云小姐房里去坐，径自上轿回家去了。

著者到此，却有一句话要向诸君交代明白：那个春莺姨娘，口口声声告诉书云小姐，都说是有几位女友约他出城游玩，因为首饰不齐，便由孟老先生分付他来，向他女儿的弟妇借贷金镯使用。这句话不独欺了书云小姐，怕连阅书诸君都一齐被他欺了。那孟老先生的为人，虽是一介寒儒，却生性是“一介不与一介不取”，第一个耿直人物，他岂肯因为纵容小妻出门游览，觊颜向人家挪借首饰去装潢门面？原来春莺这一次举动，全是他私心筹划，以借贷为名骗取人家财物。自从孟老先生卸职以后，家计虽然日就萧条，至于柴米油盐，百凡拮据，依然全行仰仗孟老先生去一一料理，稍不遂意，勃谿诟谇之声，他这闺房之中也不曾有一日安静。孟老先生被他缠障不过，也没有别法，只得躲向他那一座小书房里，捧出些《太上感应篇》以及《朱子语录》等书摊在案上，高声朗诵起来，借资排遣。

春莺暗暗发笑，见孟老先生不来理会他，他也不去理会孟老先生。好在他的女友甚多，倒有一大半是福建著名的赌棍，彼此联络起来，便成日夜的在赌局上过活。一年计算有三百六十日，他确有七百二十个半日不离赌局。大凡一个女人家酷嗜赌博，若是有人去劝诫他，他总笑着说：“彼此藉着这顽意儿消遣，没有许多输赢。”他一共不曾想到这每日酒食的开支，仆婢的赏赀，以及头家的头钱，暗中销耗，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又有谁来替他们填补？况且有时候赢钱到手，好像是意外猎取来的一般，毫不爱惜，任情挥霍，赢得越多，用得越快；及至输得一场两场，只得质衣鬻物去偿还人家。并非他为人信实，因为凡是赌友，不怕输钱，只怕输了钱不设法给人，别人就要同他断赌。（写尽赌鬼心事。）

孟老先生在任时候，入款尚多，春莺便有时赌输了，尚不致十分为难。目前是日用尚且不足，孟老先生那里还有这笔余资交给春莺浪费呢？也不是孟老先生没有这权力去阻拦他，也因为自己年事就衰，娶了这花枝一般的女娘，种种不能惬其心愿。（老夫而娶少妻者，实有如此苦况。）若再遇事箝制，也防着要激而生变。所以明知道春莺溺情赌博，也只好装着痴聋，给他个不闻不见。转是春莺去赴夜局，他老人家反酣然熟睡，休养精神，再没有那般恬适。（意在言外，春莺不赴夜局，其苦可知。读之使人失笑。）

无如春莺今年入春以来，赌运欠佳，无日不赌，却又无赌不输。不独同赌的人挂欠不少，转又向别人借了好些款子。说也奇怪，只要银子一经到手，那银子好像生了腿脚一般，便会如飞的跑向别人面前去了，想拦也拦不住，只急得春莺三

尸神炸，七窍烟生。再从赌局上窥探别人对待自己神情，简直有些不高兴同自家入局模样。那些债权的人又不时的同自家罗唆，弄得春莺一个千玲百巧的人渐渐的竟无计可施，一筹莫展。平时虽有些钗环首饰，早已典卖略尽。也亏他左思右想，想出一条好法子来，便同书云小姐商酌去借他弟妇英舜华一副金镯，一根赤金耳挖回来。他的初意，原想将这两件首饰权时质押在典铺子里，将这一笔钱拿出来偿还债务。谁知一眼看见这白花花银子，不觉又心烦技痒，暗念与其拿着还人，不如借此孤注再赌他一两场，一样将以前所输的钱一齐翻转过来，这也是意中之事。主意已定，次日便喜孜孜的捧着银子重又去赌。不到两日功夫，不但没有翻本的指望，白白的将费尽心机骗取来的首饰转又不翼而飞，不胫而走。春莺这一番的懊丧，自然不消说得。

再讲到英舜华借那两件首饰的用意，不过要叫他嫂子同那个春莺姨娘知道他富有资财，累累珍宝，并非同春莺有甚么特别感情，忽然做出这慷慨通财的举动来，既已达到我这卖弄家私的目的。仅仅隔了一夜，便穿梭价的差遣自家侍婢向书云那里催促送还镯子，并那根赤金耳挖。书云明知他姨娘春莺来借首饰决非出自他老父之意，其中定然另有作用。（此语补得甚好，不然真将书云写成一个呆人矣。）但是如今既已被他将这两件首饰略骗了去，也叫做无法可施。心中正自闷闷不乐，再加着舜华毫不容情，叠叠的叫人来索取，先前都用言语搪塞，乞他宽限几日。后来被逼不过，又不见春莺将那首饰送还，只得差遣自家房里用的一个仆妇，悄悄到

春莺那边，将他弟妇催促的话告诉他，并恳切叮咛，如若业已用过，便交给来价带回最妙。春莺始犹百般掩饰，拿话支吾，继而因为书云小姐那边催促得太紧，他转老羞成怒，竟自出言不逊，说：“这点首饰，论理便不归还，我家小姐也不能逼取我的性命。他若是果然等待不得，便请他替我还给人，也不算过分！”仆妇们回来，遂将这番话一一的告诉书云小姐。可怜书云小姐又急又气，背地里只管淌眼抹泪，只恨自己母家境况艰难，不能替自家争气，反做出这不尴尬的事来，落人褒贬。

如此延挨，已非一日。看看将近有半个多月了，舜华本来生性暴躁，那里再容纳得下？这一天便亲自走到书云小姐房里，指着书云小姐诘问，口口声声便说他串通他的姨娘来骗取自家首饰，若是不赶紧取出来交还，便要同书云小姐势不两立。书云小姐含羞带泪剖辩了几句，舜华益发大怒，双手将书云小姐靠近窗口的妆奁举起来惯向地下，直掼得落花流水。林氏在隔房业已听见这边吵闹得利害，少不得过来询问详细。舜华哪里容得书云小姐分辩，滔滔不绝的将前日的事告诉林氏，林氏也觉得书云小姐这件事做得不合情理，又重重申斥了书云小姐几句。这时候，舜华的骂声，书云小姐的哭声，林氏的吆喝之声，直闹得沸反盈天，烟舞涨气。

恰好林耀华刚在前面书房里同林福议论着国家大事，思量将省议员的名目改换前清知县的头衔，尚在踌躇未决。耳边猛听得内室里这种声息，接连又有家人上前禀告，兀自说得不甚清楚。耀华更不怠慢，撇下林福，随即大踏步奔进来查问原故，才知道便因为前日借贷首饰的事。耀华当时便冷

笑了几声，指着舜华说道：“别人家既然穷得没有首饰去装体面，谁叫你白白多事把来借给人家。你须知道这一班没体面的人，借时是一种面目，你要索还时，他便又换了一种面目。我不怪人家不好，我总怪你多事要借给他的不好。”耀华这几句话，原是冷讥热讽，分明奚落书云小姐，偏生遇见那位舜华体会不出他的意思，还只当他丈夫真个不以他借的为然，其怒愈甚，猛向耀华脸上啐了一口唾沫，也就哭着闹起来说：“你不该当着人给我没脸，你不帮着我同人家索还首饰，该你编派我的不是！”大跳大闹，直闹得三面不得开交。幸亏耀华平素最畏惧他这位夫人惯了的，除得用袖子将脸上唾沫抹了抹，却一句不敢开口，两片腮颊儿气得像个癞蛤蟆似的。忿无可泄，只说了一句：“你们也不用只管在家里胡闹。‘冤有头，债有主’，嫂子既然说是他们姨娘借的，我立刻坐轿子到我们太亲翁那边，亲自同太亲翁去坐索，横竖我们那位太亲翁他是最讲体面的人，也不至于借了你们女人家的首饰，便想图赖不成？”说完这话，立刻吆喝人去预备轿子。可怜此时书云小姐正坐在一旁饮泣，猛然听见耀华要去会他父亲，知道父亲若是晓得这件事，必然要气出别的岔枝儿来。也顾不得羞耻，随即抢至耀华身旁，一把扯着他的袖子，哭着拦道：“好二叔，你不须性急，包在我的身上，不出三日，定然将这两件首饰交在弟媳手里。此刻却千万不要去同我的父亲接洽！”耀华刚受了他夫人满肚皮恶气，正是无可发泄，今见书云小姐忽的走来拦他，转急得暴跳如雷，双足乱顿。舜华见这模样，转不哭了，冷笑望着耀华说道：“你们瞧瞧他说的这风凉话儿，左一个三日，右一个三日，如今不知有许多三日

了。可想他这其中情节，显见得是无私有弊了噫！”林氏也放下脸对着书云小姐说道：“好孩子，既不是你串通作弊，耀儿要去同你父亲接洽也是正办，你苦苦的拦着他又是何意呢？”（为书云小姐设身处地着想，实是左右为难。春莺之罪，真无可恕。）耀华更不容分辨，使劲摔脱了书云小姐的手，真个如飞的跳出前进，乘着轿子去会孟老先生去了。

我如今且不须絮絮叙述耀华如何同孟老先生索欠，徒把来占我篇幅，料想当时定然没有好话对付这孟老先生。只表这孟老先生送过耀华出门之后，他老人家那副枯涩面皮，立时由红而紫，由紫而白，比死人临终咽气还要难看十倍。手足冰冷，一屁股坐向一张藤椅子上，只管唉声叹气。停了一会，又回过两只枯眼左右望了望，猛向一个仆婢问道：“姨太太这一会子在那里呢？”仆婢掩口笑道：“午后姨太太到方公馆姨太太那里斗牌，不是曾经告诉老爷的？这一会子老爷如何忽又忘记了，转问起我们来？”这几句话转将个孟老先生问得无言可答。顷刻痰气上壅，双睛反插，口角边涎流不止，半截身子直挫下去。（老人真不禁气。）仆妇们方才大惊，一时间没了主意。好在门房里使用了一个老仆，听见内里这个消息，飞也似跑进来，拥抱着孟老先生，腾出一只手向他胸口使力揉搓，只不见醒转。那个老仆益发慌促，遣了一个仆妇快去请姨太太赶紧回来。仆妇答应了，高一脚底一脚的忙着去报信给春莺。

幸喜这方公馆离自家公馆尚不甚远，眨眼之间已到了那里，早一眼瞧见春莺同着三位女眷坐在一张桌上斗牌，正斗

得高兴。那个仆妇气喘吁吁的喊了一声，说：“姨太太不好了，老爷病势危急，请姨太太快行回公馆去罢！”这句话方才出口，早将桌上的人吃了一吓。春莺转冷笑着说道：“没的活见鬼罢，我从清早出门时候，老爷还好端端的坐在书房里看书，怎么就会得病了？我知道你们这些贱人，别的本事没有，像这样雷声大雨声小的来传话是你们最擅长的本领。姐姐们不用去理会他，我们只管斗我们的牌。”说着依旧从手里发了一张牌出去，问下家可吃不吃碰不碰。还是别人委实看不过，笑对春莺说道：“姐姐到底问问你这大娘，你们老爷究竟得的是甚么症候，如今可有碍没碍？”春莺只才扭了扭头问道：“你且试说说看，我在这里听着呢。”那个仆妇正撇着嘴侍立一旁，听见这话，方才将孟老先生的情形详细告诉了一遍，只不曾提及林耀华来会孟老先生的事迹。春莺一面发牌，一面喃喃的骂道：“便依你说，老爷也不过是个气急痰涌，没有甚么大不了的，到了你们嘴里，便像老爷立时要咽气一样。其实他那里就会死呢？若是果真死了，倒还干净，省得在世界上挣命，把米都被这一班老不死的吃贵了。你替我赶快滚回去，老爷如若问我，就说我一经完了牌局自然回来，叫他放心，道不得个便跟人逃走了！”一顿话真个把那仆妇说得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抱头鼠窜，快快飞奔出去。大家见这形状，都拍手大笑，称赞春莺遇事真有决断。春莺益发得意。

谁知孟老先生这时候果然不出春莺所料，真个不会便死。那个仆妇回转以后，他老人家已甦醒过来。其时身旁那个老仆已经将遣人去接姨太太的话告诉了他。他见了仆妇，便战战的问了一声：“姨太太可曾同你一齐回来？”仆妇板着一副

面孔，气得不能讲话，只剩向孟老先生摇了摇头。孟老先生也不开口，止不住簌簌老泪直流下来。老仆不免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孟老先生哭着说道：“你还出去好好照应着门户，万一我死之后，还要你主持一切，姨太太他是靠不住的。我将来这副棺木，你须去同大小姐商议，能够亲家那边怜我孤苦，帮点丧葬之费，还以搬运回乡同太太合葬为是，否则便埋在这福建城外也使得。你跟随我多年，始终也不曾有点好处给你，但是我一生为人，虽然算不得毫无缺憾，然而这安分守命，不取非义之财，这是你最知道的。上天不仁，不料得使我如此结局！我书箱里还有好几本制艺，是我一生心血，你过一天替我检点出来，去送给大小姐，叫他收藏好了，侥幸遇着知音，能刊印行世，是我的造化；如果没有这指望，便留着给大小姐看看，见了这文字，像是见了他父亲一般，算是个纪念罢。”孟老先生说一句哽咽一句，说到此处，已是喘得回不过气来。可怜那个老仆除得唯唯答应，只有哭泣的分儿，衣襟上已湿透了一大片，只得依然退入他那座门房里。

好容易等到掌灯时分，才见春莺姗姗而来。进了门，少不得要打从孟老先生书房门口经过，悄悄的伸着头向房里望一望。孟老先生省识得春莺脚步声，勉强提着喉咙问道：“哎呀，你回来了，你且进房来，我要问你……”底下的话尚不曾说完，春莺也不理他，早一扭身子向内室走去，嘴里自言自语的说道：“白白一天累在牌局上，连解手功夫都没有，我委实涨破小肚子了，谁还有这心绪同你讲话。你若有话问我，停一会子再问不迟。”孟老先生也知在这书房里不好说甚么。回头看见身边还立着一个仆妇，孟老先生便命这仆妇扶

着自家，一步一步的缓缓踱进春莺卧房里来。春莺此时刚坐在净桶上，勉强笑着问道：“听说你适才病了，不料好得转这样快。”孟老先生已经舍了那个仆妇，坐向一张椅上，猛的大声吆喝道：“我且问你，你几时曾向林家二少奶奶那里借过首饰使用？还假托我的名儿？你这贱人全然没有心肝，胆敢做出这不顾廉耻的事来辱没我！你好好直供出来，限你尽今晚快将这首饰送还人家去，万事全休，若是……”春莺听到这里，便截住孟老先生的话，冷冷的笑说道：“我的老爷，你如今是落了职的人了，你兀自使出你这浑身的威风来吓谁？我又不是犯人，供不供你便怎么样！可怜你不过做了一个芝麻大的教官罢咧，若是教你做了知县，难不成使用你那小板子去打你老婆的屁股。不敢相欺，林家二少奶奶的首饰是我借的，你老爷的大名是我盗用的，我知道没有别人唆弄这是非，定然是你那个寡妇女儿给信给你的。虽然不是我亲生养的，他毕竟在我面前抚养了他好几年，他没有别的本领，唆弄他老子同我淘气是一等名功。咳！天老爷的赏罚，是再也不会错的，他若果然有良心，天老爷也断不叫他不曾出嫁便守了寡。”春莺说这话的时候，早“苏罗”“苏罗”，向床褥底下去掏摸粗纸，揩拭了一会，倏的已立起身子，走近他梳桌旁边，自家倒了一杯清茶，用手托着，慢慢的品味，也不来理会孟老先生。

孟老先生被他这一顿数说，只气得筛糠簸米价抖，好半晌重又抖出一句，说：“你倒不用冤枉了书云，他何曾将这件事告诉过我的？今天他家二老爷亲自到我这边来索取。据他的意思，还疑惑书云同你是串通去略骗他们夫妇呢。如今长

话短说都不消说得，毕竟这两件首饰是甚么模样儿，央求你先取出来给我瞧瞧，说不得要下这口气，好让我亲自送过去，替你赔个不是，也免得书云夹杂在里面受别人的气！”春莺又笑道：“首饰么，若是还在我身边，我早就送还过去了，也累不到他家二少爷亲自跑来索取。老实说，你要瞧这首饰却也不难，只须捧出二百块洋钱来，立刻到质铺里就拿到手。”孟老先生益发惊讶，说道：“怎么你借了人家首饰，转质押着钱使用了？我家近年的境况虽然艰难，道不得个便短了你的衣食，你为何质押这许多洋钱？究竟用在那一笔款项上？你又知道我一贫如洗，从何处拿出这钱来替你赎当？你如此种种妄为，不是简直要逼死我这老命！”春莺笑道：“提起衣食呢，承你的厚爱，果然养得我盛水不漏。只是我这历年的赌账，你问问良心，可曾替我弥缝过多少？（置妾者须代还赌账，倒是一种新法律。）我也体谅你手头不宽，也从不曾向你絮聒过，我是不得已才想出这法子来弥缝过去。你若是明白事体的，任是他们二少爷跑来索取，你只该推聋装哑，置身局外，他们有本领，同我打一场讨债官司，我断不惧怯他。不料你这人糊涂透顶，竟自承认了不算，还巴巴的跑来审问我。既许你有这权柄来向我审问，就许你有这权柄去替我赔偿。”

孟老先生此时越听越气，一咕噜站起身子，重重的向春莺脸上一啐，说：“你这贱人，满嘴里放的甚么屁！那一家做女人的该派在外面成日成夜的狂赌，赌输了便去骗取亲戚家的首饰！这不成了一个活贼！”春莺不慌不忙，叠起两个指头在鼻梁上指着说道：“没的叫人惭愧罢！老实告诉你，我们做小老婆的，比不得你们当初的大太太，在理须替你撑持门户，

除得寻取快乐，其余没有我们应该干的。你抚心自问，你有那一件事能叫我称心满意？若再拦着我不赌，岂不是要白白闷煞了我？我也不呆，世界上精强力壮的少年汉子也不知多少，我总念你毕竟是做过芝麻大教官的人，从来不曾在背地里同人家偷偷摸摸；你如今竟为着这一点些些小事同我反脸。哼哼，你有前眼，没有后眼，看我施展出手段来，拣选一个好孤老，不在白日，便在黑夜，只须买几钱砒霜立刻发送了你这条老命，好图我下半世的快活，看谁来替你伸冤。你千不该，万不该，当初不该白糟踏了我这花枝般的人物。我提起来便恨得牙痒痒的。亏你老脸，还拿出你做老爷的身分。要做老爷压制姨太太不妨，只是谁叫你没有钱，便穷困到这个分儿呢？我这房里没有你这穷鬼站立的地步，赶快替我滚去书房里安置罢！我已是赌了一天，精神委实疲倦，却不陪你长谈了。”说着便丢过一个眼色给那仆妇，意思叫那仆妇扶着孟老先生出去。那个仆妇哪里敢违背姨太太的意旨，只得走过来，带笑带劝扯着孟老先生向外间走去。可怜孟老先生已是气得不能发话，勉强从丹田里叹了一口气，颤巍巍的扶着仆妇，真个回转自家书房，向床上一倒，便模模糊糊有些不省人事。仆妇轻轻的替他扯近一床被盖上，放下帐子随即走了。

且说书云小姐当时看见林耀华负气去向他父亲理论，明知他父亲听见此事定然生气，素来又知道春莺不守妇职，这一番吵闹定然不免。这一夜之间，整整哭了半夜，心里委实放心他父亲不下。次日清晨起来，便略略梳洗，走过林氏这

一边来禀明了，要亲自回家去走一趟。林氏笑了笑：“你回去也好，倒是劝你们那位姨娘，好生的快将那两件首饰送过来，不然，我家那个蠢儿他是不懂人事的，一般的会重行闹到你们老太爷那里。自家好好亲戚，不要因此闹生分了，反叫我们做父母的难处。”书云小姐俯首答应了一句，那眼泪又直流下来。林氏看着，也知道他心里委屈，重又说道：“他们诬蔑你的那些话，你也不用去计较，只是我心里明白罢了。”说着便命身旁一个仆妇赶快出去，叫外边预备大少奶奶轿子。仆妇随即传了话给前进伺候大厅的管家，不多一会，轿子已经齐备，书云小姐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婢，浑身穿着素服，越显得蛾眉淡扫，体态轻盈，款款的向外走来。刚经过舜华住的那一重上房，蓦然看见阶沿下面氤氲氲氲的设着香案，两旁燃着一对大红凤烛，案上黄表堆得有二三尺高，下铺锦垫，端然立着一位星冠珠披的道士，右手捏诀，左手捧着七星宝剑，口中念念有词，不住价的叩拜。书云小姐不审何事，吓得转止住了脚步不敢前进。却好在这个当儿，舜华房里已跑出一个蓬头短婢，赶到书云小姐面前，双手拦住说道：“二少奶奶分付，今日有人替我们二少奶奶拜斗，最忌的是阴人冲犯。大少奶奶若是要出去，务须请由那边小弄里绕一转儿，不可冲犯我们二少奶奶今天清醮。”书云小姐点了点头，又悄悄用手指着说道：“这人是谁？好像面熟得很。”那个短婢笑道：“这就是玉皇阁的王道士。去年老爷害病时候，太太曾经延请他们那里许多道士来诵经，热闹了好几天。他是天天来的，所以大少奶奶觉得他面熟。”书云小姐又问道：“你们二少奶奶又不曾害病，又去请他来拜斗做甚？如何又是他一个人在这

里，又不看见别的道众？”那个短婢掩着耳朵笑道：“这个我不晓得，大少奶奶休要问我。”（笑得蹊跷。）

刚自说着，早听见舜华在房里骂起来，说：“你这小蹄子同谁在外边嚼舌头？我分付你的话，你从来不肯依我，看我会揭你的皮！”那个小婢听到这里，忙掉转身子如飞的跑入里面去了。书云小姐只得复行退入后一进里，绕出腰门，由小弄内出去上轿。好在那些轿夫全是耀华近来雇着用的，也曾抬过书云小姐回自家公馆里好几次，是以更不消问路程，上了肩便如飞而去。那个侍婢早已有人替他雇了一乘人力车，跟在后面奔走。接连走了好几条街，却好这一条街上人烟稠密，十分拥挤。轿夫是不由分说，只顾横冲直撞。猛不防迎面走过一个人来，仓猝之中，低着头踉踉跄跄的向前行走，早被前面一个轿夫使劲一推，将那个人推得有好几步远。那个人发起急来，指着轿夫便骂。林公馆里轿夫又是不肯让人的，转停着脚步对骂。书云小姐早隔着玻璃窗子喊起来，说：“这不是我们家里的福子，你这般忙着到那里去？”那个人抬头一看，见是自家小姐，忙抢着走近轿子前，喘着说道：“原来小姐已回来了，巧得很，小的此刻便是赶着去请小姐的。我们老爷昨夜已经身故，我的老爹早间走入书房里，才知道老爷业已咽气多时，正哭着替老爷穿衣服。他是不能走开，所以命小的来报信给小姐。”书云小姐听见这话，立时放声痛哭。原来这福子的父亲，便是孟老先生身边那个老仆，他自己却不在孟公馆里服役，另在一个乡绅家里当着爷们，是以那些轿夫一总不认识他。此时大家都笑起来，说：“休怪休怪，不是我们这一撞，你兄弟还须白跑一趟路，亏你还破口骂着我们。”

那福子也拱拱手笑道：“不知不罪。先前我还怪着大哥们跑得太快，此时倒反要求着大哥们快着跑了。”说毕跟着轿子，真个飞也似的直向孟公馆走来。

书云小姐跳下了轿，更不待侍婢搀扶，一路哀号擗踊走入书房，早见他父亲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书云小姐抱着他父亲尸骸，哭得晕绝过去。眼泪哭干，继之以血，哭得声嘶力竭。带来的那个侍婢也就含着眼泪竭力劝慰。已有仆妇们递过手巾给书云小姐擦脸，书云小姐勉强止了哀恸，耳边才隐隐的听见还有一个人坐在窗口掩面啜泣，知是他姨娘春莺。书云小姐哽咽问道：“父亲是在夜间甚么时辰归天的？临终时候可有甚么话分付下来没有？”他姨娘忙答道：“谁还知道呢？他久经独自睡在书房里，我几次劝他老人家移入我的房里宿歇，他死命的不肯答应。昨夜还好好的同我讲了一会闲话，谁也料不到他会骤然身故。如今将我一个没脚蟹抛撇下了，他也要算是狠心。”说着便故意要哭，只是没有一点眼泪，少不得用手朦着粉脸。那个老仆此时正坐在地下焚化纸镞，那扑簌簌的鼻涕眼泪一条条的都将胡须黏满了。（写春莺如彼，写老仆如此，着墨无多，而真伪自别。）见他小姐问到这里，哽咽着答道：“小的们罪该万死！谁说料不到老爷死呢？老爷早经将话分付小的了，等小的来告诉小姐……”那个老仆于是带哭带说，将孟老先生日前分付的那番话一一禀明书云小姐。只是碍着春莺在旁，将孟老先生所说他姨太太靠不住的话不曾提明。书云小姐听一句，哭一句，到此重又伏尸大哭。那个老仆拦着说道：“小姐，这不是你哭的时候，小姐还该想着法子，料理老爷身后大事要紧！老爷一生清苦，难道死后还让

他老人家久久停尸不殓么？况且那边轿夫们还在这里听候小姐示下。小姐有甚么发落，好让他们早早回公馆去禀报一声，好在这边除得小姐那边是自家亲戚，以外姻旧朋好也很有限，也不用去布散丧条，因为这些仪节，我们这里也没有人料理。”书云小姐点头称是，便将小婢唤至身边，说：“你出去分付轿夫，叫他们先行回公馆去，顺便就将这件事告诉太太同二老爷一句，说我暂时不能回来，至少要等过老太爷首七。”侍婢答应着立刻去打发了轿夫。

林氏得着这个消息也就吃了一吓。随即将耀华唤到里面，叫他赶快到孟公馆里行礼，便在那边帮着你嫂子料理料理。耀华跺着脚喊道：“怎么这老头子竟自死了？昨天他还允许我将借的首饰赔偿过来，如今道好，没有指望了！好好，我们过一天再同他家那位姨太太讲话，好在首饰是他亲自来借的，老头子虽然死了，横竖他不曾死。至于母亲叫我去行礼，我却没有这些闲功夫；况且你的媳妇因为求子的事，正延请着道士在家拜斗，我须得陪着他，一刻也不能离开。在儿子的意见，他家出了这件事，老实给他一个不瞅不睬，还怕嫂子开口要向我家借贷？那时候不答应也不好，答应了便破钞，我们究竟亏负他家甚么？有钱也犯不着向他那里去使！”说毕也不再待他母亲开口，径自大踏步跑向前一进去了。林氏觉得他儿子说话也自有理，自家沉吟了好一会，毕竟有些舍不得书云小姐，小小年纪，遇着这样大事，叫他一个女人家如何发付？又知道孟老先生身后萧条，殡葬之资一时料难筹措。想了想，便从自家那个小匣儿里检出一叠钞票，约莫有二百多元，悄悄的放在身边，忙带了两名仆妇乘着轿子，立刻亲向

孟公馆而来。（此等处写林氏毕竟还存厚道。）

书云小姐听见外面传进来，说林府太太到了，慌忙偕着他姨娘迎接出去。一大群人簇拥着林氏进了上房，春莺便同书云小姐匍匐在地，行了大礼。林氏一手将春莺搀得起来，凄然说道：“不料亲家老爷遽然作古，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姨太太还须保重身子，不要哭泣坏了，我们亲家老爷在天之灵也放心不下。”此时书云小姐已站在一旁。林氏又向他说道：“你今天回来恰巧，适才我听见轿夫们回去说着这话，把我都吓坏了，我又知道你身子单薄，禁不起这样哀痛。论理你父亲也年近七十，少不得有这一日，只是他老人家生前的境况是我们知道的，不晓得这衣衾棺槨可曾预备好了没有？此时尸灵停在何处？我还得亲去叩拜叩拜才是道理。”春莺忙拦着说道：“业已劳动太太大驾，委实感激得很，再不敢当叩拜，太太还是请在这里坐一歇罢。”林氏说：“这个不能。”说着就命书云小姐引着道儿，一路向书房里走去。

春莺心里十分不悦。见林氏走后，也不去陪，只喃喃的向着自家仆妇说道：“又不是喜庆的事，还巴巴的赶来热闹，叫我们还是料理死人，还是周旋贵客呢？这不是讨厌得紧。”（看他此时是这样说。）春莺刚坐在后面发话，兀自不肯出去陪客。谁知没有一刻功夫，书云小姐忽的打发着小婢进来，说是请姨太太到书房里讲话。春莺懒洋洋的答应了一句，说：“我理会得了，我知道我家这位小姐他是断不容我偷一点懒的。”春莺打发那个小婢走后，又延捱了一会，才缓移莲步，走入书房里。

原来林氏拜灵之后，便将带来的钞票双手交给书云小姐，

说是权且留着为你家父亲身后一切用度，若是不够你再回来告诉我，我替你设法，只是不要叫你的小叔子夫妇知道就是了。书云小姐接过来之后，真是感激涕零，又不敢径自做主，所以特特的命小婢去请春莺出来，将这件事禀明了他。此时已见春莺到了书房，忙含着一包眼泪将钞票送过来，并叙述他婆婆一番意思。春莺拿眼睨了睨，见是五十元一张的钞票共计五张，真个出他意外，惊喜万状，提起袖子向林氏福了两福，随即变换了一副神态，叠叠连声的命人出去买点心，泡上等好茶，又分付向酒馆里定一席鱼翅饭菜；见旁边放着一架面盆，亲自拧手巾送给林氏擦脸。（亏他这副老脸变换得快。）林氏毕竟老实，见春莺如此殷勤，十分过意不去，忙拦着仆人们说：“你们千万不用依姨太太的话，我立刻就要回去。你们这里遭着这样大丧，如何还能为我一个人费许多的事？若再如此，我便坐也不坐了。”书云小姐先前本已瞧出春莺冷淡他婆婆的神情，此番见他忽然装出这种殷勤丑态，知道便是看的钞票分上，不由也就插口说道：“姨娘倒不用如此着忙，好在娘又不是外人，姨娘倒是拿着这钱赶快命他们替爹去置备棺木一切要紧。”（在春莺心里，是最好得了钞票，更无须再买棺木也。）春莺忍不住笑吟吟的说道：“你们小人家不知道轻重，林太太轻易又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过，若是怠慢了他老人家，叫我们心里如何过意得去！你是太太的媳妇，可以说得这话；我们将来仰仗太太的地方甚多，万一不懂人事，叫太太着恼，不怕天雷来劈我？”春莺其时嘴里虽这般说，后来见林氏决意不肯在此扰饭，也就罢了。一会儿将林氏送上了轿，自己早将那些钞票收藏起来，勉强拿出几十串钱交给那

个老仆使用。哪里能够好好发送？书云小姐十分看不过去，不免说了几句。春莺早沉下脸来，说道：“你爷在日，一毫不知道积蓄银钱，他老老实实一旦伸腿去了，叫我在这里为难！你小姐只懂得说现成话儿，我岂不想在你爷身上热闹热闹？但是没有款子也叫做无法。‘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小姐若是能体贴我，难得你婆婆说过的，万一钱不够使，再同他去设法，不知你小姐的意思怎样呢？”书云小姐沉吟了一会，说：“姨娘这话，只好随后再看光景，终不成刚才收了他的钞票，此时转又回去同婆婆罗唆，也叫人看轻了我们。”春莺见书云小姐尚不曾十分拒绝，私自欢喜，便大家忙着将孟老先生装殓起来。书云小姐想起自家命运，以及他姨娘不懂人事的地方，不禁对着他老父灵位哭得死去活来。春莺在这时候，防人议论，少不得也帮在一处哭泣，只是没有眼泪，一味的干号。这就叫做“虚应故事”罢了。世界上像这样的女人尽多，却也不必单单去责备春莺。

可怜书云小姐一直等到孟老先生首七以后方才叩别灵座，回转夫家。谁知在这七天之内，耀华夫妇早已打定主意，直待书云小姐回来，同他索取首饰。书云被逼不过，隔了几天，只得重行去向春莺商议，将孟老先生生前置办的书籍古玩，还有一张没弦子的旧琴，一口拢儿检点出来赔偿该款。幸喜春莺不知爱惜这些物件，竟慨然应允。书云小姐又百般的向他弟媳舜华哀告，说自家的父亲委实没有别的私蓄，如今权且将这些质押在这里，一俟将来姨娘有钱时候，定行赎回，决不累及你们夫妇。依耀华还是不肯答应，究竟女人家心肠软些，看出他嫂子为难情状，只得劝耀华暂时允许，这重公

案才算权行了结。诸君阅书到此，须知舜华并非慷慨的人物。他此番作为，尚不失为仁厚者，其中正另有缘故。（承上启下，绝好斗笋。）

且说舜华自从嫁到林家之后，忽忽的已将近二年，却从不曾怀过身孕。论他们夫妇年纪尚轻，便迟得个一年半载不生子女也还不至于十分着急。谁知天下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耀华在外边娶了玉青为妾，本来瞒得个舜华完风不透，无如阅时既久，这种消息已被舜华的母亲林氏从林家爷们嘴里打听出来，吃这一吓，真是不小；又知道他女儿性情激烈，怕告诉了他，夫妇之间必然生出别的意见。左思右想，便虑及到他女儿至今尚不曾生育，万一俄延下去，女婿耀华再借着妻子不能生育为名，一般会公然将那个玉青娶得进门，那就很是不好。如今是别无长策，第一件必得女儿早早生个一男半女，才好堵着女婿的口，所以百般的替他女儿舜华觅取求子的方法。舜华的母亲本来同城里那个灵鹫庵的尼姑，名字叫做印云的打得十分火热，自家只要有点积蓄，都把来施舍在这庵里供佛。又不时挈带印云到林公馆里拜谒他姐姐林氏，所得布施很是不少。素来知道他这庵里有一座送子观音的佛殿，常时有许多妇女进来拜佛求子。却好在这个当儿，触起他替女儿求子的心事，便暗中将这意思告诉了印云。印云满口答应，说：“只须每月送十斤菜油来，将观音座前那座长明灯点得透亮，不消过得三五个月，定然能使我们家里的小姐生一个又肥又白的小少爷。前年张道台家，去年李知府家，两位少奶奶不是都因为送我们的菜油，每人都

生了孩子？太太如若不相信，我们出家人是再也不会撒谎的。”舜华的母亲听见他说得这样活灵活现，喜得甚么似的，便悄悄的告诉了舜华。舜华也十分欢喜，说：“这十斤菜油有甚么打紧？母亲快去分付他，叫他庵里按月到我这里来领钱。若是果然有了效验，过后我们还许得重重酬谢他。”他母亲笑着便去告诉印云。于是又不时的携着舜华，常常到他庵里随喜。

印云拿出浑身本领应酬他母女两人，无微不至。只是过了好些时，也不曾有点怀孕消息，计算那菜油的款项倒被他领去许多。在舜华这边，毫不介意，惟有他母亲觉得十分着急，不时的同印云罗唆。印云暗想：大凡做妇人的要想怀孕，必须他这丈夫精强力壮，或者还有点指望。至于他家那位二少爷，年纪虽轻，已经被那鸦片烟淘成一个虚弱身子，猴头缩颈，萎败不堪，料想他天一之水，定然不会涓滴归公。这位二少奶奶的母亲，他不想到这一层缘故，转来同我纠缠不已。说句老实话，二少奶奶他是个女人，我们当姑子的也是个女人，纵有替他种子之心，没有替他种子之力。这真算得个爱莫能助了。印云越想越没有主意。事有凑巧，隔了几日，恰好逢着观音圣诞的日期。这一天佛座前，香花果供，摆设得非常齐整，便有许多檀越到来拈香叩拜。不消说得，舜华的母女自然也在此处了。

且说那玉皇阁的道士王无咎，本来同印云是旧交，早已打得十分火热，凡遇着印云庵里有事，他都要过来帮着料理一切。此番一眼瞧见舜华，背地里便笑同印云说：“这林府上在我们省里固然算得是个富户，然而他家那位老太爷吝啬性

成，在我们僧道身上是从来一毛不拔的。除得上次因为他家老爷有病，延请我们道众去荐了一坛清醮，到后来依旧轻易不敢近他的府门。不料你公然有这神通，竟同他家内眷联络起来，我想你多少都要得他们点布施，毕竟还是你们当姑子的好。”印云见他问到这里，蓦然触起自家心事，便也悄悄的将王道士袖子扯得一扯，低低说道：“停会子你到我卧室里来，我有话同你斟酌。”王道士会意，便点了点头，果然先到印云卧室里去等候印云。印云在外边张罗了一番，又嘱托了别的尼姑同那些内眷们在一处盘桓，自家疾便抽着身子来会王道士。两人并肩坐下，印云便从头至尾将舜华要求子息的话告诉了他，说：“这件事我很有些为难。如今想起来，还只有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王道士听了半晌，兀自用手在头上搔来搔去，说道：“且缓且缓，我不忍心欺你，我所有的那些白凤丸、降嗣丹，以及调经种子的药方儿，全是捣鬼，骗着人家钱顽笑的。如今你既没有这本领替他求子，我哪里还有求子的妙法儿，怕还不是个劳而无功？”印云红着脸笑道：“呸！谁还要你当真去替他想法子呢？你的那些真方假药，一概都不必提起。我知道你求子法儿是最灵验不过，你通记不着去年坑死了人，白白的叫我吃了十个月的苦，好容易耽惊受怕，才将那个血淋淋孩子发送了。你既有这本领对付我，何不再拿出这一份本领来对付林家二少奶奶，也叫他称心满意？”（无知妇女，喜与僧尼往来，其影响必至于此。吁可畏哉！）

王道士到此方才恍然大悟，不禁哈哈的笑道：“原来你是打的这样主意！但是我替你求子，是你自家愿意的；那个二少奶奶，难道放着他家二少爷不去同他养儿子，倒好看上我

这道士？”印云笑道：“你这人真是糊涂！二少爷能够同他养儿子，他倒不向我这庵里来求子了。我瞧透了世界上做妇人的心理。他既然求子心切，只要能遂了他的心愿，倒也不在乎是自家丈夫不是自家丈夫。况且他的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的，二少奶奶若不生下一男半女，便恐怕二少爷外边娶的那个姨娘就要进门，所以十分着急。我们还该看菩萨面上，做一做这方便也好。”（这等事说是看菩萨面上，真是绝倒。）王道士笑道：“也罢也罢，凭着你这本领去同他们暗中知会好了。至于我这人是现成，我又不呆，放着这般标致女人，难道还肯推辞着不干？只是你将来倒不要吃起醋来，又怪我负了你。”印云也是一笑，狠狠的用手向王道士额角上使劲一点，说：“我成全了你这样好事，你若是负了我，菩萨也断不容你！以后好歹凭你的良心便了。”

印云说过这话，也不敢过于耽搁，旋即出了自家卧室，重行走至舜华身边，笑了一笑。舜华笑道：“好呀，有好一会不看见你影子了，又不知道鬼鬼祟祟的去干甚么，将我们一干人搁在这里老等。像你这样周旋施主，怕将来鬼都不上你这庵门。”印云见舜华发话，便趁势将舜华一扯，说：“请二少奶奶不必挑我的眼儿，借一步同你谈几句体己的话。”说着就引舜华另行到了一个净室里，推舜华坐下来，咬牙笑道：“你这好人，人家为你的事操尽了心，你还同我瞎三话四，看我背地里提你名字咒你。我如今老实告诉你罢，我有一位师兄，他是在本城玉皇阁里做着住持，他名字叫做王无咎。他也曾到你们公馆里讽过经的。他的神通广大，除拿妖捉鬼是他的家常本领，至于他求子的法儿，又多又灵。别人家提起这

‘王道士’三个字，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舜华低头想了想，重又笑起来说道：“哦，这王道士不是生得眉清目秀，单论他那副面庞，长的又红又白；诵起咒语来，真个清脆好听。他年纪约莫也不过三十左右。”（容貌年纪，全在舜华口中点出，固属文家顺带之法，然亦想见舜华之对于王道士，固留心久矣。妙绝之笔。）印云拍掌笑道：“二少奶奶的话真个一点不错。说句笑话儿，做和尚的人还有生得极萎琐不堪的，至于世界上的道士，却没有一个不是仙风道骨，仪表非凡。毕竟上八洞的神仙传下来的子孙，与寻常人不同。”印云说到此际，忽又轻轻附着舜华耳朵，不知说了些甚么，只引得个舜华粉面通红，羞晕欲绝，忍不住将个头俯到胸口，不住的格格的要笑。（神妙欲到秋毫，写淫尼情事，可想而知。）

话休絮烦。自是以后，印云遂替舜华同王道士做了一个“氤氲使者”。舜华也不瞒着他的丈夫，转告诉他玉皇阁仙佛最灵，求财得财，求子得子。耀华也自欢喜，隔着三天五天，都催着舜华到玉皇阁里拈香一次。说也奇怪，不曾有半年光景，舜华居然怀了身孕。王道士又替他推算流年，说是舜华本年系计都星入宫，若不将他设治禳解，怕临产时候有意外的危险。舜华听去尚不很相信，转是耀华异常着急，诚诚敬敬的去延请王道士到家替舜华拜斗，建了一场三日三夜的清醮。这便是书云小姐看见王道士在内室里设坛的事了。王道士日间固然口诵真言，殷勤“拜斗”，夜间也就留宿在林公馆里。好在耀华宠爱玉青，却好借这拜斗为名，说是理宜斋戒沐浴，夫妇分眠，他早一溜烟跑向玉青那里去了。舜华也就自然而然的不肯苦留他，（用笔微妙，意在言外。）兀自一心

一意的去款待王道士。拜斗既毕，王道士少不得仍回他的玉皇阁。

且说林氏本来望孙心切，今既知道第二个媳妇已有喜信，欢喜得甚么似的，百般爱护着他，不肯容他受了委屈。一举一动，分付他加意小心；燕菜参汤，不时的叫人替他预备。在这几月头里，便雇着许多成衣匠人，赶制小孩子的衣履，从生下来的时候做起，一直做到十岁上的穿着，锦衾绣褓，斗丽争华。诸事忙得妥贴，眼睁睁的只等舜华分娩。舜华的母亲这一番得意更自不消说得。又悄悄的在他女儿那里取了好些银子，也替小孩子做催生衣服。书云小姐眼看这样热闹，自家常常坐在房里，想起丈夫焕华来，不免伤心落泪。有一天却被他婆婆林氏瞧出他的神情，老大不忍，忙用好言安慰他说道：“也难怪你伤心，假使我家焕华在世，想你早应该替我养了孙子了。事已如此，哭亦无益，你凡事总要看开些。我们大清律例上曾经说过的，长房无子，次房不得有子。万一耀华他们先生下孩儿，理宜先行继你为后。不过隔了一层肚皮，这名分上是迁就不得的。你是个聪明孩子，还有甚么见不到呢？”书云小姐感激他婆婆这番话，真个解释了一二分愁怀，也就匆匆忙忙帮着舜华替孩子想这一件、置那一件，还亲手绣了一方大红肚兜、一双花鞋送到舜华房里。这一天刚是黄昏时分，猛见舜华颦眉蹙额，倚在床柱上，像个忍痛模样。书云小姐吃了一惊，低低问道：“妹妹莫敢是有了分娩消息么？”舜华痛得已经不能说话，只略点了点头。书云小姐这才分付房里侍婢们赶快去给信太太，叫外边爷们一面去招呼稳婆，一面去请二少奶奶的母亲过来。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孟老先生虽一教官，而亮节清风，不失为古之君子。徒以晚年不慎纳宠专房，以至春莺恃爱而骄，其弊遂至于此。我国读书士子，白首穷经，而不知齐家之道。写孟老先生者，所以为吾国一般老前辈现身说法也。彼春莺又安足诛哉。

舜华之母，一庸庸之妇人耳，只知为女儿争宠，不惜与淫尼狡道比附为奸，卒酿成闺阁之私，有不堪以言语形容者。然以耀华之鄙劣，一顶绿头巾，遂轻轻加于其顶。咎由自取，君子不为惜焉。

观印云与王道士一种丑态，真足使人喷饭！至勾引舜华处，均用淡笔描写，不落秽褻痕迹，尤见用笔之妙。

【独鹤评】林杰气死，孟宗魁也是气死；然而孟宗魁之死使人怜，林杰之死徒使人哭。均是死也，因而人品格不同，遂令阅者感想随之而别。特林不能教其子，孟不能制其妾，其自讨苦吃处，正复相类。

耀华闻其父病危，只顾吸烟；春莺闻其夫疾作，只顾斗牌。嗜好在先，亲义灭绝，真是毫无心肝。虽然社会上一般少爷姨太如耀华、春莺二人者，正触目皆是，苦无作者之笔为之一一写照耳。

王道士固可恶，然亦舜华秉性淫荡取侮辱，否则堂堂一少奶奶，印云又何敢以不堪入耳之言来相引诱？观于“眉清目秀”数语，知舜华之于王道士已先自关情。物腐虫生，其来有自矣。

第六回 易女装娇儿入世 惊国变老父归天

大凡一个富贵人家妇人分娩，比寻常不同。寻常妇人等到十月满足时候，纵然有了些分娩的消息，他总一味的瞒着人，忍着痛，及至瓜熟蒂落，宛如母鸡下蛋一般，毫不费力，生下的孩子，偏生又易长易大。越是做到这种少奶奶身分，便看得他这怀胎一事，像是甚么一种惊天动地的举动。单以舜华而论，孩子尚怀在肚腹里，合家的人已就闹得烟舞涨气。此刻将要坐蓐，他们不知道产妇须得安静休息，转四下里雇了许多稳婆，加着一府的内眷，穿梭价的探问消息，把一个产妇房里几乎挤得水泄不通。偏生舜华又忍耐不得疼痛，蹙眉泪眼，万种呻吟，吓得他的母亲同婆婆林氏不知道要怎样才好。神佛前固然烧起满炉贡香，又不时的用人参桂圆汤逼他吃下去辅助正气。稳婆既不止一人，谁也不想争功献策。“催生神符”、“安胎灵药”，成大捧的拿得来放在案上准备应用。（说尽富贵人家许多弊病，却是确切不移。）

可怜舜华这一件养小孩子的事，是他破题儿第一次经验，又看见他们这样慌了手脚，总疑惑自家是性命呼吸，吉少凶多，霎时间倒不曾疼得晕去，转吓得晕去。他的母亲更是好笑，不由分说，早儿天儿地的嚎起丧来。林氏更没有法儿，只一叠连声打发人赶快出去寻觅耀华回家，防着他妻子有意外

变故，好让他夫妻们会一会面。外面的爷们刚才答应，分头出门，谁知舜华便在这晕过去的当儿，小孩子业已堕地，呱呱的啼哭起来。稳婆们齐打伙儿伏侍着产妇上床，安然无恙。他母亲泪痕还不曾干，早喜得笑逐颜开，向林氏道贺。林氏不由从口里喊了一声“阿弥陀佛”！大家都聚拢来看孩子，真个生得魁伟壮大，说不尽心快乐。稳婆们此时正忙着替小儿洗澡。洗毕之后打起包裹来，双手捧着送至舜华身边给舜华瞧看。舜华微拾双眼，仔细望了望，暗暗叫声“惭愧”，觉得这小孩子面庞不是简直同王道士一般无二。（点睛之笔）。这个当儿先前出去寻觅耀华的人都纷纷回来，说二少爷今夜不知向甚么地方去赴赌局去了，四下里寻觅已遍，都不曾见二少爷影子。林氏叹道：“这畜生越发越发不像样了，半夜三更还在外边流荡，房里这件大事，他转置身事外，难道这孩子不是他造下的孽？（当代答曰：‘不敢，诚如慈谕’。一笑。）都把来交给别人身上！”舜华的母亲同些稳婆们一齐都笑起来，说道：“这原是二少爷的福气，安安耽耽的生下这般小少爷，怕他明天得着喜信，不会欢迎？”舜华的母亲重又笑道：“正是的，这个喜信也须得告诉亲家老爷一声儿。”林氏连忙摇手道：“这却可以不必，他公公近来连人都认不清楚，饮食也是吃一顿，不吃一顿，我的心也冷透了。请了许多名医服下药去一点也不见效。你们将这件事去巴巴告诉他，一般的会发狂大闹起来。”说着又望书云小姐笑道：“你看我这话可是不是？”书云小姐只是含笑不语。半晌重又说道：“婆婆同太亲母忙了大半夜，总该辛苦了，便请去睡一睡，这房里交给我同仆婢们在此照应也不妨。”林氏近年来本患着筋骨疼痛的症

候，一经劳了神，委实有些支持不住。刚待答应，转是舜华的母亲抢着说道：“这个如何使得？亲家太太尽管同大少奶奶进房歇息，我是惯会熬夜的，便是熬得三夜五夜，也不妨事。”彼此互相谦逊了好一会，然后才议定了：书云小姐同舜华的母亲在此看护舜华，林氏回入上房安睡。稳婆们见诸事完毕，也都拿了赏号纷纷散去，约定了三日之后再来做汤饼大会。

事出意外，（四字使我吃吓。）谁知等不到三日，这里又生出岔枝儿了。且说耀华果然在次日得了喜信，连忙赶回来看他这儿子。王道士因为舜华是在他那里求的儿子，也忙着备了一份礼物亲自来贺喜。耀华见了王道士，少不得满口称谢。（此等处亦是寻常应酬，然而转使我读之失笑，何也？）王道士走后，看看傍晚，林氏同舜华的母亲都在房里，已预备了好些钩藤甘草，泡起开水来给小孩子吮咂。书云小姐喜孜孜的将孩子抱入怀里，林氏使用一柄小银匙儿，颤巍巍的拿着来喂他。只见那孩子一张小嘴紧闭不开，任是你们灌下去，依然从口角边还淌出来。喂了好半会，一共也不曾有点下咽。林氏吃了一吓，便忙唤着舜华的母亲，问他缘故。舜华的母亲已经在旁看见了，只是摇头不语。再听那孩子哭的声音也不洪大，好像是哭不出来一般。书云小姐也吓得不敢出声。大家静悄悄的互相厮望。还是舜华的母亲忍耐不住，说道：“我看这孩子嘴里定然有病，敢莫不是得的锁口症候？事不宜迟，还须赶紧去将稳婆唤得来，叫他们瞧瞧光景，看是怎生办法。”书云小姐听到此处，便不由吓得索索得抖，忙将小孩子依然放下。耀华不由分说，飞也似的跑出去命人去唤那些稳婆快来。

果不曾隔了一会功夫，早有许多稳婆赶到这里。林氏便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立刻看视了小孩子，知道这委实是“锁口之症”，若不赶紧设法医治，是断然不会咂乳的。其中便有一个年纪长些的稳婆，早从怀里掏出一包器具，内中针刀剪镊，各色俱全，虎也似的将孩子抱过来，用指头将那张小嘴挖开，轻轻用了一柄剪刀，从他舌根底下刺进去，随时挤出许多紫血。那孩子便呀然一声哭了。林氏等大喜，忙轻轻接过，搂入怀里。那个稳婆高兴非常，又叮嘱今晚权且不用灌他乳汁，等到明日自然会得痊愈。林氏便依他分付，重又取了些银子赏给他。婆子欢天喜地接了银子，谢而又谢，径自去了。别的稳婆不曾得着赏号，也就快快的分头各散。此处房里的人，格外提心吊胆照应着，不敢松懈。谁知不曾到半夜时候，先前那孩子还一声一声的哭闹，后来渐渐声嘶力竭，宛然像个病猫嘶唤。房中本来点着许多灯烛，觉得一阵冷风过处，光焰兀自缩得如绿豆一般。那耀华因为稳婆替小儿诊治时候说不妨事，他借着产妇床褥污秽为名，早已溜向玉青那里宿歇去了。此时房里房外全是些妇人女子，瞧这神情，大家都自不寒而栗，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搓手咂舌，无计可施。林氏同舜华的母亲知道这事不妙，又喃喃的骂那稳婆卤莽，转被他误了孩子性命。立刻打发人出去延请医士，重来诊视。医士尚未请到，那小孩子早就声息俱无，浑身冰冷。书云小姐先行伸手去摸了摸，不禁放声哭了。舜华的母亲旋即跟着哭起来。舜华益发伤心，也就要哭，还是林氏恐怕舜华身子虚弱，禁不得这般惨痛，忙忍着眼泪，先来安慰舜华，说：“你这身体要紧，这点点血泡子，命中注定不

应该做你的儿子，还去哭他则甚？”一面又拦着他母亲同书云小姐，说：“孩子已是去了，你们不要再闹出别的岔枝儿出来要紧。”大家才住了哭，只呜呜咽咽的站在一处。这个消息传到外边，已走入许多家人。林氏便分付他们买了一个小棺木来盛殓这孩子，又将在先制好的衣服取了几件，把来发送他。整整忙了一夜方才料理清楚。

次日，便有人跑去告诉耀华，耀华倒也毫不介意。转是王道士听见这话，不免捶胸顿足，背地里急了好一会。又隔了许多日子，这一天打听得舜华的母亲在他自己家里坐着，他便悄悄的来会舜华的母亲，说是很不放心二少奶奶，近来身体可还平善？自家不便亲去探视，所以特地到太太这边来问一声儿。舜华的母亲见是王道士，不由埋怨着说道：“那小孩子的事，想你也该得着消息了。我正预备过些时到你庙去咒骂你！你平时讲的甚么话，都说你那玉皇阁里仙佛最灵，我请问你，那些佛若果然是灵的，为何我家小姐在那里求了一个儿子，不曾捱到三朝便又白白的跑掉了？这不是有意给这苦头给我们小姐吃？亏你今日还有这副老脸跑向我这里来呢！不用恼我起这性子，我有本领，叫我的女婿带了人去，拆毁你那个牢屋子！”王道士见舜华的母亲向他发话，一点也不着忙，转拍手打掌哈哈笑起来，说道：“太太这话真个要冤枉死小道了。但是冤枉了小道却不要紧，冤枉了菩萨真个罪过呢。这其中曲曲折折的缘故，不到这时候，小道却也不敢泄漏天机。先行告诉太太，今日孩子已死，便说出来却也无妨了。我先斗胆请问太太一声，譬如拿着小姐比起这血泡孩子，还是小姐要紧，还是孩子要紧？”舜华的母亲笑道：“呸！讲起要

紧来，小姐同孩子都是一样。至于万一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自然小姐比孩子还得要紧些。这个又何劳你道士掂斤播两的说起这话！”王道士又笑道：“可不是呢，谁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怜我为小姐的事费尽了无限的心机，几乎闹得要同我家菩萨反脸，（同菩萨反脸，奇绝之语）。如今才算是保住小姐性命了。太太不来感激我，还成大套的责备小道，不是冷透了小道的心！”王道士说着，便提起那大袖子，意思要去拭眼泪。

舜华的母亲见他说得如此郑重，不由吃了一吓，忙问道：“你说的甚么？我一毫也不懂？得请你详细告诉我，若是果然有理，我自然知道感激你。”王道士方才正色说道：“小姐今年是计都星入宫，在先小道不是说过的，太太料还记得。”舜华的母亲笑道：“又不曾隔着三年五载，这句还是记得的，还劳动你替他拜斗。”王道士道：“还提起拜斗呢！那一天我替小姐拜斗，不是匍匐在蒲团上足足有两个时辰，是太太亲眼瞧见的。”舜华的母亲想了想，笑道：“不错不错，那时候我还背地里笑你，说王道士为何老远匍匐在地上捣鬼？”王道士笑道：“亏你还笑我捣鬼呢！这种大道理，在佛家便叫做‘出定’，在我们道家便叫做‘游仙’。（偏生有得他说嘴）。我其时三魂渺渺，七魄悠悠，驾着一道祥云往游天府，其时劈头便撞见那位北斗星君，他开口向我说道：‘王无咎，你此番拜斗，可不是为的英舜华恶星入命，替他禳解的么？’我忙应道：‘星君有先见之明，我不为英舜华还为谁来？’那位北斗星君听了我的话，忽的向我摇手说道：‘王无咎，你可不须出来兜揽这件事罢。舜华大限已终，有他的前生冤孽，此番已经放

他不过了，专待他临产时候索他性命。你如不信，我可以将我那生死簿子检出来给你瞧着。’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好似半天里打下一个焦雷，几乎将我脑子震破了，只吓得战战兢兢，一言不发。再一思想，平时承太太同二少奶奶照看我的情分，我安能见死不救。随即跪在星君面前，哀求他设法解救解救。星君始尚不肯答应，继而被我缠障不过，想了好半会，说：‘也罢，若是徇你的情面，要救舜华性命，除非另外寻得一个人来替他代死，方可以缴销这重公案。我想他还有一个亲生老母，或是将他勾摄得来，替了他的女儿也好。’”（妙绝之谈）。

王道士一面说，一面拿眼偷瞧舜华的母亲脸色。只见舜华的母亲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上下像似得了三阴疟疾一般，连珠价的抖得要死，倏的立起身子向自己哀告道：“这可万万不行呀！我女儿固然死不得，我这条老命，生前还有许多未完的心事，毕竟也死不得！还求求你同星君哀恳，重行觅一个替他罢！”说着真个要哭出来。王道士见他这情状，兀自暗暗发笑，忙接着说道：“太太休得吃惊，若非小道百般的替太太同星君哀恳，太太这时候如何还能活在世上同小道谈天呢？也是小道当时人急计生，便同星君商议，说：‘不如就让二少奶奶生的这个小孩子替了二少奶奶罢！我也有我的打算，小孩子虽死，二少奶奶还可以再生别的孩子，若是二少奶奶一死，可就值多了。’可怜小道为了二少奶奶费尽无限心机，到今日不曾落着太太的好处，还一味的埋怨小道，可不叫小道听了寒心！”舜华的母亲到此方才将一颗心放得下来，重又笑道：“哦，原来如此。我早知道这个缘故，那一天小孩

子死后，我们应该欢喜，不该转去哭他了。”（愚妇之愚，真是别有见解）。

舜华的母亲刚说了这句话，好像又想着甚么似的，凝了凝神，复行问道：“但是一层叫我有些不很相信，你当初拜斗时候，离着我们二少奶奶分娩时候隔了有好多日子，如何会见你，你一共也不曾提起这话，及至孩子已经生下来，你一般的也备着礼物到他们公馆里去贺喜，像煞你一点也不知道孩子会死的消息。今日孩子已经死了，你方才成大套的告诉我这番没处查考的话，敢莫不是你见我拿话责备你，你才信口开河，编着来哄我们？”（此一驳诘，可谓理解确凿，毫无疑义矣！然而终不免为王道士所愚者。中国妇人见理之明，固不如其迷信仙佛之痴也。哀哉！）王道士猛不防劈头被舜华的母亲问了这几句话，一时未及打算，几乎登时对不出，不由的抓耳挠腮，脸上的红晕一阵一阵泛得出来，又恐被别人打眼，兀自提着大袖子在室中团团的绕了几转，方才站定了，哭丧着脸冷笑说道：“我不料太太真个不达时务，竟会拿这样话来堵塞我！而且北斗星君你都有些疑惑他老人家不正经起来，真是万分罪过！幸亏他老人家住在天府，离太太这里还远，若是被他听见，哼哼，只消他老人家歪歪嘴，（星君而会歪嘴，大奇）。分付值年的雷公老爷，（雷公而称‘老爷’，大奇。）怕不是震天价的霹雳掣下来，问太太一个‘毁谤星君’的大罪！”

且住，读书诸君且休着急。这时候并非王道士还有这闲情逸致，说这风趣话儿，亦非作者故意弄这笔墨尽在这里盘旋。委实因为王道士口里虽在那里说话，心里急得甚么似的，要想几句话出来抵制舜华的母亲，还不曾想得出，所以十分

的延挨着。落后竟被他想着一个好主意，譬如做文章，方才打到本题，侃然说道：“太太你疑惑小道在先不曾提起小孩子替死的话，一般送礼贺喜，便冤枉我拿话欺了太太。我老实告诉你罢：大凡一个有根器的人，最忌的是泄漏天机。小道修炼了二十多年，不敢说根器甚深，然既能巴结到同天上各位星君互相厮混，难道连一个天机不能泄漏的大道理都不明白，转来卖弄自家未卜先知，便预先将这件事同太太们讲起来了？所以当那小孩子未死之先，一般的装着同凡人一样，叫你们大家瞧不出来，这就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谁知转因为这上面叫太太不能见信，想起来可不叫人又好气又好笑呢。”

王道士当时这一篇话，真说得天花乱坠，顽石点头，把一个舜华的母亲直相信到一百二十分，慌忙提着袖子，恭恭敬敬向王道士万福，道是：“适才多多得罪，务乞将来会见星君时候替我道歉！”（说得王道士与星君，如友朋之可以时常会晤。真是绝倒）。王道士见他吓得如此模样，又用了好些话来安慰他，然后才告辞而去。

这里舜华的母亲转又亲自到林府里来，将王道士那番议论，一一的告诉了林氏同舜华他们。林氏也就将王道士当做神仙一般看待，并叮嘱舜华的母亲：“此后如会见王道士，须得求他设个法儿，将舜华前生的那个冤孽解释开了，将来再养孩子，方才可以保得住长命百岁。”又笑向舜华说道：“好儿子，你前回的孩子是向王道士那里求得来的，过一天等你将息好了，依然还是多向王道士那里去走走，虔虔诚诚的，再向菩萨面前祷祝祷祝，或者还可以有点指望。我们这份人家，

各事都还算得称心满意，只是子息这一层觉得艰难些。好在你们夫妇年纪还轻，我们再等着罢。”舜华听了，只是低着头含羞不语。（此何为也？不必含羞，可以意会矣！）先前向玉皇阁时常走动，还有些防着林氏不悦，如今是公然奉林氏的命了。自是以后，舜华同王道士的踪迹益发来得亲密。有时候婆媳两人还偕着到那地方去随喜随喜。谁知隔不了一年，舜华居然又怀着身孕了。他的母亲同林氏重行快乐起来。上次替小儿制的那一套衣服，因为嫌着忌讳，一概抛弃了不用，把来另行赶造，又眼巴巴的专待舜华分娩。说也奇怪，及至等到十月满足之后，不但舜华分娩的情形同着前番一样，便是那个小孩子，不出三朝，依然得了“锁口症候”而死，也是同着前番一样。急得林氏同舜华的母亲叫不出连珠价的苦来。

话休絮烦，舜华一连生了五胎，都是水月镜花，倏生倏灭。最可笑的舜华虽然生子不育，毕竟他还耽着一个生过儿子的名目；至于耀华那位爱宠玉青，自从嫁给耀华之后，简直连蛋也不曾下过一个。耀华年纪渐渐也将近四十岁的人了，心中不无也有些着急，时常在家里对着他妻子舜华唉声叹气。舜华有时候良心不昧，也觉得自己的行为不端，对不住自家丈夫。暗想叠次经着这分娩的磨折，安知不是神佛嗔怒，因此屡遭天谴；况且再向镜子里照照自己容颜，已自绿鬓消疏，朱颜非旧，心里十分懊悔，以后便绝迹不再到玉皇阁里去求子。有时王道士也着人来请他，他总拒而不理，转一心一意的操持家政，侍奉翁姑，便是对着书云小姐，也不是前时跋扈。妯娌之间亦甚和睦。书云小姐见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心中暗自纳罕，也就各事襄助着他不生意见。

这一年刚在光绪三十年上，（大书年月，所以记实也。）舜华忽又呕吐不安，嗜酸贪睡，腰腹渐渐膨胀起来，屈指受孕日期又将近半载。林氏得了这个消息，因为惊弓之鸟，兀自愁眉不解，背地里同书云小姐谈论都耽着十分惊恐。依林氏主意，此次舜华分娩时应用诸物，一概都不去预备，准拟任着孩子去留，免得事前种种热闹，到后来转落人笑柄。舜华的母亲见林氏这番冷淡光景，心里虽然不甚满意，又因为自家女儿生着孩子都不挣气，也不好同林氏争竞，只好在背地里求神许愿，问卜延医，无论甚么方法，只是想得到的，一般的尽心尽力去做。后来还是同他住在一条巷子里的紧邻，有一位年老的妇人，经验很深，平时也知道林府上各种事迹。有一天，见舜华的母亲打从他门首经过，他便殷殷勤勤的邀到他家里去坐，便有意无意的问着舜华怀孕的事。舜华的母亲也就一一将前后生儿不育的话告诉那老妇。又说：“你老人家阅世甚多，看可有甚么法儿没有？”那老妇便笑着问道：“你们那位小姐历次生的孩子，究竟还是男胎的多，还是女胎的多呢？”舜华的母亲叹道：“可不是的呢，就因为历次都是男胎，生下来不到三天上便白白跑掉了，怎生不叫人可惜！”那老妇人点头说道：“这就难怪不育了！这其中很有个道理呢。（无理之理，说来偏生有理，真是奇绝。）料想你们那位小姐，命里注定了不应该享着这男孩子的福分，所以生下来便压不住他，你叫他怎样会不死呢？我来教导你一个法子，包你没事：万一此次你们那位小姐生下来是位姑娘，便不谈了；如果依然是位小少爷，你太太切记着，便把他当女儿看待。你第一件先去问问你那亲家太太，这番替孩子预备的衣服若是

都制成了，千万不可顾惜银子，赶快放着不用，一例的都改成女孩子的装束，不待三朝，一般的替他穿耳朵，戴环子，能一概瞒着人，叫人不知道他是个男孩子最好。就使家人们晓得详细，也须分付他们大家都唤他做小姐。依我这样办法，定然易长易大，无灾无难的过到一百岁。若没有应验，你来挖我这两颗昏昏糊糊的眼珠子，我不怪你。”

舜华的母亲听那老妇一番议论，真个笑得拢不起嘴来，说道：“这法子真是奇妙，亏你老人家教导了我们，心里着实感激。好在我那亲家太太，因为历次孩子不存，各事都灰了心，延捱到今日也不曾替孩子制一件衣服，如今我去将这话告诉了他，包他听见了定然欢喜。我也不在这里耽搁了，随即就去会我们亲家太太，此次小孩子若是应了你老人家话，我叫我们亲家太太那里送一百枚喜蛋过来，给你老人家当点心。”说毕遂别了那位老太，径自向林府而来。从头至尾，将这话告诉了林氏。林氏也只淡淡的答应了几句，说照这样试办办也好。次日遂雇了许多成衣，连日的赶着制女孩子的衣服。书云小姐同舜华背地里都觉得好笑。

光阴飞快，转瞬已到了第二年花朝这一天，便是我书中在先曾经发现的那位赛姑诞降之辰。（一笔兜转，何等魄力，著书到此，方入正传）。至于那临产的繁文末节，也不必絮絮的去讲他。只是林氏们看见舜华生下来的孩子依然是个男胎，不禁从丹田里倒抽了一口冷气。大家面面相觑，不但没有贺喜的声音，转提心吊胆，好像那孩子又要得那“锁口症候”似的。一直等到次日星月已上，又须替这孩子用汤水开口了。林氏战战的捧着杯匙，仍旧叫书云小姐抱在怀里去喂他。不料

那孩子竟咂嘴咂舌的喂得一个十分爽利。林氏在旁边看着，先自乐得眉花眼笑。舜华的母亲更是不消说得，没口子的只管念佛。本来屡次当那未曾坐蓐之前都是将奶妈雇好伺候的，这会儿书云小姐见那孩子嘴里一毫没有毛病，也就快乐非常，笑嘻嘻的顺手便将孩子送入那个奶妈手里，叫奶妈解开怀来喂孩子的乳。奶妈果然便将乳头给孩子衔入口里，可喜那一张小嘴紧紧的含着乳头吸个不住，一点都流不出来。大家这才将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三朝以后，真个替孩子装扮成一个女儿模样。传出话去，都说是二少奶奶此番生了一位小姐。报喜给亲友家，一概都是这样说法。这其间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莫不替舜华欢喜。

弥月过周，依旧大开筵席，十分热闹。这“赛姑”名字便是林氏替他起的，暗暗寓着赛过姑娘的意思。最奇怪的这孩子名字叫做“赛姑”，长到两三岁上，偏生生得异常美丽，眉目如画，举动之间同女孩子一般无二，可以算得上名称其实。性情又极聪明，自幼儿便随书云小姐识字读书。林氏命他称书云小姐做母亲，转称他自家母亲做婢母，转称他父亲做叔父。赛姑乖巧异常，依依在书云小姐膝下，百般承顺。不过祖母等人十分骄惯，凡事都顺着他的意见，从没有个人肯委屈他。舜华自从生了赛姑之后，一总也不重怀身孕，更是看待得赛姑宛如珍宝。再讲到他父亲耀华，既不出去做官，镇日价除得同林福呼吸洋烟，便是在玉青那里大开赌局，日夜的号召那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聚赌。后来舜华的母亲暗中将玉青的事告诉舜华，舜华初则尚有些不悦，继而经书云小姐劝慰，说不如简直命二叔将玉青接回来住罢，省得他在外边

另行支着一份门户，转多耗费。舜华也就依着书云小姐的话背地里诘问耀华。耀华知道无可隐讳，只是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向舜华面前自认不是。舜华便叫他将玉青接回来同住，耀华也答应了，去同玉青商议。玉青知道终久避居在外，也非长策，于是遂将细软打叠打叠，择了一个吉日，迁移到自家公馆里来，叩拜林氏同舜华他们。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林杰自从受了耀华的气，终日便似颠非颠，卧床不起。再加着得了个膈食重症，从不曾好好的能进饮食，饿极了只勉强进点粥汤。林氏初犹着急，延医调理。后来经医生说是只好带病延年，难冀起色，也就将一颗心淡得下来，不去问他。赛姑有时候也到他面前走走，他一时明白，也知道欢喜。然而只认做他是女孩子，从不省得他是乔装的。那一年赛姑已经十岁，林杰便溘然身故。幸是衣衾棺槨在他生前便已预备好了，依着民国体制，遵礼治丧。林氏一番哭泣也不必细述。至于耀华平时借的那些罄响钱利债，在林杰病中，不问家政，那时候也就陆续偿还了好些，尚有不曾偿还清楚的，耀华此时遂公然将各钱铺里的存款一一清提出来，算明本利，一概还了别人。再将所有家私通盘筹算，也不过剩了些田地房屋是不动产。每年进项，渐渐的有些入不敷出，他自家心里也很有些着急。他的那议员位置，在先本因为洪宪改元，大家又闹起帝制来，所以京城里的议会，既经解散，便是各省里也就仰承意旨，虽然不曾明布解散的公文，其实也同解散一般，终年也没有开会希望，各议员的薪金遂一概停发。耀华镇日价只有长吁短叹，不时的还同自家妻妾使着性

子胡闹。

谁知事有凑巧，却在这个当儿，云南忽然起了一枝义兵反对帝制，愈闹愈紧，竟有好些省分响应起来，彼此相持不下。兵连祸结，吓得那些小百姓叫苦不迭，猜不出将来究竟作何结局。那里想到不曾闹了半年，洪宪皇帝尚不曾登极便尔驾崩。这也是天老爷可怜小百姓们，不忍叫他们受罪，轻轻的好像便在暗中做了一个调停。君主既已宾天，总统重行就职，共和政体依旧恢复。一般号称志士的莫不兴高采烈，又忙着大出风头。你想各省那些伟人，谁也不是见机而作？也就立即号召旧日的议员，把个省议会又簇新热闹起来。

别人我不知道，单就我书中那位林议员而论，得了这样消息，第一个快心满志，直乐得跳出跳进手舞足蹈。当下又没命的逼着小厮们买红纸，磨香墨，请了一位会写大字的，明明白白将那“省议员”几个大字写得龙蛇飞舞，更来不及去揭门墙上面旧日那张知县官衔的条儿，仅用了许多浆糊，将这新头衔儿加在那旧头衔之上。有人笑骂他，议员是人民公举出来的，不应该如此做作。他转楞起白眼，说：“民国体制，理当如是！我若不尊重我这议员，便是不尊重民国。”别人听他这话也只得付之一笑罢了。说也可笑，他在先充当议员，不过像寒蝉仗马，无声无嗅的随着别人旅进旅退，只知道按月领取薪俸。此次却又不好了，一者年齿既长，阅历已深，二者实在因为家用浩繁，仅仅循例领取薪俸，不敷挥霍，便日夜睡在烟床上，同他那位诸葛军师林福筹画妙策。林福本是个极工心计的人，便怂恿他借这议员名目，凡事招摇，甚至包揽词讼，私通贿赂，把持新政，关说差缺，无所不至。只

要有人将成千成百的银子送给他，他是不惜廉耻，不顾声名，拚命去做。有些奸民想要沟通外人，私卖矿产，不敢去同别人联络，都来寻觅“林议员”这条门路。耀华益发兴高采烈，觉得浑身本领竟没有一个议员能及得他。是以朝朝酒宴，夜夜欢场，忙得连回家功夫都没有了。

赛姑这一年已经十四岁了。豆蔻初胎，芳菲正艳，女装既惯，那行止举动，纯粹是女孩儿家态度。不但陌生的人看不出来，便是自己家里上下人等，积久相忘，简直不去把他当做男子。有一天刚随着书云小姐在房间里读书，声调琅琅，绝似莺簧燕语，十分好听。他祖母林氏蹑蹑的打对面房间里走过来，坐在旁边望了好一会，不由含笑说道：“一个女孩子家要读这许多诗书何用？亏你母亲镇日价逼你捧这书本子，一共也不教导你做点针黹，将来看你嫁到人家去做媳妇的时候，连一根线儿也拈不动，怎生是好？”赛姑骤然听他祖母说这一番，也摸不着头脑，只管将两颗漆黑小眼珠儿骨碌碌的仅望着林氏发愣。还是书云小姐不禁“扑嗤”笑起来，说道：“母亲真是龙钟了，怎么忘记我家赛姑儿是谁，都说出这样话来！他不久已是要娶媳妇的人了，如何会嫁给人家去做媳妇？”这几句话才把林氏提醒了，忙用手拍着胸口笑骂道：“你看我这人不是老悖到极顶了，公然的将孙子当做孙女儿看待起来，没的把人牙齿笑掉了！”说毕重行大笑，直笑得颤巍巍喘不过气。书云小姐也是笑得花枝招展，手里捧的一杯茶盏都倾泼了些在地上。赛姑方才悟会这意思，更忍不住一直扑到书云小姐怀里，埋着头哈哈的笑。此时舜华刚同玉青坐在前一进里

闲话，忽然听见后边笑声大作，两人携着手，带了几个婢女一齐进来询问。方才坐得下来，赛姑指手划脚笑着告诉道：“祖母要将我给人家做……”刚说到这里，又忍不住复行大笑，再也说不出话。还是书云小姐忍笑将适才的话说了一遍，舜华同玉青也一齐大笑起来，便连那些仆婢，没有一个不掩口而笑。笑了好一会，玉青笑说道：“我看赛小姐也有这般大的人了，还是改了男装的好。老实像这样装扮着，果然将来怎生好娶媳妇呢？”林氏忙摇手说道：“这个如何使得？你们不知道轻重，我家赛姑因为这般装束才养成他这般大的，如何能够轻易叫他改装？万一改了装，你们可保得住他不伤风咳嗽？若是提到娶媳妇这句话，便迟了两三年也不妨事。你看他那个不成料的老子呢，娶媳妇娶早了，他就会在外作怪，又闹起娶小老婆来了。”林氏这几句话，本是取笑的意思，不防着直羞得那个玉青面红耳赤，一时间低头不语。舜华同书云小姐见他这个形状，不禁又是一笑。林氏不悟他们的意思，还只管唠唠叨叨的说耀华说个不住。书云小姐刚待拿话去拦林氏，猛不防外面跑进几个仆人来，嘴里不知嚷着甚么，诸人齐吃一惊。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舜华叠次向王道士求子，偏生有子终不能育。及至悔心一萌，琴瑟静好，遂坐享佳儿。愚者不悟，又谓赛姑果系因改女装乃得成立，不亦可笑耶！此书仍是导人为善不少，乌得以其为稗官而薄之欤！

结束处惯作惊人之笔，固也；然他书类此者，多系呼起下文。不料此回转是回抱前事，使人叫绝。

【独鹤评】耀华生子，向王道士满口称谢。我阅至此，狂笑不止。荆妻在侧，诧以为痴，告以书中事，则亦忍俊不禁。此等处不多着墨而涉笔成趣，足见作者之善于滑稽，但未免谑而虐矣。

王道士信口胡谄，可憎亦复可喜。此等鬼话，在稍具知识者本不值一笑。而舜华之母，且奉若神明，并见迷信毒人之深。如此愚妇人，吾所见亦甚多，并非作者之过于刻划也。

男作女装，便易长大。老妇之言，不知何所依据？要之仍为《奶奶经》中之一种论调而已。因此一语，遂使林赛姑入世以后，生出许多情海波澜，造成《战地莺花录》一部绝妙小说。然则即谓此老妇为涵秋化身，亦无不可。呵呵！

林耀华自命能干，便无恶不作，骂尽当世一般红议员。

第七回 真相思男儿惊绝艳 乔入学女校结新欢

话说前回书中刚叙到林氏一千人在房中笑语，真可算得天伦乐趣，泄泄融融。谁知在这个当儿，蓦的外间跑进几个家人来，喘吁吁的报告事项。不独书中的人被他吃了一吓，便是书外的诸君，谁也不以为外间定然有了变故。横风吹云，截然中断，若不是出了特别大事，著书的定不留着做两段章回斗笋接缝之用。哈哈！若果照这样想去，可不叫著者背地里笑得比适才林氏他们还要利害。诸君通不记得这《战地莺花录》第一回的事迹了？夏老爷赛会，已是闹得举国若狂。林公馆大门口便因为这件事，屏门内外，特地将帘子悬得齐齐整整，准备赛会经过到此，阖府内眷便出来瞧看。家人们这时候远远的听见军乐声音，也不曾问个青红皂白，深恐误事，便没命的跑入上房来报告，说是快快请太太、大少奶奶、姨太太、小姐出去瞧会，迟则恐防不及了！说了又喘，喘了又说。书云小姐笑喝道：“原来是外间赛会，看你们这般大惊小怪的。这点点事，要这样慌张则甚？还不快滚出去，命他们将帘子放得下来，太太同我们即刻出来瞧看就是了。”几句话说得那几个家人快快而出。赛姑听见这赛会的话，他一把早拖着书云小姐袖子直往外跑。林氏笑道：“仔细些，你母亲脚小，休得将他跑跌倒了，那才是笑话呢。”说着也就立起身来。

旁边走过两个侍婢搀扶着。舜华玉青大家也都扶着各人侍婢，闹哄哄的一齐走出去，在珠帘里面一排坐下。忽又听见家人们在旁边叽咕着说：“适才的军乐，谁知并不是赛会，是陆军学校里的学生演操回校打此经过。”林氏笑骂道：“蠢奴十分糊涂！难道不打听明白了便就向上房里去乱报？没有赛会，老实我们还是进去罢！”惟有赛姑听见是学校里的乐队，他是孩子见识，转舍不得就此进去，忙笑说道：“学生队伍，在我看比较赛会还要好玩。好祖母，我们在此耽搁一会儿，让我看他们走过去再进去不迟。”林氏不忍违拗他的意思，也就答应了。赛姑好生快乐，一叠连声使命人：“将帘子替我打起来，好在不是赛会，街道上定然没有闲人，要这牢什子挡在面前委实讨厌。”

嗟呼！世界上本没有事，都因为人去寻事做，然后才闹出多少事来。此时赛姑如若不嚷着打帘子，万事全休，偏生他讨厌这牢什子，家人们便将一抹珠帘高高卷起。他还觉得在屏门旁边看得不甚爽利，一个人竟跑出来向外张望。别人家那里猜得到他是个乔扮英雄，只见他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态度，神光离合，顾盼飞扬，固然将那一班陆军学生看得个个销魂，人人荡魄。这中间尤有一个多情种子，不过也随例同赛姑打了一个照面，那里想得到他的身子虽然也同着那一班学生一齐回校，他的魂灵儿早不曾转去。你们知道他那魂灵儿不曾转去，毕竟在那里干甚么呢？说也可笑，他这魂灵儿便一直痴痴的立在林公馆的大门左近，一直等着赛姑将他们这队伍看得完毕，笑吟吟的偕着他祖母一干内眷，指指点点回入上房。家人们依旧将些珠帘全行放下，他那个魂灵

儿方才缓缓的走回学校，依然同他的身子附合起来。

著书到此，又有人讥诮我这话太觉荒唐，简直有些套用古时那个《倩女离魂》的故事了。这话却又不然，如今是文明时代，就说我著书的没有装点，也断不敢将这希奇古怪的话儿引人发笑。我适才说的这番话，并非实有其事；如果实有其事，他这魂灵儿不会竟不回校，一样跟随赛姑到他那道绣房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不会有人去赶逐他。要知世界上断没有这样快活的事，当初的小说家，都是编着哄人玩的，诸君千万不可去相信它。我讲的这个人，实在因为爱慕赛姑不过，觉得走遍了福建全省，也断断不会寻出这样千娇百媚的女郎。他一时虽然匆匆的返校，坐定下来，他兀自出着神，仿佛亲眼看见赛姑笑吟吟的转身入内，亲看见家人们放下珠帘。这也叫做“一相情愿”，乱想胡思。自此以后，他不独无心上课，便连茶饭也是无心去吃，好觉也是无心去睡，常常编着谎向提学面前去请假，不时的走向林公馆门首，希冀再见玉人一面。但是林耀华家中，虽然算不得个“侯门似海”，毕竟堂堂议员的公馆，也没有女眷擅自倚门卖俏的道理，你叫他那里去见一见赛姑呢？后来还希望着夏老爷赛会，或者赛姑仍然要出来瞧会。谁知那些不做美的官厅，因为国体新更，危机四伏，新年里龙灯花鼓尚且一概禁止，安能再让他们兴高采烈去赛夏老爷会呢？不由分说，下了一条禁止赛会的示谕，高高贴在通衢。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暗想：我这单相思病定然稳稳害成了。先前还是瞒着人在心里打算，到后来更忍不住，逢着星期例假出来自由行动的时候，便悄悄的将这番事迹同他的一个妹子商议。这可真要算得一个情种了！

且住，著书的说了这一大篇话，究竟还不曾表明了这个学生到底是谁？听了去没头没脑，也不成个格局。如今且待在下慢慢表来，才知道这学生根基也还不薄，比较起黑虎林家来，名望还高些，门第还大些呢。单论他的姓，便占着社会上通用的百家姓上第一个字，又是大宋嫡派的子孙。他的祖父在前清做过陕西河南两任督学使者，父亲是个纨绔公子，只在吏部里捐了一个小小主事，并不曾出任，仅管在家乡里享着田园之乐。革命军起，福建光复，那些党人便借他家曾经做过满清奴隶的名目，又知道他家富有资产，（满清奴隶可也，富有资产不可也，令人浩叹。）硬行向他家勒捐十万银子，协助军饷，若是不肯答应，就须率领健儿实行去抄没。他父亲本来胆小，性情又极懦弱，得了这个消息，百般的央出人，来向军政处哀恳，只承认了五万银子，随时交割清楚。银子虽然是交割去了，这一口气哪里咽得下去？由此一病，便行身故，只遗下他夫人湛氏以及一子一女，便是我在先讲的这位陆军学校里学生了。生得眉清目秀，举止翩翩，学问又极充足。可惜赛姑不是真正女郎，万一果然是女郎，配着这样才子，倒是天生的一对嘉耦。他的名字便叫做赵珏，表字璧如，还有一个妹子，论他妹子的容貌，比赵珏还要胜得十倍，姿态明艳，不见得不如赛姑。至于身段玲珑，腰肢窈窕，赛姑终究是个男儿，还有些比他不过。芳名赵瑜，婉如，是他的表字，这两个字，还是他哥子替他取的。湛氏夫人膝前有这一对佳儿，也就心满意足。虽然夫主已亡，家道中落，却也减得许多忧郁。赵珏今年十八，赵瑜今年十四，赵珏入校业已四年，本年暑假已届毕业时期。至于他妹子赵瑜，去年才入本

城高等女子小学校肄业。

那个学校原名“含芳”，系是一位太史公高攀龙的如夫人创办的。高翰林夫妇去世多年，那个如夫人曾经留学过日本，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嫁给高翰林未及两年，已守了寡，愿意将所有财产，私立这一座含芳学校。民国成立，风气大开，他这学校也就非常发达，学生已达一百五六十人之多。赵主事同高翰林当初本是通家之好，所以湛氏夫人将这爱女送入该校读书。校长欧阳春不时的还同湛氏夫人常常来往，遇着经济不足之时也曾经通融过的。赵瑜在校里名分上虽是学生，至于校长看待他宛如自家子女一般。赵瑜又非常敏慧，每届试验均列优等。他们兄妹之情也甚融洽。那个赵珏年近弱冠，情窦初开，是以蓦然见着那个赛姑，无怪他魂儿梦里都把来系恋着他。但是逢到在家休沐之日，都觉得神志萧条，不时的短叹长吁，或是独坐书斋里，喃喃呖语。他母亲偶然看见他这情状，疑惑他染着病恙，着实有些悬心，问暖嘘寒，殷勤更挚，有时问他他也没有甚么可说。却是赵瑜暗暗猜着他哥子心事，背地里拿话去引逗他。赵珏满腔抑郁，正苦无可发泄，竟一一的明白说出来，又道：“我这颗心里都嵌了那人的小影，我也没有别的想头，只求能再行会他一面，便是死了也甘心的。好妹妹，你是聪明不过的人，可能替哥哥筹划一个好主意，达我这个目的，你将来要我买甚么物件酬谢你我愿意。”赵瑜到此方才明白，不禁笑道：“我道哥哥为着甚事这样愁苦呢，原来是因为想娶嫂子。我不信，林家这位小姐究竟生得怎样一个美人儿似的，累得你为他这般憔悴！不是我说句笑话儿，他既然做了一个女孩子，横竖将来都是要

嫁给人的，像哥哥这样才貌，便是娶他回来做嫂嫂也不为辱没他。若是问我的主意，在我看，最好老实将这话去禀明了母亲，央出人來向他家去求婚，包管十拿九稳。那时候嫂嫂进了门，任你怎生去看他都可以，不比这样鬼鬼祟祟的，光在这里痴想的好得百倍？”赵珏笑道：“话虽如此，我又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办法？我只怕一经去求婚，他家若果然允许了，自是万幸；万一没有这姻缘之分，他父母不肯答应，岂非绝了我的希望？绝了希望，我便没有命了，转不如此时究竟还有一线生机。所以想到这求婚这一件事，越想越是害怕。”赵瑜笑道：“呸，世界上的事都尽尽力去做，没有个做不到的！若是像哥哥这样畏首畏尾，他家不允许我们，固然料不定；他家就是肯允许我们，我们不央出人來向他家去说，难道人家就晓得你爱慕他这小姐，白白的送来给你做妻子不成？我平时尝笑哥哥读书都读痴了，照这样看起来，真是一点不错。”

几句话转将赵珏说得笑起来，羞得脸上通红，忙用双手握着两个耳朵笑说道：“你说得很是有理，我就通通将这件事交给你去办，若是能替哥哥办妥了，买物件谢你还在其次，包管在哥哥身上，将来替妹妹拣一个好男孩子，长得同林家小姐一般俊的给你做女婿，你看可好不好？”赵瑜手里却好拿着一柄湘妃竹的纸扇子，使劲在她哥哥背上敲了几下，说：“好呀，别人在这里帮你打主意，你转拿话来奚落我，可想你这人没有良心！”说毕早笑吟吟的跑入后进，果然将他哥子的心事一一告诉了母亲，并将自己的主张也说出来。湛氏夫人不由笑道：“哎呀，珏儿这点点年纪，他居然作起怪来了。你去替我吩咐他，叫他将心用在学问上，将来何愁娶不到媳妇。不

用三心二意，偶然见了人家一个女孩子，就魂思梦想起来，这还了得！”赵瑜笑道：“母亲的话，怕不有理，但是哥子此番的意思，大有不遂他的心就没有性命的光景。好在哥哥年纪也这般大了，嫂嫂迟早都是要娶的，他既然爱上这林家小姐，母亲何妨就央出媒人来替他去说说看，若是说妥了，母亲也放下这一条肠子。”（姑娘之意，若曰此不过放下一条肠子而且，还有一条肠子，尚未必放得下也。哈哈！）

湛氏夫人也笑道：“好呀，你竟不是同我来商议，简直是替我哥子作说客来了。我知道你们小人家的用心，以为早娶了嫂嫂，你们就多了一个伙伴。（谁知这个伙伴又自比众不同。）也罢，我就看你的情面替他向林府那边去说一说看。只是一层，虽然彼此提起来都还知道，毕竟平时也没有往来过。女孩子的容貌，想自然是好的了，这倒不消探访得。至于请谁去做媒，要想一个两边都熟悉的人倒还烦难呢。”赵瑜听她母亲说到这里，也就沉吟了一回，忽的拍手笑道：“有了有了，这做媒的人，母亲何不便请我们校长！”湛氏夫人道：“你难道晓得你的校长同他们那边有甚瓜葛？”赵瑜笑道：“怎么没有瓜葛？我久经打听得林府上这位小姐的婢母还在我们校里肄业过的，当初同学录上还刻着他的名字，叫做英舜华，后来不知为着甚么，不曾等到毕业便行退学了。可想我们校长同他府上有这一重世谊，为何不可以去代哥子做媒？”湛氏夫人点头笑道：“这是最好的了，想必该应是他们前生注定的婚姻，所以凡事都还来得凑巧。（且缓拿稳着。）你明日到学校里，就说我的意思去烦校长做媒人，想他也断不至推辞。”赵瑜见大功业已告成，忙笑着去安慰他的哥子。赵珏听了也自欢喜

非常。兄妹二人，依然各人到各人学校里潜心修业。

且说欧阳春听了赵瑜的话，他是个最热心的人，早已满口应承，先行到湛氏夫人这边来接洽好了，随即坐着轿子径来拜会舜华。舜华自从出了学校之后，同那个欧阳校长虽然也时通庆吊，至于平素没有事故，却轻易无由会面。此次门房里忽然通报进来，说是含芳女学校长亲自来拜会二少奶奶，有话面谈。舜华吃了一惊，暗想他来访我，有何话说？一面沉吟，一面便招呼人开门延接，自己早走至阶下等候。不多一会，已见欧阳校长踏着小皮靴儿，“咕咯咕咯”的一路笑得进来，一眼瞧见舜华，忙走近几步，笑拉着舜华的手说道：“我们还是那一年，尊翁仙逝，我到府上行礼，曾经畅谈了一次，如今又有好许时不来看望你了，起居料还佳胜？”舜华当时谦逊了几句，便让着她在堂屋里上坐，侍婢们已经送上茶来。欧阳校长又问了他婆婆同寡嫂的安好，方才凝眸向房里望了望，笑道：“你的那位女公子呢，如何不出来我们见一见？”舜华欠身笑答道：“家中人等，托庇校长洪福，均皆平善，小女此时现在他母亲房中读书，我去命他出来拜见校长。”欧阳春重又笑拦着说道：“既然是女公子不在这里，且缓着去请他，他若是过来，我们反不好谈心了。二少奶奶须知道我此番来的用意并非闲聚，特地到府替他做媒。”舜华忙笑答道：“原来校长有此美意，这是极好的了，特不知校长谈的是谁家的女孩子？”欧阳春怔了一怔，转笑道：“我来做媒的便是府上的女公子，并非替别人家女公子多事，二少奶奶适才的话想是错会我意了。”舜华到了此时，方才恍然大悟，暗念这人委实糊涂，我心里只知赛儿是个男子，那校长如何会猜得出

他是乔装呢？适才这句话，几乎露出马脚来，幸亏匆促之间校长一时尚不至明白我的话中意思。忙接口说道：“原来校长是替小女择婿，校长法眼，平时阅人甚多，谈的这位公郎定必不错，何妨宣布出来，好让学生去同婆婆斟酌，再行回覆校长？”欧阳春见舜华有允许之意，非常高兴，遂将湛氏夫人为儿子求婚的话一一告诉了舜华。

大凡世界上做媒的人，那张嘴是再圆活不过的，极穷的人家他会把来说成个富如猗顿；极陋的子弟，他会把来说成个美若潘安。况且这赵府门第，本来是世代簪缨。赵珣的为人，本来是翩翩公子呢，再加上欧阳校长那一番颊上添毫，十分装点，暗想这位二少奶奶听见，包管要没口子的答应了。谁知舜华只是低头含笑不语，一直等欧阳春说完毕了，方才答了一句，说：“赛儿虽然是我养的，如今已是过继我们寡嫂做女孩子，这件事须索要我的婆婆同嫂子做主，请校长好言上覆赵府太太。既是校长盛意，替他们撮合婚姻，赵府那边的家世，又是我们素来倾慕的，料想没有不应承的道理。”说毕又将别的闲话应酬了几句，欧阳春方才欣然告辞而去。舜华殷殷勤勤一直送至二门，看着校长上轿走了，早忍不住好笑，急急转身，正预备到后一进里将这话去告诉书云小姐。

其实书云小姐同玉青在先忽然听见婢女们传说，含芳女学校长到门求见二少奶奶的话，彼此正在疑惑，不知为着何事。玉青便扯了书云小姐，悄悄的躲在屏风背后，他们两人所谈的话，已经一一听得明白，及至欧阳校长走后，他们早已笑盈盈的站在屋里。书云小姐早笑指着舜华说道：“你这个人卤葬到甚么田地？怎么别人替你家赛儿做媒，便应该给他

说媳妇，不应该替你觅女婿。别人哪里知道你这赛儿是男孩子？幸亏这位校长先生的糊涂也同你一般无二，他就被你几句话朦混过去了。若是我就会瞧出破绽来，当时便问你一个将男作女的罪名，看你怎生分辩？”舜华笑道：“你们不用说嘴罢，这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若是人家骤然对你们说这样话，难保不也是同我一样。倒是我们且休讲玩话，赛儿若是老远不改换男装，以后像这样烦难的事倒很多呢。”玉青接着笑道：“谁也不敢再提赛小姐改装的话了，那一天我不过说了一句，倒被老太太数说了一顿，还夹七夹八的连老爷都骂下来了。今日这件事，二少奶奶何妨前去禀明老太太，看他老人家究竟怎生个办法？以后若是再有人出来替赛小姐做媒，最好大少奶奶二少奶奶都不用去理会，让老太太一个人发放人家。”几句话转把书云小姐同舜华说得笑起来，于是互相携着手，款款的走入林氏房间里来。

这时候赛姑刚伏在一张桌上低着头写字，并不曾理会外间的事。转是林氏夫人一眼看见他们满面笑容，不由笑着问道：“你们又遇着甚么喜事了，这样高兴得很？”舜华同书云小姐尚未及答应，玉青忙接着笑道：“谁说不是大喜的事？如今果然有人家来替我们赛小姐做媒。太太前日刚说赛小姐将要给人家做媳妇，真个应了太太的话了。”林氏惊讶道：“难道真有这怪事不成？你们究竟如何对付人家的？敢知又将老实话说出来了，看我依你们！”舜华忙笑道：“事是有这事的，便是那个做过学台的赵家，央出含芳学校校长亲自到我们这里来求婚，媳妇知道赛儿乔装的话是万万不能告诉人家明白的，只好含糊答应着，说是停会子要同婆婆斟酌。做媒的人

如今却是别过了，但是人家明天要等候我们的回信，在婆婆看这件事怎生答复他才好？”林氏正色道：“这有甚么为难呢？那个校长若是再来罗唆，你们就替我回绝了他，就说是我的主意，我家这个孙女儿，是要留在家里做子的，一百年也不嫁人，任是这做媒的再涎皮癞脸，也不好还向我们纠缠不清。真是发笑，即是我家赛儿真算是女孩子，他今年也不过才十四五岁的人，他们就容不得他，必定抢得聘了去才算趁了他们心愿？适才这个校长，幸亏不是同我当面讲的，他若是当面同我讲这话，看我没头没脸的耳光子打过去，问他下次还敢替人家多这些事不敢？”（世间好替人家做媒的听者，须防老大耳光子打来。）

林氏刚同舜华在这里发话，玉青站在背后悄悄的拉着书云小姐袖子笑道：“人家做媒，原是为好的，就是不答应人家，也没有被打耳光子的罪名。别人他哪里会知道你家小姐，内中有这些不尴不尬的玩意儿呢？我瞧他老人家，越老肝气越旺了。”此时赛姑早已从椅子上跳下来，笑嘻嘻的听他们说话。已知道人家将他当做女孩子，替他做媒，他十分不快，急得跺脚道：“不晓得你们为何好好的将我弄成这般模样？我是不愿意老远受这般气。我立刻将这些牢衣服脱下来，看他们可还要娶我回去做媳妇！”一面说，一面真个就去脱上身那一件桃红洒花湖绉夹袄子。林氏吓得慌张了，一把将他扯入怀里，“好乖乖”、“好心肝”的喊个不住。又说道：“你因为装成这个模样，才长成到这般大，你切莫同你小命做对。都是你的娘同你的婢娘不好，他们闹出这些笑话儿来引你生气，你还好好的去读书写字，以后若是再有这样不识时务的人到我家

门上，我分付门口爷们，关起大门不许他们进来，可好不好？”赛姑听见林氏这番话，方才罢休。

约莫又隔了半个多月光景，那个赵珏十分放心不下，转又逼着他妹子去催校长。校长欣然向赵瑜说道：“我看这件事没有不成的道理，只不能像你家哥子那般着急。你告诉他，等到下一个星期，我再向林府去走一趟，但是林府这位小姐年纪还小呢，总不能一经谈妥了就容易让你家娶了过去，你哥子再着急些也没用。”几句话说得赵瑜也笑了。

这一天刚是五月初一。最可笑是中国自改变政体以来，久已颁行阳历，一般社会却没有一个人肯遵照办理，譬如本年五月，在阳历已是六月下旬，然而各人家里依然还是闹他们的端阳佳节，舜华同书云小姐，大家正在后一进里用粽箬裹粽子，赛姑站在一旁瞧着，侍婢们各拿蕉扇立在他们背后扇着取凉。忽见玉青匆匆的含笑进来，向舜华努嘴道：“那个讨厌的校长又进来了，坐在你的屋里等你讲话，仆妇们要进来通报，是我拦着说，等我先去告诉二少奶奶一声，还该大家斟酌句话好去回复他。”舜华忙将粽箬掬下，皱着眉头笑道：“太太呢？”赛姑在旁边说道：“祖母适才刚睡午觉。”书云小姐站起身子笑道：“你们不必着忙，这番等我出去见他一见。”赛姑鼓着两片小腮颊儿向书云小姐说道：“娘去见他时候，何不将他骂一顿，免得他下次再来！”书云小姐笑喝道：“你懂得甚么？不能依你祖母的意思，好好的得罪人家则甚？”说着便轻移莲步径到外面。果然看见欧阳校长坐在椅上，他们彼此却都是相见过的，书云小姐先开口说道：“大热天气，累校

长远来相访，寸心中甚抱不安。舍弟媳因为有些琐屑的事缠着身子，不能出来奉陪，校长若是有什么分付，我当代为转达。”欧阳春校长笑道：“前次曾经到府，为令媛小姐执柯，尚未知尊旨如何，是以此番特地前来讨个确实消息。倘蒙金诺，当即回复前途，以免悬盼。”书云笑道：“不错不错，此事已经舍弟媳禀陈婆婆，婆婆的意思，以为赵府那边不鄙寒微，肯附为姻娅，非常欣幸。但是小女尚在雅龄，一切懵无知识，一时还提议不及此事，务肯校长将这意见婉向赵太太面前辞谢，实深感激。”欧阳校长笑道：“令媛小姐年纪虽轻，正不妨先行受聘，好在嫁娶这一层，便是耽搁个一年半载也不妨事；少奶奶这般峻拒，想是不肯同那边俯就的了。”书云小姐笑道：“在愚妯娌的思想，谁也不是同校长一样！不过家中大小事件，均须禀承婆婆的意旨，他老人家这样分付的，没有人敢去驳回他，还求校长俯察下情，勿用见怪；况且鄙人这边也很知道赵府的公郎非常美秀，此刻又在陆军学校受业，将来怕还不飞黄腾达？舍此佳婿，又将何求？老实同校长说，小女万一不嫁则已，若是将来择婿，断不舍赵府公郎另受他姓之聘。‘茑萝附松’，这段婚姻是必要同赵府那边联结的。”（语语有草蛇灰线之妙，读去又不着痕迹，而后来情事，已从无意中埋伏。）

论书云小姐说的这话，正是他善于词令。他以为赛姑本非女郎，断没有将来受聘之理，此时落得做个人情，好让欧阳校长听着欢喜。至于等过几年，赛姑一经成立，自然仍改他的男装，赵府断不能责我前言，务期践约。然而那个欧阳校长，那里会猜到书云小姐的心事呢？他这时只在胸中暗暗

盘算，如若说他不愿同赵府结亲，听他话中之意，却又有仰慕赵家门弟的意思，只猜不出他又愿做亲，又不愿在这时候受聘。至于赛姑年轻的话，分明是藉作推诿，并非实事。世间自幼联姻，长成合卺的也还不少，难道他家小姐已经十四五岁的人还不能给人放聘不成？毕竟心里虽然想到此处，当时又不便拿着话再同人家驳诘，只得点头答应，重行说了些闲话。又问到赛姑近来可曾读书没有。书云小姐笑道：“他那里能算得读书呢？平日间不过跟着我认几个字儿，所喜他心地还不过于愚笨，《四书》已能讲解明白，如今教他读着第二本《诗经》。”欧阳校长惊喜道：“难得令媛如此聪敏，真是可喜。加着你这贤母尽心教导，将来是一定不患不成英雌！”说毕又叹道：“论中国国粹呢，这《四书》《五经》却也未可一概抛弃，但是所学非所用，白白的埋头故纸，也非教授的良法。令媛既然有这般天资，不造就他成材，却是异常可惜。照这样说，我倒要不辞‘毛遂’，想搜罗令媛列我门墙之下。我那里英文、算学、烹饪、手工，各项科学都还齐备，未审少奶奶还肯叫令媛到敝校肄业么？”（此事转从他发起，妙绝。）书云小姐忙抬身笑道：“校长真是多情，伐柯未成，又施化雨，目下行将暑假，小女不便趁侍函丈，一俟秋季开学，再行命他亲来受教便了。”书云小姐本是一句随口应酬的话，谁知欧阳校长听了非常欢喜，重又叮嘱了几句方才告辞而去。

书云小姐进来笑着将适才一番酬答的话告诉了舜华他们。舜华笑道：“毕竟嫂子口才是好的，几句话就把这校长打发了去，若是我就不能怎样爽利。”书云小姐又道：“这欧阳校长不知同我家赛儿有甚么不解之缘？我不过说了一句赛儿

在家里随我读书，他就欣然要命赛儿跟从到他校里去肄业。”说着又向林氏房里望了望，见林氏还不曾醒，便悄悄向舜华说道：“这件事倒也很是烦难呢。论目前时势，科举既废，将来的人家子弟要希望上进，万不能不打从学校里经过一番。赛儿年纪不能算小了，规矩便应该入高等小学肄业。固然因为他祖母不以学校为然，所以至今耽延下来，连一张初等小学的文凭都不曾混得到手。便算是祖母许他去求学，他这男不男女不女的态度，究竟该到那个学校里去才是？一味敷衍着过去，将来怎生结局呢？”舜华尚未及答应，赛姑在旁边听着早闹起来，嚷着说道：“我几次三番同娘商议，要向学校里去求学，娘都是不理。在这春间我亲眼看见那些陆军学校里的学生何等威武！既然在世界上做了一个男孩子，终不成老远的将我关在闺房里，闷得要死。好亲娘，我也不想别的，老实你们就将我送入那个陆军学校里去，练习些军事学识出来，包还可以替我们这中华民国做点事业。”（口气不小。）玉青笑道：“‘赛小姐’好大口气，亏你也不羞！你看那些学生，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少年，忽然搀入你这么一位袅袅婷婷的小姐在里面，岂不将人家牙齿笑掉了！”赛姑急道：“你懂得甚么，我如若进了陆军学校，难道还这样装束不成？一经穿了男孩子衣服，自然也会‘雄纠纠气昂昂’的起来了。”书云小姐笑道：“你们大家不用在这里鸡争鸭斗，我的心里何尝不想你入学校里去练习？但是你说的那个要改男装的话，有祖母在堂，料想你这男装便不能改换；况且论你这年龄，也还不是做陆军学生的时候。你且莫忙，我来教你一个好主意：你过了今日，只管去同祖母缠障，不说别的，单说要入学校，若

是祖母不许我入学校做学生，我也不依祖母在家里做女儿。你祖母别人说话是不信的，惟有你的话他却千依百顺。等到祖母允许了，他必定要同我斟酌入甚么学校。老实说那些男孩子的学校，你一时且休想进去，我便禀明祖母，先让你到含芳女学校里去试演试演一二年，好在他那里的科学，除得烹饪、缝纫，其余都还同男校不相上下。那时候既遂了你求学的苦心，又不违背祖母命你乔装的慈训，这才是两全好法子。你依着我办，包你不错。”舜华同玉青听了都笑说道：“这计策最好。”赛姑方才欢喜。

当晚书云小姐便将欧阳校长重来的事，以及自家如何发付他走那一番话禀明了林氏，只不曾提及赛姑入学。林氏点头无语。自此以后，赛姑果然日日向他祖母絮聒，闹着要入学校。林氏起先还不肯答应，后来见赛姑说是若不许他入学校求学，就要不穿女装，方才着急。书云小姐又在旁边假作调停，便将欧阳校长想暑假后叫赛儿到她那里肄业的意思告诉林氏。林氏因为是女子学校，也就答应了。赛姑知道遂了他的心愿，毕竟是孩子见识，只眼巴巴的盼望赶快过了暑假，至于入校的书籍用品，在一月以前逼着他母亲替他料理齐备，不时的命人到校里去打听开学日期。

如今且讲一讲那个多情赵珏，已经听见欧阳校长第二次的回复，说是林家不愿意让他小姐在幼年结婚，必须等再过几年方能提议此事。赵珏的一番失望神情自然不消说得，背地里只有长吁短叹。湛氏知道他的心事，又深恐酿出变故，便不时的留心亲友家中的女孩子，要想替他放聘。赵珏又立意

不肯，告诉母亲说：“我刚在求学时代，本不合有家室之累，实系因为初见林家小姐，论她的姿容，真是百中挑选不出一个。儿子想同他家联下姻来，至于娶他这一件事，便再迟些也不妨事。像母亲这样办法，转似乎儿子急于想娶妻子一般，未免错会了儿子的意思了。”湛氏笑道：“照你这样讲，原不为急于娶亲，人家便说是须迟得两三年，你又何以这般恹恹不乐呢？”赵珏当时也没话回答，只低头勉强笑了一笑。

五月中旬，他们兄妹学校里都放了例假，彼此会见。赵瑜笑嘻嘻的望着她哥子说道：“妹子有一件最高兴的事要来报告哥哥：林家那个小姐，哥子想娶他，一时尚不能如愿。至于妹子不日转可以同他朝夕亲近，耳鬓厮磨，哥子听了可妒忌妹妹？”说着，便将欧阳校长要赛姑入校肄业，她母亲已经应允的话，滔滔说了一遍。赵珏狂喜道：“这件事再妙不过了！哥哥岂但不妒忌你，还要替我欢喜。这一来哥哥不是有同他会面的机缘么！”赵瑜将头一扭，笑道：“我不相信！他在我们女校里读书，哥子自在陆军学校，难道好常常跑去同他相见不成？”赵珏笑道：“这个却是不行。不过妹妹既已同他在一处校里，便准许你将他约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便可以常常相见。”赵瑜笑道：“你做梦呢！人家难道不晓得我们这里去求婚过的？他一个女孩子家，他肯老着脸跑到我们这里来同你会面？”赵珏想了想，顿时露着不快颜色，说道：“照这样说起来，转是我们向那边求婚的不好了！都是妹妹出的好主意，如今弄得婚事既不能成就，又落了这样痕迹，反叫人避起嫌疑来，毕竟如何是好呢？”赵瑜笑道：“哥哥你也不用埋怨我，好在我同他虽然在一处，也要看彼此性情投合不投合，

万一他果然同我要好，我能替哥哥竭力地方都竭力帮着你去做罢了。”赵珏这才不言语。

九月一日，各学校纷纷开学。内中单表这含芳女学，早晨八时，诸生齐集礼堂，行拜谒国旗仪式，真是衣裙绰约，肃穆无哗。新生班里便有一个翹然杰出、姿首动人的女郎。大家虽都是粥粥群雌，然而爱好天然，一例的将视线注射在那女郎身上。转看得那个女郎红晕腮庞，嫣然无语。停会子各人分散开来，三五个一群，谁同谁最相契的，都集合在一处谈笑。惟有新入校的这个林赛姑，平时既不轻易出门，从来不曾结过女友，此时对着那些同学，简直没有一个相识。送他来的两个仆妇，将他丢下来都回去了。他此时好像小学生初次入塾读书一般，先前尚还高兴，到此转有些凄惶起来，若不是怕人耻笑，早已要“哇”的哭了。孤另另的走至一块太湖石畔，立在桂花底下，低头弄那衣带。这个当儿，忽的远远走来一个女学生，上前便执他的手，笑嘻嘻的问道：“姐姐一个人站在这里做甚么？此地阴森森的，受了潮湿如何是好？我陪姐姐到左首一间小花厅上谈谈去。”赛姑也只笑了一笑，再向那女学生细细一看，只见他莲脸含春，螭螭如雪，那一搦腰肢，比自家还要瘦削些。一面说着话，便携了自己向左边走过去。情不可却，只好随着他缓缓到了厅上。那女学生笑道：“姐姐可是姓林不是？我姓赵，学名便叫做赵瑜，我们校长到府上去求婚的，那便是我家哥子。如今侥幸同姐姐在一处求学，凡事总还望姐姐指教。”赵瑜初次同赛姑相见，本不应该劈口便提起求婚的话，叫人听着羞愧。谁知这也是赵瑜小姐的狡猾，借此试探赛姑的意思，看他听见这话怎生对

答。然而若是赛姑果然是个女子，他自然含羞无语，面上一红罢了。那里晓得赛姑本来是天真烂漫，加着自己明知是个乔装的人，心中毫无丝毫惭愧之意，转笑道：“求婚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幸亏校长到舍下去做媒，我才有入这学校的机会。姐姐在这校里不止一年了，我初到这地方，很觉得人生面不熟的，难得姐姐肯照应我，我实在非常感激。至于姐姐说的那位令兄，他是不在陆军学校的？我先前也同母亲闹着要到陆军学校去做学生，母亲不许我，说是我年纪还轻，只应该在这校里读读书。奇怪我们来了也有好一会了，怎么还不叫我们去读书呢？”赵瑜此时眼看着他这种娇憨神态，说出话来毫无顾忌，忍不住好笑。刚待答话，蓦听见外间一阵摇铃声音，顺便将赛姑扯得一扯，说：“快随我来。”赛姑依言，跟他走入一座极大讲堂上。

全校学生鸦飞雀乱的都纷纷归座，赛姑也就偎傍着赵瑜，坐在后边一条长椅子上，低低向赵瑜笑问道：“这是授的甚么课？”赵瑜笑道：“这不是授课，规矩是第一天开学，校长循例训话，你须悄没声儿，只管拿耳朵去听，不要叫校长责备你紊乱秩序。”赛姑伸了伸舌头，方才不敢开口。果然不多一会，已见校长匆匆的走进来，向讲台上一站，弯了弯腰，顿时全堂学生都站起来弯腰。那一阵扑通扑通的脚步声音像似轰雷一般。赛姑看着只是要笑，又听不出校长说的是些甚么。说了有半句多钟，又弯了弯腰便走下讲台去了。这里大队学生，又嘻天哈地的笑着出去，已有好多人纷纷赶着出校。赛姑笑问道：“怎么不曾授课，他们却都走了？”赵瑜笑道：“今天开学，是例行不授课的，我停一刻也回去了。姐姐你呢？”

赛姑呆了一呆，说：“哎呀，我的仆妇们不知道这个缘故，要等到晌午时候才来接我呢。我一个人又认不得路径，叫我怎生走回家去？这不是坑死人么！”赵瑜此时猛的触起一件心事，忙笑道：“不妨不妨，姐姐便同我一路回去，舍间离此又不甚远，在我家里用了午膳，再命仆人送姐姐回府，包不误事。”赛姑笑道：“我不过姐姐府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会见了羞人答答的。”赵瑜故意作难道：“姐姐不肯随我回去，停会子我们都走净了，看你一个人老远在校里等人接你，还不知等到甚么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刚在这里窃窃私语，早被旁边站着的几个女学生听见，内中便有一个插嘴笑道：“姐姐你休睬瑜姐姐的话，这有甚么打紧？办事处里有的是电话筒子，姐姐只须跑过去打一电话到公馆里，分付贵价他们来赶快接你便是了。”赛姑大喜，便扯着赵瑜要去同她到办事处里打电话。赵瑜向那个说话的女学生瞅了一眼，笑道：“快嘴的丫头，谁要你献这殷勤儿，看我明儿依你！”赛姑笑道：“将来很有日子到你府上去盘桓，今日你老实让我回去罢，我自然知道感激姐姐。”赵瑜被他缠得没法，真个同他去打了电话。不曾隔了一会功夫，已有仆妇们押着轿子来接赛姑。赵瑜望着他回去了，然后才携着书包径自走向自己家里。

赵珏在这暑假时间已经毕业，并不到陆军学校。刚坐在内室里同他母亲闲话，一眼瞧见赵瑜回来，不禁笑着站起身子问道：“妹妹散学得早，想是今天不曾授课。林家小姐是否进校，妹妹会着他没有？”赵瑜一面叫了一声“母亲”，一面将书包放在一张几子上笑道：“怎么不曾会见？我们还谈了好一会体己话儿。我邀约他到我家里来用午膳，他一定不肯，已

有仆妇们将他接得回去了。”赵珏急得笑道：“他不肯来，妹妹为甚么不硬扯着他不放他回家去？”湛氏笑道：“珏儿又来讲呆话了！他知道我们向他家那边做过媒的，他是个女孩子，他不害羞，肯到这里来走动？”赵瑜笑道：“母亲怎话却是不然，我看林家这位小姐长得是怪俊的，怕他心里着实有些懵懵，是我故意使的促狭，一会见他便提到乞婚的话，谁知他一毫不省得羞愧，转在我面前问着哥哥。”赵珏惊问道：（一“惊”字写出赵珏神情。）“果然他竟问着我么？妹妹你倒不用疑惑他懵懵，如今世界是开通的了，不比当初做了一个女孩儿，只要有人提着‘婚姻’二字，他便羞得无藏身之地。老实说，怎叫做毫不文明？林小姐这点点年纪，便能这样开通，可想他得风气之先，不似寻常脂粉。我不料到妹妹厕身学校已有两年多了，如何还拘守旧习，拿这些话来嘲笑人家。”这几句话，转将赵瑜说得急起来，使劲说道：“哥子也不等人将话说完了便长篇阔论的埋怨起人来。幸亏林家小姐还不曾嫁给你，若是真个做了我的嫂嫂，你应该处处帮护着他欺负我，都编派我的不是。”赵瑜越说越气，不禁眼圈儿一红，几乎要流下泪来，一摔身子便向自家卧室里走。

赵珏知是自家的话说得大意了，忙陪着笑脸，赶至赵瑜面前拦着她，说道：“我不过讲的一句玩话儿，妹妹为这点小事同我生气，倒觉生分了。你刚才的话说是还不曾完，好妹妹何妨再告诉我听听呢！”赵瑜用手将两个粉耳朵一握，冷笑道：“别人家的闲事，我也犯不着再讲他，哥哥休得问我。”赵珏笑道：“哎呀，妹妹真个同我恼了？难道彼此以后就再不讲话？”说着便笑嘻嘻的装起鬼脸子，向他妹妹脸上尽瞧。赵瑜

也被他引得笑起来，方才从身边取出一方手帕儿向脸上轻轻掩了掩泪痕。

湛氏也笑道：“瑜儿休同你哥子一般见识，你有话尽管来告诉我。”赵瑜便趁势折转身子向赵珏说道：“我不同你讲话，你也不许偷着来听，我自把话来告诉娘。”赵珏连忙答应了几个是，也用手握着自家耳朵，只是握得松松的，依然听得清楚。赵瑜重又笑道：“我觉得林小姐好像不知道自家是女孩儿似的，他同我讲，说自从看见哥哥他们陆军学生的队伍，他便回去同他母亲嚷闹，要到陆军学校里去当学生。还是他的母亲拦着他，说他年纪轻不合入陆军学校，这番才到了我们学校来。可想他心地不很明白，岂有个陆军学校可以让女孩儿进去当学生的道理？”湛氏笑道：“小孩子家说话不知道轻重，这也是常有的事，瑜儿你也不用笑他。你通记不得你小时候的糊涂，也同林家小姐一般无二。我切记得有一次，你那姨姐姐令娴在我们家里住着，你便同他睡在一处，一刻都离不得他。你的祖母还向你说，瑜儿同娴儿将来总要出嫁，看你们还能老远这样厮守着！你说的话更是发笑，说我不出嫁，若是要我嫁，我便嫁给令娴姐姐。当时有人笑你，说令娴是女孩子，你如何嫁给他？你一定不依，还扯着我问姐姐是女孩子我为甚嫁给他不得？后来经我骂了然后才不敢开口。那时候你也有八九岁的人了。”（一篇话若隐若现，全是预为下文张本，非闲笔也。）赵瑜脸上一红，说：“那是小时候的话，娘又提他则甚么？”湛氏又笑道：“我不信林小姐长得这样俊，心里会这样不清白。你过了一天倒是将他邀至我们家里来，让我看一看，我这眼睛是再不会瞧错人的。”赵瑜点了点头。

且说赵珏此时坐在一旁听他妹妹说的这番话，转又生出痴想，暗念莫不是林小姐真个多情，知道我在陆军学校里，他所以闹着要进去？可惜你不知道我如今已是毕业了，即使你乔扮男装混得入校，也没有同我会面的缘分。既是你这般属意于我，我家妹子约你同来，你便该答应着，不用推辞才好。自此赵珏便日日盼望赛姑到自己家里来，轻易不肯出门。平时同在校里的也有好几个知己朋友，当初每逢假期，都还要文酒留连，时相过从。无奈如今被那个情魔缠障，转弄得故人疏远，索居寡欢。这一天正是残暑初净，嫩凉乍生，赵珏独坐在自家一个书室里，寂无聊赖。花墙月影，刚斜自西阶，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转，觉得困倦异常，一倒头便向卧床上和衣而睡。疏帘四垂，静悄悄的更没有一毫声息。

他素来有个至好的同学方钧，表字天乐，小赵珏两岁。他父亲方浣岳在陆军部里当了一个科员，家眷都在北京，单单放着方钧在梓里求学，今年同赵珏一齐毕业。出校之后，便寄居在他姑母那里，彼此极其投契，有甚么心事没有个不互相倾剖的。赵珏眷注赛姑，早已一长一短告诉过方钧。谁知方钧也有他的心事，却不能一长一短的告诉赵珏。因为方钧常常到赵珏家里走动，湛氏怜惜他的父母不在此处，又觉得他生得美秀可爱，时时留他饮膳，嘘寒问暖，照应得十分周到。至于女儿赵瑜，有时相遇在一处也不回避。方钧久已有心想娶赵瑜，只是父母远在京师，没有人能替他做主，也只好常常在心里轱辘打算，今日接到他父亲手书，叮嘱他毕业之后，赶快入京向陆军部里应试；又知道本校对于那些毕业生，例行选择那几个列在最优等级的，行文申送部中听候录

用。赵珏名字便在其列。他得了这个消息，忙赶到赵珏这里送信给他，意思想同他一路结伴到京，免得长途寂寞，是以特地来访候赵珏。

赵府门口本有两个爷们，知道方家少爷是常常来惯的，正不用引导，只笑说了一声：“我们少爷在书房里呢。”方钧便含笑一径走入书房。早看见赵珏睡在床上，唤了两声，也不见他答应，于是轻轻的走至床前，向赵珏身上摇了几摇。猛见赵珏一咕噜翻身坐起，使劲的将方钧手腕紧紧握着，口里嚷道：“好小姐，你可将我想坏了！难得这一会你竟肯来会我！”方钧吓了一跳，顿时脸上羞得红晕起来，正猜不出他是何用意。再看他依然合着双眼，方才悟会他尚在梦中，或者竟将我当着林家赛姑亦未可知。不禁忍笑推着他，说：“醒来醒来！”赵珏这才惊醒，依然执着自己的手，还不肯松放，重新将眼睛揉了几揉，忙跳下了床，说：“原来你是天乐，适才你可曾瞧见有一个人打从我房里出去不曾？”方钧笑道：“呸，我看你神志近来很是不宁，便是面庞也比往年消瘦了许多。我劝你还该将这条肠子暂时放将下来，不用这般梦想颠倒的。”赵珏此时已经清醒，知道自己的话说得十分尴尬，不由脸上也红起来，赶着让方钧向对面炕沿上坐，兀自叹了一口气，也不言语。方钧知道他恹恹不乐，也不忍再拿话打趣他，只得将今日来访他的意思一一说出，又说道：“倒是向北边走一趟，不但功名上有所希冀，还可以借此排遣排遣你的心绪。”赵珏听到此处，将个头连连的摇得像个播鼗鼓儿似的，说道：“我不去，我断然不去！老弟切莫提起这话。前日家母还询问我们校里可有送学生到陆军部的信息，我回着说这是要任从校

长选择的。我虽然幸获优等，至于送部的名单却没有我。老弟这一来，岂非破了我的谎话？”方钧叹道：“你这主意好虽然是好，只是我又不能常住在省里，瞬将分手，此后相会时期正遥遥不知何日，想起来真叫人肠断。”方钧说到此，声气也就有些哽咽。

赵珏笑道：“你且莫忙，万一能够将我的心事，如我希望，随后毕竟也要到京，虽不成终老在家里一世不成。”方钧点点头，又叹道：“男女爱情，原是人生第一件要事，像你这样‘精诚所至，一定‘金石为开’，不像小弟仍然漂泊一身，将来这婚姻一层还不知怎生结局。”赵珏笑道：“这不是做哥哥的笑话你了，只要你意中有甚么好女子，你便须尽力去谋干，老天总不辜负的。像你光是这一味的唉声叹气，难不成叹一会气儿，就有人家将女儿送给你做妻子不成？论你我的交情，还有甚么话彼此不可以商量得？你何妨也将你的心事告诉给我听听，我能够给你为力的，我一样帮着你去想法子。”方钧听他这一番话，不由暗暗好笑，又不好告诉他，说我思量娶你家妹子。心里一急，脸上不由的绯红起来。赵珏拍手笑道：“我平时说你行动都有些女儿气似的，这话一点不错。你又不是个女孩子，提着这婚姻的事，为甚将个脸庞儿红得这样可爱？我不相信世界上竟没有一个女孩子能中你的意的，只是你瞒着我罢咧。其实我已魂儿梦里都系恋在林家小姐身上，断没有个还来夺你所爱的道理。”说着又笑得打跌，硬逼着方钧告诉他的心事。

方钧被他逼得没法，想了一想，正待要说，又忍住了，觉得十分碍口。赵珏急道：“怎么要说又不说了？你这人真是可

笑，简直没有一毫男子气度。”方钧勉强笑道：“我意中原也有个人呢，只是不敢告诉大哥，怕大哥听了要恼我。”这句话刚说出口，赵珏猛然省悟，不由脸上也红了一红，笑说道：“如此说来，你的心中莫非属意于我家瑜妹妹？”方钧不等他这话说完，忙站起来，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向赵珏央告，说：“大哥不逼着我说，我原也不敢冒昧，如今斗胆将我这几年的心事业已和盘托出，大哥可怜兄弟，若能成全此事，当生生世世，犬马酬报！”赵珏忍笑扯着他说道：“老弟言重，这件事且待我禀明了母亲，料想没有不肯允许的，早晚我定然报给你的佳音。”方钧谢了又谢，坐了一会也就同赵珏作别。临走时候还叮咛了一句，说：“老哥如若见访，我都在家姑母那里专等。”赵珏含笑答应，亲送他到了门外方才回来。

湛氏便问着他，说：“方少爷几时入京？不知你们学校里申送学生可有他的名字没有？”赵珏答道：“他的父亲早经有信给他，命他到部里去应试，有他父亲在京里，这‘近水楼台’，将来不愁没有位置。转是这孩子十分可笑，谁知他心里久已注意我家瑜妹，想向我们这里求亲，今天他才将这心事告诉了我。我看瑜妹妹也有这般大了，母亲如若允许，我明日便去给一个喜信给他，叫他欢喜。”湛氏笑道：“奇怪，怎么你们这点点年纪，都一心的把来都放在这些事件上。前天你为林家小姐，你妹子替你在我面前讲情；今日方少爷又为我家瑜儿，你又替你妹子在我面前说项！（说破真情是发笑。）方少爷这孩子，我心里也很爱他，长的人品儿也还去得，便叫瑜儿嫁给他，不能不算是一双佳耦。只有一层，我是万万不能答应。他家虽然祖籍福建，他的父亲历年在京里做着京

官，便是侥幸简了外任也不见得能到本省。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平素又是娇纵惯了的，你替我想想，我可放心将她远嫁到北边去做人家的媳妇？况且年纪毕竟也还小呢，林家小姐和她同庚，人家还要等过几年方才给我们这里放聘，你着急甚么？转要赶着将你妹子嫁给人家去，岂不叫我听了着恼？”赵珏一腔高兴，骤然被湛氏一顿抢白，又不敢拿话去驳回，心中十分不快，气愤愤的转身走向书室。觉得时候尚早，径自来访方钧。方钧姑母住的所在却不甚远，赵珏走到他那里不过日落时分。方钧不料他此刻会来，喜孜孜的迎接出来，邀赵珏入书室里坐下。方钧偷窥赵珏的脸上的颜色很是懊丧，不由吃了一吓，意中还猜不到他已经将那件事同他母亲讲过，转拿话试探道：“大哥兴致甚豪，这时候还来见访？”赵珏气愤愤的答道：“有甚么豪兴呢？家庭压制，凡百难言，自由结婚，终成虚话。我们今日国体虽改，若是人心不改，终究没用这些话还只得同我们知己的弟兄谈谈，长远的同一班顽固老人家周旋，兀自不叫人气破胸脯！所以因为在家里闷得慌，特地到老弟这里排遣排遣。”方钧听他话中的意思，已猜着那件事十有九分不成，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坐在一旁，转吓得不敢开口再问。还是赵珏忍不住，便滔滔的将他母亲说的那番话一一告诉了方钧。只见方钧顿时垂头丧气，一言不发，眼眶里几乎要流下泪来，兀自背过脸向壁间瞧看悬挂的那些字画。赵珏忍不住笑道：“这些字画，是老弟平素看惯了的，何以此刻转一意的揣摩起来？我记得今天老弟还谆谆劝我，须将各事排遣排遣。我看老弟身当其境，也就排遣不开呢！我还有一句腻烦的话问你，可想你垂爱舍妹这件心事已不止一

朝一夕，何以今日转装出这种模样儿？你平时的神情，竟叫我一点瞧看不出，又是甚么缘故呢？”

方钧这才勉强掉转头长叹了一口气道：“不瞒老哥说，平时虽有这件心事，因为不曾明白向尊府求亲，尚抱着无穷希望，今则承吾兄盛爱，不惜为弟从中撮合。不料伯母毅然见拒，是小弟希望全然断绝，此后更何心勉图上进？在先吾兄说是不愿入京幹取功名，如今弟也不愿入京了。”赵珏听他这番话，不由心下沉吟了一会，暗想我当初为林家小姐不是也同他一般心理？幸遇我那妹子百般的替我出力。可怜他给我的妹子竟没有人替他分忧，无怪他这般烦恼了。于是慨然说道：“我家瑜妹将来总须要嫁人的，我虽然猜不出他心里爱你不爱，至于你爱他之心，可算已臻极顶，不幸为家母阻隔，不能结合这重姻缘。罢了，这件事母亲固然做得主，就是我做哥子的，也不见得就不合做主。好兄弟，你将心放下来，放着赵珏不死，包管圆成你们的好事。你的戒指呢？可把来给一只给我，我替你向舍妹那里换一只戒指过来，便算聘礼。”方钧惊喜道：“这种办法是再文明不过了，比较行茶下礼还爽利些。只是这件事是否给伯母知道。”赵珏笑道：“如何能告诉家母呢？一经告诉他，依然决裂。只好瞒着去办，等过些时再看光景，可以宣布，再行宣布；否则就等府上要娶舍妹的时候，爽直来娶。有我哥子做了主张，不愁家母不肯答应。”（少年举动，虽近热心，究嫌武断。书此可为一班青年鉴。）

方钧欢喜不尽，当真从手指上解下一只戒指亲手递给赵珏。赵珏接过来向衣袋里一塞，随即欣然告辞回去，心中非常觉得快慰。回家时候，却好赵瑜亦已散学，正坐在她母亲

身旁闲话。他母亲又不便将方钧求婚的事同他提起。一直等用过晚膳，闲着没事，赵珏更忍不住，悄悄的将他妹子唤至自己书房里来。赵瑜知道他哥子大约又须询问林赛姑的消息，暗暗好笑。坐下来，便笑向赵珏说道：“妹子已经屡次约过林小姐到我们家里来，连日窥探他的意思已有些活动，只是他祖母溺爱，不放心他一个人向外边闲逛。我的主意，拟拣在下一个星期，亲自到他府上去约他同行，或者可以达到我们目的。他万一来时，哥哥千万不可冒冒失失的走出来吓了他，可不是当耍的。”赵珏点头微笑。再凝神看他妹子那种娇憨神态，真是叫人艳羨，无怪方钧为他颠倒。满心要想将这意思告诉她，又怕女孩儿家脸皮最薄，引得他羞怒起来，反为不便，只得先行拿话试探一番再定行止。于是笑说道：“林家小姐不曾来，今日倒有一个人来访我的，我还消遣了半日。”赵瑜笑道：“那定然不是别人，大约就是方钧。”赵珏笑道：“一点不错，妹妹你看方钧这为人何如？他不久就要入京了，今日特来同我作别。”赵瑜道：“哥子说话最是蹊跷，你的朋友，我如何会知道他好歹。这问的不是有些不近情理！至于他入京也罢，不入京也罢，我亦不便过问。”赵珏窥探他妹子神气，觉得很有些不甚愿意，满腔心事一句不敢再说。勉强用几句话搭讪过去，又故意向他手指上望了望，笑说道：“妹妹带的这戒指儿，式样已不时新了，何妨交给我替你拿到银楼里改制改制也好。”说着就要伸手去除她戒指来瞧看。赵瑜仓卒更猜不出他的用意，当时便在手指上褪下来，说：“就烦哥哥替我换一换式样，这戒指不但式样不时新，颜色已带得雪淡了。但是不可多耽搁日子，有能现成的，便换一只来也使得。”赵

珏将戒指接到手里暗暗欢喜，次日便飞也似的来访方钧。见面之顷，便笑说道：“恭喜恭喜，愚兄幸不负所托，舍妹的戒指已经在此。”说着便双手递奉过来。方钧也不知道赵珏是略骗他妹子所得的，一咕噜向手指上一套，异常欢慰，说道：“这一来小弟径赴北京，当将盛意禀明父母，一俟择定日期再行返里迎娶。”赵珏问道：“老弟动身之期定于何日？”方钧道：“家姑丈准于阴历八月初二日启碇行程。”赵珏道：“今天已是七月下旬，距老弟行期不过五日了，愚兄当邀集几位同学为老弟饯行。”方钧笑道：“彼此属在姻好，又何必拘此形迹。”赵珏笑道：“城外宝珠寺桂花盛开，我们便在那里乐一天最好，况且那个方丈法航为人极其和霭，我此番回去便命家人们去知会他，叫他替我们预备。”说着径自去了。（读书至此，准拟下文宝珠寺之游，必有一番热闹矣。看他用笔折转之奇。）

赵珏当时且不回家，先将方钧那个戒指掏出来，望得一望，觉得颜色不似新制的，恐防妹子疑心，特地又绕道到那一座凤祥银楼，将戒指另行炸得黄澄澄的，然后才走回来，预备交结赵瑜。刚刚走进内室，蓦然看见他母亲坐在上面，一见了赵珏，勃然大怒，指着他说道：“珏儿你近来简直不将你母亲放在眼里了！各事都来瞒混我，你为了一个女孩子不想上进，没的还带累了别人。我问你，你也算是陆军学校毕业的人了？这欺负母亲的罪，可还使得使不得？”湛氏说着，声色俱厉。赵珏当时吃了一吓，暗想我替方钧套换妹妹戒指的事，不知谁去告诉母亲了。正待近前分辩，又见他母亲从桌上掷下一束纸卷来，掷在赵珏面前，叫他阅着。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有赵珏之无端用情，然后有向林赛姑乞婚之事；有方钧之无端用情，然后有向赵瑜乞婚之事。双方写来，如出一辙。然而赵珏之与赛姑，其乞婚不成，是人人意中所有之事也。方钧之与赵瑜，其乞婚不成，未必为人人意中所有之事也。观乎后文情事之迷离，结合之变幻，五花八门，令人有身入山阴，应接不暇之妙。

结末数语，鲜不谓湛氏知戒指之事，乃愤怒责备赵珏。不独赵珏致疑于此，即善读书者，亦谁不致疑于此？而乃不然，又由是生出下文惊天骇地之剧，布局奇绝。

【独鹤评】此回起笔，忽与第一回相呼应，百转奇峰，仍寻原路。是绝好章法，是极新格局。

乔妆入学，出自书云之意。书云素来秉礼，岂不知以男儿而入女校为极不正当之事。乃转有是主张，以致生出后来许多波澜。亦所谓“事由前定”也。

赵珏处处求乃妹为自己撮合，却无异处处自为乃妹撮合，思之绝倒。

赵珏求婚于赛姑未成，遂不愿入京；方钧求婚于赵瑜未成，亦不愿入京。佳人难得，功名何足重哉！

互换指环一节，写得赵珏做事异常孟浪。然其孟浪处，觉是一片热心，异常可爱。

第八回 孤舟遇险夜渡重洋 两小无猜春生锦被

赵珏当时见他母亲发怒，口口声声责备自己，正猜不出为甚缘故；又见他母亲从案上掷过一束纸卷，慌忙向地下拾起来一看，原来是陆军学校里申送自己到部里应试的一封公文。又听见他母亲接着说道：“起先我百般的问你这事，你都向我支吾，说校里不曾申送你去应试。今天这封公文又打哪里来的呢？显见得你不求上进，只想苟安。我虽然猜不出你安的甚么心肠，单论你这欺瞒长上的罪名，也就无从解免。你全不想你实原系世代簪缨，只不过外间那一班志士，陡然将一个大清帝国弄得社稷为墟，不得已才叫你们向这学校里经过一番，做将来进身之阶。像你这样阉茸，以后拿甚么去荣宗耀祖？若使你父亲在世，我又何须操这样的心？如今把这重担子全卸在我身上，又亲眼看你这样不成材料，你替我想想，活在世上还有甚么希望呢！”湛氏说着也就哭了。赵珏忙陪笑说道：“母亲不用生气，其中也有一种情节。”湛氏不待他说完，接着说道：“甚么情节不情节？我再也不来问你，但是你对于此事，究竟入京不入京呢？”赵珏道：“既然校中将儿子名字申送到都，如何可以不去应试？”湛氏点头道：“好好，我只要你知道应试要紧，立即动身，先前的事一概不用再提。你究竟定在何日启程，你告诉了我，我须得同你妹

子料理料理你的行囊物件。”赵珏想了一想道：“儿子此番也不同别人结伴，却好方钧随他姑丈家眷一路入京，我就偕着他走，路途上也有照应。方钧今天还告诉我，大约准在出月初间。”湛氏笑道：“这个更好了。但是你的话我总有些不很相信，可着人前去将方少爷请到我这里来，我来亲自拜托他一切。”赵珏答应了，立即打发人去请方钧。

方钧闻召即至。湛氏便絮絮的问着他说：“难得你们小弟兄此番远行，可巧遇着你们令姑丈宝眷一同就道，这是我再放心不过。五日后我就着人将珏儿行李押送到你们船上，并请你替我在你们令姑母面前请安问好。所有小儿年轻，各事全赖他们两老人家当着自家子侄一样看待，但不知令姑丈附搭哪一家轮船？”方钧笑道：“譬如大哥的事，伯母一切放心，不用悬念。至于轮船一节，家姑丈因为附搭海轮，必须在上海还要另行换船，转多周折。家姑丈自从卸职以来，身边却还有一只五大官舱的海船，他老人家历次往来南北，贩运货物全乘此船。上船之后，各事可以自主，水手等人又全是当日跟随过家姑丈的兵士，熟谙水道，驾驭得法。等到动身时候，小侄当命人来搬运譬如大哥的物件，万无一失。”湛氏笑道：“这样办法更好了。你们一抵了京都，须快着写一封平安信给我，不可叫我盼穿双睫。”方钧笑答道：“这个自然理会的，伯母无庸多嘱。”方钧坐了一会，见湛氏没有甚么话可说，随即告辞，依然偕着赵珏向他书房里走来。方钧笑道：“这是从哪里说起，大哥方才要替我在宝珠寺饯行，谁知替人饯行的人，别人又须替你饯行了。你不是要瞒过伯母不肯入京，如何又被伯母知道，硬逼着你也长行起来？”赵珏也忍不住好笑，

遂将刚才的事一一告诉方钧。方钧笑道：“这就难怪了。可怜你同林家小姐，咫尺尚且山河；如今真个远隔山河，可想大哥心绪必然恶劣。宝珠寺之聚，我们当然取消，转是此番入京应试，去取原不能预定。我替大哥设想，定然希望不蒙录取的好，才可以赶紧遄返故乡呢。”赵珏笑道：“人家心里麻烦得很，你还拿话来奚落我，可想你不讲交情。”

两人正自谈笑，忽听得窗外“窸窣”“窸窣”有脚步声，接着笑进来说道：“哥哥如何竟自有了行期了？我已将人替你约定下来，若是迟走得十日八日，包管你可以一见。”说到这里，已走近书房，猛抬头看见方钧在座，不由含羞带笑的倒退了几步，不肯进来。方钧见是赵瑜，也不由脸上一红，知道他们兄妹要在此谈话，自己在座很不方便，早趁这个当儿向赵珏说了一声道：“我们早晚再见罢，若没有闲空，便在船上相会也好。”说着径自走了。赵珏送了他几步，急转身回来，忙向赵瑜问道：“妹妹适才说的是甚么？”赵瑜笑道：“转眼不是中秋佳节了，我们校里例行停课一星期。我同赛姑约好了，叫他便在这假期之中到我们这里走走，他已经答应了。我适才又听见母亲说哥哥初二日便行动身，不是白白将这机会错过了么？”赵珏叹道：“这有甚么法儿呢，娘一定逼着我进京，我又没这权力能使方钧的姑丈延缓着十朝半月。难得妹妹为我用尽心机，以后你会见他的时候，倘能将我爱慕他的意思吹入他粉耳朵里，叫他千万等候着我，不要被别人家聘了去，那个我就感激不尽。”赵瑜点了点头，又道：“哥哥此去还将功名大事放在心上要紧，至于这件事，我都有布置，你不用记挂着，分了应试的心。”赵珏此时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忙从身边掏出那一只戒指递给赵瑜，说：“这戒指儿，妹妹仔细拿去罢，我几乎忘却此事，没的把来放在身上一概误带到北京去，那才是笑话呢！”赵瑜笑道：“就使哥子带到北京去，这点点物件也没有甚么打紧。”说着接过来向手指上一套，笑着向后边去了。

不曾隔了几日，方钧便在动身前一天亲自来约赵珏，告诉他：“我们的船泊在南台江汉里，所有姑母那边家具均行上船，准于明天清晨起程。”湛氏得了这个消息，也使命家人们将赵珏行李押送到他们船上。当晚无事，母子兄妹少不得彼此叮嘱了一番。

第二天赵珏起了一个绝早，辞别母亲同妹子，欣然出城去了。刚上了船，早见方钧同他的姑丈姑母以及姑表兄妹大家都坐在船上，水手们各事均已布置妥帖，便待开行。赵珏同方钧的姑丈姑母本来是常常见面的，到此重行见了礼，送赵珏上船的家人告辞回去。方钧的姑丈倏的走上船头，招呼水手们扯篷转舵。霎时间他那姑丈忽然在船头上吆喝起来，方钧同赵珏不知为甚缘故忙走出来瞧着。只见他姑丈面前垂手站着个黑巍巍的汉子，向他姑丈陪话，旁边还有几个水手，一般笑着向他姑丈央告说：“小的们伏侍老爷，长途辛苦，老爷没有一个不怜恤小的们的。此人系小的们的好朋友，他又是孤身一人，不敢多占老爷船上地方，只在后梢上面权行躲一躲风雨。到了京城，他多少也给小的们些银子，这银子就算是老爷赏给小的们酒钱。先前原想瞒着老爷，今既被老爷查察出来，还望老爷成全成全这汉子罢。”他姑丈又嚷着说道：“我们这船，今番是装着家眷的，他这汉子，我又从不认识，

知道他是好人歹人！你们大胆，也不告诉我一声就擅自让他搭我们的船入京。我此刻若是赶他上岸，显见得我老爷没有容人之量，你们只叫他在后梢上各事安分些。我老爷戎马半生，原也不畏惧奸人谋害，倘若有点不法的举动看在我眼睛里，我能容情，我舱里悬挂的那把虎头九节连环大刀它是不肯容情的。”说毕愤愤的掉转身子重行走入舱里。那些水手大家笑着，伸了伸舌头，将那汉子依然带入后梢去了。

是日却好风恬浪静，海水不扬。水手们忙着烧了神福，三棒锣声，扯起半篷直向外洋驶去。如今且趁着他们开船这个当儿，必须先将方钧姑丈家世人口叙一叙，后边许多事迹方才有个着落。

原来方钧的姑丈姓刘，官印金奎，是个武进士出身。在前清时代曾做过浙江金华府的游击，后来一直荐升到记名总兵，不日可以补授参将实缺。后来便因为革军四起，各省光复，所有旧日的文武官僚大半都投闲置散起来。论他的资格，便在民国博取一个旅长师长也还容易；无如他生性顽固，决意不肯附和那些伟人志士，慨然挈着家小遯返福建故里。他同徐州张大帅本拜盟弟兄，张大帅也曾写了好几次信，招致他到那里统带军队，刘金奎欣然答应。他知道张大帅平素宗旨，也想同他联络联络，效忠故主，为将来复辟地步。还是他的夫人方氏颇有远见，苦苦拦着他说：“你今年也有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姓不再兴’，如今既已改变政体，全靠你们这几个衰朽老臣，未必便能挽回天命。家中有的是银子，下半世可以吃着不尽，何必再辛辛苦苦重作出山之想呢？”刘金奎本来有些惧怕老婆，只得连连答应。但是自己不肯服老，近

年来常常带些银子来往张家口一带贩运皮货向南边各省地方销售。自从易官而商，不数年间已积累得有十余万余财产。方氏夫人只生了一子一女，子名大镛，年逾弱冠，至今一共还不曾娶嫁。因为这位大镛生得呆头呆脑，一脸的鲜红疙瘩，仿佛大麻疯一般，没有一家肯与论婚。至于他的那位妹子，虽然同大镛是一母所生，姿态身段却与乃兄大不相同。论这位秀珊小姐的标致，虽然及不得赵瑜，也要算是百中挑不出一个的人材。芳龄十七，比较方钧只长着一岁。方氏夫人久已想将这爱女给她内侄方钧为妻。无如方钧还是个小孩子家的心理，以为娶个妻子都要比自己年纪小些，不该比自己年纪长些，又因为一心一意想慕赵瑜，全然没有想娶他表姐姐的意思。方氏夫人哪里猜得出他的用心？有一次写家信给他哥嫂的时候，便明白提着这事。方钧得了这个消息，随即背地里也写了一封家信，叮嘱父母不可答应这段姻事。他父亲方浣岳接到这两封信，正没做理会，转是方钧的母亲出了一个主意，说：“外甥女秀珊还是当年在家乡见过一次，其时他年纪不过才得四五岁，近年长成，还不知道他性情模样毕竟如何？儿子既不愿意同他家结婚，或者外甥女生得丑陋也未可知。在我看，你不如回姑娘一封信，叫他们挈着子女到京里来盘桓盘桓，那时候相机行事。其权在我，方不至于误事。”浣岳听了大喜，便真个照着他夫人主意办了。

刘金奎同他夫人得着此信，却好心里也想将家眷移居北京，同他舅爷住在一处，各事有个照应，即便儿女将来姻事也可以在那里料理料理，总比这福建一隅地方觉得便利些。随后从北边贩运皮货，就可以只身南下，兼省内顾之忧。当时

将这意思同方氏商酌，妇人家听见“归宁”两个字，再没有比他快活的，满口的答应不迭。所以此番全家北上，内中有这许多缘故。

再说他们这一只海船，原是刘金奎的祖父手里遗留下来的。他的祖父在清朝嘉道年间，原是闽浙地方一个海盗，党羽众多，像这样的船不下有二十余只，出没海滨一带，劫掠行商，声势甚大。当年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武备久已废而不讲，所以他的祖父，纵横海上四十余年，从来不曾经过官兵剿办。晚年生有二子，长子名字叫做刘鲸，在十几岁上因为习学泅水，骤遇海潮淹没身死。他祖父哀痛非常，总觉得是自己造孽太多，乃遭天谴。这一年，便立志改行为善，舍舟就陆，做起一份良民人家来。次子刘鳌，便是刘金奎的父亲了。他祖父临死时候分咐刘鳌将所有海船全行发卖，只留了一只极坚固的留给儿子，命他飘荡洋海，做些贩卖珠宝的生意。

刘鳌为人极其忠厚，很积蓄了些财产。单传刘金奎一子，自幼生下来膂力异常，颇有他祖父遗风。刘鳌遂一心一意命他习武。刘金奎幼年便丧了父母，他也习知他祖父当日事迹，便在做官时候轻易不肯将这船舍掉，留为子孙一种纪念。转不料后来罢官归家，还藉着这船之力来往南北，经营起商业来。历年这船身经雨打风吹，不无腐蚀。刘金奎却是随时修理，油漆得簇然一新，通体又加了一层铁皮，格外完固。刘金奎却没有别的嗜好，天性爱酒。临行之顷，在福建城里购了好几坛美酒，便是亲友们赠他的路仪，大家也都是买着成坛酒来送到船上。等到一开了船，他在舱里没有消遣，老实

便一杯一杯的痛饮起来。方钧本来酒量很窄，刘金奎便问着赵珏能饮多少？赵珏笑道：“晚辈在学校求学，除得三餐茶饭，规矩是没有涓滴到口，所以讲到饮酒这一层，晚辈万不能奉陪老伯。”刘金奎哈哈笑道：“我知道近年来外间闹这‘学校’，几乎闹得烟舞涨气。政府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养你们这一班学生，没有别的好处，只有将你们拘束得像个囚犯一般，不许你们嫖赌罢了，怎么连一杯酒儿都管着人不许吃起来？难道这就叫做‘教育人材’不成？不是老夫说句放肆的话，像我当初就不曾进过学校，却是天生成的酷喜吃酒，同人家打起仗来，一刀一枪，酒越吃得多，力气越使得出，通不曾像你们这样蝎蝎蜚蜚似的，简直同个女孩子一般。这也算是陆军学生？你敢同我赌一赌，我们到船头甲板上，你同方钧两个人对拼我一个，看是你们不吃酒的同我这吃了酒的谁胜谁负！”说着放下酒杯子就要向船头上跳。吓得赵珏诺诺连声，说：“晚辈何敢同老伯比较力量？晚辈情愿在老伯面前罚饮三大杯何如？”刘金奎听了，方才欢喜起来，拍掌大笑道：“好好，这才爽快呢！你吃三大杯，我吃十大杯陪你！”方钧这时候尽躲在一旁发笑。

赵珏勉强将酒吃完，已有些天旋地转。转是刘镛平素能同他父亲对饮，此时早走过来同他父亲嚷要吃酒。刘金奎用一只手摩着刘镛的头，笑向赵珏说道：“我这儿子，别的我都不喜欢他，只是这吃酒的本领，简直能传老夫的衣钵。你不用客气，尽管同钧侄先行用饭，看我们父子俩再吃一坛给你们看。”刘金奎端着酒杯向刘镛道：“你母亲同你妹子在后舱里吃过饭没有？”刘镛嘻嘻的笑道：“妹妹敢是吃不下饭去了。”

刘金奎惊问道：“怎么，难道他晕船不成？今日却没有风浪！”刘镛又笑道：“不是晕船，我怕他偷看这相公要看饱了，怎生会得再去吃饭？”说毕使用手指着赵珏。刘金奎却不曾留心他说的话，转是方钧羞得脸上通红起来，狠狠的向刘镛瞅了一眼，低低骂道：“你又在这里乱嚼舌头了，说得话说，说不得的话也来胡说！”刘镛急道：“我为甚么乱说？你坐在外边哪里知道，我是亲眼看见的。这相公早间才走入舱里，妹子就隔着舱板仔细向他瞧着，母亲还同妹子讲说这相公比你还生得标致。你通不知道生气，还使劲的拦我。”方钧又好气，又好笑，也不敢再去同他辩驳，怕被赵珏听见要笑话自己。再看看赵珏，幸喜已经沉醉，虽然勉强坐在桌上，早将头伏下来，仿佛要睡光景。

用过午膳，方钧独自一人立向船头上徘徊海景。只见四无涯岸，水光接天，那船就像驶马一般偏迎着那颗斜日直向前进。连日在船舱里大家闲着没有事做。刘金奎除得吃酒，便将赵珏他们喊到面前滔滔滚滚的说个不了，有一大半的话都是诽谤新政，痛骂共和。他们也不敢拿话去驳回他，只有唯唯诺诺的答应着。方氏因为赵珏生得清秀，也不时的命方钧将他带入后舱里闲话，问问他的家世，又问他们姊妹俩可曾同人家结婚不成。赵珏一一对答明白。方氏很是欢喜。他们做武官的人家，原不讲究甚么礼节，每逢赵珏入内闲话，方氏都不叫他小姐秀珊回避。秀珊往往看见赵珏同他母亲讲话，他便在旁拿眼去偷瞧赵珏的容貌，及至赵珏回过脸来偷看秀珊，秀珊又将个粉脸垂下了。有时候彼此无意中打了一个照面，四眸相合，秀珊便忍不住羞晕一红。无如赵珏此时心心

念念都垂注在林赛姑身上，以为将来的婚姻断然非赛姑不属。（武断得可笑。）虽然觉得秀珊也生得姿态明艳，他却丝毫没有私念。无如刘镛很不以他母亲为然，几次拦着母亲，说妹妹已经长成了，不应该放这姓赵的进舱来罗唆。方氏骂了他几句，说：“这有甚么打紧，又不是你的妹妹独自同赵家少爷会面，有我坐在舱里，难道赵家少爷就将你妹妹偷跑了不成？”刘镛憋着一肚皮气不敢同他母亲驳诘。他转去拦着秀珊，说：“一个女孩儿家，不识羞耻，一个募生的人同母亲坐着，你不藏躲起来，究竟安的是甚么心？我也知道你人大心大，怪不得那一天姓赵的甫经上船，你早就在窗子里看得一个不亦乐乎！你做梦呢，放着我做哥哥的还不曾娶亲，难道老子娘就肯先替你招个女婿不成？”说着只管用手指在脸上刮着羞他，招得秀珊哭闹起来。被方氏查问明白，又痛痛的将刘镛骂了一顿，抚慰着秀珊道：“好儿子，你休理会你哥哥的话，他的为人同畜生一般，这是你知道的，有甚么话不能信口胡嚼？你同他一样见识，没的叫人转笑话你。今天时候已是不早，收拾收拾大家睡了罢。我看你身上只穿着这一件夹衫，总应该觉得太凉，你通不听见海面上渐渐起了风了，八九月间天时不正，宁可保重些，不用在路途上又闹起病来。”

秀珊听他母亲这一番话方才止住了哭，顺手便去开他那个衣箱，意思想要取一件背心出来加在身上。刚走近左首窗边，离放箱子的地方隔不了几步，猛听得“豁琅”一声，箱子上面存放了有些零星物件一古拢儿向舱面上倾倒下来，接连便觉那船身一侧，秀珊小姐几乎立脚不定，踉踉跄跄的退了有十几步远，吓得失声怪哭，一手扶着床柱子。方氏也是

大惊。不到半晌功夫，只听得风声水声异常澎湃，那船行的速度格外飞快，只是颠来簸去，仿佛在秋千架上一般。母女两人刚在房舱里面面相觑，没做理会，又听见外间人声鼎沸，内中夹杂着刘金奎的声音，只喊着：“水手们赶快落篷！”水手便一齐吆喝着扯那篷索。谁知风力太猛，将那三面大篷鼓得像几座银山一样，一时间再也落不下来。这时候赵珏方钧都还不曾入寝，扶着舱板走进船头上偷眼一看，只吓得缩头不迭。原来满天漆黑，星影全无，海面上的浪头一阵一阵直向船舷上打来，三座风篷，已有半边斜入海里，那船身便直倾过去。方钧同赵珏都一齐滚入舱里，颠簸得横七竖八。内里方氏母女以及婢仆们一时哭声大作，惨不忍闻。刘金奎却毫不畏惧，忙赶入内舱，向方氏他们说道：“海上遇风是常有的事，你们不用害怕，今天却是怪我大意了！我在傍晚时候就远远看见西南角上有一片黑云，定然会有暴风。然而我拿稳这风，须在三更时分才得鼓动，不到四更就该平息，所以托大，不曾预先分咐他们先将风篷扯落下来。这时候就是这风篷危险也还不怕他，只要再走十几里路，便有港口可以湾泊。你们这一闹，转将我闹得六神无主了。”

正说之间，那船又猛颠簸了一阵，顿时平平的不再欹侧。刘金奎又跳上船头，方才知水手们已经斫断篷索，三道大篷已落下来。刘金奎大喜，喊着：“不妨事了，不妨事了！”大家这才心里稍觉宁帖。刘金奎便一叠连声叫人烫酒来压惊。无如那几个仆人被适才这一顿颠簸都站立不住，呕吐狼藉，疲惫不堪。刘金奎见没有人答应，自己便提了一个烛台亲自走向一小舱里，是安放酒坛的所在。及至近前一看，可惜那些

酒坛子都倒在舱板上，流了一舱的好酒，再没有一坛完整的可以吃得。刘金奎这一急非同小可，双脚齐顿。可巧便在他顿脚时候，又是一个浪头比山还来得利害，“扑通”一声直打入船里，水声汨汨，淹了有小半船水。船身一倾，刘金奎站立不稳，一个觔斗直跌向舱板上，手里烛台掣得老远，掉入酒水里熄灭了。顿时又大家惊慌起来，各人抢着用盆桶泼水，撞损的一两处，便将行李打开来，用被褥紧紧塞着。后舱里已有人在那里大声喊着，说：“不好不好，船尾已经打坏半边了！”刘金奎慌忙爬得起来，扶墙摸壁的走入后船，果然看见那个船梢木板已是七零八落，海水漫入上面已有一二尺深浅。重又跑入舱里，只见方钧同赵珏两人坐在地上，面面相觑，衣衫有一半浸在水里。刘金奎向他们尽管摇手，似乎叫他们不用害怕。赵珏忽然侧耳听了一声，说：“你们从这风声里听见外面甚么声响？”刘金奎也听见了，说：“这分明是水手们在那里抛锚下海，敢莫不是到了甚么港口了？”方钧道：“真是抛锚的声音，一点不错。”三人刚在这里讲话，猛然水手们在船头上大家叫起苦来。原来前面已离山东蛇尾港不远，水手们特地将头锚放下海去，便于收口停泊。谁知锚虽入海，那一根极粗极长的铁链抵不住水力，刚刚放得一半，忽然断成两截，那铁锚已不知去向。再看看那只船依旧像是掣电一般直往下走。万一错过这港口，今夜就没处停泊。汪洋巨浸之中，这一只损坏的海船如何支持得住？少不得全船的人都是个死。大家瞧见这种危象，除得刘金奎，大约没有一个人不失声痛哭。方氏更是不消说得，只有念佛的分儿。秀珊小姐一面哭，一面取出一根丝绦系在他母亲腰里，将那一头便系

着自己，预备落水时候母女死在一处，尸身不至分散开来。刘镛此时也倚在一旁发呆，看见他妹子在此做着手脚，他猛然哈哈大笑起来，嚷道：“这法子很好，我们若是大家都捆成一堆儿，任是翻了这船也不怕他！我们不依然像水里一座木排，随浪淌去，定然可以保得性命！”他从这个当儿，便连跌带爬的跑至方钧面前，指手划脚告诉他们这个主意。方钧他们因为外面风浪的声音太大，又听不出他说的甚么，更不去理会他，引得个刘镛闹上落下的闹。一会子水手们重行将第二道铁锚放落海，方才将这船身轻轻稳住。此时刘金奎已赶上船头，指挥他们拢港。无奈船身既坏，驾驶不灵，你越想他向港口驰去，他越是在海面上随浪颠簸。大家使尽力气，只是遥遥的尚离那港口有二十多里远近。

此时已是初更向尽，潮水陡落，那暴风也就渐渐平息，不似先前汹涌。使舵的那个舵夫竭力将舵向外面攀转过来，那船一个掉头便搁在一片浅沙上，已是分毫不能移动。船里的人这才欢声雷动。秀珊小姐两个小酒窝儿也就不由的露出笑容，轻轻将身上丝绦解得下来，一古拢儿替他母亲都绕向腰里。满舱出水，这时候已涓滴无余，方钧同赵珏都进入内舱替方氏问安。刘镛已在一旁嚷着腹中饥饿。这句话转把大家提醒，方氏分付后舱上伙夫赶快煮饭。哪里知道这船前半虽然无恙，后半截即是全行淹没，锅灶浸入水中，束柴不燃，煤炭尽湿，有些微浪还一阵一阵的汨汨向里面浸灌。这时候在后舱搭船的那个大汉早跑入舱里向他们说道：“老爷们不要疑惑，我们业已出险，可保平安没事。我怕大祸便在目前，大家还不趁此时想个法子去逃性命，停会子懊悔就来不及了！”

刘金奎大声喝道：“你这厮懂得甚么，敢在这里摇唇鼓舌！此时风浪已平，诸事妥贴，你说这大祸的话，莫非想要蛊惑人心，谋为不轨？”方氏忙拦着说道：“你且缓着责备他，他的话也未尝无理。我们这船毕竟不曾收口，搁在这里也非长策。”那个大汉又说道：“这船能老远搁在这里倒好了，我怕不能如太太这心愿呢！这会儿正是潮落的时候，侥幸安然无恙。若是延挨到下半夜，早潮大作，像这样损坏的船，不消半个时辰定然沉没，那时候一船的人哪里还想有一个活命？”方氏母女同方钧等人被他这一番话提醒了，重行惊慌起来，那个使舵的舵夫也在一旁说道：“这话委实不错，适才我们已将舵尾验看过了，因为用力过猛，触入沙泥，业已损去大半叶。早潮时候，便是造化不沉下海去，只须随波逐流飘荡起来，一个船舵使用不灵那还了得！我倒有一个主意，老爷同太太们不如趁这地方水势不深，连夜的渡过海滩，赶快上岸，明日再想法子来救这船也还不迟。”

舵夫的话方才说毕，刘金奎早跳将起来骂道：“了不得，你简直同这汉子是串通一路，意思将我们骗得上岸，好让你们吞没这全船财产！你们若再在这里胡说，我定然先砍下你们脑袋！”那汉子听了毫无惧色，转哈哈大笑道：“我同老爷一般是做买卖的人，不过经济短些，不免借着老爷这船向北边去走一趟也是有的。如今不幸遇着天灾，大家算是同舟共命；况且我劝老爷们下船，我也立刻下船，并非独自留在这里覬觐非分。怎么老爷错会我的意思，转将我同强盗一般看待？好好，老爷既然不肯见信，我也不敢相强，只是我却要预先失陪了！”说毕便跑入后舱，将他的一个薄薄包裹打叠齐

整，沿着船旁探看下海的方法。这时候弄得个赵珏同方钧等人毫无主见，不知怎生是好。转是方氏很不以刘金奎的说话为然，随即将那个舵夫喊得近前，说：“你们适才的议论不为未见，只是我们轻易不曾经过这海上路程。看这样四面汪洋，无边无际，船上又没有划子，如何可以渡得上岸？承你们的意思，关顾我们这合家生命，若是果有好法子，我们一定依你。”刘金奎此时见方氏也想上岸，格外生气，愤愤的坐向舱外，不去理会他们。那个舵夫见方氏问他的法子，忙答道：“仓猝之中哪里去觅划船？况值暴风之后，此处离港口又远，便是一只打鱼船儿也没有。不瞒太太说，我适才已经验过此处水势，深不足一尺，尽管可以涉水过去。但是事不宜迟，再延挨两个更次，遇见早潮，那就不堪设想了。”方氏听了这话，觉得性命俄顷，不容再行迟疑，立时逼着刘金奎一齐下船。刘金奎哪里肯答应。还是方钧劝道：“姑夫不肯下船，倒也罢了，我们还有些应用物件都在船上。万一托天侥幸，我们一经抵岸，随时派遣别的船只前来迎接姑丈，并将船上所有的概行运至陆地，再作别的计较。”（主意未尝不是，只是怕不能延至第二日了。哀哉！）

方氏便询问船上水手谁愿同我们上岸，谁愿同老爷在此守船。其时水手们倒有大半惮于跋涉，都愿意在船上休息，方氏也不勉强。又觉得秀珊小姐缠足伶仃，如何能在海滩上行走，却好船上还带着几张藤条编成的睡椅，立即用绳子系落一张下去给秀珊乘坐，另有一个水手同那个舵夫抬着前行。方氏同刘镛亦已下船，站在水里，幸喜那水不过淹及足踝，行路还不觉得吃力。方钧同赵珏各人脱了鞋袜，便跟着那汉子

一路走。走不了一里多路，大家已有些疲惫，再向前一望，乌光漆黑，只有数十颗星点从黑云里时隐时现。勉强又走了一截路，自家那只海船已一点瞧看不见。白浪滔天，茫无涯涘，并辨不出东西南北。先前在点上还看见那蛇尾港的黑影子，此时被暮霭笼罩着，更不知道那港口在甚么地方；又因为海面辽阔，七八个人零零落落已有些呼应不及。赵珏掉转头喊了一声“方天乐！”忽然不听见方钧答应，吃了一惊，脚下便打起软来，几乎倾跌下去。振起精神，又向前赶得几步，似乎前面有一丛黑影子，疑是方氏母子，及至走得近前更无人迹，只得站在水里失声狂喊。似乎离着一箭多路有号泣的声音，又猜不出这声音从哪一面吹来的，心中异常畏惧，暗暗发恨道：“母亲此番叫我进京，谁料便遭此巨难？万一死在此处，家里一时尚不能得着消息，甚至我那瑜妹妹已同林家小姐将我要娶他的话已经告诉明白，他万一意允许了我，我转白白死在此处，更不值得。”越想越恨，简直要放声大哭。正沉吟之间，谁知适才那种声音已离着身边不远，自家便挣命向前跑了几步。谁知脚底下的水已是较前不同，渐渐淹到膝边。一想不好，每常听见人讲说，海滩上多有深潭，莫非就在此处？不要吃跌下去，休得再想活命！正待移向左侧行去，忽的看见身畔有个人影一闪，忙高声问道：“是谁？”那人见有人问他，也立了住脚答应道：“是我。”赵珏见有了人，方才大着胆子仔细一望，原来正是搭船的那个大汉。看他肩头虽然背着一个包裹，却毫不费力，因为他一手却拄着一根短竹篙儿，一步一拐的探着水势深浅向前走。

那汉子忙道：“你不是赵家少爷？千万莫向右边走去，那

里是个海穴，最好你跟着我走，万无一失。我虽然是在陆地上做生意，至于这泅海的方法我却精熟。刘老爷他是不听忠言，依着我早经走了，此时业已耽搁下来。我深愁着海潮陡长，那时候逃得性命逃不得性命还在未定。”赵珏惊道：“我刚才听见右边有哭泣的声音，莫非有人已陷入穴里？论理须得去救他一救才好！”那汉子又说道：“这是避难的事，谁也顾不得谁。少爷最好由他去罢，没的救人不成，反把自己性命送掉了。”赵珏毕竟心中不忍，转央着那汉子同自家前去探听探听。那汉子没法，只说了一句：“要走快走！”赵珏听了大喜，便扶着那汉肩背，高一脚低一脚向深水里跋涉，口中又不住的喊着：“刘镛！刘镛！……方钧！……方钧！”只不见他们答应。匆遽之中，那汉一竹篙已碰在一件东西上，果然那嚤嚤啜泣之声便从此处发出。赵珏赶近一步，仔细一认，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秀珊小姐安然坐在那张藤椅子上。海水已经淹到椅背，秀珊小姐半身都浸在水中，气竭声嘶，不能说话。幸亏这张椅子将他搁着，不然早经淹死了。赵珏将他推得一推，说：“小姐，你如何一个人坐在这里？他们抬椅子的人到哪里去了？”秀珊小姐未及答话，那汉子站在一旁又嚷起来说：“哎呀，这不是那个老舵夫，可怜已是没气了！”秀珊小姐也辨不出救他的是谁，便告诉他们说道：“老舵夫他们抬我到此，不知道他怎样跌在水里就爬不起来，那个水手将我掳在这里，他也不知去向。我此时已不想活了，但不知道你们怎样会看见我？”赵珏忙说了名姓，急得问道：“小姐，你的太太同令兄此时在哪里呢？”秀珊只摇了摇头。赵珏又道：“此处不可久延，小姐如若能步行，就随着我们走罢，等捱到

岸上再查探他们消息。”秀珊哭道：“我被他们在这里海面上——一阵颠簸，业已筋酥骨软，此时寸步不能行动，赵先生请自逃命，休得顾我！万一明天会见我父母时候，告诉他们命人赶紧来打捞我的尸骨，便已感恩非浅！”赵珏急道：“这个如何使得？我既然遇见了小姐，何能坐视小姐死在此地不一援手，叫我明日如何对得住伯母他们？既是不能行动，最行我就背着小姐！”到此更不容分说，却好藤椅子上有现成绳索，忙解得下来，命那大汉帮着将秀珊牢牢缚在自己身上。幸喜赵珏毕竟在陆军学校操练过的，颇有些膂力，虽然将秀珊背得起来，毫不觉重，一手扯着那大汉衣带，一手托着秀珊双腿，重行振起精神向前进发。

走来走去，一总不曾看见陆地影子。风凉浸骨，水气浸肌，十分狼狈。看看又走了好一会，那个大汉忽的凝神向西北角上听道：“赵少爷你听见前面有甚么声息？”赵珏道：“我觉得是犬吠的声音，不知可是不是？”那汉子便笑起来说：“是的是的，既然听见犬吠，可想此处已有了人家，我们便赶快向那地方走罢！”赵珏这一高兴非同小可，那脚步比在先格外来得飞快。果不其然，那水势越走越浅，一会子竟踏着陆地。远远的有一丛树木，似乎底下有些村落，已有一闪一闪的灯光从门缝里透露出来。秀珊小姐便低声说道：“请你将我放下来罢，这种模样很不雅观，恐怕有人笑话我。相救之恩，此时也不便称谢，等我父母出险之后再来酬报你不迟。”赵珏听他的话很是有理，随即请那个汉子将绳索解开，轻轻的将秀珊放在地上。

彼此又休息了一会，那汉子已跳起来，意思想去敲那些

人家的门。不曾跑了有半截路，远远的早看见有簇人影子聚在一家庄门外边，指手划脚的谈论。那汉近前一看，原来正是方氏母子，以及方钧也在其间，不由失声向赵珏他们喊道：“赵少爷同小姐赶快来罢，太太们已抵岸了！”此处方氏正偕着方钧议论秀珊小姐的踪迹。旁边有些居民因为知道他们是在海面上逃难来的，大家都围拢着互相谈说。方氏听见那汉子的话，早排开众人赶近几步问道：“哎呀，你这人不是同我们一齐下船的？你看见我们家小姐同赵少爷在哪里呢？”那汉子刚用手指着，已见赵珏偕秀珊小姐两个人并肩盈盈的走来。母女相见，彼此涕泗交下。方钧也就执着赵珏的手问道：“你怎么会同我的表姊遇在一处？”赵珏大略将路间情形叙述了一遍。这时候方氏已经走过来向赵珏道谢，说：“小女若不是遇见少爷，定然葬身鱼腹，此恩此德何以为报？只好等候将来再说罢。”其时大家再一检点人数，除得那个老舵夫业已身死，还有水手一名不知去向，其余的人却喜均皆无恙。但是这荒僻所在，又没有客店，少不得便拣了一个人家权且住下。

这一家只有老夫妇两口售卖糖粥度日，今夜刚将糖粥煮齐备了，准拟清晨向村中兜售。方氏因为大家饥饿，便掏出两块洋钱给他们，叫将这粥让给大家吃喝。老夫妇欢喜不尽，便忙着替他们安放杯碗，又烧起些炉火烘焙潮湿衣服。那汉子见他们都围坐在一个小屋里，觉得自己夹在里边很不方便，遂起身向方氏告辞，预备另向别家求宿。方氏是个精明强干的妇人，哪里肯容他走，忙起身拦着说道：“我们可算是一齐同过患难的了，承你的盛情，既然指点我们的生路，此番在

海面上又帮着救了我家小姐，我心里感激非常；况且我家老爷还在船上，明天借重大力的地方甚多，如何就想离开我们？”说着便端过一碗糖粥递给那汉，命他在檐底下坐着，又殷勤问他的名姓，此次到京所为何事？（我亦要问久矣，不谓方氏先得我心。）

那汉子见方氏看待自己不薄，便答应了。又见方氏问他的踪迹，忙回答道：“小人原是打铁为生，开着一个小铺子在省城里，每日所得，却好够养着小人的母亲。不幸后来娶了一房妻子，几年之间又生了两个娃娃，家中食指浩繁，靠这生意渐渐有些入不敷出。因为有个母舅在京城织布厂里做小工头儿，几次写信来叫我向他那里去谋事，小人又因为舍不得母亲，不肯远离。去年母亲已是死了，妻子便逼着我到母舅那里去走一趟。却好我平素多认识老爷船上的水手，所以搭着老爷这船。不料又在此处遇险，小人命运也算是屯遭极顶了！小人名字叫做郝龙，小人妻子是在福建做过教官孟老爷家里的一个侍婢。（第二回书中事迹，不谓于此跳跃而出。不知读者还忆其人否。）孟家大小姐便嫁给我们省里有名的黑虎林家做媳妇，未曾过门姑爷便行身故。如今大小姐膝下只承继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家二老爷甚是悭吝，小的妻子也不肯轻易向他家走动。”郝龙正说得高兴，旁边却又触动赵珏的心事，忙插口说道：“你们大小姐承继的那个女孩子你可曾瞧见过不曾？他那模样儿毕竟长得如何？”郝龙笑道：“赵先生，这位小姐却轻易不出大门，我们也没有瞧见他的分儿。如今却是不然，日日背着书包到学校里读书，小人家的店铺门口是他必经之地。说也可笑，初时出门，大家都把来当做一件

新闻似的，争着夸赞他的颜色，目下看惯了也就罢了。（千古美人，大抵如斯，又岂独林赛姑为然哉？经郝龙一语道破，为之哑然。）

此时方钧偷眼望着赵珏，又暗暗的伸手同他打哑谜儿，赵珏只是低头含笑。（流离颠沛之中，乃复有此闲致。妙绝！）秀珊见赵珏殷勤垂问林家小姐，言论之中又寓着无穷欣慕的意思，芳心中兀自十分不快。（追神蹑魄之笔，盖秀珊小姐于此，殆别有用心矣。）方氏向郝龙说道：“你此后正不用焦愁，将来一路同我们抵京之后，你那母舅能安置你更好，否则你就在我母家那边觅一件事干着。我的哥子现在陆军部里当着差使，他若是要提拔一个人，正不费力。”郝龙忙站起来称谢。这屋里那个老妇人颇为解事，转将方氏母女邀入他住的那一间卧房里。方便了一会，秀珊便问方氏在海滩上的情形，方氏笑道：“不然，我们抵岸还得快些，只是你哥子他不能照应我，反死命的扯着我的衣服。走到半路上，他禁不得海水一浸，忽然又嚷着腿筋疼痛起来，赖在水里，死也不肯再走。我做好做歹，百般哄骗着他，后来方少爷又赶得来，只是看不见你们踪迹。那时候我急得甚么似的，深恐你遇着危险。谁知竟不出我所料，若不是赵少爷将你搭救出来，我便活在世上也无趣，怕不是依然跳入海里同你做一路走。”说着又笑道：“偏生他又背起你来，患难之际，却也说不得个避嫌，将来我自有主意。”秀珊听到此处，不禁脸上一红，更没言语。

其时已是五更向尽，天色大明，大家也不曾好生安睡，这时候都跑出来向海边眺望。再看看昨夜走的那一片海滩，已是白浪滔天，潮水大涨。刘镛先自伸着舌头喊起来，说：“好

大水，好大水！这水是几时冒上来的？万一昨夜便像这样儿，
包管我们没有一个能活命！”方氏只管伸着头望了一会，一共也看不见自家坐船的影子，心里已是有些忐忑的乱跳，回头向那个卖糖粥的老者问道：“这近海一带地方叫做甚么名字？离蛇尾港还有几多路程？”那个老者笑道：“这地方离蛇尾港还有十二里远近，此处叫做白沙滩，隔着海面不过六里。潮落时候，水深的地方只有尺许，浅的只得三四分，淹着脚面子就罢了。本村居民一到傍晚都赶向滩上捞摸蛤蜊，借此为生。昨夜幸亏太太们认不得蛇尾港方向，算是侥幸，若是从这里向蛇尾港走去，沿滩有好几处潭穴，外面看着同海滩上的水似乎差不多深浅，一经误踏下去便是死命。”方钧顿脚说道：“照这样看起来，那个水手他定然认识蛇尾港所在，将秀姐姐掳下来，他径自向那里走了，这条命一定送在海里。”又回头问道：“这会子我们可能想法子弄一只划船来，将我们渡到大船上，我们自然重重酬谢。”那老者笑道：“容易容易，我们渔船是有的，停会子等他们大家起身时候，我替少爷们去预备。清晨海风很大，太太们还是到屋里去坐一会儿不妨。”方氏皱着眉说道：“看这般水势浩大，不知我们那只船可能依旧泊在海心里？万一托天庇佑，你父亲安然无恙，将来我亲手替天妃娘娘绣一件锦袍来还我心愿。”说着那眼眶里已不由的流下满脸泪来。郝龙站在一旁低低向赵珏说道：“那一只破船，我能发誓，保他不能在海面上延挨两个时辰。此时刘老爷倒好向水晶宫里赴宴去了，可怜太太还在这里许愿呢！”

这时候大家在老者屋里不曾坐了一会功夫，果然那个老者已在村里雇了一只渔船过来，言明了送至大船赏他们十块

洋钱，方氏连连答应。于是都来至岸边，大家纷纷上了渔船。幸喜风平浪静，双桨如飞，不一会已赶至他们泊船所在。大家只叫得一声苦。谁知那只大船已没有踪迹，却好还剩了三支桅杆，微微露在水面上随波荡漾。方氏同秀珊小姐都大哭起来。方氏哭了一会，窜身便向海中跳去。说时迟，那时快，早被秀珊小姐一把抱住，哭道：“父亲生死未卜，母亲不赶紧设法打捞父亲尸身，转想将我们兄妹抛在此处。母亲既死，我们如何得活？”说罢益发嚎啕大哭。方钧同赵珏也含泪在一旁劝慰。方氏思量他女儿的话也很有理，只得定了一会喘息，哭道：“这小小渔船，料想也无济于事，我们只好重行上岸，再来料理这船上的事件。早知如此，昨夜硬逼着你的父亲一齐下船倒也罢了，偏生他坚执不肯，这不是气数使然，叫我也没话可说。”说罢又哭。郝龙当时便催着渔船上那个舵夫，将船依然荡至白沙滩前。那个老者得了此信，也替方氏他们扼腕，便出了一个主意，等待当晚潮水退去的时候多雇了些夫役泅水到那只大船上。只见船里横七竖八的有好多尸首，一把来运置岸上。方氏同女儿细细检点了一会，只不见刘金奎的尸身，便连水手人数也不齐全，也不知被海水冲去，也不知是遇救更生。方氏又哭了一场，命人将所有尸首草草埋葬了，复行将所有的箱笼物件，是存在舱里的都一一运来，幸喜损失尚不甚巨。

在白沙滩住了一日，第二天便从陆路上雇了车子，依然赶到蛇尾港口，另雇了一只海船向北京进发。赵珏本拟将在路遇险的事先行打一电报回家，谁知蛇尾港又是个冷僻所在，没有电报局所也只得罢了。只且按下不表。

最可笑的，当赵珏他们惊涛骇浪之天，正赛姑玉软香温之日。原来这时候已去中秋不远，赵瑜自从他哥子赴京之后，有一天在校里会着赛姑，便将这事告诉他，又笑说道：“我和姐姐同学算来已是一月有余了，几次邀姐姐到舍间盘桓盘桓，姐姐都是同我推三阻四。我知道姐姐的用心，不过因为我哥子在家，诸事均觉得有些不便。如今姐姐是再没有推辞了。中秋之约，千万不可再辜负我的意思！”赛姑笑道：“呸，你哥子在家不在家与我有甚么相干？我不肯到你那里去走动，也不是一定为此。不过我那祖母，他轻易不许我出门，放学之后看不见我的影儿，他就同我的母亲他们闹起来。论这中秋却是个佳节，等我向祖母跟前说明白了，这一晚定然到府上去赏月，你给我预备着罢。只是有一层须得叮嘱你，祖母如若能准许我出来，我自然会来；若是不来，你这里也不必着人去请我，请我也是无益。”赵瑜连连答应。

果然到了中秋这一天，自己禀明了母亲，说是林家小姐要到我们这里赏月，还须得预备些酒菜果品。他母亲听了也自欢喜，随即命厨房里办了一桌筵席，上灯之后，将所有的灯彩全行点得通明。偏生那一轮皓月格外光辉灿烂，照得庭宇仿佛浸在水里一般。一直等到晚膳以后，才听见外间通报林家小姐乘着轿子到了，赵瑜盈盈含笑，一直迎至阶下。只见赛姑打扮得异常娇艳，婷婷袅袅，分花拂柳而来，身边只带了一个小婢。赵瑜一把扯着赛姑的粉腕笑道：“姐姐怎来得这般迟慢？几乎将我盼望死了！我又愁你不来，真个又不敢着人去奉请。”赛姑笑道：“你还嫌我迟呢，我是久经要向你这边来了，祖母哪肯答应！他老人家说这中秋佳节必须一家

子团圆，坐在一处吃酒，就是出去逛逛也须等待晚膳之后。我心里想着，难得他老人家不曾阻拦我便是万幸，万一再忙着要走，触恼他老人家，再不许我出门，那可糟了蛋了。不怕你笑，我那里是在家里吃酒？只是挨命！”赵瑜点头笑道：“这也难怪姐姐，赶快请进来坐罢，家母此时还在后进里等候姐姐去见一见。”赛姑粉脸一红，笑道：“我见了生人便有些羞怯怯的，改一天再拜见伯母可使得使不得？”赵瑜笑道：“我的母亲，又不是父亲，你怕他则甚？他不过要瞧瞧姐姐究竟生得怎样标致罢咧。”

赛姑格外羞愧，又禁不住赵瑜强迫着一直将自己让到上房里。早听见他母亲笑道：“难得林小姐肯光降寒舍，真是荣幸！我们也不必客套，彼此行个常礼罢！”此时赵瑜站在赛姑背后，便笑着推他上去见礼。赛姑扭股糖似的一步一挨方才走至湛氏面前，道了一个万福，脸上又通红起来，将旁边侍立的那些仆婢都引得掩口而笑。湛氏重行将赛姑的手握着，细细向他脸上端详，兀自叹赏不置。又回头问着那几个仆婢笑道：“你们大家瞧瞧这位小姐，比我们家里的小姐谁长得俊？”仆婢们笑道：“这两位小姐站在一处，绝似一对花枝儿，我们看在眼里，只觉得光彩四射，哪里还能够替他们分出高下来呢？”湛氏笑得只不住的点头。又问赛姑家里有几多人，住了几多房屋，“你的祖太太定然将你看待得宝贝似的。这也不怪你们老太太，就是我们今日初会，倒有些离开不得。你们姊妹们难得在一处儿读书，以后千万常常到我们这里走走，不要生分才好！”赛姑十句话之中约莫也含糊答应了四五句，只是局局促促的，讲一句言语，脸上便是一红。湛氏知道他羞

怯生人，遂笑了笑，说：“瑜儿你同林小姐去到前面坐罢，恕我不来奉陪了。”

赵瑜知道他母亲的用意，接着就将赛姑一扯，说：“我已经将右边那座小花厅收拾好了，我们便在这地方饮酒赏月。”赛姑便笑盈盈的跟着赵瑜走至花厅上面，彼此分宾主坐下，吃了两杯茶。赵瑜站起来让赛姑入席，赛姑将双蛾蹙得一蹙，笑道：“在家里已经吃得饱了，此时怎生再吃得下去？其实我同你两人清谈最好。”赵瑜笑道：“谁不知道姐姐家是山珍海错，我们这份穷主人，便是办出筵席，也算不得供客，姐姐赏个脸，便喝一杯酒也使得。”说着又噗嗤一笑。此时赛姑业已入座，也笑道：“你笑甚么？”赵瑜笑道：“我笑姐姐将来做了我的嫂子，第一天光降寒舍，少不得也要设筵款待，那时候姐姐还要客气，道不得个在家吃饱了不肯相扰。”赛姑笑道：“好呀，你今日简直不是请我吃酒，是将我唤得来给你取乐儿。你这人刻薄还了得？我此时便回家去。”赵瑜笑道：“姐姐耽待我这一次罢，下次再说这样话刻薄姐姐，姐姐再恼我。”入席之后，赵瑜又分付仆婢们将赛姑带来的那个小婢约在后面去用膳，林公馆的轿夫，门房里有爷们照料着，叫他们在此稍待片刻。这里赵瑜便一杯一杯的劝赛姑饮酒，赛姑是轻易不得出门，此番也觉得十分高兴，也就同赵瑜高谈阔论起来。此时赵瑜一心记挂着他哥子嘱咐的话，常常拿些话去引逗他。（论赵瑜的芳心，方谓替哥哥出力，谁知转为自己出力。天下事固非人所逆料。）便又提到赵珏此时已抵北京，想他客邸中秋，断然及不得我们快乐。赛姑方端着酒杯子，细细瞧那月色，听见赵瑜说到这里，也笑道：“你猜北边那个凉月儿是否

同我们这南边凉月儿一样？”赵瑜笑道：“普天之下，哪里会有两个凉月儿？北方与南方，地势虽然不同，至于凉月儿，定然是彼此公共的。姐姐看我这话猜得错不错？”赛姑笑道：“你自然猜错了。若说两边都公共这一个凉月儿，如何我们此处只看见凉月，不看见你家哥哥？”赵瑜笑道：“姐姐又来讲呆话了，凉月儿在天上，我们所以看得见，哥哥他们在地上如何会看得见呢。”赛姑正色道：“这话我真个不明白哩，若说人在地上便该看不见，试问适才我同你在屋里的时候，如何只看见你，又看不见凉月？”（玄之又玄，愈玄愈妙，持此求道，可以大彻大悟。谓赛姑痴者，乃真大痴也哉。）赵瑜被个问得没话可答，只是呆呆的望着赛姑发笑。赛姑觉得大乐起来，笑道：“你可被我问住了，你既然回答不出，须罚三大杯酒我才饶你。”赵瑜笑得用纤手按着杯子，说：“好姐姐，饶了妹子罢，三大杯委实吃不下去。”赛姑用手将他手夺过去，说：“饶便饶你，喝一杯想还使得。”于是催着旁边侍婢斟了一杯酒，强着赵瑜喝干，自家也喝了一杯，用手羞着他说道：“亏你连三杯酒都吃不下去，还在这里同我讲典故儿！你不信，瞧我吃三杯酒你看。”说着果然又吃了三小杯。

赛姑这时候已是脸泛红霞，十分春意，倏的又将外衫卸下，下面只穿了一条淡红香云纱小脚裤儿，时坐时立，很不安静。赵瑜狡猾，他却没有醉意，见赛姑高兴喜欢，便百般的劝他吃酒。赛姑略不推辞，他又不喜欢吃菜，只顺手取些果品慢慢的过口。赵瑜又笑道：“姐姐吃下酒去越发标致了，不怪我哥哥自从看见你后，一直眠思梦想，爱你不过，便是到北京去的时候，还叮嘱我将他这意思告诉你听。”赛姑将粉

颈一扭，笑道：“奇呀，你哥哥爱我则甚？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爱我则甚？”（又重复一语，想见姑娘的醉容可掬。）赵瑜着喝道：“他爱你生得俊。”赛姑笑道：“呸，一个人生得俊些便该叫人爱了！世间生得俊的很多着呢，譬如妹妹，不是一般生得俊，你哥哥安见得就不爱你，光是爱我？”赵瑜笑得用手握着两边耳朵说道：“越同你讲越讲出不好来了！你再乱说，看我来拧你小嘴！”赛姑气得鼓着两个腮颊冷笑道：“不是我责备你，你也欺人太甚！若讲道做女孩子的不该叫人爱，你就不该告诉我说你哥哥爱我。你抚心想想看，你同他是嫡亲兄妹，我只说了一句爱你的话你就生气，他同我还不曾会过面，就该派你说他爱我！”（理直气壮，又聪明，又妩媚，赵小姐何以为情。）说着将面前一个酒杯子向外一推，站起身来说：“我不同你厮缠了，我还得赶快回家去。”谁知赛姑嘴里虽这般说，不想刚刚站起来，那两条腿好像画符似的只管在地上打幌。重又嫣然笑起来，喃喃低语说道：“并不曾多吃酒呀，怎生像是醉了一样？”赵瑜看见他这样光景，深恐他倾跌下去，忙一把扶着他肩胛，说：“姐姐还是坐下来歇一歇，你若是不能吃酒，我就分付他们开饭罢。”赛姑趁势重向椅上一歇，笑道：“饭倒很可以不用，你若是舍得给酒给我吃，我再吃一坛子酒也不妨。”一面说，一面早伏在椅背子上，颠头簸脑的思量要睡。赵瑜暗暗好笑，用手将他推得一推，说：“酒还多着呢，姐姐怎生倒渴睡起来？明日又该笑我吝啬，藏着酒不许你吃了。”赛姑闭着眼睛，将头摇了摇，含糊说道：“你好生替我斟酒，停一会子看我喝给你瞧。”此时站在屋里的那些仆妇悄悄告诉赵瑜，说：“林小姐很有醉意了，万万不

可劝他再吃，若是再勉强他喝得一杯两杯，包管连轿子都不能稳坐。不如就此散了席罢，好让林小姐歇一歇，转回他自家公馆。”赵瑜点了点头，便命一个仆妇去搀扶赛姑。那个仆妇走得近前，将赛姑粉臂轻轻扯住，不意赛姑身子一欹，便直扑到仆妇怀里沉沉睡着，喊他又喊不醒。赵瑜在旁只是哈天扑地的看着发笑。大家正闹着，湛氏已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见这光景，忙笑着说道：“你们还不快将林小姐放下来，让他睡一睡。他是醉了的人，再加着你们这一乱，那酒格外要涌上来，如何使得？”大家听了湛氏这番话，随即七手八脚将赛姑放在厅侧一张大理石的睡榻上。

再看赛姑已是鼻息沉沉，鼾呼不醒。带来的那个小婢已知道他小姐醉了，忙忙的吃完了饭赶着出来伺候。依他的意思，就想将赛姑搀扶上轿，抬回去好卸他的责任。湛氏笑道：“你家小姐醉成这个模样，如何还能让他坐上轿子？万一再从轿子里跌出来，我们将来也对不住你们家里老太太同两位少奶奶。在我斟酌办法，不如你带着轿夫径自回去，也不须告诉少奶奶他们说小姐酒吃醉了，只说我留小姐在此间住一夜，明日我这里打发轿子送小姐转回公馆。我家少爷已往北京，家里并没有男孩子，料想小姐便在这里下榻也没有什么不便。”那个小婢正没做理会，听湛氏这般分付，也只好答应着，真个同外间几个轿夫将一乘空轿子抬回去了。湛氏又埋怨道：“毕竟你们全是小孩儿家脾气，怎生就容他醉成这个模样儿？若是被他家母亲们知道，还要议论我不来拘束你们将他醉坏了，看你可过意得去？”赵瑜笑着辩道：“娘又来怪我了，我又不曾劝他吃酒，他高兴起来，只顾一杯一杯的望肚里灌，难

不成我做主人的转拦着人家不许吃酒，岂不是又要怪我没有敬客的道理！”湛氏笑了笑，又望着赛姑叹道：“一个女孩儿家，初次到人家来走动便醉成这个样儿，简直脱了女孩子的体态了，怕腼腆些的少爷们还没有他这般洒落呢。睡在这里，怕他受了凉气，夜色已深了，横竖你们两家头最是亲爱不过，我暂且在厅上看视着他，你快到你卧室里去收拾收拾，叫他们扶着到你的床上睡上罢。”（虽无媒妁之言，已有父母之命，瑜姑娘其奈之何！）赵瑜笑道：“我的床上也没有甚么收拾，你们就扶他去睡。但是一件，若是他呕吐起来，那时候我可不一依！”说着便又笑了。

此处仆妇们已将赛姑轻轻扶起，大家簇拥着向赵瑜房里走来，湛氏同赵瑜便跟在后面。好在新秋天气，冰簟初凉，赛姑和衣睡在一边，赵瑜伸手扯过一幅罗衾替他轻轻掩覆好了。湛氏命人泡了一壶茶，准备赛姑醒来口渴。坐了一会，也就进自己房里去了。仆妇们安置妥帖，将房门替他们掩好，各自出去料理花厅上残席。赵瑜自己饮了半钟苦茗，移灯近前，向赛姑脸上照了一照，只见他双颊微酡，酒窝微笑，低低唤了他两声，只不见他醒转。其时已有三更时分，自家也觉得困倦非常，坐在床边上，换了睡鞋，将外面大衣服卸了，只着了一身小衫裤儿，便向赛姑脚边一睡。无奈床上只有一幅衾被，于是拖了半幅掩在自己身上。失眠的人，翻来覆去好一会都睡不沉重，一直听见自鸣钟敲到四下，觉得赛姑一个翻身，猛的将一只小腿搭在自己胸腹上，又不忍去惊动他，只得忍耐着不肯移动。捱了半晌，又听见赛姑樱口里微微咂得声响，赵瑜恐他想茶吃，不得已将他的腿轻轻移过一边，坐

起身来，使劲将赛姑摇了摇，低低问道：“姐姐吃茶不吃？”此时赛姑酒已略醒，听见有人问他吃茶，忙点点头说道：“你们有茶倒给我一盅，我心里觉得热得很。”赵瑜慌忙又跳下床，拿着茶盅向壶里倒了半盏，重又坐向赛姑身边，一手将他粉颈扶得起来，一手端着茶递向他嘴里。赛姑一口气将茶喝完，摇摇头说了一句“不喝了。”说毕重又倒下。此时却再也睡不沉着，在帐子里仔细瞧了瞧，含含糊糊的问道：“我睡的是甚么地方？我记得我床上挂的是淡青秋罗帐子，如何却换了青花洋纱的了？适才倒茶给我喝的，他又是谁？”赵瑜抿着嘴笑道：“亏姐姐素来聪明，怎生连昨夜里事迹都醉得忘记了？我劝姐姐少吃两杯，你又不肯，如今倒好，赖着睡在人床上，又要人倒茶给你吃，看你明天羞也不羞！”赛姑吃了一吓，果然依稀想起昨夜在赵瑜家里吃酒，如今竟不曾回去，这还了得！沉吟了半晌，倏的要坐起来，只是浑身困倦，一点力气都没有。

赵瑜按着他笑道：“时候还早呢，你忙着起身做甚？一发再睡一会，可怜我被姐姐闹到此刻，眼睛还不曾闭一闭，有话明天再讲不迟。”赛姑笑道：“话倒没有甚么可讲，只是我此刻酒是醒了，睡在别人床上，怪害怕的，心里总觉得有些突突的跳。”赵瑜笑道：“姐姐在家里睡觉难道也有人陪你不成？此刻又放刁起来，你尽管定神去睡，床上还有我在这里呢。”赛姑笑道：“我心里真个跳得利害，你不信伸手来摸摸我看。好妹妹，我们并在一个枕头上睡罢。”赵瑜笑道：“天气怪暖的，还是两个人分头睡的好。你也不是个小孩子，难不成还想睡在人怀里？”赛姑笑道：“这是甚么时候了，那里

会暖？我不依，我偏要你同我一头睡！”赵瑜被他缠得没法，只得将身子挪了挪，便睡在赛姑外边，笑道：“天色一会儿就得亮了，大家还得静静儿养一养神。”说着依旧拖了半床锦被覆在身上。赛姑此时只管有一搭没一搭，拿话来逗着赵瑜谈笑。赵瑜不理他，弯过一只粉臂，朦着脸装睡。赛姑趁势便伸手向他两腋底下乱挠。赵瑜禁不住触痒，忙用手拦着，笑得格格的。又厮缠了好一会功夫，后来还是赵瑜着起急来，含嗔说道：“姐姐你再也没有良心，你上半夜睡得像死人一般，别人为你忙得十分辛苦，如今你是酣睡足了，更不体贴人，还闹得不许人睡。”赛姑方才住了手，彼此安静睡去。也不知睡到甚么时候，再不肯醒。

且说湛氏很不放心赛姑，深愁他醉坏了身子。甫及清晨，他就悄悄出了房门，走过赵瑜他们这边来。看见桌上的残灯犹自一闪一闪的不曾全熄，轻轻的向他们床上一望，好笑那一床锦被全行拖在地板上面，他女儿上边里衣已松了一半钮扣，粉红肚兜紧紧的束抹胸口；赛姑一只皓腕把来勾着赵瑜的粉颈，两人脸对脸厮搵着，睡得十分酣适。湛氏笑了笑，低低说道：“大清早起，很有一股凉气，怎生连一床被也不盖严密了，冻着不是耍的。”一面说，一面伸手将地上的被轻轻抱起来，向他们两人身上一搭，然后吹灭了灯，走得出房，重行将房门替他们掩好。

再表中秋这一天，赛姑同他祖母要求要到赵家去赴约，林氏在先哪里肯答应？后来被赛姑缠得没法，又知道赵瑜同他在一处读书，彼此情好甚密，至于他哥子赵珏又不在家里，方才应允。赛姑出门之后，林氏便不时的催着家人们去接他回

来。书云小姐觉得赛姑出去没有一会儿，不见得赵家太太就肯放他回家，只管答应着，却不曾分付人去。起更后林氏打熬不住，便自收拾进房去睡，书云小姐便同舜华玉青他们泡了好茶，大家坐在檐底下玩月。过了一会，书云小小觉得赛姑也该是回来时候了，正预备分付家人们前去催促他，不料赛姑带去的那个侍婢已经走入内室，便将小姐如何醉酒，他家太太如何留着他在那里住宿的话详细说了一遍。书云小姐听毕，不由异常着急，向那个侍婢骂道：“糊涂东西！小姐不是有现成带去的轿子，便是醉了，也该抬着他回来，你几时看见小姐曾经在别人家住过宿的？老太太明天知道了，怕不揭你的精皮！你替我还不赶快滚出去，分付轿夫们重行接小姐转回公馆！”舜华在旁拦着笑道：“既是他家太太留着赛儿，料想重行去接也不济事。不如过了这一夜，明天再接他也不为迟。”书云小姐又急道：“你这话也说得糊涂了！我请问你，赛儿他毕竟是女孩子不是？万一那边太太再让他同他家属小姐睡在一处，再弄出笑话来如何是好？”这几句话果然说得舜华也是发笑。玉青在旁笑说道：“大少奶奶这话固然虑得不错，但是在我看起来，我家赛小姐任是同他家小姐睡在一处，不至有别的甚么尴尬。赛小姐平时还是一团孩子气似的，天真烂漫，甚么事他都不过。”说到此又噗嗤笑了笑。舜华笑道：“你笑甚么？”玉青笑道：“我笑我们家里赛小姐委实算是天真烂漫，但怕那位瑜小姐知识初开，一般会不肯天真烂漫起来。这其中的情事，我就不敢替他们说这托大的话了。”说着格格的笑个不住。舜华向他啐了一口，笑骂道：“你没了的折了人家小姐身分罢！瑜小姐果然知道他是男孩子，包你吓得要怪哭

起来，难道他就肯公然同赛儿做出别的故事？你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可想你的为人，大约从小儿有他们这样年纪，不知怎么样不尴不尬的呢！”玉青羞得脸上通红，笑道：“人家不过说了一句顽话，二少奶奶便成篇累套的批驳起人来，简直将我说成一个不堪的人物。不瞒二少奶奶说，当初我虽然吃这碗把势饭，却也长到十七岁上方才和一个客人相识了一次，第二次可就遇见我们老爷了。”书云小姐笑道：“你们不用在这里乱嚼舌头罢，倒是赛儿在人家过宿的这件事，大家还须得隐瞒着，不用给老太太知道，他老人家若是知道了，包管连我们做母亲的都应该担着不是。”舜华点点头，便分付那些仆婢们在老太太面前不可提及赛小姐不曾回家的话，还须赶在明早快快的将赛小姐接得回来，不可迟缓。仆婢们答应了。三个人又坐了一会方才起身，各自进房安寝。

书云小姐心里很悬挂这事，第二天清晨起来便催着外边家人打轿子去接小姐。轿夫将轿子抬至赵府，里边传话出来，命他们稍等一等，说是两位小姐刚在房里梳洗，还不曾用过早点。原来赵瑜早间一觉睡醒，已见窗子外面早早日影隔着绿纱透映进来。刚待坐起身子，却被赛姑粉腕紧紧搂着不能移动，忙用手将赛姑推得一推。赛姑惊醒了，兀自揉了揉眼睛，笑问道：“这有甚么时候了？我觉得依旧疲困得很，你何妨再同我多睡一会儿。”赵瑜笑道：“你还问甚么时候呢，敢怕离午膳不远，姐姐要睡，便一人去睡，我是要失陪了。”说着便坐起在床，将衣衫上的钮扣重行整理严密，跳下床来洗手。赛姑也觉得好笑，随即也就起来。这个当儿，已有仆婢们送进茶水，彼此对着镜子再掠云鬓，重匀翠黛，谈谈笑笑

收拾完毕。赵瑜笑携着赛姑的手，说：“我们到母亲那里去走一走，不要累他老人家不放心你。”赛姑笑道：“适才他们说接我的轿子已经来了好一会，见过伯母，我却要赶着回家。”赵瑜笑道：“姐姐休得着急，大约母亲总须留姐姐在此用了午膳呢。”说着已走入后进。赵瑜一眼已看见他母亲坐在房门外，手里不知捧的甚么，一边看着，一边禁不住两行粉泪簌簌的直往下流，哽咽得十分难受。赵瑜同赛姑各吃了一惊，正猜不出甚么缘故。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海舶遇险，此其中盖有天焉。一以见刘金奎之悞谏，适足自陨其身；一以见赵珏之救人，适以保全其妇。至秋燕之嫁郝龙，于书中开篇时略一表见，几疑其与全书人物无甚关系，乃忽于此一回中无意遭逢赵珏、方钧等人，乃知灰线草蛇。其极不经意处，正其惨淡结构处，非浪费笔墨者可比。

海潮虽落，莽莽大洋，固犹是也。以数书生数妇女跋涉其间，读之真使人目眩神骇。

中秋佳节，杯酒清谈。赛姑忽与赵瑜同衾共枕，香温玉软中，仍不失烂漫天真之趣。落想之高，用笔之洁，吾无间然。

赵珏一意想娶赛姑，百计千方，而不知适为阿妹作傀儡。然则少年子弟，对于娇好女郎，慎勿偶涉遐想哉。重读一过，为之忍俊不禁。

【独鹤评】作小说者，须于热闹处仍一丝不乱，方为能手。此回写孤舟遇险，觉骇浪惊涛历历在目，其事何等忙迫！然

船中诸人，神情举止依旧各合分寸。文心之细，文笔之妙，蔑以加矣。

刘金奎刚愎自用，活是一个粗卤武人，然颇有几分爽直可爱处。较诸今日一般混世魔王，恣睢暴戾者，又自不同。

刘秀珊之于赵珏，本已一见倾心。况又患难相逢，锺建负我，于是一往情深，固结不解。特是赵珏胸中方有一林赛姑在，便觉落花有意，流水无心，未免辜负美人厚爱耳。

春生锦被，事极香艳，却只淡淡着笔，不涉猥亵，是极力顾全赵瑜身分处。

第九回 伤时局狂歌当哭 感家难发愤从戎

这时候湛氏一看见赵瑜同赛姑携手入内，含泪说道：“瑜儿瑜儿，你们做女孩子的，一般安坐在家里享庭帙之乐，外间甚么惊险都飞不到你们头上来，这是何等的福分？你们还贪心不足，常常埋怨困守闺门，不及男儿志在千里。如今像你哥哥果然是千里万里的出门去了，谁想他几乎将命送掉在海里，我此时越想起来越舍不得他。”说着便将手里拿的那封信函掷在赵瑜面前。赵瑜大为惊诧，忙接过来仔细的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方才晓得他哥子赵珏在蛇尾港那里遭了覆舟的惨祸，如今且喜安然无恙，已抵北京，这信便是从北京发来的。忙陪着笑脸安慰他母亲说道：“吉人天相，幸亏哥哥他们见机得早，径自冒险登岸。母亲听见须替他们喜欢，何必像这般忧闷。万一母亲再忧闷出事来，反叫哥哥心悬两地，进退为难，那转不好了。”湛氏道：“我岂不知道这个缘故？只是回想起来令人害怕。当初你哥子本不愿意赴京，是我硬行逼他出去的。若是果然有个长短，你叫我怎生对得住他？这事已经过去，我们也不谈了，随后你须替我写一封回信给他，命他在京城里各事保重，但凡遇着危险的地方，千万不可大意，否则宁可就叫他赶紧回家也好。我经这一吓，也不想他干甚么功名富贵了，我们娘儿们厮守在一处，便是喝一碗粥

儿度日也是愿意的。”

母女两人正在那里絮絮谈论，赛姑又不好进前搀话，只低着头站在一旁。还是湛氏笑着站起来说道：“我真个被丑儿这件事吓昏了，怎么林小姐在这里也不知让人家坐地，你看我糊涂也罢了，瑜儿也不提醒我一句！”赵瑜笑道：“我同姐姐是不拘礼的，他这一双大脚，便多站一会正不妨事。母亲难道还怕得罪了他？”（宛然小夫妇口角，妙绝。）赛姑趋势便上前向湛氏告辞。湛氏笑道：“哎呀，林小姐真是恼了我了，怎生清早起来就忙着回公馆去，还要被令堂太太他们笑话我，连一顿午饭都舍不得留小姐在这里吃！”赛姑笑道：“伯母说哪里话，委实昨儿夜里在这边下榻，祖母定然十分悬念，怕还要抱怨家母他们，所以赶在此刻就打发轿子来接侄女。好在我同瑜妹妹是朝夕不离，无论甚么时候总可以过来替伯母请安。今日还是让侄女赶快回家的好。”湛氏望着赵瑜笑道：“你的意思如何？”赵瑜笑道：“姐姐适才的话倒很有理，他那位祖太太的古怪脾气与人不同，姐姐也常告诉过我的。在我看不如此时就让姐姐回去，省得将他祖太太触恼了，将来真个再不许姐姐同我们往来，那才坑死人呢！”湛氏点点头，母女两人便一直将赛姑送至二门口，看他好好坐上轿子，然后转回内室。

赛姑回去时候，却好林氏刚刚起身，便笑问赛姑昨夜是几时回来的？赛姑信口支吾了两句也就罢了。转是书云小姐同舜华他们不甚放心赛姑在赵家歇宿的事，背地里一长一短的审问他，赛姑只是嬉嬉的憨笑，也不肯说出甚么。书云小姐觉得有些羞人答答的，也不好再往下问，只分付他以后不

许再同赵瑜睡在一处，赛姑便答应了。自此以后，赛姑虽也同赵瑜常常往来，只是一到晚间，家里都赶着叫他回去。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赵珏随着方氏夫人等人，由蛇尾港另行雇船抵了天津，在天津也不曾多耽搁，随即改乘赴京火车，不多时候，那座巍巍京都已在火车窗子里一闪一闪的看入眼底。方氏念及夫君身死，此次来投奔亲戚觉得另有一番感慨，在车里不由纷纷落泪。还是秀珊小姐不时的在旁边劝解。火车停驶，搭客纷纷下车，早已有许多脚夫围在车站铁栅外边，招呼着替他们搬运行李。方钧同郝龙押着人，将行李送到了栅外，那些挑脚的你抢我夺，都扎缚好了绳索。方钧当时指点他们明白地址，然后又雇了两乘轿子给方氏同秀珊小姐乘坐。幸喜方钧父亲住的房屋离城门不远，只须进了城，越过两条大街早就到了。方氏他们轿子先抵其处，才下了轿，转把方氏母女吓得呆了，原来方家门首高高的搭着丧棚，两扇大门一例的裱糊白纸。门凳上却坐了两个家人，一见了他们行李，问起来知是姑太太的家眷，由南边而来，不敢怠慢，忙着上前料理一切。又抢进几步，弯了一只腿向方氏请安。方氏抖得战战的，含泪问道：“你们老爷想是无恙，这这这丧事，是替替谁办的？如何我我我们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有个年纪大些的家人垂手禀道：“我们太太归了天了，昨天才过首七，老爷在前曾接到姑太太来京的电报，所以不曾给信给姑太太那边。我们少爷呢？想同姑太太一齐抵京了？”方氏听到此处，不禁泪如雨下，更不说甚么，扶着秀珊小姐蹣蹣的望里面走。

前面有家人引导着一直引入后室。

这时候方钧已偕着刘镛、赵珏、郝龙纷纷都到。方钧见门外这种情形，惊骇正不消说得，一眼又瞧见墙门上悬的讣状，方才晓得他母亲业已身故，登时哭倒在地。赵珏同郝龙忙着扶他起来，大家拥入大厅上面，家人们慌得七手八脚，一面拿钱打发挑夫，一面检点行李什物。方钧匍匐跑入后进，到他母亲灵柩之前伏地大哭。方氏同秀珊也在灵帋里哀哀欲绝，只有刘镛呆呆的站着不动。方氏哭了一会，有几个女仆送上手巾给他们母女擦脸。方氏方才含泪问道：“老爷此时想是在部里办事呢，我们到此也该送个信给他，若是部里没有多事，请他早些回来谈谈。你们不知道姑老爷在海面上遇着险也身故了，如今看起来，真可算得‘六亲同运’，又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说着又哭。方钧哭毕之后，便问家人们太太染的甚么病症，以至不起。说着又掉头向方氏说道：“这也奇怪，计算我母亲死的日期，就是姑丈在海里遇险的日期，他们两位老人家同在这一天身故，这是打哪里说起呢？”家人们说道：“我们太太不过在几天前头得了一个秋邪症候，觉得有些胸腹饱闷，寒热往来，老爷忙着延医诊治已是不及，不曾延到五天上就归了天了。老爷此时不知道可还在部里不在？小的已分付人去请老爷去了。姑太太同少爷们想还不曾用着晚膳，停会子叫厨房里预备两桌。”说着又向方钧低低问道：“厅上还坐着两位生客，请少爷的示，他们的卧榻安置在甚么地方，还是去住旅馆？”方钧道：“那一位是我在福建同学的赵少爷，你将他的行李铺设在外边书房里，同姑太太家里少爷床铺搁在一处；那个姓郝的最好你们将他邀约到门房里安

置罢，这人是附搭我们的海船来京谋干事体的。”那个家人连连答应，在外布置了一会，重又跑进来，有一搭没一搭的同方氏他们讲话。

方氏便问道：“近来老爷同太太过得还好，太太这一死，老爷想是伤心到极顶了。一个公馆里没有一位太太料理一切，叫老爷一个人如何支持得去？”那个家人四面望了望，微笑道：“老爷当初待我们太太不能说是不好，近年却是同太太常时有些鸡争鸭斗的，没有三五个日子不同太太吵闹一场。太太这回病症，本不至骤然身死，只是据医生他们背后谈论，说太太平素气恼伤肝，人已衰弱极了，所以禁不得一场风寒毛病便自溘然长逝。”方氏惊讶道：“怎生老爷忽然变了一种脾气？”方氏话还未完，先前到部里去请老爷的那个家人业已匆匆回来，走到上房说道：“咦，老爷呢，如何此刻还不曾回公馆？”先前在里面同方氏讲话的那个家人有了几岁年纪，便拿着老家人的身分向回来的那个家人骂道：“你们看这厮不是活活见鬼么！是你到部里去请老爷的，如何这一会儿转来问我？”那个家人笑道：“我一口气跑至部里，门房里当差的回说老爷在内办着公事，一时不得分身，我便将公馆里姑太太抵京的话说了一遍，请他们替我进去回一回。果然过了一会，老爷已匆匆出来，还问了我两句话，跨上轿子，如飞的抬着就走。我一径跟着回家，哪里想到老爷并不曾回公馆呢？”那个老家人皱了皱眉头说道：“你是个积伶的，不会到金寓那里走一趟？须防着老爷又在那里耽搁住了也未可知。”那个家人将舌头一伸，笑道：“你说这个轻巧话儿，不是给苦头给我吃！老爷不分付我们到金寓伺候，哪个还敢冒冒失失跑到那里挨骂。”

两个人正在一旁讲话，方氏禁不住笑问道：“这金寓是个甚么地方？老爷去得，你们怎生便去不得？”那个老家人冷笑道：“这句话说来长着呢。姑太太是知道的，老爷今年也有五十多岁的人了，起先论老爷的为人，真是言笑不苟，矩步规行，听见人家寻常子弟们狂嫖滥赌，他老人家当面不骂，背后总要议论人家一个大大不是。该因是前世里的孽缘，有一天，财政部秘书卜老爷过四十大庆，请老爷在他公馆里吃酒。大家这一晚都闹着叫局，便有别的老爷替我们老爷硬生生的叫了一个姑娘，名字叫做小赛金，年纪已有二十开外的人了，当晚同老爷便很谈得入港，赶着老爷请他到自家寓里走走。老爷偏生就爱上他了，隔不了几天就去小赛金那里走一趟，以后走得热闹起来，甚么‘叫局’呀，‘碰和’呀，闹得一塌糊涂。初时还瞒着太太，后来被太太查察出来，同老爷闹了好几场。这一闹开了花儿，老爷转明目张胆，连太太也不怕了。老爷常常对着人说这小赛金同老爷的恩爱，大约两个人只多了一个头，恨不得将身体拚做在一处才好！又说甚么‘如鱼似水，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小赛金便思量嫁给老爷做小老婆。在老爷也巴不得这样办呢，只是干碍着太太，怕太太不好讲话。我适才不是告诉姑太太的，老爷同太太不和的缘故便因为这小赛金了。如今是天从人愿，太太竟一口气不来死了。最可笑的，老爷当太太死的时候，假意干嚎了几声，还不曾到收殮，老爷早坐着轿子跑到小赛金那里报喜信去了。小的敢说句放肆的话，老爷自从结识了这个小赛金，太太死了尚且不顾，他虽然听见今日姑太太到京，哪里还肯当做一件大事，定然不回公馆，又是到金寓那里开心。所以我问我们

这个兄弟为何不到金寓那边去打探打探呢。”（方浣岳以前事迹，便轻轻借家人口中补出，是文家省笔之法。）

方氏听到此处，不由蛾眉倒剔，气愤愤的望着秀珊冷笑道：“秀儿你听见么，我不料你这舅舅忽然变出这么一个人来，真是意外的事。”方钧也在旁听着，想起他母亲受的委屈，尽管用手搥着脸哭泣。方氏又问道：“你们老爷他身体素来孱弱，如今想是结实了，不然道不得在外边这般胡闹。”那个家人冷笑道：“老爷身体结实得很呢！我说了，姑太太还不肯信，停会子姑太太便可会见我们老爷了。他老人家那颗脑袋，扯着谎说，大约几乎要弯到小肚子边，喉咙是终日吼喽吼喽的顽痰作响，人多疑惑他肺管里拽着大锯子，这还罢了……”说到此，又将秀珊小姐望了望，笑道：“小姐在此，我也不敢胡说。在小的们愚见，老爷倒是安心静养，还可以保得住多在部里混几年，等我们大少爷成立了，将来娶一房少奶奶，让他老人家享几年清福，多少是好。万一像这样胡闹，将身子淘碌坏了，哼哼，他老人家也不用忙着娶姨太太罢，倒好要赶着太太一路去做伴了。姑太太看小的这话可是不是？”方氏道：“你这话说得很有道理，难得我这一番到京，凭我的本领来劝你们老爷回心转意。”那个家人拍手笑道：“真个好姑太太，若是将老爷劝醒了，要算老爷的造化。”

还待再往下说，已听见外间轿夫喊着：“老爷回来了！”方氏同秀珊都站起来向外迎接，方钧也跟着下了台阶。早见方浣岳一拐一拐的走入天井里，身后跟着一个小厮。方氏笑道：“哥哥这早晚才回，将妹子们都盼望死了。”浣岳伸手将眼睛揉了揉，抬头望着方氏笑道：“是几时到京的？我们倒有十多

年不曾相见，这就是甥女秀姑？出落得怪好。”当时秀珊小姐同方钧便都上前磕下头去行礼。浣岳将身子欠了欠，说：“生受你们一路辛苦，大家歇一歇罢。适才我打从厅上进来，看见外甥还同一位小少爷儿坐在那里，这少爷毕竟是谁？”方钧遂将赵珏一齐到京的话告诉了，又说到姑夫在海船上遇风身故。那方氏不由又泪如雨下，哽咽得不能开口。浣岳笑道：“我计算你们行程日期，原该早早到此，不料在路上又出了这样岔事，那就不怪你们耽搁这好些日子。”（不痛刘金奎之身死，转絮絮说此等闲话，一“笑”字如见其人。）方氏接着说道：“家门不幸，你妹婿又舍我而去，伶仃子女，尚未成立，这一来转要累着大哥了。”浣岳从喉咙里佯咳了两声，冷冷说道：“妹丈虽没，你们家资尚还丰厚，覆舟时候不曾损失甚么什物么？”方氏叹道：“第二天也曾雇着人向船里寻获什物，所幸几个箱笼虽然被水浸湿，里面尚是文风不动，但是家中所需用的一切器具俱已丧失无余。他父亲半生来苦苦挣的家私，不意一夕之间顿归乌有，想起来叫人异常悲痛。我的意思，便在早晚请大哥这里派几个家人，在京城替我们租一处公馆，权且安住下来，少不得还要替他父亲设一灵位，好让我们娘儿居丧挂孝。大哥看我这话可是不是。”浣岳迟疑了半晌，方才缓缓的说道：“论理呢，妹子此番到京，便可在愚兄这里同住。无奈你的弟媳灵柩未葬，不久还要忙着替他出殡。”说到此又笑了笑，将两边肩头一耸，说道：“中馈无人，外间朋友们都劝我须得娶一房家小。所惜寓中房屋又不甚多，在势不能留妹子同甥女他们在此下榻。”浣岳越说越觉得高兴，用手捺了一会鼻头，两条腿好似得了三阴疟疾一般，左右摇簸得个无

休无歇。方氏道：“正是的呢，不料嫂子好端端的就一病身亡，想起来真叫人肝肠寸断。适才到了公馆里，我们母女还痛痛的哭了他一场。”浣岳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妹子真可算是多情了，一个人在世上横竖迟早总是要死的。你那嫂子近年来的举止动静很觉得有些反常，我就料定他非享寿之道，果然伸腿去了，反落得耳目清静。亏妹妹还在此洒一掬无因的眼泪，岂非怪事。”

方氏听他发出这种议论，心里老大不以为然，只是彼此初次相见，不好意思就起冲突，忍着一肚皮气，勉强又问道：“适才哥子说想要另娶一房家小，但不知是谁家的小姐，倒不嫌哥子年纪老迈，肯来续这已断之弦？”浣岳见有人问他这话，不由心花怒放，咧开一张大嘴笑道：“左右不过是几家同僚的千金，此时我也不便告诉妹子，等愚兄一经择了喜期，少不得都要请妹子过来喝一杯喜酒，那时候妹子自然便会晓得。至于你讥诮我年纪老迈，似乎不配再糟蹋人家小姐，这话却又不然。我记得我今年是属狗的，不过才得五十七岁，也不能便算衰朽。你不曾瞧见我们前任那位大总统呢，论他年纪，比我大得许多，他还左一个姬妾，右一个姨娘，闹得如火如荼。只要势位高，家资富，便是真老也不老了。民国肇兴，共和初建，一切行的新政我都看不入眼里，惟是这‘男女平权’呀，‘自由结婚’呀，是再文明不过。这便是你哥子醉心欧化的第一要件。”说着又掉转脸向秀珊小姐笑道：“甥女如今已长成这般大了，定然也该在学校里阅历过一番，做舅舅的还不晓得你对于这‘自由结婚’上可曾研究研究？若是将这种学术研究透了，除得你那令兄是同姓不婚，譬如我家这钩儿，以

及厅上坐的那位赵大少爷，你爱上哪个就愿意嫁给哪个都不妨事，万不可给你这个顽固老母拘束，误了你的终身。”秀珊小姐初时看见他舅舅同他讲话，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特地恭恭敬敬站起来敬听。后来听见浣岳说出这些不疯不癫的话，直羞得面红耳赤，忙掉转了脸，几乎急得要哭出声来，引得旁边仆妇们一齐都掩口而笑。方氏更忍不住，陡然放下脸色向浣岳说道：“你这人如何变成这般模样了！满口里不知胡说的是些什么。你外甥女儿已经这般大了，你不教导他几句正经道理，怎生同他说着这不顾廉耻的胡话。”浣岳伸长了颈脖笑道：“哎呀，这难道就是‘不顾廉耻’？英法德美许多堂堂大国，那些贵胄小姐谁也不是这样办法！怎么到了你们这些顽固嘴里，又说成一个‘不顾廉耻’了。咳，福建僻处海隅，究竟不曾开通风气，妹子你若是在我们北京多住几年，包你才晓得这些文明举动是做女孩子的一生幸福呢。我还有句话说出来你不用怪我，可惜你妹子今日已是年华老大，若是早几年妹夫死了，你一般的可以明公正气另行嫁人。在这北京城里断然不会有人笑你，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你愿意嫁人是你的自由，别人何敢来干涉。”

浣岳说得高兴，还待再向下说，猛不防被方氏重重的向自家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淋淋漓漓的流了满脸。浣岳也并不生气，缓缓的提起袍袖拂拭了好一会，方才笑容可掬的说道：“哎呀，你这是个甚么讲究。大家不过讲着顽笑，又不曾真个逼着你去嫁人，到不得发出你这样的野蛮手段。”方氏怒咩咩的指着他骂道：“谁同你顽笑！你这些顽笑的话，只配同那些‘赛金’‘赛银’的婊子去闹，你不配同我做妹子的闹。”浣岳

摇头晃脑想了想，冷笑起来，说道：“又不晓得我这里哪位快嘴爷们又将这件事告诉姑太太了。好好，金也罢，银也罢，再往下说，更要引动姑太太肝火。你们快些去预备晚饭，伺候姑太太他们吃完了好让他们安睡，有甚么事件我们明日再行细谈。”说着，果然走过一个仆妇，将方氏母女请入一间套房里去坐。

这时候，方钧便趁势命人将厅上赵珏邀入后进来，谒见他的父亲。赵珏一会子已偕刘镛一齐走入，向浣岳行了礼之后，又在灵前叩拜了，方钧匍匐在旁边答拜。刘镛只呆呆的站着，用一个手指头叼在嘴里痴笑。方钧便向他父亲问道：“儿子虽然在陆军学校毕业，不幸又遭着母亲丧事，料想不能向部里去应试。至于赵兄，他从远道而来，这应试一层是必不可少的，还求父亲在部里替他留意。”浣岳笑对赵珏说道：“小儿在福建多承照拂，难得你们一齐毕业。此番陆军部考试，大约定在十月中旬，钧儿老实也去碰碰。若说是母亲死了便要‘丁忧’，这是前清礼制，近来已不讲究这些繁文末节。（言下慨然。）我若是可以为力，定然替你们运动运动。老贤侄尽管在舍间多住几时，随茶吃茶，随饭吃饭，只是不要怪我简褻罢了。”赵珏忙站起来答应了几个“是”。方钧又笑道：“还有一事要禀明父亲，承赵兄不弃，已将他的令妹聘给儿子为妻，我们在家乡时候已经交换了戒指。”浣岳笑道：“这更好了，格外彼此觉得亲热些。但是行茶下聘，总还要等待钧儿服闋后。（不料他也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老贤侄寄家信时候，请顺便写一句禀明令堂太太，实在是因为钧儿重孝在身，不便提议及此。他不比我，在他母亲丧中一般的可以办

理喜事。”说着又细眯着一双鼠眼笑个不住。笑了一会，猛又想起一件事来，低低望着方钧说道：“在先你姑夫姑母不是写信给我，要将甥女聘给你，后来你又有信到京，意思一定不肯允许。不省得你同赵少爷那边结亲，你姑母可否知道？”方钧摇摇头。浣岳笑道：“这也罢了，你不瞧见你那姑母的为人，近来越发悍泼，秀珊甥女容貌虽然长得不差，还不晓得他的性情同乃母有无差别。万一竟同他母亲一般无二，岂不是为你终身之累。”

此时赵珏刚同方钧并坐在一处，赵珏用手推了推方钧，说道：“郝龙的事，你何妨就此禀明了老伯，免得他老耽搁在这公馆里。”浣岳笑问道：“你们低言密语的在这里讲甚么？何妨说出来使我明白。”方钧便道：“我们同乡有个开铁铺子的郝龙，他是一齐随着我们的海船抵京的，他此番出来，想在京城里觅一栖身之所，父亲可否无论在甚么地方安插安插他，他知道感激父亲。”浣岳冷笑道：“不曾在外面阅历过的人，大率都以为京城是个出金豆子的地方，走得来不愁没得事干。这姓郝的，理当在家安守本分，为何舍着自家手艺不去觅钱，转老远的跟着你们出来谋事？他心里有这把握，我还没有这把握呢！看你们情分，让他在我这里耽搁几天不妨；至于托我谋事这件事，叫他休生妄想。”浣岳愈说愈气，转有些呛咳起来，两颧渐渐的红赤。喘了一顿，又笑道：“好在不久我也要忙着赶办喜事，多几个闲汉替我照应照应，倒也一举两得。”方钧先前见他父亲生气，不敢再往下说，此时见他父亲又喜欢起来，随即趁势说道：“这姓郝的此时本来住在门房里，可否叫他上来见一见父亲？”浣岳连连摇手，说：“不用不用，我

近来很不愿意看见生人，若是生人走到我眼前来时，我心里便有些怔忡怔忡的作跳。再不然，一般的会无故生起气来，往往的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写方浣岳病势深沉，只在无字处落墨，如此等言语，亦其一也。）赵珏此时坐在旁边看着浣岳这种情状，自己很觉得有些局促不安，忙立起身来告辞出去。浣岳也不相留，只说了一句：“钧儿陪着他们坐坐罢，恕我不能奉陪了。”

方钧便偕同赵珏、刘镛一齐都走入厅上。先是刘镛嘻嘻的笑起来说道：“我看舅舅怕活在世上没有多日了，你们看他瘦得像活鬼模样，讲一句话倒要咳嗽得几十遍，赵大哥若不赶快出来，怕他不老大耳光子打你。”方钧向刘镛瞅了一眼，说：“你的讨厌的话很多，请你坐在那里歇一歇罢。”于是让着赵珏坐上首炕上，叹道：“家父为妖婢所迷，甚么骨肉亲戚全然不顾，适才已同家姑母很冲突了好几句。如今家母身亡，庭闱无主，我倒悔着多此一行了。”说着便将他父亲要娶小赛金的事一一告诉了赵珏，赵珏少不得用话慰藉了一番，是夜各自归寝无话。

次日清晨，浣岳依然借着到部视事为名，成日成夜的轻易看不见他转回公馆，把一个方氏气得甚么似的。先前还想拿话来劝慰他的哥子，至此也只得置身局外，任其所为。过了些时，却好方公馆的家人替他在城里觅了房屋，方氏便携着子女迁移到新宅居住。心里本来很爱赵珏，便约他一齐同他们住入新宅。因为方钧不肯让赵珏舍此他适，也只得罢了，只叮嘱赵珏不时的向他们那里走走，赵珏唯唯答应。方氏少不得便在京里替刘金奎发丧挂孝，一切的事，方钧同赵珏都

帮着料理。至于那个郝龙在方公馆里住了一日，因为方钧告诉他，说父亲一时间不能替他觅事，他虽然是个粗俗人，然而为人却有气节，便不肯在这里久久耽搁，径自去访问他的母舅。他的母舅倒还看待他不薄，随即在织布工厂里觅了一个机会，权且将他安置下来。这刻郝龙逢厂里放假的时候，转时常来至方公馆里，替赵珏及方钧他们请安。赵珏因为寓居在京，人地生疏，除得闲时同方钧谈笑谈笑，其余便没有一处可走的地方。却好见这郝龙倒十分殷勤，便就带着他向京城那些名胜的所在去游览徘徊。

一天一天的消遣下去，其时已是九月下旬，陆军部里还没有召集他们考试的消息。赵珏几次等待不得，思量别了方钧仍回福建。还是方钧将他苦苦留着，又不时的向他父亲追问试期。他父亲皱着眉头说道：“部里因为远省学生尚未到齐，是以不能开考，赵家少爷便是回去，也没有甚么要紧事干。（殊不知赵珏心里正有绝大要紧事干，特方浣岳不知耳。一笑。）他住在我这里，一切茶饭供应我不憎嫌他，他倒反着起急来，岂非奇事。钧儿你须得劝劝他，既是为着功名迢迢至此，毕竟考试过了看是如何，不可像这样半途而废，负了他令堂太太望子成名的苦心。”（方浣岳自从出现以来，惟有此数语不失为正大之论。）

不觉又过了些时，浣岳这一天又打从部里回来，笑嘻嘻的将方钧、赵珏唤至面前，说道：“好了好了，你们的试期已定于十月十六这一天，那几位主试的都还同我有点人情，我已经将你们的名字嘱咐过他们了，大约将来取列的名次想还不致过低。”说着又用手在秃头上搔了半晌，笑道：“但是有

一件事不巧，你父亲的喜期也在这一日，新姨娘便行进门，除得钧儿是必须行叩见的礼，便是赵少爷我还指望他帮着我们料理料理。不料你们偏又进部里去应试，少了你们两个人，公馆里便觉得减了热闹。也罢，只好等你们将考试忙毕了，我重行再备酒筵请赵少爷罢。”说到这里，又扬着头想了想，忽的叠着指头数道：“本部里的总长、次长、秘书长、各科科员，可笑他们都知道你父亲这件喜事，大家都闹着要过来吃杯喜酒。承他们盛爱，也不好推却得，大约二十多桌酒席是要预备的。”方钧更忍不得，忙正色说道：“父亲尽管忙着这不要紧的事，至于母亲灵柩尚且在堂，从未见父亲提起一句，难道就把来搁在脑后不成。”浣岳笑道：“这事如何能搁在脑后呢，也没有个家里办这大喜的事，尚将这晦气的灵柩放在堂上。不瞒你说，你父亲早已打定主意了，月半娶你的姨娘，月初便葬你的母亲。不过我至今不肯明说出来，怕被别人知道消息，又要来应酬我。我的精神近来很是不济，如何禁得住陪他们跪拜。最好是悄没声儿瞒着人，随意拣一个日子，趁半夜里就将你母亲抬至城外安葬。”（娶妾则唯恐不热闹，葬妻则唯恐不简省，得新忘旧，觉方浣岳之非人。）

方钧冷笑道：“我母亲一生替我们这一份人家操持家政，临终这一件大事，父亲转忍心草草把来做过。难道安葬这一天，不替他老人家讣告亲友，开一日吊，做儿子的于心何安！至于父亲说是精神不济，难道为母亲的事，便爱惜精神，至于娶新姨娘进门，便不爱惜精神起来。旧人何薄，新人何厚，父亲还宜清夜自思，不可拘执成见。”（并剪哀梨，无此痛快。）浣岳怒道：“钧儿呀，你太胆大了。眼睛里全没有你的父亲，

竟敢公然拿话来挺撞，你毕竟也曾读过书的，难道连个经权都分别不清？我请问你母亲，他已经是死去人了，任是再替他热闹，九泉之下，他未必还有见闻；你的新姨娘，他将来便是一家之主，入门之始，稍涉草率，他心里不喜欢，你父亲心里也必不喜欢。你们做儿子的，不能想出法来亲承色笑，转有意无意的同我为难。哼哼，我不是因为你在陆军学校业已毕业的人，就该痛痛的捶你一场，看你还敢在父亲面前说长道短！你本分些躲在一旁，各事不要出来干预是你造化，否则……”浣岳因为生气，那个咳嗽益发利害，已经喘得抬不起头来。方钧也便不敢再说甚么，退了几步，早跑向前厅将适才这些话告诉赵珏。又叹道：“如今这新姨娘还不曾进门，父亲处处便都憎厌着我，将来还不知闹成一个甚么局面。喜期这一天，转是我们向部里去应试的好，眼睛里不看见这些事，落得干净呢。可笑我们自从到京以来，还不曾好生的用功，万一试题到手，摸不着头脑，岂不要闹出交白卷子的笑话。我因为家庭琐屑，倒也可以解说；至于老哥也是终日在外边闲逛，究竟不是求学的道理。似乎这几日功夫，还要静一静心方好，愚直之言，老哥听了不要见罪。”赵珏笑了笑摇头不语。方钧见他这种疏懒模样，益发苦苦追问他是何用意，赵珏笑道：“人各有志，我目前的志向，不但不愿意应试，便算是应试之后高高录取出来，人以为乐，我以为忧；人以为荣，我还以为辱呢。”方钧当时听了他这番议论，委实猜不出他是何缘故，及至再拿话去试探，赵珏只是笑而不答。

光阴迅速，果然到了十月中旬，方浣岳已分付家人们办理出殡的事件，真个不曾去讣告亲友。前一天仅延了几位僧

道在家讽经。方氏携着子女过来帮着照料，眼见各事都十分草率，不免又同浣岳吵闹了一场。浣岳被他罗唆不过，转使出他的老法子，向小赛金那里一躲，延挨到发引时候方才回来。方钧想起母亲，惟有抚柩痛哭。安葬之后，方氏已知道浣岳在十六这一天娶小赛金进门，便将方钧同赵珏唤至面前，望着方钧说道：“你的父亲此时已是蔑弃人伦，漠视骨肉，（罪状确定。）料想他忙着娶那妖姬，至于你们应试这一层，断然不会还把来放在心上。我知道你们应试的人，前一天总该休养精神，好好的安睡一夜，家里放着这番热闹，如何会让你们好生安息？况且赵家少爷还占着他的床铺，那座书室也应该腾挪出来让他应用才是个道理。依我的主意，我那边空闲房屋也还很多，你们弟兄俩最好将行李搬运到我那里去，我来照应你们。应试之后，你们父子我也不来拆散你们，钧儿依然迁回自己公馆。若讲到赵家少爷，就老远住在我那里也罢，你姑母虽穷，倒还不多着他一个人嚼吃。”方钧连连答应。

赵珏见方氏情意殷勤，也不推却。方氏大喜，立刻逼着这边家人将他们两人的衣囊行李雇了人送至自己家里，又将这话告诉了浣岳。浣岳有甚么不愿呢？他连日已经为着这喜丧两件大事，闹得头昏脑闷，整半夜的不能安眠，每逢四五更天，兀自醒了，坐着咳嗽。到了喜期，勉强扶病下床应酬宾客。几次打发人去请方氏来料理内政，方氏哪里肯来，只在家里预备方钧他们第二天到部应试的事务，真个异常周到。秀珊小姐又在内室里炖了莲子清汤，亲手剥的桂圆肉儿，一套一套的叠好放在一张桌上，准拟交给他们带入部里去享用。猛不防刘镛一步一步趑进房来，却好看见桌上桂圆肉儿，他

也不管甚么，成大把的拈来直向嘴里送，嚼得涎水淋漓，沾满襟袖。被秀珊小姐一眼瞧见，不由娇嗔满面，嚷着说道：“这不是忙出来给你吃的，别人家应试才配吃这东西。你是一个蠢才，颠倒有饭给你吃饱了便算造化，你还馋猫似的偷来便吃个干净，你羞也不羞。”刘镛笑道：“我羞甚么，这桂圆是我家拿钱买的，不给我吃，倒反给别人去吃，你才羞呢。娘在先不过无意说了一句，想将你嫁给赵少爷，也不知赵少爷要你不要，你便这样关顾着他。一个应试罢咧，值得屁事，要你献勤儿剥这桂圆肉子给他吃。”（秀珊的话自说得太过，怪不得刘镛反唇相讥。观此数语，针锋恰对，刘镛亦何尝傻哉。）刘镛话还未完，早招得秀珊哭起来，说：“刘镛不应该拿我开心，这桂圆也是娘分付我剥的，又不是我自家出的主意，我倒要问问你怎生叫做‘献勤儿’，我究竟献勤给谁？”（当答曰：你自己晓得。）

方氏其时刚在前进看方钧他们收拾考篮，耳边忽听见内室里面嚷闹的声音，慌忙跑得进去询问缘故。秀珊小姐含悲带恨，便将适才的事告诉方氏。方氏没头没脸将刘镛骂得一顿，又安慰秀珊小姐不用去理会你哥子的话，停会子只好再命家人们去买桂圆进来，还须累你的手去剥一剥。母女刚在这里讲话，刘镛虽然被骂，他还是嘻嘻的笑，却早一眼看见阶沿石上，放着一个火炉，上面炖的不知是些甚么，料想总该是可以吃得的，他早又趑过来，双手举起那莲汤锦子，伸着脖子去喝。不料那莲汤正在炉火上炖得滚热，刚近得嘴，已烫起几颗白泡，只喊了一声：“哎呀！”双手齐抛，将一罐子的莲汤倾泼在地上，烟火都浇灭了，抱着头大哭嚷痛。转将

秀珊小姐引得笑了，只低低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方氏又恨又气，赶着过来要打刘镛，刘镛飞也似的跑得出去。且休表他们家庭琐事。

第二日清晨，方氏起了一个绝早，逼着家人们伏侍方钧他们入部应试。郝龙特地请了一天假，也亲自赶来伺候方钧。赵珏同方钧刚走到那里，已有许多学生纷纷唱名接卷。他们也跟着上前将卷子接到手里，挤得进去，各认位次坐下，等待题目。方钧身遭家国之难，满腔怨愤无可发泄，转一心一意想夺锦标，所有试验的题目，他一一登对出来，且是条分缕晰，详细无遗。若论赵珏的宗旨，便与他迥乎不同，身子虽在京城，而梦绕魂萦，却时时刻刻都放心赛姑不下。他仔细思量，万一侥幸有了名字，少不得便要分遣到各营里实地见习，暂时永无旋里之望。此次赴京，本非我的初意，不如草草完卷，虽不能博取功名，倒可以借此还家，将林家那边姻事弄妥贴了，向后再出来托人运动谋一位置，也不为迟。却好看那一个国文题目，是问国家编置陆军靖内乱御外侮孰先孰后的策论，他也不假思索，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得有一千五百多字，胡乱誊向卷子上。自家读了一遍，也觉得好笑，立时将那一张稿纸撕得粉碎，又放在嘴里嚼了一顿，才抛弃了。傍晚出场，郝龙早在部门外边等候，迎得上前，将书箱替他背好，匆匆的转回方宅。等了好半会，才见方钧同家人们匆匆回来。方氏早已替他们预备好了晚膳。方钧在席上便问赵珏文字若何得意，赵珏只笑了一笑，他也不转问方钧，也不向方钧要稿纸阅看。方钧猜不出他何以对这考试异常冷淡，不便再问，只得罢了。

次日偕同赵珏亲自到他父亲那里贺喜。走进大门，果然看见悬灯结彩，十分热闹。两人刚在前厅坐下，内里有人出来传话，说：“老爷同新姨太太还不曾起身，请两位少爷在厅上稍待片刻。”赵珏望着方钧只是微笑，讷意方钧兀自闷闷不乐。坐了一会，方才招呼他们进去。浣岳笑容可掬，命新人出堂，彼此见了一个平礼，方钧偷眼看那小赛金时，果然生得身材袅娜，面目娇艳，只是一双水汪汪的眼儿流转不定。虽然站在一旁，转不时的飞眼过来向他们两人顾盼，将两人观得不好意思起来，只得告辞出外。

赵珏低低向方钧笑道：“我瞧你的这位新姨娘，很是不怀好意。你不看见他，适才险些将你身影子嵌入他心头上面。万一他有时候不爱我们那位老伯，转爱起你来，你如何是好呢？上淫曰‘蒸’，你一样同你那姨娘做出些风流韵事，你可不许瞒我。”方钧急道：“你满口里嚼的是些甚么？我请问你，我同你是个甚么关系，你忍心拿这些话葬送我。”赵珏笑道：“同你取笑罢咧，值得认起真来，看你脸都急红了。”方钧又问道：“我此刻暂不向姑母那边去了，你过后还是向舍间这边宿歇，还是依家姑母的分付，就住在那边。”赵珏道：“方太太那样盛意，我也不可拂了他，还是住在那边的好。”方钧笑道：“可是的呢，家姑母有家姑母的用心，你也有你的命意，那一边既以姻亲见待，你也就公然以赘婿自居。你通不看见我那姑母款待你的那番殷勤，比较我这内侄起来，总该胜得十倍，怎生不叫我有些妒羨。”赵珏急道：“别人同你讲一句玩笑儿，你就急得那种模样，这些话又是派你同我闹得的？你难道不晓得我婚姻已有所属，你转拿这些话来刺触我的心，可

见得你这人刻薄。”方钧拍手笑道：“你也知道着急了，谁叫你适才那样高兴来的，这叫做‘一报还一报’，又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人又谈笑了一会，方才各自散去。

赵珏依然回转方宅。真个那方氏爱惜赵珏胜如亲生子女一般，嘘寒问暖，凡事体贴。赵珏也自异常感激，自己有甚么举动都进来禀告方氏。便是秀珊小姐，虽然彼此不曾讲过话，然而相见之顷，两下都不回避。

过了几天，部里一共还不曾发出榜示。方钧功名心切，坐在公馆里很不耐烦，便来访晤赵珏。赵珏扯着他一齐上街，身边带了些银子，购备了好些物件，是个预备回去馈送礼物模样。方钧笑道：“你急甚么呢，一经发出榜来，你今年也断不能再回福建，徒然预备了也是无益。”赵珏笑道：“任是他们发榜，断然也不会有我的名字。我心里赶着回去，觉得比取中了还高兴些。再过几天，你就知道我说的话不是欺你了。”赵珏这句话儿，在别人耳朵里听见，原自不肯相信，因为那些阅卷诸公，对于各学生的去取自有权衡，也不是他们与考的人可以猜测得出的。然而话虽如此，但是古人也有两句道得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约被人考验这一件事，固然冤屈的也有，侥幸的也有，至于讲到不肯希图上进，有意在文字上面狂訾恶骂起来，这个“名落孙山”之外倒是拿得稳稳的。方钧其时听他这话，不过付之一笑。

谁知隔不了多日，陆军部里已将录取的学生花名、分数一一标示出来。方钧却高高列在最优等第一名，再往下寻觅赵珏名字，却是影子也没有。方钧暗暗叫声惭愧，少不得亲自走到他姑母这边来安慰赵珏。只见赵珏丝毫不以为意，转

兴兴头头的在那里预备动身返里的物件。方钧更忍耐不得，向赵珏问道：“论大哥的平时文字，在校里的时候，屡获优等，便是各门学业也从来不曾落人之后。如今的考试，究竟比不得当初乡闱，却是在暗中摸索，优劣相差，不至过于悬绝。大哥毕竟在部里闹出甚么故事儿，以至横遭摈斥。彼此属在至好，你总不应该瞒我，还须告诉我知道。”方钧问了好几遍，赵珏只是微笑不答。方氏已从屏后走出，转气愤愤的替赵珏不平，指手划脚骂着部里阅卷那班人瞎了眼睛，又百般拿话劝慰赵珏，叫他不用懊恼。其时刘镛却也站在一旁发怔。方氏笑道：“镛儿，你们大家横竖都闲着没事，今晚你何妨领着你这两个兄弟，拣一座清净馆子，请他们去吃一杯酒解解闷儿。先前我本想在家里料理几样菜，不想你妹子从今天早间身子便有些不甚爽快起来，如今还恹恹的坐在房里。我也不忍心再去劳动他，我没有一个帮手，又怕弄出菜来，没有味道儿，倒是你们出去散散心也好。”

刘镛巴不得他母亲说这一句话，顿时十分高兴，就逼着方钧他们一齐出去。彼此刚到了大门，早见郝龙迎面走来。原来郝龙也时时刻刻的关心着赵珏的考试，今天已经请人向部里看了名册，知道赵珏不曾取列在上面，心里老大替他扼腕，便赶在工厂里放工时候跑向方公馆这边来，意思想要安慰赵珏一番，顺便问他回里的日期，要请他捎带一封家信。却好见他们三人已经出来，便含笑迎得上前。赵珏便扯同他一齐去赴酒馆。刘镛本来不把郝龙放在眼里，因为他是个工人，不合同自家在一路行走，今见赵珏携带着他，却是不甚愿意。（偏是呆子，偏有这些心思。）又因碍着赵珏情面不能阻拦，于

是将他们三个人撇在脑后，自己转大踏步的在前面奔走。

走到一家酒馆子面前，招牌上全用电灯编着“洞天春”三个大字，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少停，方钧他们三人一齐都到，大家也不谦让，径自走得上楼，已有侍者们迎得上前，替他们拣了一个宽敞房间。刘镛跑进去，先占据了首座，复行撅嘴，叫方钧同赵珏坐在两边，让出下首主位命郝龙去坐。方钧暗暗好笑，也不便同他说甚么，只得胡乱坐下。刘镛拣选几色好菜，分付侍者去照样备办，又命侍者开了四瓶白酒，一杯一杯的随意吃起来。酒至半酣，方钧重又问起赵珏考试的事，又笑道：“那各门问答的题目委实不难，料想大哥不至条对错误，或者那篇国文，大约不知道你怎生做法。我怕这一篇文字到了你的手里，一般的会得罪了当道。不然，以弟菲材，尚且幸列前茅，论大哥的才调，若还都考兄弟不过，任是谁人也不敢相信。这其中一定别有缘故。”这时候赵珏已有三分醉意，不禁望着方钧点头笑道：“你这话问的很有些意思了，你且莫问我这题目是怎样做法，我倒要问问你，这题目你是怎么做法呢？”方钧笑道：“他问我们编制陆军，靖内乱与御外侮是孰先孰后，我猜测他这命题的心理，自然想我们说御外侮固然要紧，若是内乱不靖，定然外侮也不能御。平情看去，想这样违心的论调，兄弟也不忍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斟酌再三，想出一条好法子，我也不去侧重那一边，转给他一个模棱两可，说是内乱固然要靖，外侮也不可御。劈分两大段说去，觉得文气倒还淋漓酣畅。”赵珏不等他说完，不禁拍掌大笑道：“好一个‘模棱两可’，这锦标不是你夺得，还有谁来夺得。你有了这一种好法子，岂但今日的考试该列

前茅，便是将来做了师长督军，一定是福泽绵长，根基牢固。哎呀，我同你同学四五个年头，竟猜不到你已将近来那些大人先生做官秘诀，被你偷窃得来了，真个失敬失敬！”（骂得痛快。）说着便递过一大杯酒来，强着方钧喝得下去。

方钧被他这一闹，已是深悔适才的话说得大意，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勉强接过酒杯，一口气吃下，重搭讪着问道：“小弟的文字本没有价值，无怪老哥不以为然。但是你的那一篇佳作稿子，可肯拿出来让做兄弟的瞻仰瞻仰呢。”赵珏哈哈大笑道：“你问我的稿子，不瞒你说，我那稿子也见不得人，早在部里被我撕得稀烂。你仔细去想想你这高取第一的是这样做法，我那不取的做法已是可想而知。老实说，我那一篇的大意，用新名词比喻起来，同你便是个绝对的‘反比例’，我不但说是‘内乱’不当去靖，而且疏解‘内乱’这两个字是没有什么一定的界限。今日那些掌握政权的人，都以为只要有人同他们反对，便轻轻加他一个‘内乱’的罪名，却不问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这共和国的体制。是否能免除前清当初专制的手段，万一自信不过，若再不出几个同他们反对的人物，岂不是更要卖我祖国，丧我主权，一点顾忌也没有了。在自己一方面则不惜怙权；在别人一方面则谓之‘谋叛’。其实国民岂无耳目，你会说人是‘内乱’，人也会说你是‘内乱’，自然各拥重兵，互相残杀，连年炮火，累岁烽烟，到头来无论谁胜谁负，及至再一去瞧瞧老百姓他们，早已骨肉流离，肝脑涂地。国家编制陆军，这陆军粮饷是谁人出的？是老百姓出的；这陆军的兵士是谁人充的？是老百姓充的。为个人之利权，损中华之元气，那些‘鹰瞵鹗视’的强邻，早悄没声

的立在一旁，只须遇着一个空隙儿，大家起来同我做对。可怜我们国里，在先或者还有点兵力财力，能敷衍同人家打几次仗；如今是因为家里的人同家里人斗殴，已斗得筋疲力倦了，哪里还会去抵御外侮？不为朝鲜之续，定为波太之遗。是以若讲到要‘御外侮’，必不可讲到‘靖内乱’。若专一去想‘靖内乱’，则不如不必提起‘御外侮’，这两件事是处于对峙之地位，断没有并立的理由。苟能省识夫重轻，自无所分其先后。这一篇议论，便是我做这国文的大意。（是好议论，但何堪入试官之目哉。）我已经知道不合时宜，宗旨乖谬了。千不合，万不合，我一时只顾下笔千言，写得高兴，转又节外生枝，又讲到今日陆军部里，用非其人，蝇营狗苟，视官署如传舍，引宵小为腹心。有陆军之名，无陆军之实，任你再添练些兵也不济事。依我的主见，那些当兵士的，固然要大加删汰，即那些当上级军长的，也还要驱除败类，遴选真才，然后可以巩我国防，免人藐视。老弟老弟，你替我仔细去想想，我既然糊里糊涂做出这一篇伤时的文字，那部里阅卷的几位大人先生，不将我活活捉去，加我一个‘莠言乱政’的重罪，或则悬首藁街，或则立行枪毙，就算是他们深仁厚泽莫大之恩。任是我再懵懵不过，也不合还去希冀微名，侥幸取列了。所幸我还有先见之明，是以在场内则不留稿纸，出场外则打叠行装。今天揭示榜文的时候，在你们咸以为出之意外，殊不知在我已早视为当然。这一来转容我买棹南旋，不向这茫茫人海中去寻苦恼。登堂侍母，闭户读书，再等个三年五载，还不知这莽莽神州将来毕竟作何结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愚而安愚，安知非福。”

赵珏越说越高兴，将酒越吃得快。便是郝龙坐在下首，也不由的凝神侧耳，觉得他这一番话颇有好些打入自己的心坎里，不住的望着赵珏点首。惟有刘镛，他再不理睬别人说些甚么，埋着头捞那大虾仁儿，只顾嚼吃。方钧满肚皮虽不以赵珏为然，然一时间又无从拿话去驳回他，只低头冷笑了笑，勉强呷了小半杯酒，重新抬起头来，向赵珏笑道：“照这样看起来，像老哥超然物表的清高，越显得我这幸获微名的齷齪了，真个使人惭愧无地。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替老哥解说，少不得要来请求指教，老哥如今固然是俯视一切，睥睨万夫，恨不能绝人逃世方才爽快，所以将一个中国陆军骂得淋漓酣畅。但是老哥既知道中国陆军腐败，便不该在家乡时候又入陆军学校，在学校肄业，不惜五年之功。今日提起陆军，转觉不能一日与共。言行不能一致，前后如出两人。即谓此番赴京应试是迫于伯母之命，非兄本心，然而既谓赴试为孝，则赴试而故意使之不取，又安得谓为能孝。而且我看你虽是宦裔，至于讲到家计这一层，也不过同我一样，屋乏半椽之瓦，家无百亩之田，将来一家的付托，都还要倚赖着你的一身。任你菲薄陆军，不愿与侪辈为伍，当真你还能够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去与木石为伍？自然还得另谋自立，要晓得滔滔者天下皆是。陆军齷齪，不见得除却陆军，其余便都是道德充足的。你目前已可算得将学校几年功夫白白辜负了。伯母坐在家里哪里晓得，他一般还眼巴巴的望你的捷音，听你的喜报。一旦你束装归去，何以慰藉伯母期望的苦心？为己谋则不得谓之忠，为亲谋又不得谓之孝。亏你还在这里轩眉努目，自命不凡。这还是替你说得几句冠冕的话。至于你的用心，瞒

得他人，却是瞒不得我。你又何尝不是真个不满意这陆军！你在考试时候这番胡闹，自然别有作用。我知道你心心念念牵挂着林家那个美人儿，巴不得插翅飞回去，好同那人常常厮见。万一部里将你名字取列出来，一定耽搁在这京城不能如你所愿，这叫做‘儿女情长’，遂弄得你‘英雄气短’了哇！”说毕不由哈哈大笑，还只管挤眉弄眼，望着郝龙他们做手势。

赵珏被他这一番奚落，语语切中自己的病根，不由面红耳赤，恨不得跳起来将方钧痛打一顿才泄心头愤闷。想了一想，忍着气向方钧冷笑道：“适才你的议论，也不能便算你是冤枉了我，但是我原有我的打算。自古以来有多少才人，都因为这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往往耽误了美满姻缘。万一林家小姐赏识了我，比较这陆军总长赏识了我还荣幸得十倍。便依你说，我这人没有长进，没有志气，又不忠，又不孝。然而我不过害了我自己一身，并不曾去殃民祸国。你休得像这样趾高气扬罢。你以为今日取了最优等第一，眨眨眼便是中尉的头衔，将来升官发财，这便是个牢不可拔的根基。你还在此做梦呢！目前的时势，既然投身政界，须下一番‘特别的功夫’，方才有济于事。你若问我甚么叫做‘特别的功夫’，那就须得我来指导你：第一件，舌头是要伸长些；第二件，手指是要磨光些。伸长舌头，准备舔上司之痛；磨光指甲，好去掇长官之臀。你若是有了这本领，还须加点狠心辣手，到一处地方，不是勒索军饷，便是劫掠民财。大约不到十年，不管你飞黄腾达，富有万金。那时候的方天乐，便不是今天在这‘洞天春’吃酒的方天乐了。若说凭你这胸中学问，曾经在陆军学校里攻苦多年，如今考取的又是优等，以为定然博

得政府青眼，一般会做到督军师长。哼哼，不是我打断你的兴头，便是真个做梦，还怕没有这样好梦给你去做呢。这还是我从好一层设想。其实像我们国里，这样闹来闹去，谈到‘内乱’，‘内乱’既不能平；讲到‘外侮’，‘外侮’又无从御，不晓得还能支持到十年八年，容我辈优游食息？一旦瓜分豆剖，惨祸临头，锦绣河山，万劫不复。不肖的固沦为牛马，即号称贤智的亦一例沙虫。毕竟还不及我这不忠不孝的赵璧如，绿酒频斟，绮窗暂坐，闺里红颜之妇，堂前白发之亲，稍尽天伦，苟延残喘。”

赵珏说到这个分际儿，不禁有些鼻端出火，耳后生风，顿时举起大杯，连连的又喝了三大杯酒。只恨手里没有宝剑，不能当筵起舞，一眼恰好瞧见席上有一柄刀叉，用手拿着，敲得杯盘叮叮当当价响，信口狂歌了几句：“入世未销儿女气，谈天敢抱帝王思。阿谁一击当头棒，长夜漫漫复旦时。苦心倒拜斯宾塞，窜迹宁为玛志尼。他日支那铸铜像，西泠公子是吾师。”真是声裂金石，转将在座的几个人噤住了。刘镛听得高兴，还用手推着他，逼着他再唱。方钧还待再想出话来同他辩驳，这时候忽的打房间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慌慌张张的看见了方钧，忙近前一步，说：“少爷还不快点回公馆去，老爷病势沉重，怕那光景很是不妙！小的适才向姑太太那边给信，才知道少爷们在这里吃酒。”方钧听了，吃了一吓，惊问道：“老爷早间还是好端端的，如何会骤然病重？”那个家人垂手说道：“老爷傍晚时候打从部里回来，便偕同新姨娘在房里坐着，家人们还听见老爷同姨太太谈笑的声音。不知怎生一会儿功夫，姨太太便招呼我们进房，已见老爷双睛反插，

简直有些不省人事。适才已请了医生来诊过脉，据说老爷这病是肾绝，怕不能久延，已分付家人们预备后事。家人们委实不知道这‘肾绝’是个甚么证候，便该如此危急，最好少爷回去瞧一瞧便有主张了。”方钧不由叹了一口气，立起身来向赵珏他们说道：“家父有病，兄弟暂且失陪。”说着转身就走。刘镛一把扯着他袖子笑道：“你不吃一碗饭回去，舅舅若是果然要死，不见得你忙着回去他又重活转来。”（绝倒。）方钧急道：“你这是甚么说话，我此刻方寸大乱，如何还吃得下饭”刘镛笑道：“你虽然不肯吃饭，这酒菜的东道，你还得说一句，应派叫谁会钞。”赵珏劈手将刘镛夺过一旁，笑道：“你同天乐缠障甚么，我这里有钱，断然不须你费钞就是了。”郝龙也笑起来，说：“我今日原竭诚来替赵少爷解闷儿的，这钞让我会了罢。”刘镛笑道：“这才是道理呀，你不会钞，谁叫你赶着主人座位上去坐了呢。”他们在这里谈笑，方钧早偕着那个家人飞也似的赶得回去。

走进内室，却是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心里方才稍觉宁帖。揭起门帘，看见他姑母方氏同他新姨娘站在床侧，他的父亲倚靠在床栏干上，喉咙里痰涌的声音煞是利害。方氏见方钧进来，忙向他摇摇手，低低说道：“你也得着消息了，瞧你父亲这光景，还不至于有碍，你且不用着急，倒是去向外间照料家人他们将药煎好了，仔细送进来，看你父亲吃下去怎样。”方钧连连答应，兀自走出走进忙个不了。他父亲服药之后，神情渐渐转得过来，面色也就活动，只是不能讲话。若是需要甚么物件，只同人做手势。过了没有多一会，赵珏也走得来问病，方钧将他一直引入内室。方氏听见赵珏到了

此处，忙忙的出了房门，含笑问着他们：“今晚在甚么地方吃酒的？镛儿晓得他舅舅有病，如何不曾同你一路到此，转是你知道讲这些礼节。”赵珏笑道：“大哥贪杯吃得十分大醉，天乐因为得着老伯有病消息，先行了一步，随后我们也就各散。大哥勉强出了酒馆的大门，已是醉倒在路上行走不得，还是我同郝龙替他雇了一乘车子送至我们公馆里。郝龙辞去，我一直等大哥好生睡下，方才偷个空闲儿到此走走。适才小姐并着人传话出来，叮嘱我问伯母一句，今夜还是回去不回去。”方氏皱了皱眉头说道：“你看这厮一毫长进没有，分明不能叫他看见酒影子，遇着酒便是烂醉，同他父亲一样的脾气。好在他舅舅病势还不十分打紧，我们那里，秀儿病了，镛儿醉了，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停会子你随着我的轿子一同走罢，明天再赶来看视他舅舅不迟。”赵珏随即答应了，便坐在屋里同方钧闲话。

方氏重行转身入房，便将要回去过夜的意思告诉赛金，又叮嘱了赛金一番，叫他好生伏侍老爷，夜头早晚多预备点参汤，怕他一时气喘起来，有这参汤可以扶助元气。仆婢们不可偷懒，大家辛苦辛苦，老爷一经痊愈，自然不亏负你们。赛金听方氏说一句，答应一句，猛然触起一件心事，忙含笑向方氏说道：“姑太太公馆里有事，自然不便强留在此。至于分付一切的话，理当遵示办理，不敢稍有怠慢。只是有一句话说出来，姑太太不用笑我。不瞒姑太太说，我这一颗胆比芥子还小，寻常听见猫叫，兀自吓得小鹿儿在心头撞个不住。如今将老爷瞧去，虽然不至别生枝节，但是瞧见他这怪样儿，有姑太太在这里，我两只手已是吓得冰冷，停会子夜色已深，我

一个人独自伴着老爷，煞是害怕。若讲到仆婢他们，外面看起来，似乎都还坐在房间里，只要给你一个冷不防，他们还不是躲向别处去挺尸。便去呼唤他们，我是个新进门的姨娘，他们准是待理不理，难不成我还去同他们生气。论理呢，老爷是个天，我是个地，他不幸一旦得了这重病，也是情非得已，我不尽心去伏侍他，更有谁来伏侍？总不能因为我胆小，便该这般推三阻四。不过知道姑太太平素看待我简直同自家子女一般无二，所以斗胆在姑太太面前想要求一件事，可否分付大少爷在他父亲房间里多坐一会儿，同我做个伙伴。老爷是大少爷的父亲，是我的丈夫，彼此的关切总该没有分别。大少爷又是个孝顺不过的人，一定可以允许的。”

方氏听见赛金这一篇宛转的话，不禁被他说动了，刚要答应，一会儿又有些踌躇起来，只管沉吟不语。赛金已知其意，忙笑说道：“这话却是难说呢，外间那些糊涂的人，替人讲坏话的多，替人讲好话的少，未尝不以为我同大少爷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坐在一处不很雅相。其实存这样心的人，我敢说他就不是好人。大凡一个人，只要心地无私，莫说是自家的大少爷，便是同个募生的汉子在房间坐着，还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说到此又噗哧一笑，说道：“不是我敢说一句放肆的话，论起辈份来，我毕竟是他父亲的姨娘，便是我年纪还轻，比较大少爷也长得三岁五岁。承大少爷的情，平日之间，都是流水般的左一个姨娘，右一个姨娘，叫得异常亲热，他们又是读过书的学生，难不成对着我还安着别的邪心不成？即以我而论，当初不得已吃过这一碗把势饭，别人大都疑惑我定然举止轻浮，与大家闺女不同。殊不知我的母

亲结识的都是些前清侍郎、尚书、监司、开府，至于那位独占鳌头的状元，同我母亲有啮臂之好，这更是人人晓得的。据母亲亲自告诉我，我这个人还是那位状元的嫡种呢！如今该应同他父亲有这姻缘之分，一旦嫁了他，我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鬼，我不替他父亲挣气，还须替我那死去的母亲挣气呢。入门为净，道不得个还做出歹事来给别人去嚼舌头。姑太太你老人家放一千二百个心，横竖大少爷既然在我这房间里，我又不能公然床上去安睡。清醒白醒的，又有许多奴婢坐在一处，料想不会累你姑太太悬心。”方氏笑道：“我又不曾说甚么，谁还敢疑惑你那些闲话，你转成篇累套说出这一番大道理出来。（贼胆心虚，不得不先自掩饰。）我真真佩服你这人的心眼儿，一点放松不去。这事等我来分付钧儿，料想他也没有一个不肯应承的。”

于是真个揭起门帘，唤方钧近前，将适才赛金要他今夜做伴的话告诉了他。方钧见他父亲如此情形，本意放心不下，便是赛金没有这话，自家也没有安睡的道理。此时既然听见方氏分付，连忙答应了几个“是”，依然去陪赵珏谈心。约莫捱至二更时分，方氏坐轿转回自家公馆，赵珏也别方钧而去。方钧重行踱到他父亲房里，望了望，见他父亲依然无恙，径自出了房门向厅上走去，添了两件衣服，防备夜间寒气。

刚自在外不曾坐了一会，里边已流水价的传着姨太太的命，请大少爷进去。方钧吃了一吓，怕是父亲有甚么变动，于是三脚两步飞也似的直望后跑。及至到了房里，只见赛金向他吟吟的笑个不住，提着那娇滴滴的喉咙说道：“你今晚是在外间吃的酒席，料想不会吃得过饱。如今已有了时候了，我

替你预备下稀饭，还有几碟可口的小菜儿，你快去吃了罢。少年的人饿坏了身子，那个如何使得。”说着就将方钧引至一所套房里。果然那套房里收拾得十分整洁，桌上点着透明的洋灯，一例的放着两双碗箸。方钧果然觉得腹中异常饥饿，见了稀饭，坐上去便吃。赛金含笑也捱坐在旁边陪着他一齐吃。方钧倒也一毫不去介意，因为平时虽然不曾同他姨娘在一处吃过饭，此时事出仓猝，也不能顾这许多，自家只顾埋着头将一碗稀饭吃完，两边望了望，似乎要去再添一碗。旁边便走过一个侍婢，上前来接他手里的碗盏，赛金连忙将自家箸子放下，向那个侍婢眨了一眼，说道：“你们这些不干不净的手腕，快替我滚过去，让我亲自来伏侍大少爷不妨。”说话的时候，早将方钧手里的碗夺过来，向外间一张短桌上放的粥桶子里去盛粥。方钧十分过意不去，连忙站起身来，笑道：“姨娘不用费心，我们在学校里吃饭，谁还不是自家去动手。姨娘还是将碗放在那里让我来罢，闪了姨娘的贵手，岂非罪过。”赛金此时已将粥碗端得过来，放在方钧面前，掩口笑道：“一家子的人，快不要说这些生分话儿。你瞧不出我这人的古怪脾气呢，人越是同我亲亲热热的，我便最喜欢他。况且你又非比外人，适才你说的话，我倒不很相信，一个学校里是叫人去当学生的，不是雇人去当仆役，为甚么添饭还要自家动手，这不是折了学生的身分。”方钧笑道：“姨娘毕竟又不懂得这道理了，大凡做了一个学生，第一要勤劳身体，偷不得一毫懒惰。这添饭一事并非贱役，叫我们亲自服务，不过要扫除当初那些推奴使婢的恶习。所以我在学校里反弄成一个习惯了，平日间遇着这些琐事，倒轻易不肯假手他人。”赛

金笑道：“原来如此，然而在我的意见，毕竟觉得这样不很舒服，老实说勤劳是你们的习惯，懒惰却是我们的习惯，还是各尽其道罢了。”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方钧也再不辩驳，只顾埋着头吃饭。

赛金食量原小，吃了一碗，便不吃了，双眼盯住了方钧的粉脸，勉强又搭讪说道：“今晚在外间吃几多酒的，看你腮颊儿两边都泛得红红的。”方钧答道：“也不曾多吃着酒，只是我的酒量本窄，十杯下去固然脸红，即使一杯下去，那脸也要红起来，真是讨厌。”赛金笑道：“你们年纪轻，酒能乱性，倒是不可多吃。至于红脸不红脸，那倒不关紧要。”刚说这话，方钧业已将碗放下。赛金笑道：“再添些？”方钧连连摇头。赛金便一叠连声喊人去将自家亲用的那些盥盆手巾一古拢儿捧过来，给大少爷擦脸。方钧拦着说道：“不用不用，还是让我跑到自家书房里去盥洗罢。”说着站起身子就要出去。早被赛金横身在面前拦着，放下一脸的娇嗔，向方钧说：“哎呀，我这些肮脏的东西想是不配给你使用，这时候夜色已深，天气又极寒冷，你忙着跑出跑进，万一冻坏了身子，叫我如何放心得下？便算你嫌我肮脏，也得将就些勉强一遭儿，犯不着这样绝人太甚。”方钧被他说着这些话，转觉得深抱不安，口内不住的连连陪着不是。再看那几个仆妇，已将赛金的奁具一一都搬移过来，一只大银盆里已放满了水。方钧不得已，只好胡乱弯腰洗了一把。赛金在旁又逼着他用胰皂擦了手，方钧只觉得脂香粉气充满鼻观。可笑方钧，自从入世以来，还不曾领略过这绮罗风味，到了此际，也就不由神驰意荡，呆呆的站着不动，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赛金是个玲

珑剔透的妇人，有甚么瞧科不出？不由笑嘻嘻的拈了一柄小镜儿，向方钧面前照了一照，说道：“看你这般收拾齐整起来，越发标致了。”方钧被这话提醒，不免满脸通红，立时收敛神志，（人兽关头，只差一点，险哉！）将盥具一推，站得过去，假装端起杯子来喝茶。

延捱了一会，其时已近三更时分，万籁俱寂，夜色沉沉。浣岳已略能安睡，赛金替他将被掩盖好了，方钧也向床边左近看视了一回。至于那些奴婢，见没有甚么事做，大家都睡眼朦胧，还有倚在壁上鼾声如雷的。赛金向方钧微微撅嘴笑道：“你看这些蠢材，到了这时候便渴睡不过，任是再有甚么事他们都不知道理会。”说毕又提起喉咙吆喝道：“你们若是支持不得，便都替我滚去睡罢。这也难怪你们，明天还要起早，各人有各人的职务呢。老爷若是喊人，有我在这里替你们答应便了。”那些奴婢巴不得有这一句话儿，旋即站起来，纷纷的都趑出房外。转是方钧吃了一吓，疾忙拦着说道：“自己家里使唤的人，姨娘何必同他们如此客气。平时又不去麻烦他们，不过因为老爷有病，便让他们多吃一夜辛苦也不妨事。依我的愚见，还是不让他们去睡的好。”赛金听方钧忽然说出这番话来，似乎出自意外，不由回转秋波，向他飞了一个眼色，笑道：“大少爷真是糊涂，多一副眼睛讨一分憎厌，况且他们便是勉强坐在这里，与老爷病体有何益处。你平素最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如何在这些上面转一点窍儿不识，不是辜负了我的心。”说到此际，又故意的声音放得沉重些，似个无限委曲的模样。

方钧没奈何，也只得任从他打发了奴婢一齐走得干净。赛

金方才面有喜色，悄移莲步，又走向套房里间，向火盆里添了炭火，低声唤着方钧道：“你快向这边来烤火，那房里冷清清的，坐在那里则甚。”接连唤了两遍，只不听见方钧答应。赛金更忍耐不住，竟走过来想去扯他。方钧业已怀着满腔愤气，只得随赛金走入套房。果然见那火盆里炭火甚炽，不免放下脸色问道：“这火盆该设在父亲房里，他是有病的人，得些和暖气儿方才舒服，我们却是用他不着。”赛金此时业已神魂驰荡，更无暇去察看方钧脸色，只随意笑答道：“你父亲已剩得一丝半气了，他哪里还知道冷暖。我同你年纪相差不多，正该享些艳福。我就不信你年纪这般大，在别人家娶妻娶得早的，早就生了孩子了，我就不信你还是这般矇矓，连别人待你的情义一概都猜测不来，不是冷透了人的心。”方钧越听越听不下去，刚待发作，又想父亲病重，在这三更半夜闹将起来，别人听着还不知道谁是谁非。他既然怪我矇矓，我不如便矇矓到底，给他一个不瞅不睬，看他还有甚么法儿待我。拿定主意，便一欹身子坐向一张绣榻上。四面望了望，想取一本书卷消遣，却没处去寻，只有靠壁一张桌上钟座旁侧搁了一本刘伯温的《烧饼歌》，便顺手捧在手里，只管低头装着看书，不去理会赛金。

原来这小赛金当初嫁给方浣岳时候，本非出自诚意，只因为自己在这京城里混了几年，苦于色艺不高，生涯落寞。况且他真实岁数业已二十八岁，思量一年一年再延挨下去终非了局。难得忽然遇着这方浣岳同自家打得十分火热，又打听得知他近年来在部里很积蓄了些财产，所以自从听见他夫人故后，便日夜闹着嫁给他。打算过门之后，像浣岳这样病鬼似

的，只须拿出自家狐媚手段，也不消得几月工夫，定然会置他死地。那时候掳掇细软，席卷而逃，向上海一带地方去另支门户。这是他起先打定的主意。及至嫁得过来，看见方钧一表人材，生得异常可爱，他们原是一些迎新送旧的粉头，哪里知道甚么叫做“名分”。早又一心一意的牵挂在他身上，遇着便殷勤照拂，问暖嘘寒，比看待浣岳还加得十倍。

方钧毕竟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做梦也想不到赛金心怀不轨，总还疑惑这姨娘为人和蔼，因此平时遇着在一处都还亲亲热热的坐着讲些闲话，便是浣岳看在眼里也十分欢喜。自从娶了赛金之后，他也再不向外间游荡，每日打从部里办毕公事回家，便成日价的同赛金缠在一处。赛金心里虽然极不愿意，面子上又不好不去敷衍着他。浣岳思量得他欢心，少不得竭尽绵薄之力，向赛金追欢取乐。你们想他是一个极虚极弱的身体，任是静静的保养还愁难享大年，哪里禁得起这般戕贼。可巧这一天回来得早，在房里和赛金闲话一回，便又狂荡起来，将赛金扯入怀里。赛金趁势坐在他身上，正想温存，忽然听见浣岳大喊了一声，顿时直挫下地去，口眼歪斜，不省人事。赛金不慌不忙跳起身子，指着浣岳暗暗骂道：“病鬼不知死活，我早知有今日了，叫你试试老娘手段哩。”（此一段文字，可为高年不慎，罗列姬侍者戒。）心里虽然如此设想，至于面子上却少不得故作慌张之态，顿时将房门开放，亟命家人们分头去延请医生，又给信给方姑太太以及大少爷方钧。整整闹了一晚，在赛金意思，总疑惑浣岳可以立时身故。谁知他一灵不瞑，九死重回，将煎药吃得下去转又清醒过来。自家心里老大不很愿意，却还喜得同姑太太说了

几句，公然竟把一个大少爷留在房里同自己做伴。这是轻易不可多得的机会，如何肯将他轻轻放过。无奈百般的向他兜搭，只不见方钧凑拢前来，芳心里又恨又急。再仔细瞧着自鸣钟上的长针已交到丑正寅初，万一再耽搁下去，岂非负此良夜。可怜他这时候，口干舌涩，喉咙里一点津液都没有了，两片腮颊烧得像胭脂一般，不但不觉得寒冷，身上转有些烦躁起来。轻轻的将外盖一件狐嵌的皮袄脱去，只穿着桃红洒花湖绉紧身小袄，虾青摹本小脚裤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向薰笼旁边一张睡椅上躺下，兀自将两瓣瘦削金莲跷向火炉架侧，复行故意垂下朦胧两眼，似乎装着思量要睡的模样。其实还留着一丝微缝，从灯光底下偷瞧方钧的动静。

方钧此时见他这样妖淫，转引得自己羞惭满面，待要走过一旁不去理他，又怕他要赶来缠障。心里盘算着，你既会装睡，我如何不会装睡。像这般淫妇，须给他一个不闻不见，想他也不能奈何我。主意已定，于是将手里捧的一本书扑通掼落在地，随即将头伏在案上。谁知他辛苦已极，初意原想假作困倦，不料竟真个沉睡起来，鼾呼之声如雷而起。赛金重又等了一会，只不见他醒转，自家忙站起来将几粒银牙咬得吱吱作响，指着方钧恨道：“世界上不曾见有这种铁石心肠的人，难道像我这般人物，白白来俯就你，你还甘心拒绝不成。莫不是他人小胆虚，我虽有爱他的心，终不曾明白向他启口，他以为我是姨娘身分，不敢来亲近我，亦未可知。罢了，既然想遂我的心愿，便不能再顾廉耻，一发让我再去勾搭他一番，他也是知识初开的少年，不愁他不入我圈套。”

想到此际，不由轻轻走至方钧身侧，伸出一只皓腕搭伏

肩头，低下头去，紧紧的靠着方钧脸上揉擦了一会。方钧虽是睡着的人，毕竟心中有事，容易惊醒，蓦见赛金对他如此做作，吓得跳起来惊问道：“你在这里做甚么？”赛金笑道：“你还问我做甚么呢，我只埋怨你将人都想坏了。此处如何可以安睡，你若是真个有心，那边还有一张炕床，被褥都是预备现成的，我同你两人去睡不好。你放心，我断然不将这事告诉你的父亲同你姑母知道，只是你不可……”说时迟，那时快，赛金只顾神迷意荡，喃喃的声气已有些若断若续，猛不防话还未完，只听见“劈拍”一声，左边腮颊上已中了一个巴掌。方钧虽是个文弱书生，究竟在陆军学校练习过体操的，手腕之间很有些膂力。这一下，只打得赛金半边脸红肿起来，一道一道的青紫伤痕，数去准准的确有五道。（读书至此，当浮一大白以赏之。）跳起身来，指着骂道：“你这贱人，平时我看父亲分上，尊敬你一声姨娘。你既经入了我父亲的门，便该划净邪心，操持家政，好好的伺候父亲眠食。如今我父亲不幸病在床上，你不去理会，转一心一意在此诓骗我，想败坏我的名节，可见你当时倚门卖俏的故态一概不曾销灭。你须知道，我们当学生的，这‘品行’两字最是要紧，如何肯出此狗彘之行。我不因为父亲有病，不禁气恼，看我有本领立刻将你扯到父亲面前，叫他知道不该娶你们这娼楼淫妇。自今以后，你若肯洗心革面，力改前非，我也不来追究你。万一你淫心不死，再做出别的丑事来，哼哼，放着我方钧不死，总叫你这贱人认识我！”方钧骂了一顿，拽开大步，飞也似的跑入前进，依然回转他的书房，和衣而睡。

小赛金这时候脸上忽的着了这一巴掌，真是出自意外，顿

时将一腔热腾腾的欲焰浇灭得非常干净。耳边也听见方钧“贱人”长“贱人”短的痛骂。自家因为无穷冤愤堵塞咽喉，转一句回答不出，只呆呆的站在一旁动也不动，一直等方钧走了才挣出一句，说：“这是打哪里说起，我不是活活的遇鬼么。任是你不肯从我，我也不犯着打巴掌的罪名，我将一片真心看待了你，不曾得你别的好处，这一巴掌，难道就是你这狠心的人酬报我的地方？”赛金想到此处，方才觉得一缕柔情异常酸楚，那扑簌簌的眼泪不由成大把的洒将出来。哭了一会，没精打采的不免独自睡向那一张炕床上去。

辗转了两个更次，东方业已发白，清霜满天，晓鸦乱噪。外间那些仆妇业已陆续进房。赛金深恐别人瞧出他脸上伤痕，便推说身子不快，蒙头而卧，不肯下床。方钧心里悬念他的父亲，早经起身进房来问候。见他父亲好好的安眠了一夜，虽然身子十分疲倦，却也勉强能讲得出话来，开口便问着赛金。方钧见赛金不在旁边，知道因为昨夜的事，自然负气不来见我，听见父亲询问却也不便回答。这时候旁边却走过一个奴婢，回说姨太太夜间辛苦，此时觉得身子不大爽快，暂且在套房里歇一歇，不能过来伺候老爷。浣岳听见这话，转长长叹口气，望着方钧说道：“你这姨娘身体单薄，禁不得一点事儿。他见我昨夜病势如此危急，不知道他心里怎样难受，不怪他今天便病倒了。但是家中没有一个正经主子料理琐务，怕各事都不妥贴。”说到此，猛又想道：“你的姑母呢？我昨日隐隐约约记得他在房里坐着的。”方钧便将姑母因为家里没人，特地赶回去过夜的话说了一遍。浣岳点头冷笑道：“自从你母亲死后，好些人劝我不必再娶女人进门，好让我静静的

养息身体，其实外人哪里晓得这其中为难的情节呢。你瞧瞧我昨天一病，除得你的姨娘不离左右，是真心伏侍我，（如此梦梦，可笑亦复可怜！）其余的仆婢固然是倚靠不住，即以你这姑母而论，他眼见我一丝半气，奄息在床，他还巴巴的赶回家去。可想他看我这性命仿佛鸿毛一般，死也好，活也好，一毫关切都没有。至于你呢，孝心是不错的，只是一个男孩子家，哪里能照管得到琐屑去处，如今回想起来真是令人可怕。在先若竟听信人言，不将你这姨娘娶过来，岂非赶我向死路上走。”浣岳说一句，又休息一会，因为话说得太多了，又有些喘急起来，双睛向上反插，吓得方钧扯着他父亲手大声呼唤，浣岳方才悠悠醒转。

他们这一边闹着，赛金分明睡在套房里，听得清清楚楚。他因为恼着方钧，死也不肯走过来探视。幸亏外边有人报说：“姑太太到了。”方钧才将一颗心放下，含泪将他父亲适才情形告诉方氏。方氏将眉头皱了皱，说：“这也没有别法，赶快着人去延请名医，我们在家里多预备些参汤，防着他一时脱陷要紧。”方氏坐了一会，问道：“姨太太呢，如何不看见他影子？”仆妇们笑道：“姨太太也病了，此刻还不曾起身梳洗。”方氏惊问道：“哎呀，他好端端如何会病起来，这还了得，家里已经病倒一个，不能再添上一个热闹了。”又回头向方钧问道：“我记得昨夜是你同你姨娘坐夜的，他得的是甚么病，你应该明白。”方钧此时想了想，不忍心坏了赛金廉耻，遂不曾将昨夜的事提起一字，（此是方钧好处，其处心忠厚，自不可及。）只说道：“侄儿同姨娘坐到三更以后，侄儿因为困倦不过，便别了姨娘向书房里去宿歇。委实不知他得的甚么症候。

我此时且出去分付他们延请医士，姑母不妨看望看望姨娘。”说着自家趁势便走出房门。方氏不知就里，只得缓缓站起身来踱到套房里面。果然看见赛金睡在被里，也猜不出曾否睡熟，不免伸手过去，使劲的在他身上摇了摇，低低唤道：“姨娘醒来，你觉得身子怎样？告诉我，等医生来时好一齐替你料理料理。”赛金假装惊醒，从被里将头伸出一半答道：“想是受了点寒凉，浑身酸痛得紧，怕一时还不能起来，姑太太让我多睡一会便好了，也不必大惊小怪去告诉医生，我是最怕喝那苦水。”方氏听他的话也说得有理，便不去勉强他起身，只向他额边按了按，却是冰凉的，并不曾发热。（当代答曰：额角上虽然不热，嘴巴上却是滚热。）心中暗暗纳罕，只得重行转到浣岳这一边来，一直等到午后。方钧陪了医生入内诊视，开了药剂，命仆人出去配药。药煎好了，浣岳服得下去，顿时又好了许多，方钧方才放心。约莫有黄昏时候，浣岳又问了好几遍赛金，赛金也因为挨饿不过，只得含羞带恨的下床，略略梳洗一番。先命仆婢将饭菜送进套房，吃了一顿，再用镜子将脸上照了照，红晕渐褪，方才蹑蹑的走入浣岳房里。浣岳看见他如获至宝，将他唤至床前喘着问他这时候病好了不曾？赛金含笑摇摇头说：“此时业已好了，不须你记挂着。”浣岳方才欢喜。

话休絮烦，如是迁延下去，浣岳虽不曾大有起色，瞧他光景，大约于生命还不至有碍。每日用补品调养着，只是急切不能到部里去办事，接连请了好几次病假。外间遂有人覬觐他这位置，在陆军总长面前托人运动，说方浣岳溺情声色，

放弃职务，立时将他这差委撤换了，另易别人。方浣岳得了这个消息，不无又添了一重气恼，每日只是唉声叹气，有时候发动肝气，常常打骂童仆。赛金便趁这机会，百般的在浣岳面前媒孽方钧的短处。

且说方钧自从拒绝赛金之后，明知这家庭仇隙，日积日深。有一天赵珏要遄回故里，特地向方钧这里辞行。方钧很觉得有些依依不舍，便约定了他第二天在自己家里晚宴，赵珏欣然答应。方氏其时知道赵珏归心甚急，不能挽留，只是他女儿秀珊的婚事，在他意思，便想趁赵珏在京里的当儿同他讲明白了，特地同方钧商议，并请他做个媒。方钧心里明知道赵珏一心一意想娶林家赛姑，不见得肯答应这边婚事，然而当面又不好驳回他姑母，只得勉强应允。

这一晚，方钧便命厨房里预备了一桌酒席，也不曾另请外客，只同赵珏对酌。赵珏此番因为遂了他的归志，十分高兴，饮酒时候谈笑自若。惟有方钧毫无兴致，端着酒杯子只是长吁短叹。赵珏忍不住笑问道：“天乐天乐，你的功名业已到手，此后少不得便要飞黄腾达，如何装出这矫情模样？有喜而忧，这是甚么缘故？”方钧叹道：“大哥这话未免以小人看待我方天乐了。傥来富贵，何足为荣？况且此后便是编入军营，像我们这样介介自持的脾气，还怕要所如辄阻。至于兄弟不乐的缘故，决非为此。一则我弟兄们相聚多年，如今两地分飞，会晤还不知何日。二则家庭多故，凡百难言。老父疾病淹缠，自从撤差之后，入不敷出，家计日近萧条。姨娘不贤，时常在老父面前媒孽小弟短处。日来老父只须看见小弟，只有呵斥而无爱怜。论理呢，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但是从此延捱下去，总免不得骨肉参商，祸生不测。小弟思来想去，转没有两全的主意。”

赵珏听到此处，也不禁替他扼腕，半晌说道：“横竖你不久便要派遣到各营里见习，你那姨娘任是不喜欢你，一经离了眼前，难道他还赶着你淘气？若讲到伯父听信谗言，处处都觉得你的不是，你也有舌头呢，不会将你姨娘的阴谋诡计一一替他告诉老伯。任老伯糊涂，总还该明白过来。你切莫要学那晋国太子申生，说是：‘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的那几句话，可就是冤屈死了，也没有人怜恤你。”方钧摇首说道：“家父的性情，与别人又是不同，他此时溺爱这位姨娘，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得，我这不肖儿子的说话他如何肯信？至于你说的随营见习，原可以图得目前清静，但是小弟的远虑还不在此。如今小弟是孤身一人，尚未授室，这般打算还可以使得。万一将来娶亲之后，少不得还要同这位姨娘在一处过活。他若是以怨及怨，将来这姑媳之间定不免朝夕诟谇。大丈夫不能自立，致使闺中弱质为我受这般闲气，我有何颜立于世界。我如今却有我的打算，大哥近来不是听见都城里纷纷传说，同盟各国邀约我们政府里出兵参预欧战，小弟遂从实地调查，知道将来这件事准要达到目的。因为大哥是自家姻戚，我先告诉你一句，到那时候，我定然投笔从戎，只身万里。托庇大哥洪福，若能立功凯旋，既可以慰亲心，又可以雪国耻，庶不负我们军人天职；如其不幸，效死疆场，宁为鬼雄，不为孽子。那时候令妹婉如任从改嫁，勿为小弟误彼终身。”方钧说到此处，也就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赵珏笑道：“你这又何苦来呢。兵凶战危，那些手握军符

的伟大人物，遇着国里的些小争竞，他们会一般的兴高采烈，必须主战到底；遇着别人从中调和，莫不怒目相向，死也不肯答应。及至叫他们参预外国战事，大家转有些迟迟疑疑的不肯前进。这分明是他们眼光看得远，脚步站得牢，既然做了一个军人，大约先要有这样的见识，方才可以趋吉避凶，舍危就泰。我倒不料你这草茅新进，竟是初生犊儿不怕老虎，公然要想参预欧战起来，岂非有些不度德不量力。况讲到同人家打仗，也要瞧瞧在甚么时会。当初有个专制君主，我们打败了，他要定我们的罪，我们打胜了，他要赏我们的功。因为有这种极大的关系，大家少不得拚命去干，死了也博得个封妻荫子，不死就可以拜爵封侯。如今君主也没了，提起来都说是‘民国’，难道这些大名鼎鼎的伟人，还肯低首下心，向那些老百姓们去讨好不成。转不如关起大门来，在家里闹一闹，还可以。”

方钧知道赵珏满肚皮的牢骚又要在这饮酒时候发泄了，又深恐他再说出不尴不尬的话来触犯时忌，京城里耳目甚多，比不得在外边各省。连忙用手掩着赵珏的嘴，笑道：“你可不许再胡说了，我们还是吃酒罢。”赵珏冷笑道：“谁还说是不吃酒呢，我若不是尽灌几杯酒下去，清醒白醒的，我有这大肚皮来装这许多气。”方钧笑道：“你的议论说的何尝不是，只不过有些不近情理。我说个比喻给你听听。譬如毒蛇螫手，千金之子望而却走，不敢轻犯其难，因为他有千金的身家，犯不着去同毒蛇博个你死我活，乞丐则不然，他没有顾虑，没有希望，擒而杀之，毒蛇遂不能为害。小弟如今便同那个乞丐一般，人不肯干的，小弟却敢去干。且不讲别的，即以你

大哥而论，你心心念念，都还放不下那个林家小姐，不是小弟敢奚落你，陆军部里应试，尚且不惜捐弃微名，若再提到跋涉山川，身入战地，那更是没有的事了。我同大哥处的境遇所以不可一概而论。如今却提起一件事来，不如趁这时候明白同大哥讲了罢，这叫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至于大哥答应不答应，这却不关小弟的事。”赵珏笑道：“又是甚事？你要说就快说了罢，像这样吞吞吐吐的则甚。”方钧笑道：“家姑母初见大哥的时候，便很有些垂爱，后来愈觉得大哥一表非俗，满意想附为婚姻。前天将小弟唤去便为此事，命我告诉大哥一句。我却知道大哥是曾经沧海，论表姊丰姿，哪里及得大哥的意中人物，今日同大哥讲过了，大哥还是想个法子，怎生向家姑母那边辞谢。”赵珏叹道：“方太太看待我的殷勤真是俨同骨肉，便是令表姊亦复温存体贴，使我虽在异乡而无思家之念，皆出自他们母女两人的厚惠。我暗中未尝不猜测方太太意思，不惜以爱女下嫁。此时一旦回绝了他们，未免觉得过于寡情。最好你就说我因为没有母亲的分付，不敢擅自答应，一俟此番回里之后，当将盛意禀承堂上，然后再向令姑母那里求婚。如此说得婉转些，等到我将林小姐聘定下来之后，此事自然作罢了。”方钧笑道：“你的主意何尝不是。只是白白的叫家姑母他们指望，未免于情理上讲不过去。如今却没有别法，只好照这样回复他们便了。”赵珏又笑道：“论你的那位令表姊，虽然及不得林家小姐的容貌，然而风致楚楚，也是个绝好的女子，当日你倒不曾提这一门亲事。”方钧只是含笑不语。赵珏也不便再望下追问，彼此吃了好一会酒，又谈了些时事，自此赵珏遂别了方钧，遄返福建。

此次却坐京汉火车，由汉口改乘江轮抵沪，由沪出海，一路上却喜安然无恙。

方钧等赵珏走后，遂将他回复姻事的话一一告诉方氏，方氏也深以为然，遂在京城里静待赵家的消息。不到半月，方钧已派入陆营见习。果然离了赛金，耳根觉得清静些，本意等待见习三个月之后，一俟中国加入欧洲战团，他好出洋在那枪林弹雨之中增长一番阅历。无如政府虽有这意思，一共还不曾实行，方钧在营里也没有甚么事做，镇日价闷闷不乐。这一天他们这营里忽然接到一封紧急公文，命他立刻开差向南边进发，夺取南军占领的长沙一带地方。其时方钧已升为营长，手底下却也有四五百名健儿，当即随营出发。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方浣岳之为人，可谓轻重倒置者矣，薄骨肉之亲而厚羽毛之爱。至病其身而不惜，殒其命而不恤，卒之老夫少妻，我纵爱之如珍宝，彼且视我为赘瘤。幸家有贤郎，不为妖狐所惑，否则聚麀之诮必且难免。读书至此，可为彼据高位而置群姬者戒，又不独广田自荒丑声四播，为可耻也。

或谓赛金一娼妓耳，阅人多矣，何独见一方钧而为之颠倒若此，不知时势有不同也。自嫁浣岳以来，床第之狎褻，必不能愜其所好，此可断言者也。干柴近烈火而燃，久旷有思淫之心，宜其神魂失守，舌燥唇枯，而使人不忍卒读也。掌颊一声，可谓当头棒喝，方钧煞是可儿。

赵珏论陆军一段，可谓竭情尽致，如卦枝儿，声声打入人心坎里矣。起视吾国，果若赵珏之所论乎？抑赵珏言过其

实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已耳。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秀珊小姐之婚姻，可谓反复沉吟矣。始言之于方钧，而不得其当；继言之于赵珏，而又不得其当。特未知将来一身究将谁属也。虽然，观于后文，始觉其结构之奇。

【独鹤评】方浣岳所论“自由结婚”，可谓奇谬已极。然自主张极端革新主义者闻之，必且奉为“至理名言”。吾故云可惜方浣岳上了几岁年纪，不然倒也算得是个“新青年”。

赵珏一番议论，伤时之泪，忧国之心，一齐涌现。作者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不可徒以小说家言目之也。

赵珏下第，而秀珊自清早起便有些不爽快。此非身上不快，实是心中不快耳。写秀珊用情之深，当于无字处求之。

赛金引诱方钧一段，真是现淫妇身，说淫妇法。总之老年娶妾本是自讨苦吃。孟宗儒之于春莺，方浣岳之于赛金，俱足为一般社会当头棒喝。

第十回 避兵祸挈眷走羊城 奋战功只身入虎穴

且说那时候南方一带，很有好几处省分因为不满意政府举动，时时想和北方反对。内中便有许多伟大人物，树着“护法靖国”的旗帜宣告独立起来。北方政府少不得便一力主战，派遣军队纷纷南下。其时方钧本隶属一个团长部下，团长随即将几位营长传至面前，将政府不得已主战的苦衷明白宣布，并叮嘱那几位营长从速回去，将所有军用器械查点齐备，一经有了行军日期，当即乘坐津浦火车，同时出发。（按切时事，均属似是而非，读者慎勿一一必求吻合。苟求一一吻合，则是信史而非稗史矣。）那几位营长唯唯答应，更没有别话可说。惟有方钧惊的抢近了一步，慨然说道：“营官愚昧，久已有一件事想禀陈团长，须得大加整顿。因为营长莅差的当儿，便将本营兵士数目查点了一番，觉得其中虚数甚多。其时营官便想招人补充满额，又因不曾与团长申明，不敢擅自做主。如今是出发在即，国家养兵的粮饷，开支一份，理宜得一份实用。似此迁延下去，名虽一营，实只半营，万一同人家打起仗来，如何可以杀敌致果？营官的功名性命原不足惜，倘若因此贻误了政府军机，谁尸其咎。据营官的愚见，可否趁这时候尚未到出发日期，便赶紧回营，招一二百人补足额数，庶几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还乞团长示下，以便遵行。”

方钧说完这话，不打紧早将那几位营长引得在旁吃吃发笑，便是那团长也被他吃了一吓。暗想这个姓方的，如何怎样糊涂？他竟公然会提议到这些上面。至于他的话，却又是侃侃正论，又不能拿话去驳回他，只得正色说道：“贵营长所论极是，但是我们这营里所有军士的额数从来不曾缺陷，便是偶然因有他故，缺少几名，也断不至如贵营长所说之多。贵营长既然有见及此，想亦断非捏造，此必是前充营长的所为非法，如今也不必计较了。贵营长回营之后，理宜招人补足该额，重行编造花名，缴存敝处。”说着又转头向那几个营长问道：“尔等营里可否有这样弊端，不妨认真去查访查访，像方营长我就喜欢他实心任事，诸君都要引以为鉴。”那几个营长一例回道：“方营长是新近接事，团长明见，难保前充营长的不在这里面舞弊。至于营官们却是实支实销，人数足额。团长不信，不妨明查暗访，如有半个字虚谎，甘罪无辞。”团长哈哈大笑道：“可又来，不瞒诸位说，兄弟当初在大清国充当军官时候就认真办事，不敢欺君。如今是改为中华民国了，兄弟还是认真办事，不敢欺民。在别的带兵官儿或者有那不肖的，不把军士名额补足，以便在这中间剋扣粮饷，为中饱之计。兄弟却是一清如水，不但军士额数不肯去舞弊，便是那战马的口粮也从不曾有丝毫侵蚀。咳，全国军队若都能像我兄弟同贵营长诸君这样秉公办理，莫说区区南军不难一鼓荡平，即使挹欧美而跨东瀛，亦何难攻必胜而战必克。”说罢又哈哈大笑了两声，然后向方钧他们拱一拱手，各自分散。

方钧蒙团长这一番奖励话，心里非常高兴。返入自己营里，真个发出一道榜文，招人充当军士。风声传布，京畿一

带地方很有些游手好闲的百姓，都纷纷来营报名，听候考验。有一天，方钧坐在帐下，暗暗好笑，自念本意想要出洋参预欧战，稍尽我这国民义务。不料这种目的并未达到，转是自家同胞同自家同胞杀起来。万一被赵璧如知道又该要讥诮我是“同室操戈”，胜亦不足为武了。但是当军人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位分又小，像这样偌大举动，又没有我置喙的地步，只好等到南边再察看形势。如果有人再出来向两边调和，彼此稍稍让步，或者一样不劳对垒，便可罢兵，算是国家洪福。倘若必不得已，竟至交绥，那就也顾不得许多了。

方钧刚在里边沉吟不语，帐下早走上两名队长，手里捧着两本名册，口称这几日所招军士已近三百多名，便请营长升帐察看，该留的留，不该留的便放他们走罢，省得在此耽搁。方钧略点了点头，更不怠慢，旋即踱出外间。那两名队长向营外招呼了一声，只见纷纷拥拥走进许多人来。方钧命他们一齐站立在右首，亲自按着名册一个一个的喊至面前，合用的看一遍，便招呼他们向左首站着，不合用的随时命军士们押着出营遣散。约莫点了有一百多名，忽然点到一个名字，正是“郝龙”。方钧仔细一望，暗喜这人竟肯来当兵，真能资我臂助。因为郝龙的身段雄壮，虽是一个蠢人，心地却还异常忠实，定然可以任怨任劳。方钧忙笑着问了声：“郝龙，你如何也想到我这营里？”郝龙忙垂手答应说：“小人在工厂里虽然有点出息，将来终没有个出头日子。近来听见营长在这里招人，所以特赶着过来伺候的。”方钧笑说：“这样很好。”说完这话，郝龙也就站向左边去了。方钧随即又按着名字检阅了好几十人。兀的从这个当儿，猛然看见一个名字是“刘

长胜”，才喊了一声，那人已如飞跑至座前，向方钧拱了拱手。方钧不看则已，一经看在眼里，不由吃了一吓。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表兄刘镛。暗想，这厮如何会跑到这里来同我厮缠？他这呆头呆脑的也不是当军士的材料。想到此处，便将他的名字上用笔打了一个角儿，这是方钧点名的暗号，凡遇着不能收录的，这人名字上都用朱笔打上一角，旁边军士便上前催着刘镛出去。刘镛见方钧不肯收他当兵，不由勃然大怒，直喊起来，说：“方钧，你如今不过当了一个小小营长，便连自家亲戚都不认识了，若是叫你做到督军，岂非连祖宗……”军士们本不知道他是个甚么人物，见他出言无状，公然喊着营长名字，大家都不服气，一拥上前，也不容他将话说完，连推带搯将刘镛踉踉跄跄的赶出营外。刘镛咬牙切齿，一路上骂声不绝，气得转回公馆。方钧当时也只好装着不曾听见，置之不理，依然将名册点完。约莫已是一营人数，分派了两名连长，八名队长，将他们带得下去赶紧操演，一俟军衣购齐，再行发给他们，好编入队伍。

方钧当晚忙换了便服，也不曾带人，独行蹒跚，径向他姑母公馆里走来，意思想询问刘镛当兵的缘故。走近大门，仆人见是方钧，忙起身招呼，又因为他是常常来惯的，便让他独自进去。方钧匆匆的跨入大厅，其时天甫昏黑，厅上尚不曾点着灯火，蓦觉得左厢里飞出一条大汉影子，飏的就向方钧脑后一拳。方钧知道不妙，更不避让，转跳向前去有好几尺远。那人方才打了个落空，趁势又飞起右腿，从方钧下三部直扫过来。方钧大声喝道：“镛哥有话好说，不可动手动脚！”一面说，一面又闪避过去。便在这一声吆喝，里面已惊动门

房里的家人，慌忙提着灯赶进来。

方氏正同秀珊小姐坐在内室闲话，也听见外间厮打，母女两人吓得战兢兢的携手而出，有两个女仆也一齐跟出来。家人们已将刘镛死命抱住，刘镛哪里肯依，他自幼时也曾跟着他父亲习学过武艺，加着他浑身蛮力，寻常人也轻易近他不得。幸喜方钧身段积伶，不曾吃他老大的亏，算是造化。刘镛还想将家人们打开，要同方钧拚命。方氏不知就里，一眼看见刘镛闹到这步田地，忙放下脸色，上前去要打刘镛，口里骂道：“你这畜生，莫不是又发疯了，好端端的为甚同表弟打起来。”刘镛见是母亲，方才不敢开口，只鼓着腮颊站在旁边生气。方钧略略定了喘息，指着刘镛笑道：“大哥，不是兄弟敢说，你这人真是糊涂。你心里便是想做一件事也该预先同我斟酌斟酌，怎么冒冒失失便跑向营里去应募起来。况且姑夫在日，当初也是个武职大员，论大哥这身分也须得从学校里操练一番，博一个好好的出身。这兵士也不是你去干得的。你叫我将你收录下来，随后究竟如何看待你？你不是使我为难！当着众人面前，我又不好同你明讲这话，此刻特地跑得来向姑母处赔罪。不料你又给我一个冷不防，拳脚交下，不是兄弟避让得快，这性命岂不要送在你的手里。”方氏听着方钧说出这一番话，方才明白这其中情节，不由又气又笑，说道：“原来镛儿今天已向营里去走过一趟了，这畜生简直瞒得我一个文风不透。俗语说得好，‘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看这畜生越发要走入下流，这军营里有甚么顽意儿，你巴巴的跑去胡闹。你表弟不肯收留你，我很感激他。你转要同他去殴打，这是甚么道理！”刘镛撅着嘴说道：“有甚么道理

呢，我不过因为往常听见别人讲起打仗来，非常热闹，只可惜我不曾亲眼看见过，魂儿梦里都放不下这打仗的热闹。我新近打听得方钧不日就要往南边去开战，我的意思想瞒着母亲同妹妹，溜到打仗的地方耍耍去。叵耐方钧他不肯携带我，又分付人将我赶得出营。他既不认我这表哥哥，他此时又跑来做甚，我不打他打谁？”

方氏笑道：“好呀，幸亏你不曾真个在营里当兵，万一当起兵来，这殴打营长的罪名，看你怎生逃脱得过？”秀珊小姐也笑道：“我知道哥哥的用意，他深恐表弟不知道他的本领，所以同表弟厮打起来，试验试验他有这当兵的本领没有。只是太卤莽了些，不该冷不防的给苦给营长吃。”方钧笑道：“就是你想同我一齐到南边去走走也不妨事，等我替你想个法子，好在我营里尚须寻觅一名书记，大哥便充当了这一席，总比兵士们位置好看些。但是还须得请姑母的示下，可否放心大哥同我一路走。兵凶战危，这也不是当耍的事。”方氏道：“镛儿同你一路走，我还有甚么不能放心。况且这畜生终日坐在家，兀自寻着事同人淘气，我倒愿意放他出门去阅历阅历，等候侄儿打了胜仗，奏凯而回，倘能在请奖名册子上替你表兄填一个名儿，大小博取一点功名，也不枉他父亲生他一场，九泉之下，听着想还欢喜。”

方钧望着刘镛笑道：“姑母适才的话你可曾听得明白，你若是便肯俯就书记这一席，我明天便差军士们过来奉请。”刘镛此时听见方钧肯带他同走，他心里方才欢喜，只是嘻嘻的笑。见方钧问他这话，他想了半会，重行摇头说道：“不行不行，我生平不会写字，你也不用笑我，你是知道的。我两膀

的力气只懂得拿枪，却不懂得拿笔。”方钧笑道：“你又来固执了。目前的时势，谁还当真有这本领才可以做这件事吗？只要有情面，尽管去拿钱吃饭。我给这‘书记’名目给你，断然不用你去拿笔写字，我那里写字的尽有别人。”刘镛笑道：“这还可以使得，你在先若是早早告诉我，省得我适才同你拚命。”说罢，众人都笑了。方氏当晚便留方钧吃了晚膳，然后回营。过了一天，方钧果然将刘镛请入营里，又因为郝龙前此曾在蛇尾港共过患难的，登时派他做了队长。部署已毕，然后将全营名册缴至团长面前。团长也自笑了一笑，背地里却还骂着方钧“少不更事”！（免不得有此一骂。）这且按下缓表。

且说赵珏打从京城里回去，心里十分快乐，真是归心似箭，巴不得立刻到家，好设着法儿同赛姑会面。这一天，船刚抵着闽江江岸，好在自己无多行李，只雇了一个脚夫挑着，自己抢了皮包飞也似的赶得进城。谁知离着城门还有一箭多路，沿着路旁的军队却密麻的相似排列着，凡是出入的人，那些军队都要细细收检。一见了赵珏这样文明装束，格外留意，将行李一一打开，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一会。又问他皮包里藏着甚么，赵珏赌气将皮包向地下一掼，那些军队见没有违禁物件，才放赵珏过去。赵珏在京里的时候，本已听见福建督军黎又齐因为防御粤军来攻省城，各处非常戒严，又常常有急电到政府里请兵救援。当时还疑惑是别人传闻失实，今日见此情形，方才知本省兵事十分危急。及至进城之后，是凡有交通便利的地方，都有军士们荷枪鹄立，只吓得那些居民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像是大祸近在眉睫一般。所有热闹

街市的店铺，都是零零落落的，半掩着铺门，尽有因为货物无多，全行关闭的。

赵珏瞧这气象非常惨淡，心中也觉得老大吃惊。替自己挑行李的那个脚夫嘴里咕噜着说道：“你少爷还不曾看见那些大街小巷呢，有钱的人家，有一大半纷纷迁避到别处了。从九月里就闹着要同南军开仗，统共闹到今日，也不曾见有一个南边军队影子，白白的累着百姓们害怕。这又何苦来呢！说也好笑，只许做官的像这样大惊小怪。目下因为搬家的太多，督军又发出告示，一概不准人家箱笼出城了。不瞒少爷说，在这一月前，我们倒还捞得好些钱文，如今连这指望都是没有，将来还不晓得弄到甚么地步呢。”赵珏也不再同他讲话，急急奔入家门。见门房里仆役只剩一人上前伺候，问其缘故，皆因外间兵信不佳，是在人家充当厮役的多半请假回去。赵珏分付将脚夫开发走了，匆匆向内室走去。早有一个侍婢看见赵珏，忙喊起来说：“太太休得烦恼，大少爷如今是回家了！”只听见他母亲湛氏在房里有气无力的答道：“你们休得又来哄我，年残岁底，他还赶回来做甚。”赵珏听见母亲声音，觉得心里有些酸痛，忙跨入房门，喊了一声“母亲”，说：“儿子真个回来了！母亲在家，这一向身体想还康好？”

湛氏果然见是赵珏，不由悲喜交集，一把扯着他的手，含泪说道：“上次接得你的家信，你并不曾说明回来的日期，如今转出我意料之外。哎呀，你这一次出门，将我心胆都吓碎了。起初是听见你们在海面上遇险，几乎将性命送掉，目下又闹得兵乱荒荒，我想我们这省城里尚且如此交通断绝，怕北京到这里路途遥远，一定不便行走。不料你居然能转回来，

大家相见一面，真是神佛庇佑。你一路上不曾遇见战事么？”赵珏笑道：“母亲放心，外间并不曾有甚么战事，只不过本省转闹得利害些。只是儿子此番白白辛苦一趟，不能博取得功名到手，叫母亲欢喜，心下甚是惭愧。”湛氏连连摇手道：“这种世界，甚么‘功名’不‘功名’，我一概都不把来放在心上。况且你们是陆军学生，他就是给你功名，还一定要你们出去替他打仗。那还了得！我早知道南边同北边闹出这种意见，不能让我们享一享太平之福，我死也不放你去学陆军。我方在家里后悔，后来得着你不曾取列名字的信，才将一颗心儿放下，你还惭愧甚么呢？我又看见你信上说是方家那位少爷是取上了，不知他可还出来打仗？”赵珏笑道：“既然入了营里，没有个不打仗的道理。方钧他是不怕，他还想出洋去同外国参战呢。”湛氏惊道：“一个文弱的书生，怎么想要同外国打起仗来，怕不是同自己性命做对。好儿子，你不知道，我们这福建省里也是要大劫临头了。最可恨的，这福建本在南方，偏生遇着这黎督军，又是北派，他成日成夜的预备同南边的军队开战。他们开战是小事，任是谁胜谁负，总丢不了他们的功名富贵，只是苦了我们这一班百姓了哇！（沉痛之言。）米粮是因此陡贵，经济是因此恐慌，大家镇日愁眉泪眼，不知道怎生避这乱子才好。果然真个开起战来倒也罢了，光是老远像这样风声鹤唳，弄得人惊惊惶惶的，其实一共也不曾听见他们放过一个炮火。像这样迁延下去，万一闹个一年半载，我们这些人还想有命吗？你这会既然到家，倒是打点主意，究竟怎生个办法？你此番进城时候，难道不看见大家小户都搬得七零八落的么？”

赵珏耳边虽然听着他母亲絮絮叨叨的讲话，却不曾过于理会，转拿眼四面望了望，说道：“瑜妹妹呢？我回家有好半会了，如何不曾见他影子，想是在学校里未曾下课？”湛氏冷笑道：“你还提甚么学校不学校呢。自从兵信紧急之后，所有地方上一切财政都被督军署里搜括殆尽，通通拿去供应兵祖宗兵太爷，便是各行政衙署，也都停止办公，减发薪水。至于学校里的经费，更是丝毫无着。别的学校我还不甚清楚，若讲到你那妹妹的含芳学校，虽说是欧阳校长自家出资创办，毕竟按月总还倚赖官中资助。你想如今既然闹到这步田地，那校长如何支持得住。却好本来离放年假不远，他便提早几星期，草草考验了他们一次，便行解散。照这样光景，便是过了新年，还不知道有开校指望没有呢。”赵珏听到此处，不由笑起来，说道：“妹妹既然不曾上课，我猜准他这一会子定然又是同林家小姐不知跑向哪里去戏耍去了。他们非常要好，既已放假，焉有不互相聚在一处的道理？”湛氏将眉头皱了皱，说道：“你还提林家小姐呢！他家在这半月头里，因为外间风声不好，早已全家到广东去。”赵珏蓦然的听见这句刺耳的话，顿时惊得呆了，不由的咬牙切齿，暗想这全是这可恨的黎督军闹出这样乱子，硬生生的将我这意中美人逼得向远方避难。依赵珏此时心理，便恨不得和黎督军拚命，方才消释得心中无穷怨愤。

湛氏却猜不出他心里思索甚么，重行接着叹道：“人家因乱出去避兵，这也出于不得已，我就不知道你那妹妹同林家这小姐，前生前世，究竟怎生结下这种相亲相爱的缘法？他们两人，自从听见有了离别日期，会着面都是哀哀切切的悲

哭，真个将旁人看得都心酸泪落。我有时劝慰他们也不肯相信，如今你那妹子是病在床上呢。（春云渐展，情事宛然。）咳，外间是乱成那样，家里是病成这样，委实弄得我心绪如麻。我要替他请医生来诊治，他又死命的同我违拗，不肯服药。我也被他缠得没法，只好听天由命，死活且自随他去了。”说到这里，不禁提起袖子揩拭眼泪。赵珏叹道：“妹妹同林小姐朝夕在一个学校里读书，自然是如影星形。再加着彼此性情相投，生生的将他们拆散开来，也难怪妹妹伤离感别，以至为他成病。”湛氏冷笑道：“林小姐早经退学了。（上文情事，便借湛氏口中补出，至其中帷灯匣剑，又隐隐露其端倪。）说也奇怪，自从你动身以后，中秋那一晚，林小姐因为在我家吃酒，吃得大醉，后来便不曾回去，同瑜儿勉强睡了一夜。以后他们小姊妹们便格外亲热，隔不了三日五日，不是瑜儿到他府上去饮膳，便是林小姐到我们家里来，一样要谈笑到二三更天气方才回家。这也罢了，只是他们姊妹俩过于亲热狠了，一班同学的女孩子妒忌他们也是有的，竟有人在校长面前进林小姐的谗言。校长听信了一面之词，在上月里便开除了林小姐名字，逼着他退学。我背地里也曾问过瑜儿，那些女孩子究竟编派林小姐是些甚么话？瑜儿又死也不肯告诉我。（这事如何能告诉老母？一笑。）林小姐虽然退学，依然还是同瑜儿往来。瑜儿平日间却也是十分欢天喜地的，下课之后都要常常去访他，一日不看见林小姐，兀自闷闷不乐。如此一天一天下去，不料平白地我们省里闹出兵信，林小姐的父亲不知为甚的，挈着家眷赶着向广东去了，瑜儿就此得了病症。我还笑着向瑜儿劝说，这林小姐将来就必得嫁给你哥哥，你们

姑嫂们方可以常常厮守在一处。万一他府上竟不允许我家这头姻事，你们将来都是要出阁的，难道还舍不得分手？这不是用情太过，转苦了自己身子吗？可恼瑜儿，他也不理会我的话，一经我提到林家小姐，他早又哭起来了。我千不恨，万不恨，只是恨你这畜生，当初若不是你叫你妹子去联络他，他们何由会在一处求学？如今将这实心孩子弄得死又不死，活又不活，叫我怎生说法？”赵珣急道：“这又怪孩儿则甚？瑜妹妹舍不得他走，难道我心里还舍得他走不成？我又没有未卜先知的分儿，如何便会猜到今日外间闹出这样乱子？母亲也不须着急，等我去会一会妹妹，我还有话要向他询问呢！”说着，母子二人便都向赵瑜房里走来。

赵珣才一进房，只见锦帐四垂，炉烟沉寂，只有一个短鬟坐在一张机子上打盹。见了湛氏，忙笑着起身相迎，又向赵珣招呼了一声。湛氏便问道：“小姐这一会觉得怎么样了？”侍婢笑回道：“小姐今天咳嗽得好些，适才吃了几片戈制半夏，如今想是睡着了。”大家刚在这里讲话，赵瑜在帐子里又咳了两声，侍婢忙上前替他将帐子揭起。赵瑜微抬双眼，见他哥子已站在面前，便问他是几时回家的？赵珣此时看见他妹子斜倚在枕上，身畔围着一叠锦被，只是云髻蓬松，花容憔悴，比当初清减了许多。见他问着自己，忙笑说道：“愚兄回来未久，听见母亲告诉我，妹子如何好好的会病了，近日精神可还硬朗些？”赵瑜勉强笑道：“妹子本没有甚么大病，入冬以来，略略受了些风寒，只是咳嗽得利害，日间还支持得住，一到夜深时分，身体觉得微微燥热，不能再睡，倚在枕上眼睁睁的看着天亮。倒是不睡还好，睡了反怔冲不宁，颠倒做着

无数噩梦，吓得人心里怪怕的。”赵珏皱眉说道：“这是虚弱的症候，再不能迁延下去，还是赶紧请医生来调治，方有起色。”赵瑜摇头笑道：“我自幼便怕吃药，便是今日一闻见药香便要呕吐。既然吃不下药去，白给医生看了也是没用。我愿意静养些时，一经胃口开了，能多进点饮食，料还不至有碍。”赵珏笑道：“话虽如此，妹子总须得将心放开些，不可将朋友情分过于认真起来，徒然有损自家身体。据闻林家小姐业已向广东避兵去了，终日在一处的姊妹，也难怪你牵肠挂肚。但这也不过是暂时离别，一经大局平定，他们家眷一定还要回来。你若因此有个三长两短，便是林小姐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赵瑜听见他哥子提到林赛姑的话，不由触动他的心事，又不好说出甚么，转羞得将个头伏在锦被上面，咳呛不已，顿时面红耳赤。湛氏忙得近前，用手在他背上拍着说道：“瑜儿且歇一歇讲话罢，你这身子虚弱已极，所以劳一点神儿便喘成这个样子。”赵珏暗中瞧出赵瑜神情，觉得还不是单为着林家小姐，或者他情窦初开，有甚么告诉不得人的隐处，亦未可知。（也只猜着一半。）我在先曾经瞒着妹子，替他同方钧换了戒指，这头亲事如今尚不曾禀明母亲，不如趁此时明说出来，也叫妹子心里欢喜，这病一样痊愈得快。筹画已定，当时便不同赵瑜讲话，遂有意无意的将前番的事迹一一告诉了湛氏。湛氏尚未及答应，谁知赵瑜已听得明白，抬起眼来将他哥子望了望，忽然哀怨填胸。依他的意思，还想同哥子冲突一番，埋怨他不该瞒着自己擅自同别人结婚。无如气堵咽喉，只纷纷的落了无数眼泪，双睛反插，手足冰冷，立刻晕

厥过去。湛氏吃这一惊，煞是不小，忙倚在他的身后竭力捶打，含悲带恨的喊着：“瑜儿瑜儿，快醒转来，你哥子做的事，没有人去睬他的！”那个侍婢也帮着叫唤。约有五分钟的光景，赵瑜方才悠悠醒转。湛氏早望着赵珏挥手，叫他出去。赵珏更猜不出他妹子是何用意，只得快快的走出房门。

赵瑜见他哥子不在面前，也说不出甚么，只是尽哭。湛氏百般的安慰，坐了好一会，又伏侍赵瑜好生睡下，方才出来同赵珏闲话。不免又责备了赵珏几句，说他做事也太卤莽，虽说女儿的婚姻父母可以做主，但是你当时又不曾同我斟酌，冒冒失失的竟将你妹子的戒指同人家交换起来。况且目前时事，又闹着“自由结婚”“男女平等”的那些邪说，你替他擅自做了这件事，知道你妹子心里还愿意不愿意呢？只是一层叫我委决不下，若是一定猜你妹子意中有甚么人，思量嫁他，他又是从来不曾同外面男孩子在一处走动，同学的朋友最亲密的，只有林小姐一人，难不成因为同林小姐亲密，将来便不肯嫁人，这断然没有这个道理。”赵珏也笑道：“母亲所见极是，若是妹子果然真个舍不得离开林家小姐，他就应该竭力替儿子设法。万一林小姐嫁给孩儿，他们做了姑嫂，不比但做同学朋友还好！母亲往常可曾听见妹子替我同林小姐提到这件亲事不曾？”湛氏道：“不曾不曾，自你动身之后，他们倒是常常在一处嬉戏，将以前向那边求婚的事倒像忘掉了一般。林小姐有时同瑜儿也到我们家里来，却一毫没有羞涩的意思，岂非怪事！”

著书到此，觉得书外的人定然没有个不笑书中的人糊涂。因为书外的人，大家知道林赛姑是个男孩子，书中的人，湛

氏同赵珏，却只知道林赛姑是个女孩子；书外的人读至这一回，再瞧一瞧赵瑜的神情，又已猜到赵瑜一定知道林赛姑不是女孩子了。但是赵瑜所以知道林赛姑不是女孩子的原由，书中尚求曾补叙出来，书外的人，究竟还不能算得明白透亮。如今且趁林赛姑远赴广东，赵瑜又病在床上这个当儿，略将以前事迹叙一叙，庶几此中情节，方有一个线索。

诸君犹记得中秋那一夜，林赛姑醉倒在赵瑜家里，以后便双双同宿在一张床上。那时候赛姑固是醉态模糊，赵瑜亦复天真烂漫，虽则并肩叠股，实系玉洁冰清，这也是人人共知，人人共见的。自是以后，书云小姐因为中秋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再也不许赛姑去同赵瑜一床上睡觉。无奈他们夜里虽不在一处，日间却常常在一处。赛姑年纪又比赵瑜长些，男孩子的知识毕竟开得较早，觉得日日同这一位娇丽的女郎厮混得极熟，又是形迹无拘，嫌疑不避，也就不免百般同赵瑜去挑逗，恨不得便将自家是女装的话明白告诉了他。岂知天下的事，越想瞒着人，有时候还免不得破露出来，况乎我自家想去破露，焉有个不破露的道理？所以有这么一天，竟被赵瑜探察出赛姑的踪迹。在那个当儿，赵瑜原自吓得心惊胆战，不知道怎生发付才好？万一在这当儿，有个道学先生在赵瑜身边警戒他说道：“你以前不知道赛姑是男子，同他在一处厮混，这也罢了；如今你既然看出赛姑是乔装的女郎，便该视之如虎狼，避之若蛇蝎，下得一番克私去欲的工夫，不愁不造到大圣大贤的地位。”哈哈，赵瑜不过是个十四五龄的幼女，他哪里会想到去媲美圣贤？他从惊恐之中转生出无穷爱恋。论赛姑这种美丽姿颜，譬如是一块金玉，当初把他当

做女友，还以为这金玉我虽爱他，总不见得将来便为我有，如今转增出一重希望，要把这金玉深深掩护起来，不容旁人在我手里夺得过去。你想他哪里还肯听从道学先生的说话呢？由是形迹愈亲，情好愈浹。毕竟小孩儿家的举动，不比那些老奸巨猾，做出一件事来，要是不瞒着人便罢了，若果然有意要去瞒人，不但左右的人不得而知，便是通国百姓的耳目，他都可以遮掩得一个干干净净。（吾闻此语，吾为吾国政府失声一叹。）他们哪里有这程度呢？所以逐日下来都有些藏头不藏尾的，渐渐被同校的女学生瞧出破绽，大家便交头接耳，寻事来指摘他们。一种风声不知不觉传入欧阳校长耳朵里，校长当时大大的吃了一惊，暗想这件事关系甚大，倘若真个闹出来，不但于林赵两家声名有碍，便连我这校里将来如何还有人家敢送女孩儿到此处求学？随即不动声色，过了几天，故意的借了一个题目，将赛姑名字开除，叫他退学回去。赵瑜同赛姑心里都明白其中用意，更不敢说出甚么。赛姑以后便不再到含芳学校来了。

他祖母林氏，本不以学校为然，见赛姑退学却还甚是喜欢；惟书云小姐同舜华他们知道外间的风声，暗中责备赛姑好几次。赛姑只是咬牙咧嘴的笑，依旧不时的还同赵瑜往来，形迹比在学校里还更觉得亲密些。书云小姐劝他他也不听。赵瑜背地里也同赛姑商议，说我这身子可算托付你了，任是我们心地上清清白白，并不曾做出甚么不端的事，然而将来你一经改了男装，别人都知道我曾经同你在一处歇宿，谁也不要议论我们无私有弊，除得我嫁给你，更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掩饰以前的暧昧。赛姑满口应承说：“只要一经我的祖母不要

我装做女孩子，那时候自然请出人来向府上求亲，决不至误了你的终身。但是这时候总不能提议到此，你放心等待着罢。”这是以前的事迹。赵瑜已一心一意的等候成此一段美满良缘了。

不料本省忽然闹起兵信，林赛姑随着他父母远赴广东。赵瑜的一颗芳心，方恨政府里只顾争竞他们的私人权利，硬生生的拆散他们这一对秘密鸳鸯。偏生又在这个当儿跑出一个冒失鬼的哥哥赵珏，他也不顾青红皂白，怎么自家硬行做主，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子悄没声儿聘给方钧，还千方百计将妹子一枚戒指诓骗到手，换了给人，又将别人的戒指交给阿妹。赵瑜才知道，这一向手上套的戒指竟是方钧聘定自己的礼物。真个又气又恨，等待他母亲同哥子出了房门之后，他便死命的去抹那戒指。病褥呻吟，春葱瘦损，一抹便抹将下来，望了望，便引至樱口边，用牙齿死命去咬，想将这戒指咬碎了方才称心。无如这戒指金质坚固，咬了半会，哪里损坏得分毫？只急得眼中珠泪纷纷如雨。正没做理会处，蓦然想到书架上有一瓶硝镪水，是前几月同赛姑向药房里购来戏画竹布上花草用的，还剩得有小半瓶，连忙招招手，将侍婢唤到床前，命他将那瓶硝镪水递给自己。侍婢不知他有甚用处，只得依得分付，轻轻的将瓶子取过来。赵瑜忙接在手里，将瓶塞子揭开，使劲将那枚戒指向里边一丢，立刻烟焰蓬蓬，翻腾作响。侍婢吃了一吓，没口子问小姐：“为甚事同这戒指做对？”当即从赵瑜手里夺过，跑向外间阶石上面，将戒指倾倒出来。可笑那戒指已烧成薄薄的，剩了一点零星金屑，赵瑜才觉得畅快，重行伏枕而卧。

此处侍婢将这残缺的戒指用冷水浇了几次，笑嘻嘻拈着送至后进，给他们母子瞧着。湛氏见了，只管点头望着儿子微笑。转是赵珏十分着急，说：“妹子这是甚么意思？你一个未曾同人结婚的女子，便是我做哥哥的替你定下这门亲事，也不为过，如何竟自下这一番辣手，公然将人家聘物用硝镪水烧坏了！我倒要前去问问他，究竟这层婚姻他承认不承认呢？”说着就想揎拳掳袖的向赵瑜房里走去。湛氏忙拦着说道：“你这又何苦来，他已是病得不成模样的人了，你还赶着把气给他去受。依我主张，等他病势痊愈，我来缓缓劝导他，他若没有别的意见，自然会顺从你，便同方家做亲。你此时即使同他闹起来，也闹不出个正经办法。总而言之，你这人，各事都有些一相情愿，不但你妹子姻事，你硬行替他做主，便是林家小姐，你也是不管人家答应不答应，都十拿九稳的便硬派人家要嫁给你做妻子。少年子弟，十有九个卤莽。你这卤莽也要算极顶的了。”湛氏几句话，转将赵珏说得俯首无语，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径自跑向他那卧室里睡觉去了。

我如今且要倒转笔来，叙一叙林家赴粤的缘由，以及他们动身后的事迹。自从南北生了意见，福建督军黎又齐本是北洋派的一份子，他据有福建全省，竭力要去与南方做对。又因为兵力不继，成日价的发着万急密电向政府里乞兵救援。无如鞭长莫及，一时间北兵不能前来，黎督军非常焦急，只得将各要塞地方派兵严密防堵，凡省里有形迹可疑的人，都把来一网打尽。那时候林耀华正当着省议会议员，他的宗旨却是个随人俯仰，没有一毫成见。叵耐黎督军在先，本不以议

会为然，却好近来便借财政不足为名，立时逼着那些议员闭了会幕，停支薪水。林耀华因为没处捞摸银子使用，非常懊丧。再加着兵信紧急，吓得林氏他们日夜不安，时时筹画避乱所在。林耀华正自没法，这一天忽然接到广东一位朋友的信函，说是已经替他在省里觅了一个相当位置，系督军署里的庶务员，务须赶速前来，迟则恐为他人猎取。这朋友姓金名广仁，原是耀华当初在广东候补时候结识的。金广仁也是个知县班子，与耀华甚是投契。目下金广仁已入督军署里做了秘书长，却好看见出了一个庶务员缺，所以特地在督军面前保荐了林耀华，这也是他们延揽人材的意思。（延揽人材而及于林耀华，真是不值！）

耀华坐在家里，正苦没有个走处，却好接得此函，随即将他那个“军师管家”（称呼奇绝。）林福唤得近前，同他商议。林福笑道：“这有甚么商议？我久经打听得南方声势浩大，不日便来攻打这福建。万一黎督军一个支持不住，他们兀自去掳下这地方，大家逃走，那时候我们住在这省里，怕不要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难得那边金老爷有信来请老爷，这庶务员缺又是个发财的道路，老爷还不快快拿定主意，挈着老太太同太太他们，走他娘的路！黎督军不讲交情，早把老爷们的议会取消了，老爷难道还同他有甚么感情不成？”耀华笑道：“话虽如此，但是督军新近有告示贴在外面，不许军民人等迁移他处，那看守城门的非常认真，我们公馆里又免不得行李箱笼成大捆的往城外挑抬，他们哪里容得？不是走不成功，反弄得打草惊蛇，被别人笑话。”林福拍手笑道：“呸，我说我们老爷为人忠厚，这不是有些忠厚太过分了！督军的告示，

虽然煌煌的贴在墙上，那是吓百姓的，但凡省里有些权势的人，他也管不了许多。老爷这议员身分比百姓不同，有甚么法子不好想？这件事不用老爷操心，包在林福身上，只须跑向督军署里寻觅着一两个熟人，向他们乞一纸通行证，走到城门边，包管那些守城的兵士乖乖巧巧的放老爷们摇摆出城。事不宜迟，老爷此时便请回上房，告诉太太他们一声，叫大家将细软打叠打叠，便赶在明天清晨动身。我若是将那通行证一经到手，便在城外雇好船只，准备他们来扛抬行李了。”耀华听了，欢喜不尽，旋即走入里面。一眼瞧见他母亲同家里上下人等，都愁眉泪眼的坐在一处。林氏看见耀华，忙问道：“你在外间可听见甚么消息没有？”耀华笑道：“母亲不用焦烦了，明天就有了动身机会，大家向广东去走一趟。”于是便将适才的事迹一一告诉了林氏。

林氏听到这里，不禁先念了一声佛，说道：“这真是皇天保佑，难得有这样事体。粗重家伙我们都不要了，各人将首饰衣服打叠起几十个箱子，抬着走罢。等大局平静再回家另行署备不迟。”此处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他们都非常欢喜，惟有赛姑站在旁边，咕噜着一张小嘴，良久，方才说了一句话：“本省虽然闹着兵信，不见得广东就会安然无事。况且挈着许多眷属，一路上兵匪纵横，难保不发生别的乱子。（下文情事，无意在赛姑口中一点。）在我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老稳住在省里的好，让父亲独自前去瞧瞧那边光景，再斟酌我们行止。”林氏不等赛姑说完，重重的向他啐了一口，骂道：“一个女孩儿家，盐酱口，还不曾动身呢，就满嘴里说起路上遇见乱子来。若果然有乱子，便让你一个人去受害，我们还

要图个顺遂呢！你这点点年纪懂得甚么？当初革命党起事，还是文明办法，轻易从不肯杀人，你的曾祖还不肯放胆住在城里，巴巴的携带我避居下乡。（又将第一回情事重行提起，使人增岁月之感。）目下时势又不好了，南北争竞起来，好像有甚么不共戴天大仇似的，只要军队一接，乒乒乓乓的枪弹炮子雨点般的打得个落花流水。其实他们军队里果然死的人不少，若论无辜百姓损失性命的也是很多很多。他们争权争利，不顾死活罢了，我们这些百姓也打入这劫数，不是从哪里说起？（慨乎言之，愿南北诸君一听此言。）我请问你，不过豆瓣子大的一个女孩儿，难不成偷着汉子，养着孤老，不放心离着他远走，想老远住在这地方担惊受怕？你不肯走，你便一个人住在家里替我们看守房屋也好。”林氏越说越气，只拿着手揉自己肚皮。赛姑本是他心爱的孙子，自幼儿也不曾用大气儿呵斥他过，此番也是因为性命交关，便不由的口不择音，骂得赛姑纷纷珠泪，湿满襟袖，站在旁边一声儿也不言语。

还是书云小姐知道他心里的委屈，忙将他扯到房里，低低笑道：“你祖母的脾气，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独断独行惯了的，他既决意要往广东避兵，你为何又不看看风色，转同他辩驳起来？这还是你呢，若是我们做媳妇的，像适才这个样儿，不知还要骂到甚么田地！好儿子，我猜你舍不得动身的缘由，定然是为的赵家小姐，如今却也没有别的法儿。我放你今晚到他那里走一趟，让你们叙叙这别情，可好不好？只是须得早早回来，不要再累我受气。”赛姑听他母亲这句话，很觉得有些刺心，顿时羞得脸上绯红，那眼泪又落下来。书

云小姐笑道：“好端端又哭甚么呢？你们这婚姻的事，我在先不是曾经明白同你讲过，都要等到祖母准许你改换男装，方才可以请出媒人来向人家去求亲。若是像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便思量将赵小姐聘给你做妻子，岂不要惊世骇俗？你也不用耽延了，最好连轿子都不用坐，悄悄的带个丫头，瞒着他们去罢。”赛姑心里着实感激他这母亲不尽，当即遵照他母亲说话，穿街过巷，已到赵瑜家里。

赵瑜刚自散学回来，正苦没有消遣。忽然听见赛姑到来，喜得心花怒放，忙迎至厅口，一把携着赛姑的手，笑吟吟的说道：“今天怎生这般高兴，特特的过来访我？想是你知道我在家苦闷，我们来畅谈畅谈最好。”赵瑜说了一会，只不见赛姑答话，转觉得他满脸上堆着愁容，像有甚心事的光景。其时已经走到自家卧室来了，两人双双的并坐在一张绣榻上。赵瑜偎着赛姑笑道：“你心里有甚委屈，尽管告诉我，为甚么只不开口，叫人猜不出你心里的事。”赛姑摇头叹了口气道：“我不说罢，说了你也要伤心。”赵瑜听他这句话，转吓了一跳，疑惑他们婚姻上有了变故，或者他的父母替他聘下了别人家女孩子，也未可知。想到此际，也就闷闷不乐，低下头只管发怔。彼此鸦雀无声的坐了好半晌，还是赛姑忍耐不得，扑哧笑了笑说：“你为何也不开口了？”赵瑜冷笑道：“据你适才的说话，定然也没有甚么好事告诉我。我在先还想你说，此刻转不想你说了。”说毕也就落下眼泪来。赛姑取出一方手帕，一面替他拭脸，一面说道：“你也不用胡猜乱想，我还不曾告诉你的话，你就哭了；若是告诉了你，岂非更要累你尽哭？我今天也不为别的事生气，我被我那祖母骂了，所以此时见了

你，还不大高兴。”赵瑜听见这话，方才转忧为喜，笑道：“你们老太太骂你做甚？他不是很锺爱你的？我猜着了，大约因为你要向我这里来走动，他老人家又不以为然，可是不是？”赛姑道：“我今天到你这里来，祖母并不知道，是我母亲分付我来同你作别的。”赵瑜惊讶道：“你别我到哪里去？”赛姑道：“到广东去。”赛姑遂在这时候，将合家要避兵迁居的话通通告诉赵瑜一遍。

赵瑜顿时花容失色，手足冰冷，半晌开不得口，眼泪儿却一点也没有。赛姑非常怜悯，轻轻用手在他背上拍了好几十下子，赵瑜方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扯着赛姑的手更不肯放，哽咽着说道：“你这一去，我们再没有会面的日子了！”说了这一句又哭。赛姑急着说道：“祖母嫌我说话不图顺遂，你这话不更忌晦么。如今世界上交通很便，福建离广东虽是隔省，也不算远，为何就没有会见你的日子？难不成我此番在路上有甚么性命危险？”赵瑜用手捂着赛姑樱口哭道：“我不是咒你有甚么危险！你须知道，此次南北战争，全是各人闹的各人意见，又比不得当初匪人作乱，旋生旋灭，或者还有个肃清之时。如今是你结你的党援，我树我的旗帜，彼此势力又不能相下，今天你胜了我，明天我又胜了你。他们只顾争竞各人的权利，权利一日不能相平，就算这干戈一日不能了结。老的死了，还有一辈小的出来；小的死了，还有一辈最小的出来。中华民国一日存在，他们依旧拿着百姓的钱，坑害百姓的命。兵连祸结，如何会有已时！你此番一走，更不知道几年几月方才可以返里。我们的婚事终究没有指望了。老实说，我们切肤的灾害，是我们领略的。还有那些妻离子

散，兄死弟亡，尚不知更连累了几多百姓哩！”

赛姑忙安慰他说道：“你这也过于远虑了。他们这些争权夺利的人不见得全然没有心肝，总该有个懊悔日子，大家休兵息战起来，也未可知。”赵瑜掩泪说道：“若讲到休兵息战，早呢，早呢！除非这中华民国落在别人家手里，重新制造起来，那时候权也没得争了，利也没得夺了，大家俯首贴耳在别人肘腋之下，闹得个花子没蛇使，猢猻没棒弄，只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叫做‘滚汤泡老鼠——一个活命都没有’，他们这才称心满意。当初我们骂起满清来，都恨着他们挟了一个私见，说是宁赠朋友，不与家奴，因此大家闹着将他推翻了。如今这些‘伟人’，我也猜透了，他们定然也是个宁赠敌国，不给同胞的用心，所以才这样拚命的私斗。提起大题目来，双方却都有理，北边便说南边是捣乱，南边又抵制北边，说是‘护法’。我请问你，他们若是果然有这实力，眨眨眼或是直捣幽燕，或是统一区宇，我们便忍耐着，让他们闹个天翻地覆，不过是暂时痛苦也还罢了。最奇怪的，北边的‘伟人’，遥遥的坐在极北；南边的‘巨子’，遥遥的守着南隅，连一根毫毛都损坏他不动。白白的苦了别省的老百姓，朝也忙避兵，暮也忙逃难，终不成就像这样打来打去，就打出个甚么局面么？说句不怕你笑的话，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受过文明教育的了，谁也不敢鄙薄这‘共和’两字不好？然而照今日这样时势看起来，倒觉得有一个皇帝专制的好，省得国体上耽着虚名，民生上受着实祸。”赵瑜越说越恨，哭到不要哭了，只是剔起一双蛾眉，咬得银牙吱吱作响。（一篇男女离别的文章，转把来洗尽那些绿波春水、南浦销魂的话头，

真是推陈出新，文境怪绝。）

赛姑也不由被他说得笑了，忙劝着说道：“大凡世界上的事，也不可一味从颓丧那一边落想，横竖我们年纪都还幼小，暂时同你分手，不见得就如你所说，简直没有幸福希望。但是我倒有一件事替你悬心，我们这省里被这黎督军占据着，他是北洋派的人，却领着南洋土地，怕护法军一定是要同他争竞的，干戈扰攘，涂炭生灵，免不得要有一番举动。你住在这危险地方，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我此次一经抵了广东，试探试探那边光景，万一可以去得，我定然写信寄给你，等你哥子回来，不如一齐都移家到广东去暂住。”赵瑜点点头说道：“无论如何，你既到了那边，总要先寄信给我，让我放心。至于我的哥子回家时候，他自然也须有个办法。料想这福建闹得这样乌糟糟的，也决非乐土了。年近岁逼，不料你忽有这一番跋涉，我这身子不能随你去，我在梦里都要飞来同你会面的。”说到此又哭起来。

湛氏在先听得赛姑到了此处，心里很是喜欢，因为不肯去打搅他们谈心，只分付仆妇替他们预备晚膳。后来又有侍婢进来报告，说自家小姐同林小姐坐在房里哭泣，转将湛氏吓了一跳，忙移步走到赵瑜房里，果然看见他们脸上泪痕兀自未干，便慌着问他们为的甚么缘故？赛姑才将往赴广东的话告诉湛氏，湛氏不由的也洒了几点眼泪。彼此正在凄惶之际，外边又传进话来，说林公馆那边已经打着轿子来接小姐。赛姑随即起身向湛氏告别，又叮嘱赵瑜，凡事看开些，不可过于想念，我一经乱事稍定，我必催着祖母他们仍然旋里居住。”赵瑜掩面而泣，更不起身相送，只低低说了一句：“姐

姐在路途上各事保重，务必常常寄信给我，让我放心。”赛姑忍泪，依旧携着原来那个小婢，匆匆上轿回家去了。

其时林府上下人等早已忙得鸦飞雀乱，所有行囊什物均已打叠齐整。林耀华同他母亲斟酌，外间留了几名年纪长些的家人看守房屋，又将舜华的母亲林氏请得来，告诉他暂时向广东避兵。内室里还有许多什物不曾携带，无人照应，便请林氏将家迁移过来管理一切，至于按月的支用，自当随时寄来，断不有误。舜华的母亲欣然答应，布置既毕，却好前一晚林福已将通行证运动到手，更来不及拣选吉日，随即在第二日清晨，车轿纷纷出了城，用船运着到罗星岛，等候海船启碇。

上了海船之后，时交冬令，北风大作，那船身很有些颠簸。林氏同赛姑这母孙两人非常眩晕，赛姑尤其利害，一日一夜，饮食却不能入口。林氏没法，便将耀华唤到面前，说：“赛儿不耐风浪，这便如何是好？你看有甚法子可想？”耀华笑道：“母亲放心，再俟半天便可行抵香港。林福也曾告诉过我，说虎门那里，兵队林立，防守极严，遇有往来商旅，百般罗唆，甚至扣留当地，一时不容进省。儿子因为急于要向督军署里去接差，委怕耽搁迟了，为捷足者先得，所以林福劝我们便在香港登岸，由九广铁路乘着火车，不消一夜功夫便可径赴广州。母亲同赛儿既苦晕船，照这样办法，格外觉得好了。”林氏方才欢喜，又将这话告诉了赛姑。果然那海船在香港停泊的时候，耀华便分付家人们，将船中什物一齐雇了脚夫扛抬上岸，觅好旅馆，权且歇下。

赛姑身登陆地，爽快非常。次日由香港过江，到了九龙

地界。大家行抵车站，却好火车已到，耀华引着内眷陆续登车。他们是买的二等车票，其余仆役均系三等。开车之后，真是风驰电掣，异常迅速。赛姑毕竟是小孩子家心性，连日在海船上十分闷损，陡然上了这火车，再凭窗眺望眺望沿途风景，虽然时当冬季，广东地界却又与他处不同，依然是橘绿橙黄，森林茂密。喜得他心花怒放，将远行的苦况，离别的悲怀，一概抛撇得干干净净。在那座位上忽上忽下，一刻也不能安静。幸喜二等车里闲杂人等不多，另有几家官眷，大家看见赛姑，多半交头接耳，在旁边窃窃私议。其时隔离赛姑坐的地方约莫有十几步远近，一排车座上并肩坐了两个少年，一个是军官模样，肩章灿烂，映着衣襟上的金线，格外好看，身旁搁着一柄指挥尖刀，手里不住的拈着那刀柄上系的杏黄须子，两颗圆溜溜的眼色只顾向赛姑身上射来射去。侧坐的那人，却是中国寻常装束，也是缎帛遍体，瞻顾频频。一会儿两人低下头去，附耳私语。那人不知对那少年军官说了些甚么，那少年军官便伸手向他脑袋上扑了一下，顿时将那人头上戴的那顶瓜皮帽儿“扑通”打落在地，彼此哈哈大笑。那人俯身下去，将帽儿拾起来重新戴好。赛姑初犹不甚留意，后来看见他们这般做作，倒反觉得好笑，也就呆呆的掉转脸来，不住的向他们瞧看。那少年军官益发得意，顾盼飞扬，若不是碍着车子里耳目众多，简直要同赛姑做光起来。

看官须知道，赛姑若果然真是个女郎，书云小姐同舜华他们这班内眷不是没有眼睛的，少不得自然要监防赛姑，防他被人少年男子引诱。无如他这乔装是他自己家里知道的，虽然明明看见别人这种怪样，转一毫不以为意，听其自然罢

了。可怜那个少年军官，此时的神魂大约已经被赛姑勾摄去了，纵是做了一会鬼脸子也无济于事。他又想了一个计策，思量卖弄他的气焰，站起身子，挨挨挤挤从赛姑面前走得过去，向腰间掏出一个警笛，撮口吹得一吹，立刻从三等舱里跑过四名兵士，齐齐侍立在那军官座侧。军官重行入座，又叽咕了两句，那四名兵士又如飞的走到后面。不多一会，取出好些茶点放在他们几上。少年军官且不吃，又指指点点的向那些兵士说了几句，兵士们随即含笑走了。约莫有半点钟点的光景，兵士们又走回来，垂手禀陈了一番话，那少年军官脸上顿时露出无穷失望颜色，遂不似先前高兴，将兵士们喝退，只没精打采的低着头一言不发。旁坐的那人，百般逗他谈笑，他也不理。后来还是那人扯着他，又低说了好一会，那少年军官方才重新眉飞色舞，对着赛姑转不像适才的轻薄，反放沉一副脸色下来，好叫人知道他身分尊贵似的。

原来这少年军官，先本分付那几个兵士去向林耀华家人打探，问他家这位小姐可曾有了婆婆家没有？当时便被林福听得明白，心里暗暗好笑，自念这都是我们这位老主母多事，无端的要将这小少爷装扮成一个女孩子，又因为模样生得太好了，在家乡时候，不是这家来求亲，就是那家来做媒，几乎闹得打发不开。如今在这途路之间，偏生又有人看中我家这位假小姐了。若是明白告诉他们，还不曾给人家放聘，恐这军官一定还要纠缠不清，不如等我编一句谎去发遣了他，省得他们痴心妄想。随即便向那几个兵士笑道：“承你们大人错爱问及我们小姐，只是可惜，我们小姐早经被人家聘定了。”那兵士还不肯相信，又向林福追问：“你们小姐究竟聘给哪一

家，这姑爷姓甚名谁？”林福原是随口说的，并不曾防备他们问到这里。一时转回答不来。幸亏蓦然触着前番清华校长欧阳春几次三番来替赵家少爷做媒的事，忙回答道：“我们姑少爷姓赵，单名叫做赵珏。不瞒诸位老总说，他却也是陆军学校里出身，包管你们大人提着也会知道。不敢动问你们大人贵姓，在营里充当甚么差事？此番搭这火车向哪里勾当公事？”内中有个年纪长些兵士答道：“原来你们贵小姐已有了婆婆家了，可惜，可惜！窥我们大人意思，却很锺爱你们贵小姐，如今且不谈了。我们大人原姓是宗，后来因为旅长陶大人爱我们大人不过，便将我们大人继给他做儿子，目下便改姓陶，官印如飞，本随着陶旅长驻扎虎门，督军说是增城防务空虚，命旅长遣一营弟兄向增城驻防。旅长恐怕虎门不久将有战事，特地遣发我们大人离了虎门，给这清闲差事给我们大人充当。前队已在三日之前驻在石龙地方等候我们，我们在石龙便要下车，由石龙到增城还有几百里水路，火车是不能直达的。好在不久这火车便要在石龙停驶，总须等第二天黎明时方才可以开车，弟兄们多是相好，那里有好酒店，我们来请大哥吃三杯酒儿，大哥不可推却。”林福笑道：“多蒙老总错爱，理当勉副宠召，但是行驶火车的规矩，每逢一个站头，至多也不过停止十分钟时候，断无耽搁到一夜的道理，岂不是有辜盛意。”那个兵士听林福这话，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原来大哥轻易不在外面行动，所以这赶道子的勾当不很明白。大哥讲的话，还是太平时景象，如今时局却又不好了，益发同大哥讲了罢，自从我们这南边同政府里站了对面，他们虽是防着我们，我们不时的也防着他们，大家只顾贯注

全神，恨不得拚个你死我活，老实说就没有大闲工夫儿来替百姓们问事了。没有钱使，少不得还要向他们搜括搜括。叵耐那些狗男女，也没有良心，我弟兄们苦苦的拿性命替大家抵御北兵，你们就多送点银子出来也不吃亏，谁知这些狗男女被弟兄们逼得急了，他们也一般的使刀弄枪，一古拢儿溜去做盗匪去了。这广东地界，当初本有三点会匪，如今趁护国军不能去剿灭他们，他们的暗中势力也就叫人可怕。却好石龙到新塘这一带，铁路必须经过，在一座土山里面，经过的时间却又在深夜。自从兵兴以来，在这一月前头，便有些三点匪徒藏躲在山洞之内，出车行不意，大大掳劫过一次。车中乘客损失固然不少，还伤了好几条性命。地方官对着这次案件也没有法子，兵力又不够分出去剿匪，还是百姓们自认晦气，所以车站里改了章程，在这戒严期间，不许夜间在这土山内行驶。到快活了石龙地方那几家旅店，客人觉得在车子里不很方便，都跑向旅店里暂住一夜呢。”

林福听见这话，暗暗思索说，原来在这石龙镇上还要耽搁一宿，若不是会见这几位老总，我们还不知道预备寻觅宿头呢。当时便向那几个兵士称谢了两句，林福遂独自蹙到耀华身边，将适才的话告诉了他。耀华皱眉说道：“我此时心急如火，巴不得立刻便抵省城。不料路间又有这许多阻隔，料想老太太他们在这车子上也不方便，停会子抵镇时候，你就赶紧去寻觅一所干净旅店再说罢。”

斜日衔山，满天星斗。车声忽然停住，乘客纷纷下车，也有顾惜银钱的，便在车上踰伏过夜。耀华同着家眷先后出了车站，站外排列着许多车轿招揽生意。赛姑欢天喜地的跟随

祖母同母亲姨娘等人一齐坐上了轿。林福这时候已率领众家人将旅店觅得稳当。耀华分付自家带来的一名厨役在车上看守箱笼什物，只挑了几副铺盖准备夜间睡觉。大家进了那座旅店，虽然不甚宏厂，房屋却还整齐。当时便看定了两所上房，给内眷及女仆们安住。前进一所客房，分着两大间，一间住那几个家人，一间便开下烟灯，耀华同林福在里面吸烟消遣。其余还有十几个房间，都被车上客人住满了，倒觉得十分热闹。耀华同林福刚在客厅上用过晚膳，转入自家房间，忽然有个家人进房禀道：“门外有一位老爷要进来拜会，小的们本回他说，老爷已经安睡，他一定不依，必须面会老爷，说有话谈论。老爷还是见他不见？”耀华向林福笑道：“这又是谁呢？此地我又没有熟人。”林福笑道：“横竖时候还早，老爷便请他进来谈谈也好。”那个家人听见这话，更不待耀华分付，旋即转身出去。

一会儿领进一个少年来。耀华仔细一看，分明这人便是在车上同那个军官坐在一处的，他此番来会我不知有何事故，少不得出外相迎。那人已走得近前，身后随着一名荷枪兵士，满脸陪笑向耀华拱手，便请问姓名宦阀。耀华一一答下，让他坐向炕上，便转问他贵姓。那人不慌不忙，从衣袋里轻轻取出一张卡纸名片递在耀华手里，上印着三个大些字迹，是“嵇绍刘”，旁边还有四字，是“夷白番禺”，上面系陆军第二营书记长的头衔。耀华忙道：“失敬失敬！夷翁原来是打从营里来的，但不知枉顾鄙人有何见教？”夷白笑道：“敝东陶营长，适才在火车上瞻仰丰仪，便思畅叙，因为不敢冒昧，是以失之交臂。今访得先生寓居该店，很相关顾。因为此地形

势偏僻，匪人最易潜踪，先生挈着宝眷，辎重又多，各事宜谨慎。敝东先本拟亲来拜会，奈缘兵队驻扎河干，家眷人等已经纷纷上船，不能分身前来，是以特遣兄弟到此，一则道达渴慕之私，一则替先生招呼本地警士一句，分付他们好生过来伺候，免生他变。”说着便向阶下站的那个兵士略撇了撇嘴，那个兵士立刻出去，重行带进两个警察。

夷白便招呼警察：“今夜务须将岗位暂移该店门首，照察一切。这位是林爷，不久就到省向督军署里当差，你们不可怠慢。”那两个警察答应不迭，告退出去。耀华见这稽夷白殷勤之状，委实有些过意不去，随即命人预备了许多茶点，畅叙心曲。稽夷白又将陶营长的家世及目下上峰眷顾厚谊，详细告诉耀华，并托耀华此番到省，所有敝营长各事，均望照拂。耀华满口担承。夷白坐了一会，且不作别，又问：“贵眷等上房安置何所？如若不嫌冒昧，不妨带领兄弟进去望一望，以便分付警察在外间当心巡逻。”耀华此时只有十分感激，更不疑惑他们别有用意，忙说道：“渥荷盛情，此事有何不可？”当即在前引导，将夷白同那兵士一齐领至后面，将林氏他们住的房间指点给他们看视。夷白前后察视了一遍，“这里尚属严密，暂住一宵，决无他变”。说话时候便飞眼色来，似乎指示那个兵士。那个兵士也就默相会意，不一会大家依然出来，夷白更不再坐，起身告辞。耀华将他一直送至门首。

自从这稽书记走后，顿时将一店的住客都弄得交头接耳，夸赞林耀华这位长官定然是个极有身分的人物，如若不然，我们中国过来的军队何等骄倨，哪里便肯无辜的跑来巴结着他，还亲自分付警察在这里看守门户？这事不打紧，便连我们还

要沾光许多好处。料想这一夜，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便是小毛贼儿也不敢来窥伺了。耀华也有一半听入耳朵里，益发趾高气扬，扯起他十足的官架。果不其然，这独龙镇上只有一所警察分局，那个区长得着这样消息，忙忙的坐着轿子前来拜谒耀华。耀华哪里还将这区长放在眼里，只将他的一张名片收下来，着了一名家人出去挡驾。林氏心中也非常欢喜，坐在房里便絮絮叨叨的对着书云小姐等人，盛称那个营长的好处。又叮嘱他们，今夜早些收拾睡觉，大家放警醒些，不要误了火车开行的时刻。再看看赛姑，想是日间辛苦已极，早伏在床上鼾呼不醒了。

且说耀华晚膳以后，转入自家房间，命仆人将烟灯陈设齐整，先行躺下来，吸了三五口。林福也就缓缓的踱进来，躺在耀华对面，随手将烟枪取入手里，替耀华一口一口的烧烟。耀华便又谈到那个陶营长盛意殷勤，着实可感，此番到了督署之后，如能有酬报他的地方，倒要替他设法。林福一面烧烟，一面笑道：“老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此番奉承老爷，另有他的用意，大约是爱我们‘小姐’不过，便深恐‘小姐’夜间受着甚么盗贼惊吓。以爱及爱，是以特地差遣那个嵇书记到此同老爷周旋。”林福遂将那个陶营长着兵士在车上询问我家小姐可定了亲事不曾，窥探他那意思，如若小姐真个不曾对亲，他还想做老爷的快婿。其实这其中的隐情林福是知道的，免不得支吾了几句，说：“小姐已经给人家放了聘了，不料他还这般用情。老爷说的话一点不错，如能有酬报他的地方，自然须替他尽力，不可叫人家心冷。”耀华笑道：“哦，原来其中还有这样缘故呢！我心里方在这里筹划，觉得

同他非亲非故，又无杯酒之欢，为甚他这般的护持周到呢？这就是了，照这样看起来，目前这些少年军官，可想在这‘色’字上面非常注重。可惜赛儿是个男孩子，若果是个女儿，便招这军官做了女婿，也还不辱没我，如今却枉了他这一番错爱了。”彼此闲话了好一会，再瞧瞧壁上挂的自鸣钟已是交到丑初二刻，满店的人都已沉沉熟睡，惟听得遥遥村犬互相鸣吠。

耀华笑道：“谈话不觉得夜长，我们还是略躺躺儿，省得明天在火车里又打瞌睡。”林福此时已是迷迷糊糊，似答应非答应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耀华也不去惊动，依然向那半边睡下来。刚自着枕，似乎听见后一进里屋瓦上有人行的声音，格蹬格蹬响了半会。耀华故意提着喉咙咳嗽了两声，那响声便自寂静。过了许久，更无声息，自己方暗笑自己多疑。今日已由营里招呼过警察，纵有盗匪，他们岂无耳目，何敢还向这里来窥伺？想到此际，也就合眼朦胧睡去。不知睡了有多少时候，蓦的从耳边听见一声枪响，大门外面便有脚步声，还兼吹着警笛。耀华毕竟心里有事的人，忙一翻身坐起来，用手在林福身上推揉。便在这个当儿，已接二连三的听见满店里喧哗起来，一时人声嘈杂，灯火齐明。林氏上房里格外闹得利害。耀华喊声“不好”！林福业已惊醒，刚自揉着眼睛问外间闹的甚么事。耀华急道：“你还不快同我一齐进去探视，怕老太太后面遇了盗了！”林福侧耳一听，真个觉得内室里沸反盈天，还夹杂着哭泣声息。知有不妙，彼此大踏步窜入后进，早见林氏等人仓皇失措，说窗隔房门全行被人打开，还不曾查出损失何物。这时候店主同茶房等人都点着灯

火向各处照看，见房中各物一毫不曾移动，刚自喊着侥幸。还是林氏不放心赛姑，说：“赛儿睡在对面床上呢，你们且不用惊吓了他！”舜华被这句话提醒，忙同玉青飞跑过去，将帐子揭开，再一细看，哪里有赛姑的影子，大家吓得目瞪口呆。林氏得了这个消息，顿时放声大哭，喊起心肝儿子来。耀华拦着众人，叫：“且不用嚷闹，赛儿一定因为躲避强盗，或者隐藏在哪里也未可知。世间做强盗的人，断没有个放着银钱不取，仅将一个孩子抢去的道理。”店主人同林福也觉得这话说得有理，随即提着灯火四处寻觅了一会，只不见赛姑踪迹。心下正有些慌急，其时大门已开，有好些住客同茶房等人出外查勘形迹。刚走到围墙后面，内中有一个人脚下一绊，低头看视，却是一个人睡在地上，哼声不绝。大家都嚷起来，说：“有了有了！”耀华在内听见这话，偕同店主人、林福一齐飞步出外，提着灯笼逼近一视，原来并非赛姑，是巡逻大门的一个警察，腿上中了一枪，因此不能行动。店主人将他扶得坐起，问着他适才的情形。他呻吟着说道：“约莫三更时候，先是听见屋上有人走动，刚待查察，便又听见内里人声嘈杂。我们知事不妙，我将枪提在手里，赶到后墙之下，已见有两三匪人蹑身而下。我刚欲放枪，谁知那匪手眼灵捷，早飞过一弹子来，将我打倒在地。同伙的那个弟兄，想已瞧出光景不好，只听他吹着警笛向远处去了，一定是报告我们局里。”说到此，他随又倒下身子仰卧在地。众人见那管枪，果然还远远的撒在草地，耀华也无心来顾及警察，只站在墙侧唉声叹气。

不多一回，已见远远的灯火拥至。那个区长又带了许多

警察飞也似的赶来。那区长一见了耀华，先自鞠躬问安，又问店里想是不曾损失甚么？救护来迟，务乞恕罪。林福在旁吆喝着说道：“别的虽然不曾损失，只是我们小姐踪迹不见，这祸可也闯得不小。幸亏贵区长派了警察在此巡逻，如其不然，还该将我们老爷都要掳劫而去。小小镇市，盗匪如此猖獗，贵区长平日缉捕之政也可想而知！”区长听见林福这番话，吓得面目改色，荷荷的答道：“当真有这事那还了得！兄弟一定多派警队，四下缉捕，断不能使小姐久稽盗窟。”大家说着话一齐都走回客店。

别的警察少不得将那受伤的警察抬得回局，赶紧疗治。此处耀华且不同那个区长周旋，只是含着眼泪来安慰母亲林氏。林氏只有捶胸哭泣的分儿。书云小姐等人也是仓皇失措，无策可施。耀华忽然拍手说道：“不妨不妨，我们既然要寻觅赛儿，如何放着这条门路不走？”大家忙问耀华：“寻甚门路？”耀华道：“陶营长兵队暂驻此地，又承他殷殷盛意，在先就叮嘱我们旅居小心。如今既出了这件变端，等我赶快去拜会陶营长，请他派兵在镇兜围他，定然没有个不出力的。事不宜迟，趁盗匪未及远遁，我就去罢。”林氏听了方才将心宽慰了些，说：“这话一定不错，此处虽非他们兵队的汛地，然而兵以保民为本，（林氏差矣！现在的兵，还讲什么“保民”！）眼见人家受了这祸事，他们也应该替我们剿办剿办。若是将赛儿赶快寻得转来，任是我们没钱，我情愿将我的衣服首饰一古拢儿交换出来，做他们兵士的犒赏。”

大家混闹了半夜，其时已将近黎明，窗纸透进白光，灯烛齐齐熄灭。火车站上机声发动，汽笛乱鸣，所有搭车的行

人都纷纷打叠包裹，不暇来照顾他们的事迹。一霎时间，旅店里只剩得林家上下人等不曾起程。至于车上的什物，一经出事以后，林福预先知道第二天断不及上车，早命别的家人将各物取回。在车上看守的人亦已知道此事，互相疑讶，只得都回转店中，静待破获这案。林氏此时只指望耀华去会了陶营长，立即将赛姑寻觅回店，遂催促耀华赶快就道，耀华连连答应。又无奈辛苦了半夜不曾休息，神志已是十分昏乱。林福瞧出他的神态，连忙将他请到前进房间里，替他烧了好几口乌烟，又闭着眼养歇了一会，早已近辰牌时分。又将店主人喊到房里，问他石龙到增城，那条水路离此地多远？店主人道：“这增城的水路，名叫妙音河，这码头离小店还有二十多里远近。我们也知道那营长的兵队已在河边，抢了许多船只泊在那里。老爷若是前去会那营长，断断不能步行，我去命茶房替老爷雇一乘轿子来。”耀华道：“很好很好，林福须得随我一齐去，有轿子还须雇着两乘。”店主人当即答应。过了好半晌，店主人又走进房里，皱眉说道：“本镇地方偏僻，加着近来年荒岁歉，生计维艰，所有那些轿夫大半都跑去当兵，适才在外间寻觅了一会，只觅到轿夫三名。两乘轿子，三名轿夫如何抬法？还请老爷示下。”耀华急道：“轿夫又不齐全，这便如何是好。你叫我想法子，我有甚么法子想呢？”这时候那个区长还坐在屋里，并未敢回局，听见内里闹着没有轿夫，慌忙走至耀华面前献勤说道：“轿子敝局是有一乘，轿夫现成。兄弟此刻即行回去，分付他们过来伺候罢。”耀华见区长情意周到，满心欢喜，忙称谢道：“好极好极！便请老兄叫他们快来，我此时方寸已乱，也不同你客气了。”那个区长

弯着腰，果然忙忙的转回局里，随时差遣了轿夫，抬着轿子如飞而至。耀华见时候已是不早，用了早膳，恐防路间烟瘾发作，又同林福睡下来，吸了好几口大烟。

店主人此时已走近房门，催着说道：“时交冬令，日间极短，由此处走到妙音河，来往不下五十余里路程，再一俄延，还防着赶不及回寓呢！”耀华再看看窗，日影果已渐渐正中，心下方才着慌，将烟灯推过一旁，向林福说道：“走罢走罢！”两人然后跨入轿里，先后向妙音河进发。一路上衰杨白草，日色淡沉沉的。每逢市集，不无还要下来吃点饮食。及至到了妙音河畔，已是红日西斜，暮烟四起，那条河倒是个四通八达的码头，帆樯林立，船只却还不少。林福先跳下轿子，沿河询问陶营长的兵船泊在何处？有些弄船的便上前告诉他说：“好几天前头，果然有一支军队，其中还有营长的家眷，雇了好几只船泊在这里，据说是一径等候他们营长到来，便即开船向增城去填防。那个营长却于昨夜三更时分到了，不曾等到天明，立即扯起帆篷顺流北驶，如今却好要走完一半路程了。你们此时来问他的踪迹，打哪里去会他呢？”林福呆了一呆，当时走至耀华轿前，将适才所听的话一一说了。耀华在轿里不住的跌脚，说：“我不料他们走得这样快！失了这个膀臂，更有谁人有这力量能替我们寻觅赛儿呢！”

耀华因为提到赛姑，再想想他平素在家何等娇养，生生的被强人掳劫而去，不必讲到去杀害他，就是这一吓也要将他吓死了，不由触起父子之情，便在轿子里呜呜咽咽的哭泣。沿河的居民猜不出是何缘故，倒围拢了好些人过来询问。耀华虽不同他们讲话，林福不免将昨夜情事诉说了一番。大家

有互相猜疑的，有代为惋惜的。轿夫说道：“时候已是入暮，这二十多里路程，料想赶不及回去。当初夜晚尚可行路，如今是盗贼繁多，万一在路上出了岔枝儿，小人们担承不起。林二爷同老爷去回一句，不如就在这地方权且过夜，明天大早再回石龙镇罢。”林福便同耀华商议，耀华也没有主张，说：“你看怎样办就怎样办好了。”林福随即向土人询问：“此处有甚么宿店？”内中有个人指给他说道：“沿河虽有几家宿店，委实龌龊，老爷们万不能歇驾。离河边不远有一座华大王庙内中，很有几间清洁房屋，原是给往来客商歇脚的，老爷们如若合意，小的情愿领你们前去，只须赏小的几个酒钱就是了。”说到此又回头将耀华望了望，掬着嘴笑道：“老爷是个长厚的人，断然不刻薄小的。小的适才的话，转未免轻视老爷了。”说毕拔起脚步向前飞跑，那四个轿夫抬着轿子也跟随他走。眨眨眼果然那座华大王庙已在目前。轿子歇在庙外，那个引路的人先跑进去好一会功夫，便偕同一个和尚出来迎接。和尚连声道请，将耀华同林福引得进去。四个轿夫使命先前那个人安插他们在左边一间破厢房里，这房里还搁着两个漆黑的棺材。耀华仔细看那神殿，也是朽败不堪，大王的泥像，灰尘积得有一二寸深浅，也辨不出他是彩画的是装金的了。转过殿后，朝南有五开间厅堂收拾得倒还清雅，陈设也极整齐，和尚便指点靠西边一间客座里，给他们主仆下榻。

耀华同和尚彼此通了姓名，寒暄数语，使命林福取出四百文赏给那引路的人，那人欢天喜地称谢而去。庙里自有道人伏侍，替他们安了灯火，送进几碗素膳。耀华只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两人虽然不曾携带烟具，幸喜那时候禁烟虽

厉，至于广东一省尚在洋药印花税名目之列。林福当时同那道人商议，并交给那道人五大块洋钱，那道人立刻答应，不多一会，早已将烟具取来。耀华吸了几口，方才回复些精神过来。夜深岑寂，便同林福斟酌这件事如何办法。无奈林福做了他“军师”多年，到此时间也弄得一筹莫展，不得已左思右想才想出一个法子，是赶紧转回石龙镇，贴他几十张寻人招贴，将赏格注明，或者有人希冀重赏，将赛小姐送出来也未可知。耀华兀自沉吟不语。谁知天下事竟是无巧不成书，林福刚在这里想出招贴寻觅赛姑，大门外边竟有人知道他这意思，迎合上来，更不劳耀华他们另费手脚。其时刚在二更时分，耀华和衣躺在烟床上面，忽然听见有人敲打庙门，其势甚急。心里吃了一吓，见林福已是朦胧睡去，自家便提着一盏煤灯，开了房门向外张望。这时候已见使唤的那个道人用手揉着眼睛，嘴里不知叽咕是些甚么，想是前去开门去了。耀华知道他不曾瞧见自己，也就掩灯进去，不去管他们的闲事。约莫隔了几分钟光景，道人又转回来，便来推耀华的房门。耀华忙问是谁，那道人说道：“适才有一个浑身穿黑的少年汉子，手里拿着一封书信。我开了门，他便递在我手里，叫我送给一位姓林的看。我想我们庙里没有别的姓林的，一定是老爷了，所以送给老爷收下来。我其时还问他可要等候力钱，他只望我笑了笑，摇摇头早就跑了。”

耀华将信函接入手里，兀自呆呆的发怔，暗想这地方我并没有一个熟人，这信又是谁寄给我的？再看看信面上，只写了“林先生开视”几个大字，可想连我的名号他们一概还不晓得，真是蹊跷得紧。那个道人见耀华已去拆信，他说了

一声，依然到后边睡觉去了。耀华从灯下将函中的言语读了一遍，格外吓得手足无措，只是摇头咋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却好林福业已睡醒，耀华便将适才有人送信的事告诉了他，又将那封信掷入林福怀里，叫他看视。林福一面看，一面念道：

本山主占据石龙镇一带地方业已多年，专一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昨日看见你家小姐十分美貌，因此将他请至寨中，意欲想他做个押寨夫人。今姑念汝父女之情，不忍分离，可预备银洋三千元，在石龙镇南首三间草屋之中。汝交我银，我交汝女。若不秘密，别生异心，沿途已布儿郎，定取汝全家首级。本山主押

林福看了一会，只是在旁边点头不语。耀华急道：“不是反了么！光天化日之下，竟容若辈横行无忌，抢了人去还不算，公然写这信来叫我拿钱去赎。大家都做了共和国民，如何能容得这样野蛮强盗，我同他是誓不两立的了！你快将轿夫唤起，我们立刻转回石龙镇，将这情事告诉警局，命他们赶紧督队兜拿，迟则恐防误事。”耀华愈说愈气，那一种摩拳擦掌的样儿，简直有灭此朝食的气概。

林福等待他发挥透了，方才冷笑了一声，说：“老爷何须着急，他既然有这本领写信给老爷，料想他们一夜之间决然不肯逃走。如今在这三更半夜，天气又极寒冷，便将轿夫唤醒了，他们也未必便抬老爷连夜的回镇。至于老爷说是‘共和国民’，便不该有野蛮强盗，这话尤其发笑。不是小的敢驳回老爷，自从改革政体以来，人人都知道讲解这‘共和’两字，说是国家既然共和，凡是有钱的人，总该将钱捧出来给

大家用。所以在专制时代，强取别人的钱，还可以算他是强盗，若是在共和时代，别人勒索你的钱，你还要尊敬他一声‘同胞’。（断肠之音，不忍卒听。读者不可以其稗史而忽之。）他们既已看着‘同胞’的情面，将已经掳掠到手的一位小姐，不惜冒着偌大危险写信来告诉老爷，不过想老爷破费几千银圆，便许你‘珠还合浦’。老爷只须将这件事揣度揣度，还是小姐要紧呢，还是银子要紧？若说是银子要紧，我们明天回石龙镇时候不必提起这事，尽管上我们的火车到省去当差使；若还怜爱小姐，不忍心叫他永堕盗窟，老爷只须将这话禀明了老太太，一样不须老爷破钞，老太太自会拿出银子来去赎小姐。至于说是分付警局里去派人兜剿，千万不必做此蛇足之事。莫说石龙镇的警察，至多不过一二十名，火器又不周全，徒然打草惊蛇，无济于事。试问老爷，我们中国自从开办警察以来，这一笔经费，不是都出在商民身上？商民忍着痛苦，情愿拿钱养活他们，方且以为地方上有了警察，这地方就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了，谁知除得循例派几名巡士站站岗位，甚么城市里打架斗殴、伤风败俗，任你们闹得一塌糊涂，那些巡士简直是个不闻不见。这还是有点意思的巡士方才能够如此。其余就格外不堪设想了，调戏妇女，诈欺取财，借地痞为护符，与奸人通声气，诬栽赃证，勒逼人命种种罪孽，一言难尽。就以我们昨夜出事时候而论，看守店门的那两个警察，为何无巧不巧的一个中抢，一个鸣笛，没有一个能探出贼人的形迹？至今我还有些疑惑他们，不知是真是假呢！最可笑那位区长，大约除得在老爷面前献些殷勤而外，再不会有别的本领。这也却难怪他，他这个区长位置，

不知费了许多心力，花了许多贿赂，一朝到局任事。你想他不捞摸几个钱过活，他倒不如躲在家里喝风去了。所以大凡做区长的，只要将本地绅士谄媚好了，官长逢迎熟了，再拿出点辣手来，尽性去敲诈百姓，再也没有人去干涉他。那区长若不是因为老爷到省当差，在客店里出了岔枝儿，你便请他来他还来呢！万一老爷将这件事告诉他，他的警察万一再同那些强盗通同一气，不待去兜捕他们，只消预先送个信到那里，那里将小姐向僻处一藏，哼哼，那时候任是老爷更多出些银子，怕小姐永没有出头的日子了。老爷便是不可惜小姐，老太太看待小姐那种疼爱，老爷素来是知道的，将来何以应付老太太呢？老爷不过只顾惜了三千银子，白白的送了小姐一条性命，再添上老太太一条性命，算来总还不值罢！”

林福说到此处，耀华已是顽石点头，恍然大悟，只低着头不肯言语。林福又说道：“若讲到兜剿这一件事，只是可惜将那陶营长放得走了，有他那一营雄厚兵力，或者还有几分希望，如今却是不消谈得了。（林福议论，虽中肯綮，然论陶营长处，却与书中情事大相悬背甚矣。料事之难，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狡如林福，尚堕入陶营长计中，天下事顾可易言揣测耶？）目前这件事，还算是老爷天大的造化，那些强盗竟肯写信来告诉我们。千万不可再三心二意，明早赶快回镇，预备银子去赎回小姐，再没有别的法儿。”耀华连连答应。一宵易过，黎明时候，轿夫早已催着上路。耀华便命林福赏给那和尚些借住的酬资，又吸了许多烟，然后才上轿起行。

赶回石龙镇，时候已是不早。店里林氏他们除得哭泣，只眼巴巴的盼望耀华将那陶营长的兵队请来捕获群盗，好救赛

姑性命。及至听见耀华业已回店，说是依然主仆两人，并不曾看见有若何军队，林氏先自倒抽了一口冷气，也顾不得甚么体统观瞻，忙三脚两步的跑至外间，向耀华询问昨宵事迹。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也都挤在屏风背后打探消息。林氏劈口先问了一句：“耀儿，你请的兵队何在？”耀华摇头说道：“不瞒母亲说，陶营长已经拔队启行，儿子去迟了半日，不曾会见他一面。”林氏惊问道：“然则你这一趟辛苦不是白白吃了，依然无济于事么？赛儿的救星简直没有指望，你叫我怎生活法？”耀华道：“母亲不必着急，赛儿已是有了。”林氏不由破涕笑起来，说道：“哎呀，赛儿有了，你是在哪里看见他的？你为何不将他一齐携带回来？莫不是将他藏起来戏弄我？咳，但愿你们戏弄我，将他藏着也好。难道这孩子他也不知道我记念他，不赶快跑来同我会面？”耀华也笑道：“赛儿虽然有了消息，只是还须得拿银子去赎，所以儿子还不曾将他携带回来。这是一件甚么事，如何敢戏弄母亲。”耀华说着，随即将在华大王庙里的事从头说了一遍，又从怀里掏出那封信函双手递给林氏。林氏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忙道：“有有有，银子我有！可怜要将我的赛儿吓坏了！他自出娘胎，他何曾同这些恶眉瞪眼的强盗混在一处。只是要了他的命么！事不宜迟，我们且到后面来斟酌办法。”

此处书云小姐、大家听见这事，无不摇头咋舌，说如今世界上的事，真是愈出愈奇了，怎么强盗将人掳掠了去，还公然写信告诉人家拿钱去取赎？我不相信他们这胆怎生个大法。舜华叹道：“这还算是神天保佑，那强盗肯写信告诉我们，不然，他若是将赛儿……”舜华又觉得出言不甚吉祥，忙忍

住不再往下说。此处林氏已向耀华问道：“这三千银子，你那里可有法想没有法想？”耀华摇头说道：“儿子此番挈眷入粤，只随身带了些零用盘川，通盘筹算起来，尚不得半数，这便如何是好？”林氏道：“这也难怪你，你也料不到路间忽然出这岔事，老实你去攒凑得一千元来，其余二千，我箱子里还有好几锭元宝，每锭足足有百十来两，都捧出来交给你。所有的数目，看是还差多少，我再将金叶子拿些出来，又轻巧，又便于赍送，省得洋钱多了，容易招摇别人耳目。你斟酌斟酌，看我的议论如何？”耀华忙站起来称谢道：“母亲议论，处处周到，只是为着儿女的事，白叫母亲坏这许多钱钞，儿媳们心里如何得安？”林氏掩泪说道：“你也不必同我客气，只怪赛儿生得太好，我心里又最爱他不过。他同我仿佛共着一条性命，我此番拿出钱来，虽然看似去救他，实在暗中还是救了我。银钱是身外之物，只要用得在道理上，倒也不足可惜。你通记不得你年少时候在外不知道干些什么，一万八千的拿出去花费，也不心疼。如今因为救儿子的性命，又有些割舍不得了！快别要如此，倒是赶快将这事做完妥了，早一天见了我的赛儿，好叫我早一天魂安梦适。你们便趁此时日色未落，便同林福再带几名仆人，打一乘轿子去接赛儿去罢！”

耀华尚未及答应，旁边早走过林福，上前说道：“这件事很有关系，稍一不慎，便会闹出别的乱子。要知道我们去接小姐，原不怕人，他们做强盗的人，在这青天白日之间，总还有些顾忌，去早了反为不妙。小人倒有个计较在此，如今事已大定，只等待小姐一经回来。我们就须趁着火车走路，倒不如今夜老太太们将各项什物打叠齐备，命家人们搬上火车。

我们在店里用过晚膳之后，老太太同太太们只顾去向火车上坐地。这时候我同老爷再用轿子去接小姐，接了小姐，随即上车，既可以免得许多辚轳，我们的踪迹又不至让他们探听出来，或者再有意外风波。老太太们须知道这石龙镇是强盗出没之所，小的心里总还怀着鬼胎，怕他们党羽众多，有得了好处的，有不曾得好处的，也不可防备他们哩。”林氏听他这番话很是有理，便命人照这样办理，尽今夜赶着上车。其时家人们都分头办事，老早的便催店里将晚膳预备出来，各各饱餐一顿，陆续将行李什物，雇人抬赴火车。

镇上那位区长，虽然没有捉拿盗匪的本领，至于周旋贵官，倒还来得十分周到。一到黄昏以后，早又派了警察过来伺候，自家步行来请耀华的晚安。一见他们有了动身形状，心里着实欢喜，面子上还故意装着惊骇，说：“兄弟业已分派巡士买通眼线，不久便可破获贼踪，救回小姐。大人们何不稍等一等，转匆匆的赶上火车，是何用意？”耀华当时也不便将匪党通函的事去告诉他，只略略支吾了几句，说：“是省里盼我到差，非常着急，实在不能因为儿女小事有误要公。至于捕缉诸贼，还一切仰仗大力，我在省中静候好音罢了。”那区长连连称是，又见耀华行色仓皇，不便久坐，遂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约莫有三更时分，耀华先命家人将林氏他们送上车站，自己同林福依然坐在店里等候时机。身边还留了两个家人，一乘小轿，好在日间林福已经命这两个家人向镇上南首打听过地址。果然那处有草屋三间，大门用一把铁锁锁着，旁边并没有居民。回来报告林福，林福益发相信这件事非夜间去接

洽不可，自觉老谋深算，周密非常。又因为行将出发，少不得要提起精神，去探龙潭虎窟。于是主仆两人也没有别的计较，只拚命的躺在床上狂呼乌烟。过了一会，耳边已听见更柝之声。将近四鼓，耀华一翻身坐起，命林福点好了手灯，便交给林福拎着。外间家人们已经将轿子上灯笼点好，一面是“福建省议会议员”，一面是“广东候补县正堂”字样。耀华分付林福到了那里先向匪徒他们打话，所有金银元宝一古拢儿全交在林福手里。自家因为胆小，又是个官长身分，不合去面晤匪类，只坐在轿子里等候。林福一一答应，同时出了客店。大门外边两名警察，只知道他们是上火车，慌忙向耀华行了立正的礼，一经耀华走后，那两个警察也就一溜烟跑回局里睡觉去了。

夜深人静，那一带荒林密树，萧瑟异常，虽有几盏灯笼，已被北风吹得半明不灭。耀华坐在轿里只是缩颈如蝟，只恨自家运气不济，出了此种变故。银子还不打紧，像这样的辛苦，要算出世以来第一遭初尝滋味。幸喜路途还不甚远，不多一会，那两个家人已将轿子放落在地。耀华知己到了盗窟，吓得牙齿颤抖，只好一团糟伏在轿里，喘着气等候他们去办事。林福命一个家人在耀华面前做伴，自己只带了一个家人，提着灯，一步一步向那草屋塹边将过来。隐隐看见篱落之间仿佛有一星灯火，及至看见林福他们走近，那一星灯火随时熄灭，乌光漆黑，几乎辨不出门户所在。还是内里轻轻的走出一人，向他们拍了拍手，林福也拍手相应，彼此会面，更不打话。那人将林福一直引到堂屋里面，隐约之间，似乎还有几个人伏在暗隙，似个防备不测的意思。林福向那人低问

了一声，说：“我们小姐呢？”那人将手向左边一个房间里一指。林福再侧耳一听，果然听见房里有嚤嚤啜泣声音，非常沉痛。林福此时更顾不得甚么，随即说道：“这黑魑魑地如何点交银子？”林福刚说这话，外面那个家人已将手灯拎得进门。猛不防侧首走过一个汉子，将手灯夺了过去，吹灭了搁过一旁，从自家怀中掏出一个电筒，捏着机括，照耀得桌上明晃晃的。林福便将金银摊放下来，遂觉得电光一闪，一霎时桌上金银已被他们收掳而去，呼啸一声，纷纷散走，连脚步声一点都没有。吓得林福同那个家人面面相觑，毛骨悚然。这时候手灯已不知被他们搁置何处，林福免不得催着那个家人赶快将轿子打进来，接回小姐要紧。两个家人轻轻将轿子提在门外。林福此时已推进房门，只低低喊了一声：“小姐快请上轿罢！”说着便来搀扶。只听见那个女子哽哽咽咽的随着林福走出房门，跨入轿内。那两个家人知道大事妥贴，兀自欢喜，抬起轿子飞也似的直望火车站那条路径走去。林福方才一拐一拐的趁着满天星光走至耀华身畔。

耀华正呆呆的站在道旁，见了林福，便询问适才光景。林福伸了伸舌头说道：“这些匪人好生利害！他们将小姐藏在房间里，先将我们银子一古拢儿拿到手，然后才容小姐上轿。这一会功夫，我好像也不是在人间做事，简直昏昏沉沉的仿佛入了阿比地狱一般。如今幸不辱命，银子虽然损失，好在小姐是安然无恙，就算是天大的造化！此处不可久留，我们就赶快走罢。”耀华此刻也是六神无主，再也说不出甚么，扶着林福肩背，从黑暗里只顾奔走。离车站不远，已是东方发白，耳边早听得火车上汽笛乱鸣，仿佛要开行的模样。心慌意乱，

走近车站门口，那乘轿子已歇落在地，一个家人站在轿旁等待，一个家人打从站里跑出来，口里嚷着：“老太太他们全都上了火车，此时车站里已没有客人！”耀华同林福刚走到此处，听见这话，便分付他们一径将轿子抬至月台栅栏外边。耀华先跳入月台，一眼看见林氏他们都已齐齐坐在二等车中，大家伏着窗口向外翘盼。

这时虽已深夜，站上灯光还照得有些明亮。玉青眼快，用手指着耀华说：“这不是老爷来了么！”林氏见了耀华，吓得站起身子，大声问了一句，说：“赛儿呢？”耀华含着一种悲喜声音答道：“母亲放心，赛儿坐着轿子来了。”耀华刚才说毕，便跳上了车。书云小姐同舜华以及仆婢等众，都赶着到车门首一齐来迎接赛姑。三等车里有好几个家人早已跳下车子帮着去接。便在这个人声鼎沸纷纷拥挤的当儿，林福在栅栏外面将“赛姑”扶得下来。至于那乘轿子，原是石龙镇区长的，好在栅栏周围一带有好些荷枪巡警在外逻守，家人们便将轿子交给巡士，派人送回局内。此处大家带拖带拽，好不容易才分开众人走入月台，将“赛姑”扶得上车。说时迟，那时快。刚刚上车之后，那车轮已轧轧行动起来，汽笛一声，顷刻电掣风驰的开行了。

林氏此际不由分说，含悲带泪，正待搂抱“赛姑”入怀，问他可否受了惊恐？谁知林氏募待上前，那女子反行退后。再一细望，哪里是个轻盈袅娜的赛姑，早变了一个少年妇人，衣衫褴褛，形容亦复憔悴不堪。他也不知道自家怎生会走到这火车里来，看见许多内眷围拢着他，只吓得低头无语，不免溜着灼灼目光尽管向别人瞧看。林氏这才知道耀华他们忙了

一夜，花费至三千金之多，并不曾真个将赛姑赎回，转弄来这么一个不识姓名的少妇。气愤填胸，手足冰冷，一叠连声将耀华喊得近前，责问他怎做出这一出糊涂恶剧。书云小姐同舜华也是目瞪口呆，茫无所措。车里虽还有些客人，也不知道他们内中事迹，都坐在一旁互相私议。

再说耀华上了火车之后，惊魂已定，回想夜间情事，觉得可喜可愕，要算是生平第一件阅历。他转兴高采烈同别人研究这事：怎么冒险入了盗窟，怎样出险救了女儿，口讲指画，娓娓不倦。林福也自高兴，在旁边帮着耀华颊上添毫的点缀得十分有趣。这个当儿，忽然听得林氏呼唤，再也猜不到另有变故，随即大踏步走过来。其时电灯已开，朝旭初升，那些疲倦的客人均已纷纷入睡，不去管他们闲事。林氏一见了耀华，大声吆喝，并用手指着那个少妇问道：“你这蠢材！你夜间救的这人是谁？我的赛儿呢？”林氏提到“赛儿”这两字，不禁肝肠崩裂，大放悲声。书云小姐同舜华先前还在一旁发怔，一经林氏说着赛儿，觉得住在客店里还有寻觅赛姑的希望，如今已是火车开行，更没有转回石龙镇让我们再去寻觅赛姑的道理，也就一齐掩面痛哭起来。耀华这时候好像青天里猛扑下一个霹雳似的，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凝了凝神，走至那少妇面前仔细一望，直跳起来说：“哎呀，这不是孟老先生的……姨娘……他名字不是叫做春莺……他如何会走到这里？……他他他……”以下再说不出甚么。真是写不出他又羞又急，又悲又气的神态。林福也出自意外，少不得一步一步的趑过身子来询问。耀华一眼看见林福，不由怒从心起，重重的向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骂道：“干得好，干得好！白

花花的三千银子，不曾将自家的人救得出来，转无辜的闹出这样笑话！如何是好？（以前奉林福为“军师”，而“军师”之结果，乃至于此，可谓“军师妙计安天下，赔了姑娘又折钱”矣。一笑。）你在那时候还是醒着呢，还是做梦？”林福被他这一顿抢白，也无从分辩，只咕噜说道：“这强盗真辣毒得很，他不曾劫我们小姐也罢了，如何弄这等玄虚来骗我们？老爷也不用尽抱怨我，黑夜里提着胆子去干这样事，巴不得有了小姐便好了，哪里会猜得出他们这样狡猾呢？”

两人刚自辩论，书云小姐先前本掩面哭泣，耳边忽听见耀华喊那少妇，说是孟老先生家的春莺姨娘，他吃这一惊不小，疾忙掩了泪痕，向那少妇细认。果然真个便是他姨娘春莺，不过病态恹恹，丰韵又觉得比前憔悴了好些，所以俄顷之间辨不出他面目。书云小姐忙向他责问道：“我们在省里时候，不是听见姨娘说子身返里，连父亲棺柩都不肯携带回去，（补前文所不及叙。）如今却怎么又留滞到这广东地方，无巧不巧，转在火车里与我们相见？这其中定有别的缘故。若不实说，我婆婆的性情你是知道的，他决然不许你同行，看你怎生是好？”春莺经他这一问，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迟疑半晌，方才吞吞吐吐的说道：（着此数语，可知春莺一面之词，尚未可全信。）“自从老爷死后，日用渐渐不敷，其时实在难于支持，不得已思返故乡，借谋栖止。不意搭了海轮之后，便在船上遇见一个男子，看待我十分殷勤。后来知道我只身无偶，遂同我商酌，叫我嫁给他为妻。这男子自言姓田，说是在广州城里开着皮丝烟店，家资富有，尚无子息。我一时不合便听从了他，同他过久了下来。谁知他羽党甚多，大

家都以贩卖妇女为业，东漂西荡，也没有一定的住所。此次他随同许多人，带了好些妇人，拟向香港一带去兜售。我自知陷入匪人之手，愧恨交至，从前月里又染了一种猩红热的症候，几乎性命不保。目前虽然痊愈，精神身体一切尚未复原。他们有一处巢窟便在新塘地方，前日晚间这姓田的忽然将我唤至面前，说我病体恹恹，便能够卖给人，也断不会得着善价。说目前有一件机会，借我这身子用一用，并安慰我说，我这一番离了他们，定然会得着好处，比当做猪仔快活得许多哩。我这时候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听他们说一句，只得答应一句，任他们怎生发付我，我何敢有丝毫违拗呢？便于昨日日间，这姓田的还约了好几个同伙将我带到一处地方，命我安静坐在房里，还分付我装做哭泣模样，嘱付我如若有人来接你上轿，你便好好跟随他们去罢。果不其然，夜间便听见外面有人招呼轿子，给我安坐在里面，糊里糊涂的被他们抬到此处。小姐须知道种种作为我是身不由己。不料在此居然会见了小姐，真非我意料所及。至于我听见老太太言语之间，说是赛小姐失掉了，这又从哪里说起？还求小姐告诉了我，让我明白。此番既蒙小姐们将我救护出来，以后任从驱使，为婢为奴，决不敢有所违背。”春莺一面说，一面已含泪跪将下去。

此刻大家都止了眼泪，听他叙述这一段奇闻。书云小姐尚未及答应，林氏已勃然大怒，指着春莺骂道：“你这不识羞耻的贱妇！你家老爷在日，几曾亏负了你？他身后何尝没有些积蓄，都被你这贱妇输得罄尽！又不替你们老爷争个体面，公然又重去嫁人！我不恨别的，我只恨若非你这贱妇，那些

强盗何至将你弄出来骗我们的银子？依我性子，便该赶逐你下车，任你饿毙道路。但是我还想我家赛儿托庇上天保佑，叫他早早还家，所以不肯过为己甚。如今你这身子，须知我是拿着三千银子将你买得来了。（说破真是发笑。）当初你在孟家虽是个姨娘，目下到了我家，便算是个侍婢，你好生循规蹈矩，我将你派遣在第二房媳妇面前伺候一切。你心里可服不服，须得快快讲来！”春莺这时候只求有个安身立命所在，哪里还敢向林氏倔强？不由将双膝挪了挪，跪在林氏膝前，磕头如捣蒜一般，没口子的恳求收录。旁边看的人有许多替他感喟，他丝毫不觉得愧耻。只有书云小姐心里又羞又气，遇见这不挣气的姨娘，也叫做没有法儿，只好听其自然罢了。

林氏将春莺喝起，闹了好一会，那火车经过的地方已是不少，眼见得不能再行谋救赛姑，大家没精打采坐在车里。耀华越想越呕，用手搔着头说道：“我不恨别的，这些强盗既然不曾劫去我家赛儿，他又从哪里打听出来，知道我家赛儿被人掳掠，偏生使这促狭计策来骗我们银子呢？”（此层我亦要问。）林福在旁说道：“老爷又来迂阔了，赛小姐被劫，已经闹得通镇皆知，石龙离那新塘地方也不过几十里路程，难保他们便不得这消息。还有一层，老爷在新塘妙音河旁边坐在轿子里哭泣时候，可记得有许多汉子围拢过来询问我们，千不合，万不合，又将这件事一一告诉了他们，你想他们可肯不想出法子来骗老爷么？所以一抵了华大王庙，便有人送那信函来了哇。”（毕竟“军师”料事与众不同，只是迟了。可惜！为唤奈何？）耀华连连点头，自悔不该在妙音河旁边漏了消息，因此一路上十分纳闷。不日抵了广州省城，先行命林

福在省里觅好了公馆，将家眷人等一一安居入内，然后去拜会那个介绍的朋友金广仁。

金广仁见耀华到来，非常欢喜，当即在督军面前替他报到。督军便下了一封委札，委他做了庶务员。军情紧急，事务纷烦，耀华日在署中却也忙得刻无宁晷。他转将赛姑这件事搁在脑后了。转是林氏婆媳等人，虽然已获安居，至于痛定思痛，平白地将这一颗掌上明珠，在半途里弄得无踪无影，还不知道生死存亡，怎生结局。偏生舜华同玉青虽在青年时代，却再也不曾生育，各人膝下俱是冷清清的，真是毫无意趣。林氏年力就衰，因此又发动痰喘症候，势甚危急。耀华有时偷暇回家，看见这种情状，只有顿足长叹，没做一个理会处。可怜好好一份人家，便因为赛姑一人酿成惨局，这也很可叹息的了。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赛姑人奇事奇，装束又奇，是无往而不奇者也。天既生赛姑，断无使其碌碌无所短长之理。石龙遇劫，消息沉沉，是亦天之有意奇赛姑也，岂如世间一切有情儿女，生息长养，没世不闻，享庸庸之厚福者哉！赛姑既奇矣，而此篇文字与事迹亦遂与之俱奇。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陶营长之使书记与耀华极尽殷勤，使耀华置而不理，则军士未由入户窥探，使妙音河而不求助于陶营长，则不至沿河哭泣，透漏消息于人。则骗函或无由寄来，则三千白银何必买一孟老先生之侍妾？造种种因，结种种果，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独鹤评】中国号称多兵为患，实则兵多而空额尤多。竭

人民之财力，为军中供养空额，徒充上官之腰橐，宁不可叹！此弊固不自今日始，特今日为尤甚耳。作者借方钧添招兵士一举，揭而出之，意中实有无限愤慨，非闲笔也。

赵瑜说“并没做出甚么不端的事”，与《红楼梦》林黛玉说“我身子是干净的”一样用意，所谓“莫玷污了小姐清白也”。

此回借各人口中，杂论闯墙之祸，用兵之害，无一语不痛切，无一处不透辟。虽与书中人口吻微言不类，然正以见是书为伤时感世之作，目光甚远，用意至深，初非专写儿女闲情，无关宏旨也。

石龙镇一段情事，波谲云诡，令人似乎猜测得出，却又捉摸不定，文笔之妙，无以复加。至于军官劫人，匪徒劫财，尤足见中国今日，是兵是匪，同为一丘之貉而已。

第十一回 结新知志士论交 泄春光伧夫骂座

赛姑走失之后，岂但林氏一千人放心不下，吾知读书诸君亦复悬心彼美，恨不得立刻要去寻个水落石出。明知赛姑算是书中主人，或者不至有甚么意外变故，不过迷离惝恍，也猜到定然有一个人将赛姑劫夺而去，终因为书中不曾明白发表，不免还有些将疑将信。著者岂不愿迎合诸君意旨，也想一直便叙下去，不至使诸君为这琐琐稗史苦其沉闷。无如当时事实，却实在不能随我所欲，定须另从一个人身上，才可以将赛姑的踪迹打探出来。所以我这一回书，转不能去叙赛姑，必先叙一叙这人的事迹。

这人究竟是谁呢？便是误认赛姑做女郎，心心念念想娶他回来做妻子的赵珏了。然则赵珏这时候是否已经知道赛姑被劫么？这句话却又错了，赛姑在石龙镇被劫，其时赵珏尚不曾还家，须知赵珏还家之时，业已在赛姑赴粤之后。好笑这赵珏在北京时候无心赴试，故意在文字上面闹出乱子。方钧留他在京，他又决意不肯，方氏爱他，想赘他为婿，他又极力坚辞。凡此种种，皆是赵珏钟情赛姑，恨不得立刻飞回家里。虽然一时间不能娶赛姑回来，也可以借妹子的交游，常常同玉人亲近。书外的人，未尝不暗暗笑他将男作女，用这无谓的相思。然而书中的人，他又哪里会猜到赛姑原是乔扮

女郎，永无婚姻之望呢？不料事出意外，赵珏抛弃一切，原是为的赛姑，及至到了家中，他妹子方才告诉他，赛姑业已全家赴粤。你想他听见这句话，有个不灰心短气，大失所望的道理么？加之自己热心替妹子同方钧结婚，不但不能博妹子的欢心，转被他十分抢白，平白地又将人家一枚戒指撩向镪水里，烧得剩了薄薄一个金片儿；母亲湛氏爱惜女儿心重，又数说了自家无限的话，真个冤愤填膺，毫无兴趣，镇日价长吁短叹，大有书空咄咄之概。初时别人还疑惑他因为外间兵乱，因此恹恹不乐。后来才探出他的意旨，并非关心大局，依然为的是一身际遇，凡百难言。他母亲见他这种情形，规劝既无以措辞，责备又嫌其太激，也只好听其自然罢了。

驹光易驶，转眼残冬向尽，又是新年，南北纷争益形激烈。长江几个督军虽然勉作调人，出任和解，无如北方政府势不能甘，“主战”“主战”之声，闹得烟舞涨气，转将那几位议和的督军处入嫌疑地位。这时候百姓们才知道天降战祸，无从幸免，只得忍泣吞声，坐而待毙。所幸福建这一带，虽是日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却喜并不曾真遇着战事，那南北的争点转移在湘鄂各地去了。方钧领着一营军队，此时刚驻扎城陵矶地方，将随大军进窥长沙，也曾寄信给赵珏，劝他当国家多事之秋，我辈男儿不可自甘家食，如故乡中没有际遇，不妨到我营里看看机会，觅个进身之阶。这却是方钧的一番盛意。无如赵珏接到这信，当时便拿给他妹子赵瑜瞧着，赵瑜看毕，笑问道：“哥哥意旨如何呢？”赵珏连忙摇首说道：“妹子你年纪轻，不知道目下南北的大势。在我看起来，两边虽然势均力敌，不见得就能谁并了谁。但是南方所标的

题目，比较北方，毕竟好听些。你想若是北方政府做出来的事体，果能膺服人心，人又拿甚么名目去反对他？无如他们全是挟着一团私见，想要巩固他们的北洋团体，以至权利竞争着进行。不瞒妹妹说，我若是以政府为然，我早经在考试时候一般的作出文字来迎合他们的意旨，不致名落孙山之外了。方钧他是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带着军队来同南方对垒。我又何苦不行乎我心之所安，转帮同他去杀戮同胞呢！”

赵瑜听他这番话，不禁嫣然一笑道：“失敬失敬，原来哥哥全抱的正大思想，要算得民国第一个志士呢！”赵珏正色说道：“你这话又错了。外间号称志士的，难道全是些好人不成？即以南方诸将士而论，其中也难保不薰莸杂进，良莠不齐，一般也会有争权怙宠，狗苟蝇营的人物。像这种人，南方重用他，他就做南方的走狗；北方重用他，他就做北方的爪牙，惟利是趋。问他心里更没有一毫成见，难不成你也叫我去崇拜他！”赵瑜笑道：“人家说了一句顽话，又引起满腹牢骚来了！我此时且不同你议论时事，倒是你自家也须拿出一定主意，毕竟向哪里去走走才好，终不然，老坐在家里也非长策。”赵珏叹道：“林小姐已赴广东，依我的主意，倒想向广东去走一趟。”赵瑜道：“哥哥如有意到广东去，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林小姐同我分手时候，原说一抵省城就写信寄给我，让我放心。如今遥遥的已隔了好几个月了，他连一个字也不曾到我，我心里委实放心不下。莫非他是病了，因此不能写信？不然，他断断不忍心忘记我。”赵珏笑道：“他不曾写信给你，你难道不会写信给他？”赵瑜道：“我原想写信给他呢，只是不晓得他的住址，叫我将这信向哪里去寄？哥哥能够亲自过去就好

访问了。”赵珏仰头想了想，不由拍手笑道：“妹子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林小姐的住址你虽然无从探问，他父亲在督军署里办事，你是知道的，你要寄信，为何不径寄给他父亲，请他转给林小姐就是了，这又有甚么难处？”赵瑜脸上一红，笑道：“这一层我在先原也想到，只是我写给林小姐的信，有多半的话不能给他父亲瞧见，心里又以为林小姐若无别的缘故，他断然没有不写信给我的道理。所以挨到今日，还眼巴巴的望他先有信来，我才覆他的信呢。”赵珏将头一扭说道：“奇呀，你们姊妹们通信，又有甚么秘密言语不能告诉人知道呢。就如你所说，你不会先向他父亲那里询问他的居址，然后再详细写信给他，有何不可？事不宜迟，你就依照我这样说法，快去将信写好。我此时也须得去覆方钧一函，好在闲着没事，停会子一齐向街上逛逛，顺便到邮局里去投递，妹妹你看可好不好？”赵瑜连连答应，真个回房写了一封信，信中并不曾说出甚么，只是问赛姑近时境况，又嗔怪他不能践当日通函之约，（我为赛姑娘叫冤！盖此时赛姑娘陷身匪窟，固已久矣。）笑嘻嘻的拿着信来见赵珏。赵珏的信亦已封固完好，兄妹两人随即出了大门，一直向邮局行去。

其时兵信暂息，已不在戒严期内，那些街道上的铺门，各家都因为生计问题，勉强照常开张交易起来，行人往来，非常拥挤。那个邮政总局却在督署左近，赵珏同赵瑜走了好一会才到那里。赵珏命他妹子在门首少待，自家将那两封信黏足邮票，放入柜里。刚待转身出门，耳边忽然听见一阵吆喝声音，伸头一望，只见远远飞也似的来了一匹海马，马上坐着一位少年，顾盼飞扬，不住的用那鞭子拍马的屁股。那马

展开四蹄，滑汰汰的更留不住缰。前后拥护着许多卫兵，震得那街石上尘土乱飞。行人奔避不迭，竟有许多人跌跌撞撞的抢入局里暂让。这个当儿，偏生有一个老妇人，伛偻着腰背，耳朵又聋，慢慢的向前行走，早被在先走的那个卫兵揸开五指，猛向那老妇人身后使劲一推，老妇人只喊得“哎呀”一声，早一个趔趄直跌下去。街道两旁站了好多走路的，大家指指点点的躲在一边窃窃私议，却不敢声张甚么。惟有赵珏年少负气，见这样情形，刚待发话，谁知自家背后有两个后生直嚷起来，一个便喃喃的骂道：“这野蛮时代，遇着这野蛮的人，也叫做暗无天日！”那一个并不曾答话，只气愤愤的跑过去将那老妇人扶得起来，问他可跌坏了哪里没有。正在热闹，那骑马的少年一鞭早到，耳朵里分明听见那个后生骂他野蛮，顿时露着满脸怒色，倏的将缰绳一扣，那马便立住了不走。少年向身边一个卫兵低低说了一句，那个卫兵随即走向邮局门首，去扯那骂的后生。不料那个后生也是个不怕事的，哪里肯服卫兵来拘获他，随即施展手脚，将那卫兵使劲一推，那卫兵已退得有好几步远。其余的那些卫兵更不容分说，一齐蜂涌上前，势将用武，任是你这两个后生手腕下有些本领，终究寡不敌众，被他们带拖带拽一直拥至那少年马前。

且说赵珏那时候已认出那马上的少年，原是黎督军第三个儿子，名字叫做黎焰，本来同赵珏在陆军学校里先后同学。赵珏嫌他倚着父亲势焰，脱不了纨绔习气，当初在学校里时候，彼此遇着也只虚与委蛇，今日在邮局门首见他骑马而来，特地将身子避过去，不愿同他招呼。却不料因为撞倒那个老

妇，忽然的同那两个后生闹起交涉来。好些看的人都知道这是督军少爷，那两个后生不该替那老妇抱这不平，触怒了这位少爷，眼见得要吃亏苦，谁也不敢再上前劝解，只是背地里不服罢了。赵珏也知道这意思，又觉得那两个后生颇有血性，这件事我若不替他们请个情分儿，料想被那些卫兵捉获了去，断然没有好处。况且像这目前时势，以一个督军位分，轻轻陷害几个平民，也是希松平常的事，何苦白白糟蹋两条性命。想到此际，立刻排开众人，蹿至黎英面前，拱了拱手，笑说道：“黎学兄打从哪里来的，这般匆促？小弟同你倒有许久不见了。”黎英见是赵珏，慌忙跳下了马，说道：“原来是璧如哥，幸会得很！去年听说璧如哥赴京应试，不知是几时回省的？我的事多，没有工夫访你，你如何一步也不到敝署里去走走，几时我还要罚作一席东道。”赵珏笑道：“该罚该罚。”彼此寒暄了几句。这一会工夫，那黎英的气已渐渐平复了，只是笑容可掬。赵珏再一回头看那些卫兵，还同那个后生在一旁揪扭呢，故意失惊问道：“哎呀，这是为甚么，贵亲随在那里同人家生气？”黎英笑道：“老哥不必管这些闲事，小弟骑马刚打从学校回署，兵士们略略碰了那老婆子一下，与这两个杂种原没有相干，他忽的在背后骂我‘野蛮’，可想这厮们全无耳目，不把小弟放在眼里。我也没有这闲工夫同这厮们较量，我只把他带回署里，交给军事执法处去问一问。看这厮们满嘴里是广东口音，当这军情紧急之秋，难保不是南边遣他们来作侦探的。”（便轻轻加一罪名，然而又确中下文情事，真是文章有胆。）赵珏笑道：“咳，说远了，说远了，像这样未免小题大做。学兄你是何等身分，值得同他们区区计

较？他们背地里骂着你，他定然不知道你是督军的少爷，否则断然没有这样大的胆子。小弟今天倒要不揣冒昧，求学兄赏给一个脸儿，放他们去罢，改一天我来做个东道，叫他们过来赔礼。”黎英笑道：“譬如究竟同他们认识不认识？若果是你的朋友，我就饶恕了他；若同你没有瓜葛，你又何苦袒护他人来欺小弟呢？”赵珏得了这句口风，没口子的答应道：“认识认识，岂但认识，同小弟叙起来，还有些戚谊。我又不痴，我难道为一个陌路的人，赶着你来恼你不成？”黎英这才一笑，遂吆喝卫兵们将那两个后生松放下来，让他们自去。因为路上不便久久耽搁，忙向赵珏拱了拱手，飞身跨上鞍鞞，一溜烟如飞去了。

这时候两旁瞧看的人已是拥得水泄不通，刚才放开一条马路，随后只听见大家一声吆喝，仿佛轰雷一般，转将赵珏吓了一跳。原来众人见赵珏做的这件事十分慷慨，不由的约齐了喊“好！”说道：“侥幸侥幸，若不是这位少爷同黎少爷认识，再没有这样人肯上前请这天大的人情。”那两个后生虽然被卫兵放下来，身上的衣衫已是揪得不成模样，面红耳赤，脸上还带着许多伤痕，忙赶至赵珏面前，深深的行了一鞠躬礼，说道：“萍水相逢，荷承错爱，也非套言可以相谢，务乞先生告诉我们名姓，好让我们逢人说项，到处游扬，以志隆情而播盛誉。”赵珏也疾忙还礼，笑道：“先生为老妇不平，兄弟为先生们不平，同此热心，何劳称谢！小弟原名赵珏，表字璧如。”又指着身旁他妹子说道：“这便是舍妹赵瑜，适才先生们的举动，甚合我这妹子的意思，先生们若不发挥，我们也是要发挥的，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也是人人

同具的心理。”那两个后生格外佩服，又同赵瑜行了礼，坚问赵珏居址。赵珏遂告诉了他，转问他们名姓，他们却不开口，各人从衣襟里掏出一张名片，姓名居址，都详细载在上面。赵珏接过来略看了看，便拱手向两人告别，偕同赵瑜仍回旧路。先前跌倒的那个老妇，所幸伤不甚重，家属得了这样消息，少不得将他搀扶回去，不必细表。

兄妹两人回家之后，闲着没事，便重行提到今日路间的事迹，赵瑜依旧气愤愤的不服那黎英妄作威福。赵珏笑道：“今日时代，还有甚么公理可讲？他能够看我情面，不敢横行到底，也就算他好处。万一真怪我多事，连我都呵斥下来，依然将那两个后生捕捉而去，任是你不以为然，你这纤纤弱质，有甚么本领转去以卵击石？像你这样激烈，若是叫你到外边去走动走动，你还没有这个大肚皮装这些闲气呢！”赵瑜笑道：“哥哥也不要将世间人都看坏了，有黎英这样蛮横，毕竟还有那两个后生的文明。跌倒的老妇同他非亲非故，他转忙忙的去搀扶他，这等人却要算是热心公益。他这名片上既说着住在明星栈，哥哥明天何妨去会会他们。要交结朋友，还是像这样朋友可以交结得呢。但是我瞧那姓宗的为人倒还精细，像个智勇深沉的人；那个武星斋就不然了，只管一味价骂人‘野蛮’，至于那跌倒的老妇，他却不问他死活，未免卤莽有余，缜密不足。（此等处俱为下文伏线，并非闲笔。）哥哥你看我这评论可还确不确呢？”赵珏笑道：“确极确极，妹子可谓观人于微了。此时却不必忙着去会他们，显见得我们有些自矜恩惠，像似索他酬报一般，转被人看得太轻，非大丈夫的举动。”两人正在闲话，忽的门房里家人持着一封请客单子

匆匆的进来递给赵珏手里。赵珏看毕笑道：“我方才不愿意去访他们，他们此时转来请我们了。他约今晚在洞宾楼酒叙，内中还拟请妹子一同前往。妹子你还高兴去不去呢？”赵瑜笑道：“陌生的人，我如何可以同他们在一处吃酒？你妹子虽然假托文明，这文明的程度一时尚不能到此地步。（调侃世俗不少。）哥哥请自便，我是不能奉陪。”赵珏点头称是，随向家人说了一句，说：“你去分付来人，今晚我准到洞宾楼便了。”家人答应出去。

赵珏一直等至日落时分，果然独自到了洞宾楼。上了楼梯，早见一间房里有人笑着招呼。赵珏见是那个武星斋，便随着走入一座房间。那姓宗的亦即笑面相迎，让赵珏在客位坐下。赵珏望了望，却好没有别的外客，随即向那姓宗的说道：“久安兄未免客气，二公光降敝地，兄弟尚未尽一分地主之谊，今日转承宠召，实在愧不敢当。不敢动问，二公此来有何贵干？在敝地究竟还有许多时候耽搁？”宗久安笑道：“小弟因为到贵省访一亲戚，不料舍亲业已他往，是以目下暂寓明星客栈，至迟大约不过耽搁一星期之久就要仍返广东。今天不幸在路途之间横遭强暴，若非先生慨然出任排解，小弟们定然要吃那厮亏苦。像先生这样斯文的人，如何会同那厮结识，倒要请教请教。”赵珏便将自家同黎英在陆军学校里同学的话一一告诉他们，随又说道：“看是大家同学，至性情臭味却不相投。今日若非为二公解纷，弟对于此人，早已避而不面了。”武星斋大笑道：“只可惜我同久安两人，寡不敌众，若是我们手下带些人出来，不愁不活活的打杀他。”宗久安向他瞧了一眼，低低说道：“星斋仔细，所幸赵先生不是别人，

否则你这些说话敢情又要闹出别的岔枝儿来。”赵珏一面应酬，一面听他们谈论，心中已暗暗明白，知道他们决非为探亲戚才到此地，口里不便说明，只是随机应变。

一会子堂倌已端整酒菜，彼此互相酬酢，约莫吃了有两三壶酒，武星斋一经酒入欢肠，早将外面皮袍脱翻，短衣窄袖，一叠连声催堂倌添酒。赵珏见他为人十分爽快，也就不拘形迹，三人一杯一杯的又吃了好些。吃到高兴的时候，三人互将黎英戟指痛骂，仿佛做了一件下酒之物。赵珏又将在北京考试用文字讥诮陆军的事，侃侃的叙述出来，宗久安只管点头称善，说：“即此一端，可见先生胸中经纬，决非北京政府里可以笼络先生的。先生还不知道小弟们也曾到过北京几次，那政途浑浊之气，真是叫人不可向迩，多住一日，便要中一日的瘴毒。”又低低说道：“像贵省这处地方，设非此人盘踞着，空气也不至叫人如此难受。”说着便竖起一个大拇指儿给赵珏看，赵珏点头会意。两人正低着头讲话，猛不防耳畔忽然起了一种巨声，将两人吓了一跳。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武星斋在那里拍得桌子价响，向宗久安吆喝道：“久安久安，你还太婆子气了，像赵先生这样为人，你还疑惑他，防备他，不将我们实话向他明白说出！”又望着赵珏大声说道：“我告诉你罢，我们两人何尝不是真为访甚么亲戚而来，我们是奉着护国军命令到贵省来相机行事的。好便好，不好，你看我会将那个……”说到此处，已被宗久安一把握住他的嘴脸，放下脸色说道：“你还不仔细些，赵先生虽然不是外人，难道不防墙有风，壁有耳吗？”

他们正在此际吆喝着，那间壁几间餐室里也有好些座客，

不由的就有人伸着头垫着脚向他们这边瞧着。武星斋这才忍着不敢开口，重又笑起来，说：“久安久安，我们不喊着说，难道便不许我们悄悄的说么？‘疑人者勿信，信人者勿疑’，像赵先生这样人材，我们不将他搜罗过来，也不是替护国军出力的道理。”赵珏笑道：“交浅言深，原难怪我们久兄畏首畏尾，特不知小弟心理如若以敝省督军为然，现放着他少爷这条门路，北洋军队里早已占据一席。只是小弟另有志趣，非真能知我者，也断瞧不出我的态度。”宗久安笑道：“赵兄千万勿相见怪，并非兄弟将赵兄当作外人，实在今日所处的时势，机械愈深，人心愈难测度。像兄弟们过来侦探北军举动，那北军里未尝不遍布侦探，时时刻刻的防我们党人。武星兄他是个粗卤汉子，只顾爱慕吾兄，便不防着外间窥伺。我辈性命原不足惜，万一白白带累了赵兄，叫我们心里怎生过意得去呢？承赵兄不弃，引为知己，兄弟们决不相瞒。此番赴闽，第一件是联合同志，想就近在省中举事，南洋自然有重兵接应，如果时机不顺，弟兄们还想拚着这一腔热血，与若辈同归于尽。”说着又将大拇指伸了一伸，接着说道：“目下羁延贵省已有两星期之久，尚未得有机会。天幸赵兄同我们沆瀣一气，真是非常荣幸！赵兄住在本地多年，看意中还有甚么同志，不妨介绍介绍，将来如果成事，南军自然另有酬报。未审尊意以为如何？”赵珏正色说道：“像这样重大的事，人少则无实力，人多又易露风声。兄弟在省虽有好些同志，却未敢骤然同他们提议及此。我看久兄先前那个主意，却万万不可冒昧从事，南军一方面还远在广东，远水救不得近火，岂不是事在必败。依弟之见，还须相机行事。”武星斋听见赵珏

这一番侃侃的说话，非常佩服，不住的拍手打掌，连珠价喊起好来。（机事不密则害成，若武星斋卤莽粗疏，安能成事？）

赵珏又向久安问道：“久兄此番义举，究竟奉的南中何人命令？久兄在南中时现居何职？不揣冒昧，愿闻其详。”宗久安笑道：“我们这位武星兄，他真是奋不顾身，不失豪杰身分。他本是我们那边陶旅长面前一位军事参赞，每月薪水有二百元之多，他却不贪此巨俸，转向旅长陈请，情愿勉为其难。陶旅长喜爱他生性梗直，便交给他五千多银子，前来运动军队，想合闽粤两省联为一气。至于兄弟呢，却无职位之可言，不过随着家兄在营里混混，遇有事故，替家兄筹划筹划。此番出发，也是家兄成全兄弟的，以为若能在外间建立殊功，将来可望在军政府里谋一保举，不至久屈下僚。”武星斋接着嚷道：“久安你说话又来欺人了！你不是在你哥子营里充当连长，难不成这连长不是你的职位？我恨你就在这些上面，说起话来都有些蝎蝎螫螫的。你且缓望下说，待我来罚你三大杯。”宗久安脸上红了红，向武星斋发话道：“吃酒也不打紧，到了你嘴里就许要编派人家不是，这连长职分有多大点儿荣耀，难不成还巴巴的来告诉赵兄。像赵兄这样人物，只是不出来干事，若是肯在我们护国军里做一番事业，将来何愁不到师长旅长的身分，那才称得起是个伟人志士呢！”

彼此又吃了好些酒，赵珏此时已被他说得心动，恨不得立刻便达到成功目的，不免有些鼻端出火，耳后生风的气概。想了一想，又问道：“令兄贵营驻扎何处，想是离敝省海岸不远？我们成事之后，大约便同令兄接洽了。”宗久安笑道：“不瞒赵兄说，家兄实无军事学识，他所以能带领一营者，因

为旅长爱他的为人，有心调剂他的。大凡遇有战事，旅长都不肯放他亲临前敌。家兄也愚而安愚，落得每月去支领粮饷。兄弟性情却又不然，无功食禄，非我所甘，所以向家兄商议，运动这趟差使，可以表见表见自己才具，不至为家兄所误。家兄此时填防新塘，这新塘地方是个内地所在，轻易不出战事，离着海岸很远很远。（春云初展。）倒是旅长驻扎虎门，一经我们得了手，打个电报给他，他那里的军队却容易前来接应。”赵珏想了一会，觉得这事不甚妥协，又不便拿话去驳回他们。却好时候已经不早，只得说了声：“我们散了罢。”说着便要会钞。武星斋哪里肯依，抢着将钞会过。赵珏便约明日在舍间小聚，说道：“本意仍请两兄在这馆里，因为耳目不便，不好畅谈，若是不嫌简褻，还是舍间较为清净些。”宗久安同武星斋连连答应，说：“准到准到。”

彼此作别后，赵珏仍然回家，便将今日叙谈情形一一告诉他妹子赵瑜。重复说道：“我的用意，原想向广东去走一趟，偏生就巧遇这两位朋友，可算是绝好机会。但他们的宗旨，想在省里做这一件秘密的事，我想督署里此时防备甚严，未易便遂他们的心愿，我听去很觉得有些寒心。”赵瑜笑道：“哥哥又来婆子气了，大凡能做事的人，必具有一种奋往直前之志，成败利钝，固然非所逆睹，便是死生也当置之度外。像哥哥都从失败上着想，天下事哪里还有成功的希望呢？哥哥若有同志的人，便替他们号召号召；若怕走漏消息，不妨就独助他们一臂之力，将来到了南方政府里，也觉得你这人不是个庸夫俗子。你以我这话为然为不然呢？”赵珏笑道：“你本来是个巾帼英雄，这样议论，我还敢驳你的不是？多谢

你这番开导，转使我陡起雄心，我就照依妹妹这话去办了。”

第二天傍晚，赵珏兄妹两人很是殷勤，预先将筵席安排妥帖。上灯以后，宗久安同武星斋一齐到来，另外还多了一个中年汉子，却是本地人口音，赵珏见了很为诧异。宗久安忙上前替那人介绍说道：“这位老哥姓詹，名亚魁，表字占梅，新近同小弟们住在明星栈房里。昨夜酒楼分手之后，却好与詹兄促膝长谈，才知道他原系行伍出身，在江南绿营里曾充当过哨长，后来因为改编新军，误遭裁汰。此番回里，本为探亲，不想已是骨肉流离，田园荒废，不得已在旅馆权为歇足。詹兄是胸有大志，殊不满意北洋系的人物，久思投效南军，惜无汲引。昨已知道小弟们踪迹，彼此倾吐肝胆，只恨相见之晚，所以特地约他过来，同赵兄见一见，将来有所举动，不至失之交臂。”赵珏方待向那人周旋，那人已笑嘻嘻的上前同赵珏握手，极道倾慕。赵珏细细瞧看这詹占梅的为人，只见他身材高大，白净面皮，年纪约莫有三十多岁，衣衫虽不十分华美，至于声容态度，却不像是风尘久困的人物。心中暗暗纳罕，因为是宗久安他们初认识的人，自己言谈之间便不肯过于大意。

一会儿酒筵齐备，赵珏推让诸人入席，自家末座相陪。大家先说了些寒暄套话，三杯酒下，遂渐渐计议到秘密行动。那詹占梅又工筹划，替他们设的方法真是计出万全，毫无遗漏，把个武星斋佩服到十二分分际，不住的扑着胸脯喊好。赵珏终有些心忐忑，只管拿着闲话支吾开去，不敢发表自己意见。詹占梅已似窥见赵珏的用心，便指天发誓，表明心迹，全是些斩头沥血的议论。大家哄饮了一会，武星斋狂态渐露，便

闹着想去叫局。赵珏刚在迟疑，武星斋不禁叹气说道：“我如今也有些懊悔出来干这件没劲的事了。想我们当初在军营时候，何等快活！大军驻扎在哪里，也没有一天不去逛窑子、打茶围，便遇着没有妓院地方，那些良家妇女，谁也不寻觅几个来陪我们快活？自从悄悄的到了贵省，莫说妓院里不能乱走，甚么茶坊酒肆，我们这宗大哥都鬼鬼祟祟的，怕我露出形迹来，可不叫人闷煞气煞！”詹占梅拍手笑道：“武大哥真是快人快语，有趣极了。小弟此地熟人甚多，倒不可不助一助武大哥的豪兴。等我写几张条子，去叫几个雏儿来，多劝武大哥喝一杯酒。”说着就向阶下望了望，似乎要招呼家人们过来的意思。这个当儿赵珏早按着酒杯，陪笑站起来说道：“论理呢，小弟做着东道主人，这件事理合不待星翁要求，便该叫人过来伺候。无如小弟实有苦衷，固然平时没有相知的妓女，至于家母教训素严，从不许这些妓女阑入内室，所以星翁的命令不能遵办。好在大家都属知己，料想不至罪及小弟。”宗久安忙拦着说道：“赵兄你请坐下来，我们这武大哥他是闹着顽笑的，岂有真个勒逼主人去叫局的道理。况且我们身当军士，第一纪律是最要紧的，何能留连风月，属意闲花，他这信口狂谈，实在绝无其事。”詹占梅也接着说道：“既是赵兄庭训严厉，此举自宜作罢。来来来，我陪武大哥豁三拳，赌十大杯罢。”此时武星斋见赵珏不肯叫局，心中已是愤不可遏，再加着宗久安又说他是信口狂谈，他格外愤焰中烧，虽不肯去发作赵珏，却放下脸色，指着宗久安骂道：“你不用活见鬼罢，你几曾见我武星斋扯过谎的！在军营里的人，促几个妇人来陪酒，也是希松平常的事，难道便犯着砍头的

罪不成？我请问你，我们抛却身家，舍着性命替国民出这样大力，早间上了火线，晚间有命回营没有命回营，通共都不知道。他们做百姓的，镇日价吃着美酒，嚼着大肉，外边再杀得烟舞涨气，他们是缩着头儿，管也不管。一到晚来，大家拥着一个黄脸婆子，这还不算快活么。老实说，他们一年到头的也算是快活够了，一旦遇着我们丘八太爷，便让出一夜两夜来，叫我们舒服舒服，也不能便骂我们不讲道理。你宗久安平时待朋友的劲儿，不能说你不好，只是一层，我就有些不愿意你，便是心口不能如一。背地里尽管做的是龌龊事，外面还要假装出文明样儿，想骗别人家来佩服你，崇拜你。赵大哥不要见笑，詹大哥也不用生气，我姓武的敢说一句放肆的话，大凡在军界里混饭吃的人，十个总有九个无恶不作，一善莫名。北边的弟兄们是不消说了，就是南边号称文明，也不过是故意装出这样幌子来欺欺外间耳目罢了。若是果然为国为民，第一件就不该在家里面闹得乌糟糟的，叫别的国里人收这样渔翁之利。”（痛心切骨之言，出自武大哥口中，尤其奇绝。）

武星斋越说越高兴，他也顾不得疼痛，没命的用拳头巴掌拍得那胸脯子比雷还响。詹占梅一手捧着酒杯子，只顾摇头晃脑，连珠价的喊好不迭。这时候只把个宗久安脸上气得像个瘟鸭子一般，还防他说出不尴尬的话出来，忙冷笑着说道：“你这蠢奴还不曾吃多了酒，如何尽说出这样醉话。我请问你，你几时看见我做甚么龌龊事的？你一定赖我这文明样儿是假装着欺人呢！”武星斋听他这话，益发忍不住哈哈大笑，指着他脸上说道：“你不必假惺惺了，我真个替你说出来，叫你

置身无地。大家都是好弟兄，不如盖着盒子摇罢，省得叫别人听着作呕。”宗久安到此真个怒冲牛斗，喊道：“你说你说，你如若不说，你便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武星斋经此一激，翻起两个白眼，恶很很的说道：“石龙镇火车站上，帮着你哥哥陶如飞掳劫人家女孩子，这又是你们当军人应该做的？（春云再展。）打折膀子朝里弯，论理这些事迹我也不该替你宣布，但是你适才骂起我老子娘来，我就顾不得这许多了。好在赵大哥同詹大哥都不是外人，我们便讲一讲，也不会有人去出首你。”说罢又冷笑了几声，端起杯子，咽的一声整喝了一杯白酒。宗久安猛不防他会提到这话，不由通红了面皮，只得勉强笑着说道：“这是我哥哥做的事，与我又有甚么相干？”武星斋笑道：“原是不与你相干，你只不过在兵船上做了一个接亲的罢咧！好哥哥，其实我替你想起这事来，也很不值得，女孩子再标致些，叶落归根，还是你哥子受用，你也沾不着那人儿一分香泽，何苦阴谋毒计，叫人家好好的骨肉分离呢？我姓武的不过随口说了一句叫婆娘陪着快活，你就编派我是信口狂谈，你们大家评评看，还是我姓武的信口狂谈不好呢，还是他这姓宗的实事求是的不好呢？”

赵珏见武星斋越说越刻毒，深恐宗久安面子难下，两边闹起冲突，叫我这做主人的如何是好。忙拿别的话拦着说道：“这点点小事，到了武大哥嘴里就说得这样活灵活现。大家吃杯酒罢，那些闲话讲他作甚！（我于此转急急的告诉赵珏，这女孩子便是你当初想娶的浑家，又是你妹子将来想嫁的妹婿，看你还说是闲话不是闲话？一笑。）我此时倒有些疑惑，要请教请教武大哥哩，你既然说这姓陶的是宗大哥的阿兄，如何

姓宗的阿兄反变成姓陶，可想武大哥的话有点不实不尽了。”武星斋被赵珏这一驳又急起来，拍着桌子说道：“谁说陶如飞当初不是姓宗呢！因为陶如飞脸蛋子生得好，陶旅长爱他不过，始则做旅长的兔崽子，后来便做旅长的干儿子了。姓宗的子孙，哪里会有好人呢！”武星斋是个粗卤汉子，骂到这一句话，无论何人，必然是要发作的。不料宗久安与他的情性大不相同，此时他心里固然愤不可遏，然而他却丝毫不露声色，转下了座位，装着出去更衣，背负双手，一步一步的踱至阶下，再不去理会武星斋他们说话。（骂人者人畏之，不骂人者人尤畏之，吾愿遇武星斋其人，愿生生世世不遇宗久安其人。不审读者以为何如？）詹占梅也笑道：“据武大哥口气，这遇劫的女孩子，想必颜色出众呢，不然，宗大哥弟兄何肯冒此不韪，做出这样大犯营规的事出来？”武星斋笑道：“这女子其实兄弟也不曾见过，仍旧是宗久安高兴时候告诉我的，说真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好女郎，眉目艳丽，自然是不消说得。据说单就这女郎两片耳朵而论，又白又厚，寻常有福泽的男人家也没有那样耳朵。只是一件可惜，因为他家里父母溺爱太甚，至今并不曾替他穿过眼儿，不便戴珠宝环子。好在今日文明女子也不在这些首饰上用心，任是不戴环子，也减不了他的美貌。”武星斋刚说到这里，猛从屏风背后走出一个短婢来，向赵珏附耳说了一句。赵珏随即站起身子，说是暂向内室里走一走，停刻便来奉陪。

原来他们在外间吃酒谈心，赵瑜有时候都跑在屏风背后窃听。此刻忽然听见武星斋议论的那个女郎，便全与林家赛姑丝毫不二，芳心里不由吃了一惊，更等待不及他们席散，遂

遣着一个小婢将他哥子唤得进来。赵珏尚猜不到这其中缘故，一见了赵瑜，赵瑜便望他蹙着眉头说道：“你这人真是糊涂，他们适才讲的那个女郎不是同着一个人一般无二？你难不成就会想不到他？”赵珏被他一提，方才恍然大悟，说：“不错不错，林家小姐耳朵不是很大很厚，不是也不曾穿过环眼儿？我真不及妹子心细，就不曾留意，但是林小姐随着他父亲一路走的，断然不至被人家掳劫而去，世间容貌相同的人也是有的。”赵瑜急道：“话虽如此，然而却不可不防备。如今当兵官的有甚么事做不出来？况且林小姐到今日不曾寄信给我，这便是一个老大疑窦。你此时赶快入席，装着没有事的一样，无意见问那个姓武的，这女郎姓甚么，名字叫甚么，那就不愁探不出真消息来了。”赵珏连连点头，飞也似的仍跑出来入席，道了歉仄，便有意无意的向武星斋问道：“适才武大哥讲的这件故事，委实令人听着可怪，不知武大哥还知道这女子姓名么，何妨一总说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武星斋见宗久安这时候还在天井里徐步，方才低低笑道：“这女子姓名，宗久安曾经嘱托过我的，千万不用告诉别人。我想我们弟兄们可算都是心腹，还有甚么话可以瞒得你们？我说出来，只许你们知道，在外边却不必提起，要紧要紧。我只知道那女子姓林，是一个广东候补官儿的小姐。陶大哥实在因为这女郎是个绝色，方才做出这一件事。他也明知道大家都是广东同僚，哪里有抢劫同僚女儿的道理呢？至于那女郎名字，我却不甚详细。我是个莽人，也不曾向宗久安问过。”詹占梅听时只是摇头咂舌。再看看那赵珏，忽的面目更色，几乎连“哎呀”两字都失声叫出来。幸喜座中的人却不曾留意，武星斋

又只顾大酒大肉的尽吞。宗久安已缓缓踱至厅上，只见他脸上布满了霜雪，冷冷的向武星斋问道：“我们这位武大哥的议论，不知道可完结了不曾，大家吃杯酒也该散了，老在此同主人厮混，未免觉得有些不近情理。”武星斋同詹占梅齐声说道：“不错不错，时候已是不早，便请主人赐饭罢。”赵珏因为满肚皮的冤愤，也遂不同他们十分周旋。此时便有家人们端上饭来，众人胡乱吃了些，筵散走开闲坐。坐了一会，起身兴辞。赵珏送过了客，便低着头向内室里走进。

他母亲湛氏不耐夜坐，已经入寝，他便向妹子房里行去。早见他妹子珠泪纵横，支颐无语，一见了赵珏，哭着说道：“我说的话如何？果然林小姐竟遇此变，这时候还不知道他有无性命。料想他的祖母及他的母亲，只知道路遇强徒，谁料这种罪大恶极的举动，居然出自文明军长！这件事哥子你看怎样办法呢？”说罢珠泪纵横，哽咽得十分难受。赵珏忍着泪说道：“这有甚么办法，依我的主见，连夜的发一纸电报给他父亲，他自然会向那陶营长提起诉讼。唉，我只怕就使这样做去已嫌迟了，他一个女孩子家，能有多大抵抗力量，少不得已经顺从了那姓陶的。白璧微瑕，任是救得出来，我这段婚姻将来如何能达美满目的？哎呀，姓陶的你这奴才，可算葬送我半生幸福了！”赵珏越说越气，顿得那脚如雷价响。赵瑜又道：“一定说是林小姐失身匪人，那是没有的事，做妹子的可以替他担得起保证。但是既不从他们，自家性命必然难保，我不信一个千娇百媚的林小姐，老天竟如此草草结局他不成？至于哥哥说是发电报给他家里，事关重大，我们究竟不曾眼见，也未可过于草率。最好哥哥明天去访一访那姓宗

的，他同陶营长既是弟兄，其中内容他必然知道详细，不比那武星斋浑头浑脑，总说得明白些。”赵珏叹道：“问武星斋也是一样，问宗久安也是一样，我料这时候那林家小姐必定同陶营长成了眷属了。你是最明白的人，万一林小姐果是不肯屈身相从，他陷在他们营里已经有好多日子了，如何宗久安他们并不提及他的死信？要晓得既然做了一个女郎，惜命则失身，全身则损命，断没有两全的道理。”赵瑜连连摇头道：“哥哥倒不可小觑了林家小姐，林小姐万一不死，将来我能保他依然是清白之躬，明天你依我这主意，去问一问姓宗的断然不错。”赵珏此时也没有别法可想，只得答应了。

这一夜，他兄妹二人为着一个赛姑，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第二天湛氏也知道这个消息，只吓得索索的抖，说：“像林小姐这般娇弱的身躯，如何禁得住强暴？定然是凶多吉少。”赵珏听见他母亲的话，益发着急，匆匆盥洗已毕，真个向明星客栈去访宗久安询问信息。刚刚走得有两条街巷，他只顾埋着头迈开大步，猛不防远远的看见一簇人靴声秃秃而来。几十名兵队，各荷着快枪，后面一个军官打扮，高高的骑在马上，解着一个犯人，尚穿的平时衣服，颈间系着一条铁索，直向督军署里而去。原来骑在马上的是詹占梅，锁的人是武星斋，却不曾见有宗久安影子，登时吃了一吓，忙将身子向人丛里一躲。幸喜那个詹占梅并不曾看见自己。赵珏这时候哪里还敢到明星栈去呢，立即折转身躯向家里飞跑。不曾走了几步，忽的斜刺里跳出一个人来，将赵珏衣带一扯，赵珏仔细一看，知是宗久安，彼此会意，拣了一个僻净所在。赵珏问道：“你们事体怎么了？我说那姓詹的不是好人，省里

像这样假装侦探破获秘密党案的也不知多少。如今武大哥果然被他捞获去了！事不宜迟，我们还须想一个法子去救他一救才好。”宗久安笑道：“赵大哥你还忙着救人呢，你的性命尚且十分危险！你不知道适才已有许多军士到府上搜查过了，我得了这样消息，所以特的到你府门外边打探打探，知道你已出门，算是幸逃罗网。我又深恐你冒冒失失再跑回家，决计迎着你而来。我们第一要筹划一个自全之策，至于姓武的性情粗忽，心术强悍，也不是个好人。我方且懊悔同他合伙，转误了大事。譬如前日初遇这姓詹的，我也留心防备，深怕落入圈套。他转独行其是，怪我多疑。这种蠢才，不是自寻死路吗！他至远便在早晚枪毙，我们也不去理他。只是你我第一件，不能再住客栈，他捉住武星斋之后，正不用逼取他的口供，我们踪迹那姓詹的还不是瞭如指掌！可想你我都在捉拿之列。我原想赶紧偷出福建，不过因为目前风声正紧，急切不能露人耳目，须得躲过几天，等他们松懈下来，然后遄返广东，再图大举。只是兄弟在贵省这边，人地生疏，除得客栈，急切寻觅不出一所地址暂避一避，难得赵大哥也牵涉到我们这一案里，少不得转要仰藉大力，谋出万全。”

赵珏此时甚是懊恼，暗想，无故的遇见这两人，转弄得我有家难奔。看这宗久安口气，姓武的遇难，他却非常趁愿，全无一点同事的情分，难不成既然做了一个党人，心术就该变得如此恶毒么。他又逼着我去寻觅避捕所在，只是哪一处地址方好呢？赵珏良久不曾开口，想了好一会，方才说道：“舍间断然回去不得了，我倒有一个友人家里可以暂住，不如同宗大哥权且向那里去躲一躲再说。”宗久安听了大喜，两人

不敢再向大街上走动，只穿过几条僻巷，果然到了一处，只有小小的三户瓦屋，双扉虚掩，门外倒有两三个小孩子在那里嬉闹。赵珏向那小孩子问道：“你的母亲在屋里么？”刚问了一句，门里早走出一个少妇过来，笑问道：“原来是赵大少爷，今天怎生到这地方来走走？”赵珏向他摇了摇头，一手便将宗久安扯入屋里，彼此坐下来。赵珏先向那妇人说道：“我有句不近情理的话想同你商议，不知道你还允许不允许？”那妇人笑道：“哎呀，一切承大少爷的情，在京里替他父亲谋了事，还巴巴的捎带家信回来。穷人家也没有酬报大少爷的去处，大少爷有甚么事只管分付，断断不敢违拗的。”赵珏方才说道：“因为我这朋友想在府上暂住几日，你可将左首这一个房间收拾收拾，我还要在此陪一陪他。至于房金随后当加倍奉送。”那妇人笑道：“这算甚么呢，但是房屋窄狭，又不洁净，累大少爷同这位先生在此受了委屈，心里实在不安。”赵珏道：“你也不必同我们客气，你这房屋不好也是实话，但是我们是愿意来的，便受些委屈也不怪你。”那妇人听见这话方才笑了一笑，当真收拾屋子去了。

此处宗久安方才向赵珏询问这妇人名姓。（岂但宗久安要问，我亦要问。）赵珏笑道：“他丈夫姓郝，名字叫做郝龙，去年曾同我一路到京城去的，他在京城里有了事干，托我代他带过家信。论理那时候我便差遣一名家人，原可以将那信函交给他。我偏生因为闲着无事，特地亲自送得过来，不料转因此认识这一处地址，做我们今日避难之所。这地方你尽管放心，任是他们再会寻获，也寻获不到这没有人烟的所在。”

这一天赵珏虽然同宗久安住在郝龙家里，心里总放不下

自家今日早间的事，一直挨到夜深人静，方才悄悄偷向自己家里走得一走。湛氏一见了赵珏的面，便埋怨他“为甚在外间交结匪人，几乎闹出大乱子来。万一当时你竟被他们营里擒获而去，叫我如何是好？”赵珏笑道：“母亲放心，儿子虽然误同那些人来往，却是没有谋叛实迹，道不得督署里便将我当做奸细看待。但是既已涉入这重嫌疑，如今世界上，哪里还有皂白？儿子也断不能再安居本省。今早得着这样消息，权在郝龙家里暂避。此番回家拟禀明母亲，儿子想随那个姓宗的到广东去走一走，若是广东有机会可图，儿子也想替国民出一出力，终不能便老死牖下一世不成。至于母亲说姓宗的那些人便是匪类，这话未免觉得同北京政府里一样口气。他们南北两家既处于对峙地步，自然你说我是‘谋乱’，我也说你是‘造反’，总看彼此势力如何。势力雄伟的便可以占着优胜。”说着又向赵瑜笑道：“妹妹看我这话讲的还是不是？”赵瑜也笑道：“话虽如此，然而我们毕竟在北边势力之下，哥子不曾看见今日早间营里那些人的声势呢，若不是我折辨得明白，几乎将我也捕捉而去。哥子既然定了主意往赴广东，事不宜迟，省里不宜再行耽搁。可想这时候他们还是侦骑四出，拟得着哥子去邀功呢。”赵珏点头说道：“妹妹所论正合愚意。我的行李此刻便着人同我送至郝龙那里，一得了机会，便行就道，不再回家替母亲辞行了。”说完便喊过一个家人，匆匆的将自家行李收拾齐整。赵珏别了湛氏同赵瑜，仍然同宗久安住在一处。

郝龙的妇人倒也十分殷勤，送茶送水忙个不住。其时已交三鼓，赵珏催郝龙的妇人去睡，自家便同宗久安抵足而眠。

彼此都有心事的人，刚合上眼，重又惊醒，翻来覆去只是不能睡熟。赵珏一咕噜翻身坐起，重行将案上短灯剔得明亮，摇摇宗久安说道：“大家睡不沉着，不如坐起来谈谈，消遣长夜罢。”宗久安也是唉声叹气，勉强和衣而坐，向赵珏说道：“我们是奉着命令来此干事，今遭此祸，死而无怨。惟无辜的累及赵兄，心里十分抱歉，此番回粤，万一晤及家兄，当思图报。”赵珏听见宗久安提及他哥子的话，不禁又触起赛姑陷身虎窟，借此趁便问道：“说起来，令兄掌握兵权，可想是极文明的了。前天据武星斋口气，未免有些诬蔑令兄，我听着很有些替令兄不平。”宗久安此刻沉吟了半晌，重行仰着头向赵珏说道：“论理家兄这件勾当，很有损军人名誉，本不当替他逢人传说。但是赵大哥又非他人可比，如今可算是一家的人了，便将这事情形告诉了你，料想也不妨事。其实家兄为人，不过年少气浮，遇事有些随心所欲，身边若得一二个正人君子辅着他，未尝不可以勉循正轨。无如他面前有位书记姓嵇，表字夷白，那人最工心计，凡事都是他怂恿家兄任性去干，石龙镇装做盗匪，劫出林家这位小姐，全是他的主张。最可笑的，家兄虽然将这小姐劫来，仍是徒有虚名，毫无实惠。论他此时心理，未尝不悔自家做事卤莽哩。”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林赛姑被劫，此是何等重要事！读者意谓此后入险出险，必有一番惊天动地之奇迹，以助阅者兴味。其实不然，今日世界与昔大异，断未有以堂堂军官竟思藏美于室，外间不露一毫风声者。观于武星斋席间闲话，可知陶如飞之心，

亦必防人知觉，然而道路之传言，同胞之指摘终不能免。观后文作者种种，以一老母，一娇妻推翻全局，不落旧日稗官窠臼，事奇文奇。

【独鹤评】武星斋一粗汉而已，宗久安满口功名利达，亦是一个庸才。如此人物，畀以重任，固应愤事。然两人相较，觉武星斋犹有爽直可爱处，其使酒骂座之态，颇似《水浒传》中李大哥。

赛姑被劫，赵珏异常着急，赵瑜亦异常着急。兄妹二人都为赛姑魔力所驱使，而又各有心事，真堪绝倒！尤可笑者，阿兄心事可以直陈，而乃妹之心事断难明言。观于辩论失身与否一层，惟有令读书者掩口胡卢耳。

第十二回 谒岳丈林耀华拒婚 请救兵赵璧如就道

赵珏听到此处，方才将心上一块石头轻轻放落，重又笑问道：“这又奇了，令兄既将林小姐劫来，何以不能遂其所欲？其中情节大是可疑。宗大哥若不以外人见待，何妨将这其中缘故细细一谈呢。”宗久安笑问道：“赵大哥殷殷垂问这林家小姐，是否同这小姐有些瓜葛？”赵珏猛不防被他问着这一句话，确中心病，不由脸上一红，幸喜残灯不明，尚不至被宗久安瞧破，疾忙掩饰说道：“宗兄又来多疑了，我同这林家小姐素昧平生，哪里会有瓜葛？只不过因为他是我们本省的人，他父亲先前做过省里议员，也是人人知道的。忽然从路途之间出了此事，听来觉得很有趣味，所以向宗兄问得一问。”宗久安笑道：“既如此说，可以不消瞒得吾兄了。家兄自幼天性懦弱，父亲见背之后，全是家母教育成人。家母对于愚弟兄们严厉非常，愚弟兄亦颇能自尽孝道。家兄一营填防新塘之时，所有家眷人等在三日之前便已拔队前走，约定了船泊妙音河岸旁等候家兄。家兄因为久蒙陶军长眷爱，此次远发，那些同僚的军官不无逐日的预备酒宴替家兄饯行，因此少有耽搁。偏生便在广州火车上遇见了林家小姐，心中遂动了一点爱慕之情。后来又知道他也是官眷，家兄业已娶过妻室的人，便是想同那边提议婚姻，知道也无济于事，所以只是在火车

里行止不安，寢食俱废。嵇夷白原是同家兄一路走的，猜出家兄的用心，因此替设计策，等待到石龙镇时候，假以护卫为名，已将客寓里的情形一一看在眼里，当夜便差遣了两名卫队。嵇夷白也结束齐整，轻轻的破户而入，将林小姐背负出来。一经得手之后，好在石龙镇离妙音河本不甚远，家兄一千人便连夜的奔到妙音河上了兵船，立即开行。这件事当时家母同我们都不得而知，见这女子上船，深以为异，当即向家兄询问。家兄百般支吾，说是在虎门一带买的人家女孩子，将他带回来做妾的。可怪那小姐并不啼哭，只顾张着眼四面瞧看。其时我的母亲只不过嗔责家兄年纪尚轻，不应该糟蹋人家子女，把来做妾。倒是家嫂听见这话，十分恼怒，立刻同家兄开起谈判，大起酸风，吓得家兄缩着头躲在一旁，不敢开口。那林小姐看出这种情形，他猛的走至家母身旁，跪下来叙述他在石龙镇被劫的一番缘由，侃侃而谈，并无畏怯之色。”

赵珏听到这里，将手掌一拍笑说道：“妙呀，毕竟曾经当过女学生的，其举止动静，与寻常女子不同。此事若在别人，除得一死之外，更无别法了。他竟会这样有胆有智，真使我们一班男人家倒地百拜。以后的事你也不须说了，定然令堂老太太不许令兄纳这小姐为妾，以至令兄大失所望了。”宗久安笑道：“赵大哥真是明见万里。家母听见那小姐的话，好生愤怒，旋即将家兄唤至面前，痛痛的责备了一顿。依家母意见，还要押着将船开回，送这小姐再返石龙镇交给他的父母。那时候我就发了些议论，说林小姐的家眷在石龙镇，不过暂时停歇，火车一行，他们定然赶赴省里去了，便是送小姐回

去，也怕徒劳往返。好在这小姐的父亲也在省里当着差事，随后看有机会再行送小姐回府罢。家母深以为然，便将这小姐留在身边，看待得十分亲热。一直等待抵了新塘以后，军营驻扎下来，寻好了公馆，家母还怕林小姐不乐同老年人周旋，各事受了委曲，于是将家兄撵在营里住宿，命林小姐同家嫂在一个房间里款洽。说也奇怪，家嫂性情，最是一个不能容物的人，不知何以见了林小姐非常亲爱。我未曾动身之前，只见他们两人形影不离，偎肩握手，任是亲姊妹也没有那样温存体贴。有时候家兄想回房暂歇，都被家嫂撵逐出来，说有林小姐在房，不便留他别生枝节。可怜家兄千方百计想出法子来将林小姐劫得到手，转白望着家嫂同他亲热，自己想同林小姐说句话儿也不容他有这奢望，岂非徒耽了恶名，毫无实惠吗！（一段情事，若使赵瑜小姐听见，不知作何感想。珏兄瞋瞋，方引为深幸，岂非可笑之极！惟陶如飞见色垂涎，敢冒不韪，卒至不得一啖之尝，转赔贴一年轻少妇。引狼入室，孽由自造。世间一切为军官者，兴高采烈，方谓可以任其所为，而不知冥冥之中，安排已定，欲讨人之便宜者，自家之便宜被人讨去而不自知。吁，可畏也哉！此中因果，可以劝善，可以惩恶，谁谓稗官家言，无补于人心世道耶！）

“还有一件事更叫人委决不下。当初林小姐来时，还时时刻刻的想着父母，巴不得家母立刻遣人送他到省。詎料自从同家嫂联络以后，他不但不思念家人，及至听见家母有送他回去的消息，转有些留恋家嫂，不忍别去。所以由去年残冬以至今日，林小姐简直没有离去舍间的意思，岂非怪事！兄弟时常还说着笑话儿，林小姐幸喜是个女流，虽然同家嫂这

样恩爱，尚没有人疑惑他们别有暧昧。然而窥测他们两人耳鬓厮磨的形态，虽寻常人家夫妇还及不来他们的情好。此刻家嫂只多着家兄一人，会面时就同他赌气，家兄也说不出的苦楚。这也叫做自作自受了。”（在宗久安口中，直呼起本文，可谓文章有胆。）赵珏益发高兴，笑得拢不起嘴来，说道：“天下的事，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道理。男女相悦，固是常事，然而两女相悦的情形，也有时候种种出人意料。这林小姐也是前生缘法，不但令嫂同他分拆不开，就以舍妹而论，当初同林小姐交好的时候，不是也同令嫂一般，成日成夜价在一处谈笑，几乎没有半刻功夫可以离得。”宗久安按着笑道：“赵大哥说话，我早觉得有些藏头露尾。若非林小姐同大哥这边有些瓜葛，料想不应如此关切，此刻大哥言语之间可是流露出来了。林小姐既然同令妹如此亲爱，可想大哥对于林小姐一定有特别感情，对此名姝，断无不存爱慕之理。大哥先前还同弟一味支吾，可想不肯以知己见待了。”

赵珏因为林赛姑虽陷险境，尚未失身，非常高兴，（在赵珏以为赛姑未尝失身，不知其失身固已久矣。一笑。）一时说话不及检点，无心中将认识赛姑之事全行呈露，经宗久安蓦然一问，不禁羞惭满面，连连拱手说道：“实不敢欺瞒吾兄，林小姐在家乡时候，曾经同舍妹在一处学校里求学，彼此情致尚称亲密，不时的也常向舍间走动。舍妹前天听见林小姐被劫消息，十分哀感，屡次逼着兄弟向宗大哥询问。至论弟与林小姐，实无别的关系，吾兄切勿多疑。”宗久安也只付之一笑。两人谈得许久，不由都有些困倦，觉得天色已是将近破晓，大家和衣睡倒。

一梦沉沉，一直睡至第二天红日东升方才起床梳洗。这时候赵珏一眼看见大门外面有一个人将头向里边伸得一伸，吃了一惊，正待查问，那人慌忙说道：“少爷还在这里呢，家里小姐分付小的过来告诉少爷一句，昨天营里拘获的那个姓武的党人，于清晨时候业已在校场枪毙。小姐同太太很不放心少爷，命家人过来叮嘱少爷就赶紧离了此地，向广东去躲一躲罢，不可再回家去招惹外人耳目。这是一百元钞票，太太交给少爷在路上使用的。”说着便从身边掏出一叠钞票递在赵珏手里。赵珏猛然听见武星斋枪毙，觉得一个活鲜鲜的人，不多几日还在一处吃酒谈笑，转瞬之间已成异物，不由呆呆的出了一会神。良久方才望着那人说道：“你回去禀明太太同小姐，说我就依着太太分付，若得了机会，立刻就往赴广东，叫太太同小姐不用悬念我。我到广东一有了下落，立即写信回家，家里有甚么事故可以随时告我。”那个家人垂手答应了几个是，旋即出门匆匆走了。此处赵珏便同宗久安谈及武星斋的事迹，宗久安冷笑了一声只不开口。（宗久安可谓忍人。）赵珏当晚便同宗久安商议，准备连夜的偷赴广东，去投奔他哥子陶如飞那里权时歇足。

两人计议已定，赵珏当即取了两张钞票共计十元，交给郝龙妻子，谢他两日照应之惠。一直候至黄昏时分，雇了一个人挑着行李，两人跟随在后，径上火车。幸喜路间却不曾被别人觉察，不到几日功夫，两人已抵广东新塘地方。宗久安领着赵珏直向他哥子营中走去，及至走到那扎营所在，抬头一望，吃了一吓，只见营址全无，剩了一片荒凉野地，幸喜这地方已入他们南边汛地，没有妨碍。宗久安立刻寻着一所

警署，问他们这陶营长的兵队如何已不在此地，还是迁了驻扎之所？当时那个警长接着名片，已知道宗久安是陶营长的兄弟，立刻请进局中邀宗久安同赵珏坐下。宗久安当即询问他哥子移营何所，是否可仍在新塘一带地方。那个警长忙答道：“营长驻防敝处，地方上甚资得力，无如在上月里省里有紧急公文，转飭令兄带领军队进驻武汉，仍归陶旅长节制，他们全旅都开赴长沙去了。”宗久安惊问道：“这又奇了，长沙现为南军所占，该处军队很是不少，如何又将虎门陶旅长调开去助战？其中想有他故，未审警长还知道移营的原委么？”那个警长见宗久安问到此处，遂将坐的那张椅子向前移得一移，附着宗久安耳朵说道：“近有敝友新从岳州而来，据闻，我们这边先前进攻北军，颇获胜利。因为北军虽众，久无战斗之志，而且湘中山路崎岖，形势险峻，北军途径不熟，屡遭挫折。我军着着进行，声势浩大。不图于一月之前，北边又遣了几营人来助攻长沙，我军初尚不以为意，叵耐内中有一个营长，说是由陆军学校毕业出身，新近升为营长的。这军官深明韬略，智识非凡，兵力既不足以挫其凶锋，贿赂又不足以移其素志，一味的同我们这边作对。我军是以叠次败衄，湘西一带岌岌可危。令兄移营该省，大约便因为这个缘故。”

宗久安听了这一番话，不由吃了一吓，咂着舌头说道：“不妙不妙，自从两方面宣战以来，并不曾遇见这种劲敌，这个营长真是‘初生犊儿不怕虎’，未免有些过于认真了。万一容其屡获胜仗，再荐升至旅长师长地位，其时位分愈大，资格愈深，那时果然拿定他的主意，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这

件事倒也很棘手的呢。我们在背地里说句老实话，两方战事，大抵全恃虚声，并不要一定炮火相加，血肉相搏。闹到末了，只须两边平均些权利，也就韬戈束甲，不作他想。此番闹出这样一个冒失的营长出来，陡然长了北方气焰，不是‘和平’两字永远没有希望么？这也要算是国家的气数，人民的浩劫呢！”赵珏这时候在一旁静听，心里猛然触起一个人来，忙插口问那警长道：“请问一句，北边带领军队由学校毕业的这位营长，不知可调查出他的姓名，是哪一省的人氏？”那个警长笑道：“我们中国号称共和，然而阶级悬殊依然如故。这营长果然做到甚么督军巡阅使的身分，虽没有经济学术，然而他的大名鼎鼎，自会脍炙人口。若是爵位卑微，再加着出身学校，为人人所憎厌，任是他虽有战功，也没有人肯时时提着他去嚼念。我的那位相识，他也是老于宦途的朋友，当时我听见他说这话，也曾问及这营长的名姓，敝友笑说草茅新进，委实不曾注意及此。两位先生也不必着急，大约一经到了省里，就可以察访出来了。”赵珏点头称是。宗久安因为新塘这地方没有甚么洁净旅店，便同那警长商议，意欲在局里权歇一夜，明日再搭赴火车进省。那个警长连连答应，随即招呼警勇，将他们两人的行李安置妥帖，一宿无话。

次日宗久安别了那个警长，偕着赵珏依然就道，不到两日功夫，已抵省垣。宗久安知道他哥子此番虽然带领军队直趋湘岳，兵凶战危，断然不会将家小掳去，于是先行打听他哥子家眷的公馆，寓在何处，当时便有人指点他所在。他便将赵珏安置在一个旅馆里，独自回去拜见他的母亲，并诉说在福建失事之由。他母亲深替他担着惊恐，也就将他哥子调

遣出发的事迹——告诉了久安。久安问道：“嫂嫂他们想还安好，林小姐定然随着母亲一路到省，此时想还住在我们公馆里。”他母亲笑道：“你嫂子近来有病，镇日恹恹的，也不大思量茶饭。请了医生替他诊治，有的说他是气恼伤肝，有的说他是已经怀了有两个月身孕，究竟叫人也猜摸不出。依我的见识，他这病并没有别的大事，一定是害的想念林小姐的病。”宗久安吃惊道：“怎么林小姐不在我们家里了？这也难怪嫂嫂想念他，他们情爱又密，从前是形影不离的，如今硬生生替他们拆散开来，无怪嫂嫂弄出病痛来了。”他母亲笑道：“彼此都是女人家，在一处相好、亲爱也是有的，只不曾见你这嫂嫂同林小姐的这样如胶似漆。大约也是前生缘法，别人也无从替他们解释。至于林小姐当初被你哥子糊涂弄回家来，依我当时便想将他送还他的父母，后来不料林小姐同你嫂嫂谈得来，因此便延搁下了。如今既已到了省里，我们又知道他家父母的官阙，随即命人传信给他父母，不免扯了一个谎，说是他家小姐在路途上被盜匪所劫，是我们官兵看见，将他救出险地，特地送小姐合浦珠还，现今留在内眷身边，不日便送他遄回公馆。可怜他家还有一位老太太，因为想念这孙女儿，几乎一病不起。如今得了这个喜信，说不出他合家的快乐。他父亲立即来拜会你的哥子，流水般的道谢不迭，并说在石龙镇失事之后，原想你哥子替他捕盜，不想兵船业已开放，几乎束手无策。谁知小女性命仍为营长所救，真是万分感激，另外还备了好些礼物送到我们家里。你哥子也同他谦逊了几句，当时他父亲就将林小姐接回去了。我还笑望着你哥子说，幸是这样做作一点不露痕迹，还落得人家感谢不

尽，否则依你那些糊涂主意，白糟蹋了人家女孩子还在其次，譬如今日大家都在省里办事，万一被别人知道，弄得身败名裂，如何是好？照我这样做去，岂不波平浪静，一点形迹都没有！”（嗟呼，自林赛姑从石龙镇被劫之后，读者鲜不谓此后文字必有一番掀天揭浪，大起波澜。方且停目视之，以待陶如飞之若何逼奸，林小姐之若何拒奸矣。孰知作者放处则放得极远，收处又收得极淡，在人意计之中，出人意料之外，诙诡变幻，不可方物。善乎宗母之言曰“波平浪静，一点形迹都没有”，不啻为此一段书注脚。）

宗久安仰着头想了想，不禁皱眉说道：“母亲这番作用，原是算无遗策，但不免有一层可虑。在路间救林小姐这句话，不过欺瞒一时耳目，保不住林小姐回去，不将其中实情一一告诉出来，那时候哥子的名誉依然不免损失。而且姓林的万一同我们这边作对起来，尽可以提出诉讼。”（此一问最妙，论情事固是缺点，论文章亦近漏笔，要看他本领斡旋。）他母亲也笑起来，说道：“这一层倒也亏你想得周到，但是已不消你这样多虑了。先前我也因为这层缘故，想拿话去叮嘱林小姐，叫他不可在父母面前露出被我们劫夺的痕迹。那林小姐真个异样聪明，他不等我开口，已猜出我的意思，他一味承揽，说断然不使父母知道。这事初时我还疑惑他，或者拿这样话来搪塞我，并非出自真意。后来他老实说出来，说他同你嫂嫂非常要好，万一将你哥子劣迹诉知父母，将来父母如何会允许他同我们这边来往？既不许同我们这边来往，他遂没有会见你嫂嫂之日。所以这事全出自他的主意，决然不露出一字，所以我也相信他得过。你如不信，这林小姐虽然回了他的公

馆，还不时的隔着三日五日来会你嫂嫂，有时候耽搁迟了，一般同你嫂嫂睡在一处。”（读之使人哑然失笑。为陶如飞计，虽然赔贴了一个爱妻，毕竟保全了自家名誉。以后打劫人家女子，还须拣着男装的取来，方才有此便宜。）

宗久安笑道：“原来有这样缘故，那就无怪林小姐自然不将那些事告诉他父母知道了。但是哥子业已入湘，一时还不见得回来，我在福建会见一个朋友，本是赶来投奔哥子的，过不了几日，我或者还须同他向湖南去走一趟。目下他住在栈房里，如若公馆里房屋尚多，儿子的意思，还想请他住在家里来，各事便当些，不知母亲意下如何？”他母亲说道：“既是你们的好友，理应将他接回家来住着；况且你哥子出外，厅上及书房里也没有人用得着，叫人家冷清清的住在栈房，成个甚么样儿？”宗久安听见此话，十分欢喜，又到旅馆里将前后事迹告诉了赵珏。赵珏怔了怔叹道：“我此番到粤，原想在令兄这里会一会林家小姐，替舍妹传达口信。不料他又回去了，岂非缘浅。”宗久安笑道：“这有甚么打紧，我不是告诉你的，林小姐虽然回去，他不时的还来看望我家嫂嫂，如若得着空儿，便请家嫂替你们介绍介绍，便可会见他了。”当日赵珏便将行李移入宗久安公馆里面，并拜见了他的母亲。

住了几日，倒也安然无事。赵珏此时算是已得着林赛姑消息，便详细写了一封家信寄给妹子赵瑜。又因为他妹子曾经嘱咐他去拜会林耀华，择了一个日子，果然径至督署，想同林耀华见一见。名刺虽然已经递了进去，耀华知道他便是在家乡里曾经求过他的女儿结婚的。此时赛姑若果是个真实女郎，那赵珏虽然求婚未允，然而既有这一重香火因缘，耀

华对着他少不得要另眼看待。无如这时候赵珏虽是大言不惭，以未婚的女婿自待，其实耀华心里却没有这一件想头。论同乡名分，见与不见，大可无关紧要；况值政府初立，诸务殷繁，署中出入又戒严非常。当时将赵珏的名刺拿在手里掂了几掂，旋即定了主意，命人传话出去，说是公家事繁，实没有暇晷可以晤客，问一问来人居住，改一天我再去回拜罢。

赵珏在辕门外边候至许久，不料得了这种冷淡消息，他简直使出他娇客气性，愤愤的掉转身子就走。家人赶着问他住在何处，他一声儿也不理会，径自跑回宗久安公馆。却好宗久安正坐在书房里，见他脸上气色不好，便笑着问他所为何事，这般不快？赵珏到此更忍不住，立时滔滔不断将以前向林家乞婚，林家允许等待彼此年纪大些，方才可以联姻的话，说得痛快淋漓。又道：“谁想我不远千里，亲来拜见我们那位岳翁，他简直招待都不招待，这不是有心奚落我吗！怪道那些旧小说子上讲起来都说是女婿贫穷，丈人就不肯相认，往常还疑惑是编书的故作此欺人之谈，拿我这件事印证印证，真是古今一辙，先后同揆。你想我可气不气？”赵珏一面说，一面拿手揉着肚子，只嚷胃腕疼痛。引得个宗久安拍手大笑，（赵珏十分武断，岂独宗久安要笑，我亦要笑。）指着赵珏脸上语道：“哈哈，我说你这也委实不是知己朋友，以前林小姐出了这件事，被死鬼武星斋披露出来时候，我无意中就瞧出你那一种仓皇样儿，端着酒杯子，几乎不要流下泪来。过后我又询问你是否同林小姐有无关系？你又推得一个干干净净，说是林小姐不过同你们那位令妹有同学之谊，这也罢了。及至已经到了舍间，你还是藏头露尾，说要同林小姐见面，又

说是替令妹传达口信。我请问你，既然同林小姐没有瓜葛，此番去会他阿父，见也好，不见也好，为甚又引经据典，闹起旧小说子上面的嫌贫爱富呢？照这样看起来，老实说，你前番要想会林小姐一会，我还拟嘱托家嫂替你们介绍介绍，如今你同林小姐既是未婚夫妇，这种嫌疑事体，小弟还不敢担此干系呢！”赵珏连连向宗久安作揖道：“好哥哥，好哥哥，算兄弟欺你的不是，但是我也实有苦衷，不便尽情披露。如今既已瞒不住大哥，以后还求各事周全到底，庶不负我们萍水遭逢，芝兰投契。”宗久安笑道：“好呀，大家既然在一处相好，凡事也须割切商量。我已猜到赵兄的用心，大约不能求见于尊翁，定然急思求见于令媛了！停会子等我面见家嫂，叫他早晚约林小姐过来让你们谈一个体己儿，可好不好？”赵珏笑道：“荷蒙厚爱，小弟心感已极，改日只有备一席东道奉谢。”宗久安笑道：“自家的好弟兄，这奉谢的话倒也可以不消讲得，只是将来有甚么秘密事件，不要将人瞒得实腾腾的便好。”

果然这一晚，宗久安径自走入内室，预备同他嫂子斟酌邀约林小姐到这边会晤赵珏的事。刚刚跨入二门以内，猛见他的嫂子正坐在母亲身旁掩面哭泣，他母亲也是流泪不止。只听见他母亲说了一句，是“当军人们的这碗饭，委实吃不得了，占了优胜，是他督军省长们的快活，至于像你的丈夫动不动就充前敌，炮子上不曾安着眼睛，一个不防备有没有性命都是料不定。”正说到此，已见宗久安走得进来，他母亲便问道：“战地上的消息，你在外间听见甚么没有？说是我们南军覆败的不少了。”宗久安惊道：“连日报纸上虽然说是北军占领了岳州一带，究竟未知是否确实。母亲这话是打从哪里

听见的，说得这样紧急？”他母亲又说道：“今天是你嫂嫂的哥子到我们这边来报告的，他说有几个朋友新近打从湖南贩卖棺木下来，经过岳州，战云弥漫。北边有一个营长，甚是利害，着着向前进步，不认一毫情面。他的兵队又整齐，军律又严肃。”说着又伸手搔着头说道：“他说这个人姓甚么呢，好像是圆溜溜的‘圆’字，又像是四方方的‘方’字，连他的名儿通共只有两个大字。我的记性真是不济了，如何一时间再想不起来。”他嫂子便插口说道：“这营长姓方名钧，叫做方钧。他不过新近才带领了一营人众，他便这般扬威耀武，很想要替政府里出一番死力，可算得一个不达时务的人物呢。据说你哥子的战线便同这姓方的在一处，别人家是拚着命的，你还不知道你哥子胆小如鼠，平白地听见炮声，他还没命的掩着两个耳朵，可想这几日里不知他要吓得甚么样儿了。”说着又掩面呜呜的假哭。宗久安此时原想替赵珏说去接林小姐的话，无如见着这样神态，再也不便开口，勉强安慰他们几句，重又踱回书室。

赵珏看见宗久安出来，忙迎着笑问道：“林小姐几时可抵尊府？令嫂定然是赞成的了。”宗久安没精打采懒懒的说道：“对不住，赵兄委托之事，实在不曾能达目的。并不是家嫂不肯接他，只因他们心绪恶劣，一时间不便向他们提起这事。”赵珏惊问道：“令嫂有何心绪，定然因令兄出外欠了，闺中少妇，望远颦眉也是常理。”宗久安笑道：“那到不然，家嫂听见战地消息不佳，又恐家兄有甚么意外变故，是以镇日价颦眉泪眼，简直没有一毫兴致。”赵珏笑道：“我记得我们在新塘时候，听见那个营长叙述北军胜利，说是有一个新来营长，

十分强硬，不知道这智长毕竟是谁？”宗久安道：“适才家嫂倒提着的，说是叫做甚么方钧。”赵珏听到此处，不由跳起身子，笑道：“哎呀，原来果然是他上了前敌了！他的军事学识是不错的，无怪南军有这番挫折了。”宗久安惊问道：“难道赵兄同这营长认识不成？”赵珏笑道：“岂但认识，他同我是同学至好，我由京里回家时候，他还不曾出京呢。”宗久安慌忙向赵珏作揖笑道：“原来赵兄同这方营长是同学至好，这番战绩，大约非赵兄不能收束全功。停刻兄弟当禀知家母及家嫂他们，好叫他们放心，并请赵兄明日便偕兄弟起程，径向长沙一走。赵兄志在护法，又极文明，为国为民，想断无推诿之理。”赵珏笑道：“方营长虽是髫年交好，然而目下他已投效政府，我居南军，同他处于反对地位，即使到了战地又有何益？若论两军交绥，杀敌致果，我的学识不见得高出于他，这胜负之数尚未可知。况且我尚不曾得着新政府里的委任，手无斧柯，何从作战事上计画？宗兄快不要如此高兴。”宗久安笑道：“赵兄又来迂腐了，我已经同你讲过的，南北相持，看似势不两立，其实都是虚声恫吓，没有一次当真攻击。此番请赵兄往赴长沙，也断断不用你亲临战地，这其中奥妙，此时且不便明白宣布，等到那时候自有办法。至于你若是建了这次大功，你还愁南方新政府里不给你重要位置？好哥哥，从此飞黄腾达，指日高升，倘若不忘故交，兄弟仰求你提携的地方正多呢！”宗久安说毕，就想转入内室去告诉他们这话。赵珏忙拦着说道：“不是兄弟勒掯宗兄，若令嫂不将林小姐请得来同兄弟见一见，我决不同宗兄在赴湘岳，此约必须同宗兄立定。”宗久安想了想，笑道：“若是等你同林小姐相见，不

是又耽搁了动身日期？罢罢，好在两军相持，一时尚不至别有变动，等我同家嫂斟酌办法再来回覆赵兄。”

宗久安进入内室，先将赵珏认识那个方营长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不日便须同赵珏到哥子营里相机行事。他母亲同嫂子听了非常欢喜，一叠连声催宗久安同赵珏赶快动身，好救陶如飞的性命。宗久安又望他嫂子笑道：“话虽如此，只是赵珏知道嫂嫂同林小姐是闺中密友，意思想请嫂子介绍他们见一见。”他嫂子笑道：“这个如何使得？林小姐他的身分何等娇贵，如何我们这般冒失去引他见一个募生男子？他知道不是还要嗔怪我们无理。”宗久安笑道：“嫂嫂你若是如此作难，那赵珏便不肯到长沙去了。嫂嫂须忖度忖度，还是哥子性命要紧呢，还是林小姐的体面要紧？我还有一句话告诉嫂嫂，这林小姐当初同这赵珏已有过婚约，只是因为彼此年幼，未能实行，算起来他同林小姐究竟不能说是募生的不曾见过。”他嫂子听见这话，不由怔了一怔，重又笑起来说道：“这位赵先生原来是同林小姐那边求过婚的，照这样看起来，他既定然要同林小姐会面，我又何苦白白去阻拦他们。请你转告赵先生，明日我一定将林小姐请过来便了，至于林小姐肯见不肯见，却与我没有相干。林小姐明天既来，后天便须请赵先生起程。”宗久安笑道：“那个自然，嫂嫂放心。”

且说宗久安这嫂嫂原是姓缪，小字兰芬，为人生得玲珑娇小，年纪虽然已经十九岁了，然而同赛姑站在一处，却像是同胞姊妹。陶如飞初娶兰芬时候，非常爱畏，闺中一切举动，悉听兰芬指挥，从来不敢违拗。论他们夫妻恩爱，也算

如胶投漆。无如陶如飞见猎心喜，平白地将一个乔装女子的赛姑擒劫回家。兰芬初则由妒生恨，少不得与陶如飞大起冲突，继而知道赛姑是个假女郎，他那时候不但不怪夫婿多事，反觉得这一段姻缘，十分感激他为自家撮合。借着亲爱赛姑为名，转双宿双飞异常快乐。又苦了一个陶如飞，被撵逐出房，孤另另的空帏寂寞，叫不出连珠价的苦恼。抵省以后，赛姑虽已回家，他是知识未开的少年，既有个赵瑜做了他“先事之师”，又有个兰芬做了他“后起之秀”，他也渐渐的不遵父母约束，时常到陶公馆里去走动。

这一天忽然兰芬那里打发人来请他。他得了这个消息，立刻收拾齐整，坐上轿子，一直抬至陶公馆门首，跳下来便走进上房。兰芬一见了赛姑，便上前同他握手，笑吟吟的将他邀入房里，含笑问道：“近日在闺中作何消遣？我不请你，你再也不来，我把你这鬼灵精的妮子，为何连自家一个‘未婚夫婿’都不去招待招待，反叫人家闹到我这里来？要来问你一个‘背夫潜逃’的重罪，我不知道你将来怎样死法呢！既骗人家的妇女，又骗人家的男人，你好好跪在我面前，替我招出几时同这‘未婚夫婿’订约的？若有半字虚诬，看我拧你的小嘴！”赛姑被他这一番话说得一时懵懂住了，羞得脸上红了一红，咬着指头笑道：“你不要拿这些话葬送我，不过隔了几日不见你，便同我瞎三话四。我有甚么‘未婚夫婿’呢？老实告诉你，若讲到我的‘未婚夫婿’，除得是你，更有谁人？”兰芬向他眨了一眼，不禁含羞说道：“悄没声些，你不防着给别人听见！”赛姑趁势侧身坐入兰芬怀里，笑道：“你也怕人呢！我便应该给你开心的，只准你打趣我，我才打趣你一句，

你就责备我起来了。”兰芬笑道：“谁人打趣你的？你去想想，在家乡时候，可有一个姓赵的向你求过婚的？你没的还要瞞我。”赛姑笑道：“呸，原来是婉如的哥子。这个人难不成已到广东了，他巴巴的来干甚么的？”兰芬笑道：“干甚么呢？还不是赶来同你‘结婚’！你们的秘密，横竖我也不明白，他好在想见你一见，你们见了自然知道。”赛姑笑道：“生刺刺的，我不好意思见他，姐姐替我回他去罢。”兰芬用手按他的额角笑道：“哎呀，好一位‘千金小姐’，简直连一个生客都不肯去见了。你休得引我使起性子，轻轻的揭开你的黑幕，问你还是应该去见这姓赵的，还是应该鬼鬼祟祟的偷来见我。我也不欺你，并非我真替这姓赵的出这样死力，实在因为想他往赴战地，同北军去秘密运动，免得如飞的性命有损。”

赛姑此时忽然敛了笑容，重重的将兰芬望得一望，不禁将个头低垂下来，沉沉无语。兰芬笑道：“同你闹了一句顽话，你便生气了，可想你这人十分寡情。”赛姑忙摇头说道：“不是不是，我只怪你衾边枕底，讲起来都说是同我恩爱似的，不曾将你那丈夫放着一毫在心坎儿上。如今可是你亲自说出来了，拿我这不要紧的脸面去恭维别人，好让别人救你家丈夫的性命，你叫我听着可生气不生气呢。”说毕又噗嗤一笑，用手指刮着脸羞道：“真个试出你这人心来了，你还有甚狡赖。”兰芬红着脸说道：“我虽然喜欢你，不喜欢他，然而他毕竟没有同我们结下甚么海样深仇，何至连他的性命都不顾呢？好人，我也没有本领辩得你过，你见也由你，不见也由你，我永远不来问你，省得另起疑心。”兰芬说着便将赛姑推下身来，自家老拿眼望着帐钩子，不去理会赛姑。赛姑知道他真是委

曲了，又见他那种娇嗔样子，不由暗暗发笑，忙向身边站的一个侍婢笑道：“榴姑娘，请你出去替我告诉二老爷一句，说我即刻出来会那姓赵的客。”那侍婢刚待出房，兰芬放下脸色喝道：“阿榴转来，别人家的闲事，要我们多管则甚？你敢擅自出去，看我打你这贱人！”赛姑笑道：“姐姐真个生气了，姐姐各事平时都耽代我，妹子年轻，说话不知道较重，如今已是懊悔不迭了。姐姐也不用使性子打阿榴，让妹妹交给姐姐打杀如何？”说着左一揖右一揖，不住的向兰芬陪罪。兰芬不由微微一笑，指着恨道：“论我要同你赌气，便该再不理你；无奈我的心肠太软，又搁不住你这可怜样儿，阿榴你便替林小姐去一趟罢。”阿榴答应，含笑出了房门。此时赛姑又牵着兰芬衣袖，要他一齐到厅上去。兰芬笑道：“呸，你又来胡么样人，你忍心舍得叫我出见生客？”赛姑笑道：“我一个人怯生闹了！你虽是外面装着女孩子，毕竟与女孩子不同。我是个甚生的，请姐姐陪我去走一走，不要你到厅上去见他，只躲在屏风背后听我们讲话，可好不好？”兰芬被他缠得没法，只得顺从着他，两人携手步行而出。

其时赵珏刚坐在外间同宗久安议论湘岳战事，忽然听见内里传出话来，说林小姐即刻出厅同自己相见，不由又惊又喜，立即背负着手向厅上来往闲踱。宗久安笑了一笑，不便坐在一处，便推说有事，自向外边书室里去了。不多一会，果然见那林赛姑轻盈袅娜的走得近前，向赵珏欠了欠身子，低头含笑。赵珏忍耐不住，说了一声：“小姐是几时抵省的？自从小姐动身以后，舍妹十分悬望，至今并不曾见小姐这里寄过一封信函，所以他是时时放心不下。学生因为舍妹记挂小

姐，所以不辞千里，跋涉而来。若是小姐得暇，还宜寄给舍妹一函，方好让他宽慰，免至想出病来要紧。”赵珏这时候因为在宗久安这边，不便提起赛姑路间被劫的话，这也是他用心细处。赛姑又笑了一笑，说：“婉如姐姐那边，我不久已发信去了，计算日期，此时想该收到。至于路途之间发生的变故，我一一也写得明白，婉如姐姐料想一定会体贴我，不至怪我寡情。大哥此番到来，不知抱何宗旨？万一能在这地方觅一安插，伯母同婉如姐姐何妨将他们一齐接到广东。家乡里风鹤频惊，也不是个福地，大哥还该打定主意才好。”说到这里，拧了一拧又笑说道：“我父亲在督署里，熟人很多，大哥何不同我家父亲去见一见？”赵珏笑道：“谁说不曾去谒见老伯呢，无如老伯将学生摈诸大门以外，这也是没法的事。”赛姑笑道：“这又奇了，大哥不必着急，等父亲回家时候，我自然会代大哥道达来意。须知我求我父亲替大哥谋一位置，不一定为的大哥，我只想婉如姐姐能赶快来此，大家把晤一番，我便喜欢不尽。大哥如若写家信的时候，再替我问问婉如姐姐的好，请伯母的安。大哥且请方便，我此时向后面去坐地了。”说完折转身子，便走入屏风背后。赵珏还待有满腔心事想同他再叙一叙，不料他走得太快，又不好上去拦他，只眼睁睁的看他进了屏风，不由发呆了好一会，深深的叹了口气，快快向炕沿上坐下。觉得赛姑几时不曾相见，身段体态比较前番又高了些，便是说话周旋也十分老练，不像当初腼腼腆腆的光景。心中又爱又恨，转弄得六神无主，心志不安。

宗久安打探得赛姑已走，方才缓缓踱入来，笑向赵珏说道：“好呀，你们夫妻俩不知谈了几多体己话儿，为何便轻轻

又放他走了？这须怪不得我。家嫂既然作成你们会面，赵兄还该早早收拾，明日偕同兄弟一路动身。”赵珏也只点了点头，心里更说不出许多委曲。

且说赛姑打发了赵珏之后，匆匆转入里面来见兰芬，早见兰芬背着脸，盈盈的已向上房走去。赛姑赶在他的身后，笑着说道：“好姐姐，怎生不等我一等？”兰芬也不答应，依然直向前走，一直走入自家卧房，扑通向椅子上一坐，蛾眉双蹙，手支着头儿，一言不发。赛姑走近他身畔，低低笑问道：“不过累姐姐走了几步路，又这般不快乐起来，毕竟猜不出你所为何事？可又来，我又不是真正女孩子，难不成同男人家说了几句话，又该你发起醋劲？”“哎呀，你这人委实难缠！”兰芬将手一推，冷笑道：“你同男人家说话，是你的本分，我何尝敢来怪你。只是你平时同我说过甚么的？说你在家里的時候，从来不曾同别的女子交涉，可算得是一个‘清清白白黄花女儿’，如今可被我听得出来了，左一句‘婉如姐姐’，右一句‘婉如姐姐’，还要将人家赶紧接到广东，让你们好常常会晤，你若不是因为这‘婉如姐姐’，也不替人家做哥子的寻觅位置了。你真是个多情多义的人，我知道你那婉如姐姐听见你这番意思，定然十分感激你，同你格外要好。我也是个明白透亮的人，与其等你那个婉如姐姐来的时候再来冷落我，倒不如趁在这个当儿，你还去做你的‘小姐’，我还做我的少奶奶，各自丢开了手，免得弄到末了，彼此生着嫌隙。”当时兰芬越说越气，不由纷纷珠泪一串一串的挂下腮颊来。

此时赛姑方才知悉厅上同赵珏的话已被他一一听见，心里暗暗发笑，这又是我的不是！既然同赵瑜有这样交涉，何

必苦苦又将他引至屏风背后？算是我自寻烦恼。想来想去，没有别法，只得狡赖着说道：“奇怪，你又白白的生气了！这姓赵的妹子，当初本是我的同学，他哥子既然到了此地，少不得也要问问他的消息。人家一个做女孩儿的，他哪里知道我是男子不是男子，到了你们嘴里，就应该编派我们这些话了。”兰芬冷笑道：“人家不知道你是男子，你会使你的手段，容易叫人家知道你是男子呢。就如以我而论，初次同你相见，也猜不出你是乔装，后来同我相处既久以后，你想想那时候你是个甚么形状儿？真个叫人哭笑不得。由此类推，我一个妇人家尚不免入了你的圈套，他们当女学生的，看见你长得这样俊，便论你不是男子，他们还该爱你，何况你真个是‘子建重生，潘安再世’呢！”此时赛姑也没有甚么辩白，只得低言蜜语，百般的将兰芬安慰妥贴。少不得两人又盘桓了一日，林公馆那边傍晚打发轿子来接赛姑回去。兰芬送过赛姑之后，便将宗久安又请得进来，催促他赶紧同赵珏去往赴湘岳。至于赵珏是否肯去与不肯去，尚未可定。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兄妹赴邮，道途间忽遇宗久安等代抱不平，拔刀相助。看去似另生枝节，然而其中细针密缕，仍是一线穿插到底。阅至本回始知赵珏苟不遇宗久安，何由知赛姑之近事。若在他手，转将一一再从赛姑被劫说起，笔墨固嫌累赘，而文章斗筭，亦欠紧密。作者苦心，岂寻常所能测哉？

【独鹤评】陶如飞赔了夫人，可谓自作之孽。然由兰芬而引出芷芬，实为全书关键。故写兰芬与赛姑秘密结欢，却是预先布局，谓其写不正当之情爱，为诲淫之作，固非谓其借

此谈因果，为儆邪之计，亦尚未识此中妙旨也。

赵珏既被拒于林耀华，又连遭赛姑之冷淡，自谓情场失意，愤懑异常。然而书中人气煞，书外人却是笑煞，真是趣事。

宗久安云：“南北两方，只消权利平均？也犹韬戈束甲。”可谓一语破的。然而权利之争，岂能平均？则韬戈束甲，更不知俟诸何日也。哀哉！

第十三回 吃花酒貽误兵机 失军心巧来说客

且说前回书中从陶如飞家里传说湘岳战事，北军着着进行，南边形势上显有一部份岌岌可危。陶如飞适当战地，以一个素无军事学识的人叫他统率健儿，炮火相见，自然是“退避三舍”，兵气不扬了。但此等事迹，不过缪兰芬姑媳听的道路传言，总未可据以为实。便是提着的那个营长方钧，说他怎生了得，究竟怎生了得的情形，作者因为要叙述赛姑一段艳史，便轻轻在那个北京城里方钧编练军队的时候，兀的就把他搁置下来，心里颇觉得十分抱歉。如今且趁赵珏同宗久安尚未动身之际，偷点空儿再将方钧事迹补叙补叙，好让诸君读这部小说似乎还有点眉目。

方钧自从将兵额补足之后，日日操演，不肯懈怠。他又不能不拿出营长身分，嘘寒问暖，共苦同甘，看待那些兵士，仿佛像是自家弟兄们一般。要晓得中国人心虽坏，然而你果然以诚心感化他们，他们也没有不知道感激的道理。说也奇怪，自此以后，那方钧所带的军士，看去只有一营，他那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简直同千军万马一般，众志成城。这也算得近日带兵的官长里不能有二，不可无一的了。他将军队驻扎在一处地方，便日日听候调遣南下消息。无如那时候政府里对于南军，主战主和，意见尚不能一致，及至过了新年，

还不曾有拔队的命令。方钧闷闷不乐，轻易又不肯回转自家公馆见他那一位赛金姨娘，镇日价坐在营里，只好从那些报纸上看看外边的情势。

这一天又看见报上载着我们那位东邻，对于民国很有跃跃欲动之势。方钧猛的将报纸向案上一掼，站起身来失声长叹，说道：“可恨可恨，家里人一般的醉生梦死，不知亡国即在目前，若要救中国之亡，必先将内乱靖得一靖；若讲到和呢，必须两方面开诚布公，剖心相见，暂时将那权利的思想抛置一边。不能借着‘讲和’的名儿，偷偷的乘隙而动。你也乘隙，我也乘隙，那和议便议到一万年，也没有成功的指望。若是战呢，不是南方将北方屈服下来，便是北方将南方屈服下来。到那时候，或者还可以有个归结。万一不痛不痒，今天开一排枪，明天放几尊大炮，旷日持久，不独苦了他们那一般百姓，等到我们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外人不消同我开战，只须向我努一努嘴，挥一挥手，我们还敢不俯首帖耳，惟命是听吗！”方钧越想越害怕起来，好在闲着没事，便命一个卫队备好了马，跨上去直向团长营帐里走来，意思想探问探问政府里可有出兵消息。

是时虽是正月天气，北方寒冷，只见那四山积雪，皓白如银。两旁大路上，衰柳枯芦，瑟瑟作响，彤云压得密密层层，似又有重做严寒模样。方钧走了好几里路，那团长营址已在目前，营门前立着两名荷枪兵士，看见方钧跳下了马，直望里走，慌忙喊着“立正”，举枪而立。方钧略点一点头，同跟着自己的两个卫队已走入营房。其时便走过一个兵士来，问方钧可是来会团长的，现在团长却不在营里，请营长便到里

边歇一歇。方钧听见这句话，心中很不乐意，刚待要问他团长现往何所，话还未曾出口，耳边早听见外面一匹马蹄声音滑嗒嗒的直窜到营门口方才停住。倏的便跳下一个人来，身上背着一封公文，双手取下，送入那个同方钧讲话的兵士手里，说：“赶快招呼你们大人，我也不能耽搁，急于回去销差去了。”那个兵士笑嘻嘻的向那人询问道：“大哥请略歇一歇，这封公文，大哥定然知道内中详细，不知有什么紧急事故，何妨先行告诉告诉我们知道！”那人笑道：“你问什么呢，这还不是调剂你们升官发财的道路儿！昨天听说总理在阁议席上已经一意主战，清早便有人打电话到我们旅长那里，命全旅陆续出发。故此旅长就发下这角公文，分付你们团长率领各营先行作个前队，须索即日南下去当前敌，省得弟兄们老远在京里闲着没有事干。倒是弟兄们须得赶紧将这件公事送给你们团长看一看，倘若误了时刻，那也不是顽意儿。”那人说罢，又笑了一笑，旋即出营跨上马飞驰去了。

此处方钧在旁边听得明白，心里兀自吃了一惊，便向那兵士说道：“先前听说团长不在营里，我的意思本想转回去，改一天再来谒见。如今却是不容不等你们大人见一见了，你先将公事送进去，我便在应接室里坐一会罢。”那个兵士果然便捧着那封公文，匆匆走入营后，去寻觅副官，好让他先行开拆。谁知不多一刻，那个兵士空手走出来，向方钧说道：“叵耐我们大人不在营里，便连副官也不在里面，公文已经书记长先生开视过了，说是限在明日拔队起程。若是今晚再寻觅不到团长，这件事怎生发落呢？”方钧笑道：“你们大人不在营里，定然便在他自家公馆，只须多派几位弟兄们去寻一

寻，断没有个寻觅不到的道理，何须你如此着急？”那个兵士冷笑了一声，又低低向方钧说道：“若说大人在公馆里，这断然是没有的事。他既然同着副官一齐出去，他们取乐的所在，那就不得而知。往常三日五日在外间流连，这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哪里想得到部里今天忽然来了这封雷厉风行的公事呢？怎生不叫人急煞！”

两人刚在闲话，这个当儿，里面果然传出话来，分派了好几名兵士向各处去寻访团长同那个副官，务尽今晚请团长到营会议出发的事件。兵士们哪里还敢怠慢，立即有好些人都纷纷出营去了。那个同方钧讲话的兵士还站在应接室里唉声叹气。方钧笑道：“团长消遣，左右不过在那些地方，你看他们已经纷纷出营探问去了，你还愁团长今晚不回营预备吗？”那个兵士又跌脚叹道：“营长倒不用说这样宽脾大胃的闲话儿，别的大人们逛窑子，吃花酒，原也是寻常的举动，便是他手底下人也都知道在什么地方；惟有我们这位团长，他的脾气与别人不同，固然公馆里太太同姨太太们管束得紧，不容大人妄走一步，然而大人却又防着被部里知道他的踪迹，偏又喜欢干这些把戏。他在这些上面守的秘密，大约无论什么事儿，也比不过那样精细，除得我们那位副官是大人心腹至好，两人常在一处。至于贴身爷们，大人也从不曾挈带过一个。适才这些弟兄们，虽然大家跑得出去，至于寻得见大人寻不见大人，怕还拿不住十分把稳呢。”方钧听一句，心里踌躇一句，暗想寻不到团长是他们的干系，且不必去管他，我的营里既然得了这样消息，也须赶紧回去料理料理，免得临时慌促。想到此处，便站起身来说道：“若是大人一经回营，

请你们飞快递一个信到敝营里，好让我亲自来会大人，面领指示。此刻我也不能再行耽搁了。”说完这话也就踱出营门，跨上马依旧从原路而回。

且缓表方钧回营作何布置。单说那位团长，原是北直隶人氏，复姓闻人，单名一个镜字，在前清时代，倒是好好一个行伍出身。惟目不识丁，生平又痛恨咬文嚼字的人，看见读书的士子，便像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今年业已有四十多岁，性情却极狡猾。刚才他营里那个兵士议论他的说话，却很有九分不冤枉他。目下眷了一个妓女，名字叫做爱琴，原是个住家的，与那些窑子不同，却没有多人向他那里走动。自从结识了这位团长，更是屏绝一切，拿出他全身本领单单来对付闻人镜。闻人镜因为这地方很是秘密，便一心一意躲在那里取乐。醋劲又极其利害，固然不许爱琴应外间酒召，便连寻常男人也要自家许可，方才准他出来见客。他这嫖妓，又瞒得人实腾腾的，只有身边这个副官，年纪还轻，面目又生得不恶，是闻人镜的心腹。他到爱琴那里都携带着这位副官做他的一个清客。最可喜的是那个副官，虽然陪着团长在一处顽笑，他却没有染指的希望。原来这副官是江南人，自幼儿不幸成了天阉，决没有剪边的嫌疑。因为目前正是元宵佳节，论外间官样文章，虽然煌煌示谕令人民一概遵用阳历，所有当初的那些元旦元宵名目务须一律改除，好做成一个民国维新的气象。其实那些百姓们固然阳奉阴违，就以官场而论，当这金桥铁锁火树银花的佳节，谁也不是笙管嗽嘈，酒筵徵逐。闻人镜以为作战的计划，一共不曾有个切实消息，逢场

作戏，少不得便赶在这灯节前后悄悄的约了那位副官，早一溜烟跑向爱琴那边度节去了。一连乐了三日，他哪里想得到便在这第四日上，不做美的国务院忽然议决出战，陡的命这位闻人团长抛却“桑中之喜”，转作成他一个“三军之惧”呢！

这时候满营的人大家都交头接耳，议论南下的事件。无如兵士们再也没处去寻他这位团长，直把个书记长先生急得走投无路。公馆里也得了这个消息，也纷纷遣人四出，只差敲着锣儿出着招贴。足足等了一日一夜，依然不曾见团长同那副官回来。这件事若是在前清时代，像闻人镜这件延误军机的罪名，哼哼，重则军法从事，轻则也须撤换差委，听候严办。好在目前是中华民国，大家共和，做官的带兵的诸公偶然高高兴，做错了一件两件事也稀松平常得很，谁也犯不着出来查问，同自己家里的人做起对来。况且今日你能摘我的短处，明天我也会出你的乱子。不如你哄我，我哄你，乖乖哄乖乖，混到哪里算到哪里罢了。老实说，他们有兵权的武人，有时高兴，便想占据城池，劫夺饷械，也没有人敢来过问。你道利害不利害！诸君若是再替闻人镜捏着一把汗，怕他因这件事闹出乱子来，岂非看小说淌眼泪——白白的替古人担忧么？

然而话虽如此，一个堂堂团部营里，又是行将出发，几千名兵士在那里伸着头垫着脚盼望团长，偏生那个团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也就一时生了些惶恐。方钧等到第三天上，依然是石沉大海，毫无消息。这一日他更不能再行忍耐，想了一个主意，忙忙的跨马跑到团长大营，同书记长斟酌，说：“目下是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湘岳之围，现尚未解，而汀漳

乞救，又函电交驰。团长另有要务羁缠，无从觅其踪迹，但是我们这些充当营长的各有干系，各有前程，势不能因为团长一人，大家转来替他分谤。在鄙人愚见，便请先生发行几封公函，将那几位营长都约到营里来，先行开一开会议，或是按兵不动，静候团长回来发落；或者我们就将各营预先出发，走一站算一站，团长随后率领大队按程而进。表面上庶几不致贻外人口实。愚见如此，不审先生以为何如？”此时那位书记长先生也没有一定主见，听见方钧说出这话，也便连连称是，说：“兄弟立即照办，大约尽今晚可以开会，营长还是在此稍待一待呢，还是先请回营，俟诸人到齐，然后再行奉请。”方钧笑道：“兄弟那里布署都已齐备，正无须再行回去，便在此处坐候罢。”那个书记长极口称赞道：“足见营长实心任事，兄弟佩服已极！”他说着这话，随即走入他那个办事室里去发布公函去了。方钧闲着没事，却好室里有现成的烟茶，他便随意吸着雪茄，躺在一张虎皮睡椅上暂为休息。

看看等至日落时分，那几位营长得了开会消息，陆续齐到，大家围坐在餐桌左右。那书记长遂将方钧的话复行说了一遍。大家交头接耳，斟酌了好一会，不约而同的都说是“方营长起先说的那个按兵不动的主意甚好；至于不奉团长命令先行出发的话，兄弟们却不敢赞同。方营长青年任事，发表此等意见，固然想见一片热心，然而未免尚欠些阅历。大家属在同事，苟有所见，不敢不告。方营长要晓得如今世界，既然没有君主，我们唯命是听的，只有团长权力最大，得他的欢心，便可保全地位，拂他的主见，可以立触祸机。所以我们全体的主张，只要将团长敷衍好了，外人还敢来干涉我

们的事么？至于什么陆军部，他们尽管闹他们的官样文章，我们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然，我们的资深格老，不怕方营长见怪，比较方营长经的阅历算是最多了，难不成方营长想得到的，我们还想不到吗？不过预先出发这句话，实在有些对不住团长。万一团长责备兄弟们轻举妄动起来，他就可以立时贬你做连长做什长，到那时候还懊悔不懊悔呢！”

这一番话，说得那书记先生拍掌喊好。惟有方钧气得鼓着腮颊儿，一言不发。这时候刚待散会，猛从外间气喘吁吁的跑进一个兵士来，笑道：“好了好了，副官业已回营了！”那几位营长忙立起身问道：“大人可回来不曾？”那个兵士又说道：“我们远远的只见副官独自骑着马在大路上行着，却不曾看见大人。”此时各营长听见副官已回，十分欣慰，大家步出营门外面，果然看见那匹东洋高头大马，驮着那个副官，颠头播脑的缓缓的踏着雪地而来。虽然四山暮霭，天色沉沉，那副官披着一件大红猩猩的外套，映着沿途瑞雪，却也看得十分清楚。早跑过几名兵士，捉住那马的嚼环拥至大营门首，轻轻将那副官扶得下来。谁知那个副官，正是宿酒未醒，余醺犹在，嘴里不住的喃喃还喊着“五魁”、“八马”猜拳口令。众人十分好笑，一齐拥入室内。副官随即向炕上躺下，四面望了望，见许多营长都约齐了在营里，不由吃了一吓，笑问：“今日有何事故，怎么全行光降？兄弟陪团长多吃了几杯酒，幸亏兄弟酒量还好，不曾大醉，团长却是醺然不省人事，命兄弟回营，取他那一块醒酒宝石，立刻还要到团长那里，命婆子们煎汤让他喝了好睡呢。”说毕，朦胧双眼，又模模糊糊起来，越显得他粉面通红，星眸恹恹。众人真是没法，不得

已又向他身上摇了摇，附着耳朵告诉地道：“副官还须禀明团长，部里有了命令，分付团长整军南下，现已迟延了好几日。我们因为寻不见团长，未敢擅自专主，务恳副官快去说一句，兼请团长立刻回营，好预备几时出发。”那个副官虽在昏沉之中，然而这几句话，却深深的刺入他耳朵之内，倏的翻身坐起，跳下炕来，正待说话，猛不防使劲太猛，将炕面前设的一个痰盂儿豁琅琅一声倾翻过来，一个立脚不稳，平空直栽下去。幸亏旁边站着一位营长，身长力大，轻轻将副官抱入怀里，唇馥汗香，真个叫人魂销魄荡。那个副官重又嫣然一笑，口里谦逊着说道：“得罪得罪，不曾碰坏了哪里么？”于是重行站起，向面前那几位营长周旋了几句，立刻分付兵士们将自家的马备好，说：“既然有这样要紧事件，无论团长醉成甚么样儿，我有本领都要强着他回营。诸位今晚不如先行请回，明天再听团长的命令罢。”那几位营长无不唯唯答应，惟有方钧瞧着这样举动，心中很不为然。

至于那个副官，骑着马，一口气又跑转爱琴那里，大踏步直向爱琴房里走进。爱琴见是副官进来，笑着摇摇手，低声说道：“大人正在床上酣睡，你休得再去惊动他。今天他的酒委实喝得不少，我要替他代喝一两杯他都不依，有这告奋勇的本领却不向战阵上去使用，转在这些酒筵上面闹得烟舞涨气，像煞不肯退让一步。你的醒酒石取来没有？停会子他又该骂你兔儿崽子了。”副官正色说道：“你不用在这里开心，还讲什么醒酒石呢！我是特的转来请大人回营的，部里有了公事，叫我们向南边去剿灭那些蛮子，今夜来不及动身，明天一准起程了。”那个爱琴猛的听见这句话，顿时吓得粉脸失

色，勉强笑说道：“你不用在这里枉口白舌的胡说，好日歹时辰，万一真个应了这话，那些冲锋打仗的事也不是什么好顽意儿，宁可你同我开心罢。阿弥陀佛，但教耳闻不教眼见。”副官也笑道：“你的话怕不有理，便是我们同我们这大人谁也愿意开这样的差使。无如吃了这一碗瘟饭，他要叫你走，谁敢赖在京里不走呢？好姑娘，你替我将大人唤醒了，我要将适才那些营长讲的话告诉他，看他如何办法，若再迟挨下去，他不怪他吃酒误事，他还待骂我给苦头给他吃呢！”爱琴听到此处，知道副官讲的不是顽话，真个已成事实。眼见别离在即，不由心里一酸，止不住纷纷的落了满襟袖的眼泪。副官在这个当儿也是呜呜咽咽低头不语。（出兵是何等事，而乃作此楚囚对泣之状，使人雄心顿减。真是笔有化工。）

爱琴不得已，一步一步挪至闻人镜床畔，出手轻轻推了一推。闻人镜一个翻身，重又将脸掉过去，向里边睡着。副官更忍不住，也抢近几步“大人”“大人”的喊了半晌。闻人镜方才微微醒转，含糊问道：“谁在这里聒噪，快替我将他推出去！”副官低说道：“是我，有要紧公事来禀大人的。”闻人镜又道：“原来是兔儿崽子又走回来了，我眼睛瞧不见物事，你果然是兔儿崽子，你刷的发儿是怪香的，且低下头来给我摸一摸，我才相信呢。”那个副官这时候没奈何，只得挨近床面前，伸过头去给闻人镜去摸。闻人镜摸了好一会，不禁怪笑起来，说：“不错不错，你有话只管讲罢。”那个副官便将适才回营听见出发的话，详细说了一遍。闻人镜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那酒意便醒了许多，连忙披衣坐起，拍着枕头骂道：“谁想的这样主意，当真叫我们南下。大新年里，好好的酒

不肯去吃，谁耐烦跑这老远的路，同人家去拚命。他们做总长的，只知道动动嘴儿，什么辛辛苦苦，还是我们当武官的去受罪，有了好处，他们又一古拢儿拿去热闹，就不记得是我们拿着性命去换得来的了。兔儿崽子，你回去替我分付他们一句，就说再等些时，瞧瞧南边是个甚么光景儿再行出发不迟！”爱琴听闻人镜讲一句，他便点一句头，到此方才笑容可掬向那副官说道：“我的话如何？大人是最明白不过的，他忍心将我一个人放在这里？况且他这身体是离不得女人家伏侍惯的，一旦孤另另带兵南下，他在路上耐得寂寞，我在家里还耐不得寂寞呢。部里大人们若有甚么闲话，包管仗在我身上，我去替你的大人说情。”说着又掩口笑了一笑。

那个副官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也有些心动，便接着说道：“大人的主见怕不有理。只是新补充的那个方营长，他的宗旨却与别人不同。自从得了这样消息，便几次三番的闹到大人营里，要同大人面议南下的事件。这几天不曾见大人回营，他说得更是好笑，预备联合各营先行起程，至于大人走与不走，他是一概不管。你看他这不是有意割大人的靴鞅子么？这些话都是各营营长背后告诉我听的。大人若是真个不愿意出发，倒要将方营长联络好了方才有济，不然他那些煽惑军心的议论，却很是可虑呢。”闻人镜听了大怒，骂道：“方钧这奴才，他是几时才带兵的！若不是我有心提拔，不怕他部里再有许多倚靠也是无用。如今他公然胆敢同我反对起来，军营无共和，他不要做梦！倚仗他是学校毕业出身，放我们这些老行伍不在眼里。就着你回去向这姓方的营里走一趟，叫他一切听我命令，他若是有一点儿违拗，我立刻有本

领撤他的营长，到那时候不要怨我寡情！”副官当时听了这番话，十分得意，重又出门跨上马，也不再拢团部，简直风驰电掣的一路向方钧营里而来。

方钧坐在自家营帐里，正自没好气，又不便发作，又捧着一份报纸在那里消遣。霎时之顷，忽有外边兵士跑入方钧面前，报说副官大人单身来见营长，有要紧公事面谈。方钧将报纸掷下，忙叫请进。那个副官笑吟吟的公然高据上座，未及开口，方钧先行问道：“团长此时毕竟勾留在什么地方？他听见出兵消息想已赶速回营，出发之期定在何日？”那副官笑道：“方营长，你忙什么呢，这件事团长自家不吃紧，你又何苦在这里面白费唇舌？大家落得先将这新年快活过去，随后再看看南边形势，好决行止，也不为迟。我们好在都是自己弟兄，团长不满意你的去处，我也不告诉你了，省得你听见吃惊。我知道你的用心，以为这番南下，若是好好的得几次胜仗，就可以多博些一等文虎、二等文虎。其实你这想头也算呆了，目今政府里那些大老，谁不是醉生梦死，哪里会分得出黑白？有功的不赏，有罪的不诛，已是习成惯例。你便忙得去立点功业，不见得便有什么好处到你。你瞧那几位营长，不是同你处的一样位分，他们就会见风转舵，顺水推船，团长要走呢，他们便跟着走；团长不肯走呢，他们落得在京里养婆娘吃花酒，谁也不肯去恼团长，碰他的老大钉子。你若是以我的说话为然，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许去向团长营里混闹。”

方钧初时听见这副官议论政府的那番话，倒也暗暗点头，觉得他不为无见。后来又听见他说自己是胡闹，不由怒从心

起，严声厉色的吆喝着说道：“你这厮讲话须得仔细，像团长躲在外间狂嫖滥饮，方才算得是胡闹，我向营里去探问出兵日期，兀自正事，该你编派我一个‘胡闹’的罪名？你放明白些，你附合团长做的那些勾当，我哪一件瞧不清楚？不要恼了我的性子，莫说是你这点副官，任是他团长的位分，只要他所为不正，看我有这本领去责问他！”那个副官却是阴柔成性，方钧虽然同他侃侃辩论，他还是一味的盈盈含笑，低说道：“咳，你们初入军营，少不得还有些锋芒太露，若是经历过一番磨折，那少年豪气定然也会减得下来。我劝你的都是金玉之言，你若不见听，怕后来不要懊悔才算得是生成铁汉呢！”方钧益发焦躁，跳起身子指着那个副官骂道：“我为什么懊悔？你不过仗着团长的怜爱，好让你去媒孽我的短长。好好，你须告诉我，团长此时究在何处？省得你独自一人去讲我的不是，不如我同你一齐去会团长，便亲自在那里辞差！”副官又笑道：“你辞差不辞差，与我又有何干？你要面见团长，尽管在他营里去等候，我又不知道他的下落，叫我怎生告诉你呢。”方钧睁圆两眼怒道：“你这厮还自狡赖！你不是同他在一处吃酒，此时如何会推诿起来。老实说，今晚你若是不将团长下落说得明白，也休想出我这座营门！”那个副官咬牙冷笑道：“哎呀，照你这样蛮横，还要戕杀副官呢！”方钧也笑道：“这个正不消说得，像你这样无耻的长官，便多戕杀几个，算替我们军营里除一小人，又替百姓们去一大害。”说着已从腰间掏出一柄手枪，透亮的放在案上。

那个副官见势头不好，他嘴里虽自强硬，心里毕竟觉得性命要紧，深恐方钧真个做出来，忙拦着说道：“你也不用同

我闹这样顽笑，枪头上没有眼睛，万一将内里子弹冒出几个，身上便是老大窟窿，要补也补不及。我真个不知道团长下落，我也不能编着话来哄你，你且放我出营，我替你去寻觅他的所在再来告诉你，想你也须相信我得过。”方钧知道他话已经软了，若是再吓他一吓，包管可以打探着团长踪迹。主意已定，便将眼睛向帐下一望，暗暗示意。好在他们两人在帐里吆喝的时候，其时已有许多兵士伸头垫脚的围拢在两旁观看，此刻见营长向他们表示意见，顿时噪声如雷，大家都喊起来说：“我们抛着家，别着父母，原想替国家出一份力儿，博得个上进。今日政府里有令南下，转是团长藏得影儿也瞧不见，眼见得我们这营也没有出兵的指望了。弟兄们不如先将这脓包副官砍了，然后再反他娘的，一齐去同团长算帐！”一面说，一面就有人汹涌的要想上前来杀副官。只吓得那个副官粉脸失色，不住的向方钧哀求，说：“团长的下落，我一定明白宣布，但求你命他们速行归队，我便感激不尽！”

方钧正待答话，不防从斜刺里冒冒失失的跑上一个人来，一手扯着那副官臂膀，轻轻向外一扭，疼得那副官像杀猪也似的喊起来。方钧看了看那人，正是他表兄刘镛，心里益发好笑，知道他为人卤莽，说得出便做得出，当真闹出别的乱子来，慌忙上前拦着说道：“副官既允许我们交代团长下落，你们大家都须看我分上不可动武。”刘镛喊道：“我也不管他是副官不副官，他将团长交给我们，一百件事与他无干；他若有半点同我们支吾，我只扯下他这条膀子，让他好生回营！”副官不住口的哀告道：“扯下这膀子还得好好的回营么，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一一都依从你们便了。”刘镛此时更不迟疑，

轻轻的将那副官抱入怀里，跑出营门，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倏的跳上了马，双双向大道上驰去。方钧哪里还敢怠慢，也就跨马跟在后面，又带了几名兵士吆喝而来。好笑那刘镛，一面走一面向他的路径，他若迟慢得一句，刘镛便在他臂膀上使劲摔他一下，吓得那副官千依百顺，真个指着刘镛，一径到了那个爱琴住的宅子门首。副官又向刘镛哀告道：“团长大人便在里面，请你将我放得下来，留点面子给我，不要被别人家看见笑话。”这时候方钧亦已赶到他们马前，忙命刘镛轻轻将那副官扶得了马，又上前向他安慰了几句，便命刘镛同那几个兵士在门外听候消息，自己偕着那个副官走入内室。

却好闻人镜正同爱琴并坐在一处，猛的看见副官同方钧走得进门，不由的又愧又气，倏的立起身子向方钧打话。方钧近前行了礼，遂侃侃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向团长说了几句吃紧的话，说是“军情紧急，部里的命令，无论如何我们当军人的总宜服从，不可安心先从自己家里反对起来，叫南方听见，益发轻视我们，方是正办。”闻人镜听着，虽然满肚皮的不甚愿意，然而方钧发的议论，委实堂皇冠冕，一时没有话敢去驳回他，转笑嘻嘻的向方钧道歉，说：“这样重大事件，营里的人并不曾有人给信给我，以至延误了时期。不料营长如此热心，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明日一早，便请贵营长率队前行，兄弟随后便统领各营，兼程而进，料还不至误事。”方钧见团长看待自己非常隆重，满腔愤气也就消灭了九分；又得了明日拔队的命令，欢喜无限，退了两步便向团长告辞。团长还假意留他在此稍坐，他哪里肯答应，欣然出了大门。将适才的话告诉刘镛，大家笑了笑，径自回营，预备清晨出发

去了。惟有那个副官，在方钧营里受了许多罗唆，先前见方钧在此，又不便向团长诉说，及至方钧走后，副官便含悲带恨，将前后情事一一告诉明白。只气得那个闻人镜半晌不能言语，只得用好言抚慰了他一番，说：“横竖他在我的肘腋之下，我们随后再看机会摆布他不迟。”（后文情事，预先在此安放一笔。）这便是北军在前出发的情形。

方钧拔营走后，那个团长少不得也率领各营，按程向湘岳一带进发。且说方钧的营兵走近湖南地界，命前队向前哨探，已知离南军驻扎的地点不远，方钧便使全营离他们二三十里驻扎下来，休息了一日。这个消息已传至南军各将佐的耳朵里，其时适值他们这边屡获胜仗，北方的军队不是溃散，便都纷纷的打着电报向政府乞援，或是请求停战。所以南边听见方钧不过来了一营，其初毫不介意。有一天在半夜里冒冒失失的去冲方钧的营队，谁知方钧早已有了准备，立即发了口令，大家迎敌上去。那枪弹像雨点似的，要是不发，发了没有个不中的，直打得南军落花流水，退走下去约莫有五六十里地方。南方将佐这才知道方钧是有军事学识的，与寻常那些军官不同。一直隔了有好多日不敢近前再同他对敌。方钧在地方上驻扎了好些时，山川形势与民情风俗都察看详细，他遂得尺则尺，得寸得寸，一步一步围拢过来。

话休絮烦，前后约莫也有大小十余战，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利，所有湖南地方，倒有一大半没有南军踪迹。纷纷的捷报，沿途派着兵士向团长营里去报告。闻人镜听了，兀自欢喜。无奈那个副官，记着方钧的嫌隙，越听见他得的胜仗，

心里越不舒服，百般的在团长面前媒孽方钧的短处，又暗暗授意军需处，叫他按月的饷银扣着不发。方钧没奈何，只有在本省同那些绅商会议，请他们先行垫发军饷，俟一经领到银子，随后再行偿还。地方上感激他军律严明，从来不曾骚扰过居户，也都愿意替他出力。后来那个副官知道这样事迹，益发由愧生恨，又想了一个主意，便假托团长的命令发给他一封公函，命他尽在本月里将湖南全省肃清。若是办不到这地步，定然是意存观望，显有与南军私通形迹，定行撤他差委，听候查办。方钧接到公函之后，不觉吃了一吓。南军得了这样消息，欢喜不尽，拿定他们老主意，给你个两不照面，把些军队全行分布在那些山深林密之处，任是你方钧再利害些，也叫你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看看又相持了二十余日光景，不但无肃清之望，而且连一个胜仗都没有这指望。

方钧正自焦烦，忽从这一天里，团长派遣了一个人过来，说是方钧劳师糜饷，意存观望，着令即日来营听候查办，所有全营军队即行交给这新营长统带。方钧浩然叹了一口气，随即将那个新营长请得进营，历述在先的战况以及目下的形势，“实缘南军狡猾，不肯出来同我们宣战，我只有一营的兵士，人数不多，分剿既嫌于势孤，包抄又无此大队，实在并无他故。”那个新营长只淡淡冷笑了两声，也不大理会方钧，便逼着他快将全营名册送过来查点人数。方钧没法，只得照着办理，命刘镛将名册检出来送至新营长座前。又传齐了全营的人，告诉他们这番事迹。那些兵士们不听犹可，听了这句话，立刻喧哗起来，说：“我们营长委实有功无过，团长不明，听信副官谗言。要撤换我们营长，我们死也不能答应！”当时众

口一辞，其势汹汹，只吓得那个新营长缩颈如龟，躲在一旁，大气儿也不敢出。方钧忙向众人演说，大旨说是军营撤换营长自是常事，你们随我虽不多时，然而平日我叮咛告诫你们的地方，料想大家也还记得，此刻若是意气用事，酿出意外变故，叫我有何颜面立于世界？那时候你们不是爱我，转是害了我了！刘鏞在这个当儿本已有些愤不可遏，想待发作，因为听见方钧这一番话，却不敢造次，只快快的站过一边去了。这时全营兵士，虽然未敢妄有举动，然而大家交头接耳，互相私议，便很有些不甚安静。

方钧少不得还要同那新营长勉强周旋，晚间备了一桌筵席陪他饮酒。筵散之后，安置了床帐，一直等待他安寝之后，方钧才缓缓踱入自己营帐。不无又多饮了几杯闷酒，一时心绪潮涌，吃一两盏酽茶，觉得浑身有些燥热，兀自将外边大衣脱了，只穿了一件短衫，步至庭下。其时已是暮春天气，刚值月半，云端里那一轮皓月，照得如水银一般。树荫不动，万籁无声，远远的听见刁斗声音，凄人怀抱。望望身边，只有郝龙一个人站立在侧。方钧不禁慨然说道：“郝龙郝龙，你看中国的事还能叫人满意么？我这小小功名原不足惜，但是把我以前所有的全功，包你不出两三星期，定然又弄得一败涂地。咳！我并非一定帮着政府欺压南军，不过像这样不疼不痒的战事，一日没有个结束，那和议一日没有希望。万一像我这样实心任事的人，多联络几个营头，结实的同南边鏖战一番，叫他们不敢再想着滋生事端，然后再顺着长江三督提倡和议，天下太平可以立致。谁想连我这样一个人，上头都容不得我，还百般的向我来薅恼，任是内阁里日日言战，日

日言剿，是再不会收良好结果的。用人的人既然如此，被人用的人自然不得不如彼。鸡虫得失，成败何常？只是苦了那一班老百姓们，商辍于市，农叹于野，不知几时才享得到承平幸福呢！”说着使劲的将脚在地上蹬了蹬，那两眶清泪也就不由簌簌的堕落襟袖。

郝龙见这光景，刚待要拿话去安慰他，忽然帐外走入一个兵士，说：“营门外面有一个人要来求见营长，我们问他姓名，他也不肯告诉我们，说营长会见他自然认识。我们见他形迹可疑，已命人将他拘留住了，因此来禀营长，究竟怎生发落。”（突如其来，接笋甚紧。）方钧凝了凝神，说道：“这地方我并没有什么熟人，这人来求见我又有何意？你们可曾将他身上搜检搜检，看可有什么暗器没有。”那个兵士回道：“这个不消营长分付，他一进营时我们就搜检过了，却是不曾带着暗器。”方钧点点头，说：“你们就将这人请出来罢，等我见了他便知分晓。”兵士答应走得出去。方钧重行又将大衣套好，站在阶沿下等候。

不多一会，果然看见那个兵士引进一个人来，远远的看见方钧，便笑道：“天乐，故人见访，你如何不肯相见？未免有些自矜贵宠了！”方钧已知道这人来访，却待笑着迎接，猛从身后跳出一个汉子，蹿得上前，一把扯住那人的手，笑得合合的说：“你不是同我们一路到京里去的赵大哥，你可将我想煞了！怎么到此刻才赶得来？”方钧笑拦道：“你且让璧如坐下来细谈，何用你这般冒失！”赵珏认得他是刘镛，也向他周旋了几句，方才同方钧分宾主坐下。郝龙也上前相见，赵珏笑道：“好极好极，你也到营里勾当了，随着天乐，料想是

不错的。他近来深得政府宠任，又蒙团长垂青，怕不业就功成，指挥如意。论起我的际遇，委实就不如你们了。”说着又掉头向方钧笑道：“天乐，你看我这话讲的是不是？”方钧此时听见赵珏发出这些议论，很有些觉得面红耳赤，笑拦着说道：“至好弟兄，多时不见，何必拿话来挖苦我们，显见得你不以朋友见待。未审吾兄此时现居何所，此番见访又有何故？”赵珏故作失惊说道：“我的话是句句打从肺腑中流出，何尝有挖苦吾兄的意思？即以湖南一省而论，自从吾兄驻节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师长旅长的位置指日可望，岂但区区职守足以大展鸿才？不比弟近年来萍迹东西，浪游无定。因为有人传说战绩，行将迁调大用，是以跋涉至此，希望不弃，遇有机缘时候，携带携带，便感激不尽。”方钧听到此处，又不便说出什么，只长长的叹了口气，低头不语。赵珏已窥其意，故作怫然说道：“兄弟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仰求提挈。今日方兄对于兄弟如此落寞，早知情薄，不免悔此一行了。”方钧刚待答话，刘镛更忍耐不得，接着说道：“晦气呀，赵大哥，你早也不来，迟也不来，无巧不巧的赶在今日到我们营里来讲这话儿。（你哪里晓得，他务要赶在今日来讲这话，才算是真巧哩。）方大哥此时还仰仗别人提挈他呢，他还有这势力转来提挈到你？什么师长旅长的指望，连他这小小营长眼见得已经取消了。他这一取消，我们大家拍拍屁股都滚他娘的臭蛋！算当初我们白白的替团部里出了许多死力，这算是酬报我们的谢仪。”赵珏失色说道：“刘兄又在这里同我取笑了，他们北军里的弟兄们，打起败仗来，走的走，逃的逃，到了末了，也不曾见有一个人敢去治他们的罪名。像天乐兄建着如许功

劳，不升迁他也罢了，如何会将他的差使撤去？这不是刘兄在此有意欺负我。”

刘镛是个急性子的人，心里受不得一点委屈，哪里容纳得住赵珏这些冷讥热讽的说话，立时暴跳如雷，上前使劲的扯着赵珏手腕，高声吆喝道：“赵大哥，你如不相信我，现有凭证在此，可知我生平断不会说谎。团长那里，今日已将新营长遣派到营，明日便接收我们的军队。我欺骗你，难道这个新营长也帮着我欺骗你不成？”赵珏膀臂被他扯得十分疼痛，还是方钧拦着说道：“镛哥你讲话仔细些，这些事你还提他则甚。如今的世界，像这样不公不平的事也算是不一而足，何况于我这小小营官。”郝龙在旁也插口说道：“赵少爷，你倒不用冤枉我们这刘先生，他的话委实没有半字虚假，只是有些不近情理，所以赵少爷听去觉得同扯谎一般了。”方钧冷笑道：“大家都不必替我不平，我此时已是功名心淡，明天将这些军队点交清楚，回去同家父商议商议，若能措置得三五千金，倒想向欧美一带走一趟，练习练习智识，将来好替同胞们做一番事业。如今是故人相晤，理宜及时行乐，论我这行将罢职的营长，一杯水酒还可以预备得来。郝龙你便替我分付伙夫们一句，看有什么下酒的肴馔，随意取出些，一并算钱还他们。”郝龙答应了，果然从外间捧进几样蔬菜，一壶美酒。四个人将桌子移至月下，彼此对坐下来，一杯一杯的畅饮。

方钧从席间便询问赵珏去年回家的状况，并慨然说道：“还是吾兄见机甚早，当初决意不入政府的漩涡。其时弟之私意，未尝不以为吾兄过于激烈，政界里贤愚不一，何至竟不

可一日与居？弟此时是已经弄得身败名裂，回想近年种种事迹，进固嫌其多事，退还觉其太迟。然而弟之初心，却与一般熏心利禄者不同，即此一端，故人如君想还可以相谅。”赵珏笑道：“这也难怪吾兄，我们中国事的成例，大率都是这样。譬如有一个新进少年，心里总想蓬蓬勃勃的出来做一番事业，及至在政界里混得个三年五载，不肖的一定同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苟其自爱，势必至造就得你灰心短气，无适而可，一年一年的沉顿下去，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筋骨也消磨了，不得已为子孙打算，不由的把当年一团盛气付之流水，换了一副黑心，伸出一双辣手，改了一种面目，软了一把骨头，然后举国才没有一个完人，历代才没有一个志士。浑浑噩噩，长此终古，任人宰割，谁曰不宜？我不谓大清帝国如此，中华民国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换汤不换药，哪里去起沉痾？换了一座新舞台，唱戏的还是旧时脚色，哪里会做出好戏。天乐如今不过是小试其端，遽遭磨蝎。哼哼，我怕你不改一改你的肮脏脾气，你将来位置愈高，跌的觔斗还要愈重。这些话你权且当我讲着顽的，也不必认真，但留着应验罢了。”郝龙越听越觉得津津有味，只是点头晃脑，不住口的称赞。唯有那个刘镛，经赵珏这几句话触起他的愤怒，端起大杯子喝了有十来杯酒，跳起身子，指着政府骂了一顿，又指着团长骂一顿，又牵涉到那个新营长身上，也痛痛的骂了一顿。方钧竭力拦着他，他也不听。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原评】写闻人镜处，直为吾国一般军界伟人画一小影。在前清时虽极腐败，为军人者尚不敢公然违背上令，视战事

直如弁髦。今则大权在握，为所欲为，秉政者不免虚与委蛇，彼有三军之责者，乃益肆无顾忌。如闻人镜闻南下之信，迁延至数日之久，不闻发一兵，遣一卒，仍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噫，兄弟阋墙，虽无关得失，假使不幸与列强竟启战端，苟如此等行为，失机犹小，其为中国之羞者，倾西江水，不能湔濯矣。为唤奈何！

【独鹤评】此回出力写方钧，又出力写赵珏，两人志趣不同，智谋才略亦自不同，却各有其不可及处。所难得者，虽一则为北军效力，一则为南中设策，而彼此心目中仍以国家人民为念。初不在畛域权位之争，大好男儿，固应如是。否则，只是目前一般军人政客之所为，更何足与言爱国？

北方一个闻人镜，南方一个陶如飞，均是谚所谓“混帐东西”。作者特写此两人，以概其余。俾知今之弄兵，实不啻以混帐人行混帐事，非游戏之谈，实伤心之笔也。